

拉皮杜斯著
奧斯特洛威強諾夫
張仲寔譯
樊英

政治經濟學教程

上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L. Lapidus 著
K. Ostroumianov 著
張仲寔 英譯

中山
文庫
政治經濟學
教程
上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1501 1

550.186
300
(314):1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節 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一般概念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一
第二節 生產分配及交換	五
第三節 廣義的政治經濟學與狹義的政治經濟學	八
第四節 評機械派和唯心派對政治經濟學對象問題的曲解	一〇
第一篇 資本主義以前的諸社會形式	一七
第一章 原始共產主義	一九
第五節 原始共產主義的發生 第一時期(前氏族時期)	一九
第六節 原始社會發展的第二時期(氏族時期)	二四
第七節 原始共產社會的瓦解	二九

第八節 資產階級和修正派關於原始共產主義問題的理論及對它的批判……………三二

第二章 蓄奴制度……………三二五

第九節 原始共產主義的崩潰與蓄奴制度的發生……………三三五

第十節 蓄奴生產的特徵與希臘和羅馬帝國大蓄奴生產的發展……………三八

第十一節 商業和貨幣高利貸資本在蓄奴社會中的作用 奴隸社會裏的非生產的消費……………四一

第十二節 蓄奴社會的矛盾……………四四

第十三節 蓄奴制度的滅亡……………四五

第十四節 評布爾喬亞的蓄奴社會觀念……………四九

第三章 封建制度……………五三

第十五節 封建榨取方式的一般特徵……………五三

第十六節 封建社會的發展 封建制度下的城市及商業的作用……………五七

第十七節 封建制度的崩潰和滅亡 原始的資本積蓄……………六〇

第十八節 評反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制度論……………六六

第十九節 簡單的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七一

第二篇 商品……………七五

第四章 商品及其二重性 勞動爲價值的基礎 創造價值的勞動之

特徵……………七七

第二十節 商品乃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和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七七

第二十一節 商品的二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 勞動乃價值的基礎……………七八

第二十二節 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八二

第二十三節 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八五

第二十四節 個體的勞動與社會必要的勞動 社會勞動的生產率與價值……………八七

第二十五節 結語 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乃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 商品的內在

矛盾乃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的表現……………九一

第五章 價值的諸形態……………九四

第二十六節 價值的實體及其表現 關於價值形態的一般概念.....	九四
第二十七節 價值的單純形態或偶然形態 價值的相對形態與價值的等價形態.....	九五
第二十八節 價值形態的發展.....	一〇〇

第六章 商品的神物性及其秘密 價值乃商品生產運動的基本法則.....	一〇八
------------------------------------	-----

第二十九節 商品生產的社會關係及其物的表現 關於商品神物性的一般概念.....	一〇八
第三十節 價值乃是商品生產運動的基本法則.....	一一三

第七章 馬列的商品說與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 對馬列商品說曲解的批判.....	一一八
--	-----

第三十一節 資產階級學術界對馬列勞動價值論的反對 資產階級觀念的批判.....	一二八
第三十二節 唯心派對商品說的歪曲及其批判.....	一二三
第三十三節 評機械派對商品和價值說的曲解 並評「均衡論」和「勞動消耗法則」.....	一二八

第三篇 貨幣……………一三七

第八章 貨幣的本質及其機能……………一三九

第三十四節 貨幣的本質……………	一三九
第三十五節 貨幣的機能 貨幣乃價值的尺度 價格與價值……………	一四一
第三十六節 貨幣乃價值尺度和價格本位的機能……………	一四四
第三十七節 貨幣乃流通的工具 商品的變形……………	一四八
第三十八節 貨幣的流通 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目……………	一五二
第三十九節 鑄幣 貨幣乃價值的符號 劣幣和紙幣的發生……………	一五四
第四十節 單本位貨幣制與複本位貨幣制 自由鑄造與秘密鑄造……………	一五六
第四十一節 貨幣的原意 貨幣是一種寶物……………	一五八
第四十二節 貨幣乃支付工具……………	一六一
第四十三節 信託貨幣的發生 信託貨幣跟紙幣的區別……………	一六四
第四十四節 世界貨幣……………	一六六

第四十五節 平價 國際清算 總結……………一六八

第九章 紙幣 布爾喬亞貨幣論的批判……………一七一

第四十六節 紙幣的發生及其本質 紙幣與黃金……………一七二

第四十七節 通貨膨脹和其意義……………一七六

第四十八節 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貨幣流通 現今資本主義各國的貨幣流通狀況……………一八一

第四十九節 資產階級的貨幣理論……………一八六

第五十節 社會民主黨對貨幣的曲解……………一八九

第十章 蘇聯經濟中的商品與貨幣……………一九二

第五十一節 馬列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說……………一九二

第五十二節 蘇聯的經濟……………一九四

第五十三節 蘇聯的商品形態的本質……………二〇一

第五十四節 各派見解的批評……………二〇五

第四篇 剩餘價值與資本 一一一

第十一章 貨幣的變為資本 一一三

第五十五節 資本的一般公式與其矛盾 一一三

第五十六節 勞動力的變為商品 一一六

第五十七節 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和使用價值 一二八

第十二章 剩餘價值的生產 一二一

第五十八節 勞動過程和剩餘價值的創造過程 關於資本的一般概念 一二一

第五十九節 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一二三

第六十節 榨取率 一二七

第六十一節 評資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的資本說 一二九

第六十二節 剩餘價值範疇之不適用於蘇聯經濟 一三四

第十三章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二四三

第六十三節 絕對剩餘價值 工作時間及其限度……………二四三

第六十四節 勞資間爲工作時間鬭爭……………二四六

第六十五節 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二四九

第六十六節 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二五四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與相對剩餘價值……………二五八

第六十七節 單純的協作……………二五八

第六十八節 手工工場……………二六三

第六十九節 社會上和手工場內的分工 個別企業內生產組織與全社會內無政府生產

間的矛盾……………二六六

第七十節 機器與大工業……………二七〇

第七十一節 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榨取的增長……………二七九

第七十二節	資本主義與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對立之發展	二八四
第七十三節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長足的發展	二八六
第七十四節	社會主義的協作與生產力的發展	二八九

第五篇 工資……………二九五

第十五章 工資的一般概念 工資的諸形態……………二九七

第七十五節	工資乃勞動力價值的變態	二九七
第七十六節	工資的諸形態 計時工資	三〇〇
第七十七節	計件工資	三〇三
第七十八節	獎金的付酬方式	三〇七
第七十九節	工資的其他各種形態	三一〇
第八十節	物品工資和貨幣工資	三一三
第八十一節	名義工資和實在工資	三一三
第八十二節	工資中的民族上的差別	三一四

第十六章 評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工資論 蘇聯的工資問題……………三二八

第八十三節 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工資論……………三二八

第八十四節 蘇聯工資的性質……………三三一

第六篇 再生產與資本的積蓄……………三三二

第十七章 關於再生產和積蓄的一般概念……………三三三

第八十五節 再生產概念……………三三三

第八十六節 單純的資本主義再生產……………三三五

第八十七節 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三三八

第十八章 資本的積蓄與大生產的增長……………三四五

第八十八節 資本的聚集與集中化……………三四五

第八十九節 資本的有機構成及其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的高提……………三四九

第十九章 資本的積蓄與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三五二

第九十節 技術不變時積蓄下的工資……………三五三

第九十一節 技術的發達與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 失業後備軍與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

法則……………三五五

第九十二節 後備軍及其對工資的影響……………三六〇

第二十章 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 資本主義的積蓄與社會主義

的積蓄……………三六三

第九十三節 工人階級的赤貧化……………三六三

第九十四節 工會及其在謀增工資鬥爭中的作用……………三七一

第九十五節 資本主義蓄積的歷史趨勢……………三七四

第九十六節 蘇聯經濟中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社會主義的積蓄）……………三七七

第七篇 資本的循環與資本的流轉……………三八五

第二十一章 資本的循環……………三八七

第九十七節 關於資本循環的一般概念 循環的三個階段和三個形態……………三八七

第九十八節 資本是一種運動……………三九二

第二十二章 資本的流轉……………三九五

第九十九節 關於資本流轉生產時間及流通時間的一般概念 生產時間……………三九五

第一百節 流通時間 流通費……………三九七

第一百零一節 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四〇三

第一百零二節 固定資本流通的特徵 固定資本的撈回……………四〇七

第一百零三節 流通資本再生產中的中斷與附加資本的必要 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化……………四一〇

與暫時閑放的款項之積蓄……………四一〇

第一百零四節 資本流轉的總速度 資本流轉的速度及其對於用這筆資本所權取的剩……………四一〇

餘價值量的影響……………四二二

第二十三章 唯心派和機械派對馬克思資本流通說的歪曲……………四一六

第一百零五節 略論馬克思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中關於流通問題的研究方法 社

會民主黨流通論的批判……………四一六

第一百零六節 機械派對馬克思流通說的歪曲……………四二〇

第八篇 再生產與社會資本的流通……………四二三

第二十四章 馬克思的再生產與社會資本流通說……………四二五

第一百零七節 社會資本運動與個人資本運動的區別 資本主義的矛盾及其在社會資

本運動中的顯露……………四二五

第一百零八節 馬克思以前的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問題……………四三〇

第一百零九節 整個社會資本在單純再生產條件下的運動……………四三三

第一百一十節 擴大再生產……………四四〇

第二十五章 對馬列社會資本再生產說曲解的批判 馬克思公式應

用於蘇聯經濟的問題…………… 四四九

第一百一十一節 評社會民主黨對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說的曲解…………… 四四九

第一百一十二節 評杜干巴蘭諾夫斯基的市場說…………… 四五二

第一百一十三節 評盧森堡的再生產學說…………… 四五三

第一百一十四節 馬克思的公式應用於蘇聯經濟的問題…………… 四五九

第九篇 剩餘價值的轉變為利潤 平均利潤及其下降的

趨勢…………… 四六三

第二十六章 生產費與利潤 利潤率…………… 四六五

第一百十五節 緒論…………… 四六五

第一百十六節 生產費…………… 四六六

第一百十七節	利潤和利潤率·····	四七一
第一百十八節	決定利潤率高度的諸因素·····	四七四
第二十七章	平均利潤的形成 生產價格 ·····	四七七
第一百十九節	平均利潤的法則及其意義·····	四七七
第一百二十節	生產價格的一般概念·····	四八二
第一百二十一節	生產價格與價值·····	四八四
第一百二十二節	價值的轉變為生產價格乃是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歷史發展的產物·····	四八八
第一百二十三節	個別價值的趨於社會價值 額外利潤·····	四九二
第一百二十四節	關於馬列平均利潤率和生產價格學說歪曲的評判·····	四九六
第一百二十五節	關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的歧異說·····	五〇〇
第一百二十六節	蘇聯經濟中的利潤與價值問題·····	五〇三
第二十八章	平均利潤率下降的法則及其意義 ·····	五一〇

第一百二十七節 利潤率下降的法則 使下降遲緩的反趨勢·····	五一〇
第一百二十八節 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矛盾的發展·····	五一五

緒論

第一節 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一般概念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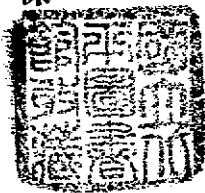
「某一生產關係，各有其特種的發生、發展、死亡、及其轉向至別一更高形態的法則。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就是在研究這一法則。用烏利雅諾夫的話說：「從其發生、發展、及衰落上來研究某一歷史上特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這便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內容。」（註）

（註）見馬氏全集，第三版第十八卷十五頁。

人，在其發展的初步階段上，便跟他人共同生活勞動着。惟有在資產階級學者的幻想中，纔有離羣索居的獵人或漁夫。

「人們的物質生產為其社會關係的基礎。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人們加入於一定的、跟自己意志無關的物質生產關係之中。他們由一定的方法，彼此聯絡起來，共同地作用於自然界，共同地進行生產。」

各種生產關係，或者這像人們所說的，各種經濟結構，為人類社會發展上的各種階段的特性。社會發展上所經過的一些基本的社會生產形態或生產關係，為原始共產主義、奴隸領有制度、封建制度、及資本主義制度。從一



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註)起，在蘇聯又在建設一個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形態——社會主義形態，這形態乃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步階段。

(註)此係就俄國舊曆言，係公曆應是十一月。——譯者。

不論生產的社會形態如何，而這一生產的因素，則為勞動者和生產手段。人們總是應用人造的工具和藉這種工具之助而加工的勞動對象，去參加生產過程的。為了生產，勞動者就須同生產手段結合起來。這一結合在社會發展的各種階段上，各各不同。一種經濟結構異於別種的區別，便是勞動者與生產手段結合的特種方法。

譬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手段為資本家獨占私有，而工人則被剝奪了生產手段，他們所有者僅勞動而已。所以勞動者與生產手段的結合，在資本主義之下，惟有在特種的生產關係——資本家榨取勞工階級的基礎上，方有可能。現在在蘇聯，生產工具與手段，均屬於工人階級所有，所以，在其社會主義的企業裏，各個因素的結合是基於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

生產的諸因素，以一定的生產關係的方式而結合在一起，加入於人類社會對自然界的鬭爭之中，牠們構成人類社會在其某一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力。並且，其中最重要的生產力，則為勞動者所應用的勞動手段，則是人類勞動者發展的標準，因而亦即是勞動藉以完成的社會關係的指標。馬克思說道：

「骨骼遺骸的構造，對於研究業已消滅的動物的組織，有着重大的意義；同樣，勞動手段的遺物，對於研究業已消滅的社會經濟的形式，也有同樣重大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不是以何種勞動手段生產什麼來區別，而

是以何種生產手段怎樣生產來區別的。」(註)

(註)見資本論第八版第一卷一二一頁。

爲人類社會某一發展階段所特有的生產關係，則適應於生產力發展中的一定階段。生產關係的發展，一種經濟形式的被別一種所代替，都是由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使然的。

譬如，在社會發展的最初一個階段上，那時生產力還是處於萌芽狀態中，跟這低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應的，便是原始共產的生產關係。

但是隨着生產力的生長，這種關係，在某一階段上，就成了生產力往後發展的障礙。那時原始共產的生產，便被別種生產取而代之了，這種生產是以一個階級榨取別一階級，是以階級的敵對 (Antagonism) 爲基礎的。取原始共產主義而代之的奴隸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後來的資本主義，都是敵對的生產形態。這裏的生產關係，都是階級的關係，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的表現，便是社會戰爭。

資本主義的生產，乃是一個末了的、最發展的、敵對的 (基於階級的榨取和階級的矛盾) 生產形態。它生長於封建制度的廢墟上，那封建制度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曾成了它自己腹內所生長起來的生產力往後發展的障礙。取封建制度而代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更加速了生產力的發展。

然而，在一定的階段上，資本主義的關係，也轉而成了生產力往後發展的桎梏了。階級的存在，竟成了社會往後發展的障礙物，其生產力的發達，就可想而知。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其表現爲社會關

爭的生長與尖銳，這一矛盾尖銳化的結果，便走向了社會主義的革命，普羅階級獲得了政權，消滅了陳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經過殘酷的社會鬭爭而剷除了滋生人榨取人的一切成因，建設了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以至於最高階段的共產主義的社會。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以普羅獨裁制為基礎在蘇聯發展着。這關係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有力刺激。蘇聯基於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其經濟發展的速度，資本主義即在其最繁榮的時代，亦未曾有過。

總之，一種生產關係，是發生在生產力的一定水平上，而幫助它（生產力）往後發展的，但當生產力的發展超過其原來的生產關係範圍而容納不下時，那生產關係便被別一種取而代之了。在階級的社會裏，一種社會形式（Formation）的被別種所代換，是非經過殘酷的社會鬭爭，非經過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支配階級的政權不可的。

社會的生產力，不能夠在自己的社會形式——生產關係——以外，也不能夠離開自己的社會形式而存在。而發展，惟有經過生產關係的媒介，勞動過程的各個原素（勞動力，生產手段）纔能結合起來而成為有效的生產力。生產關係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形態。

生產力既不能夠在生產關係以外，又不能夠離開生產關係而存在而發展，所以，很明顯的，生產關係也不能夠在生產力以外，更不能夠離開生產力。

這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便是統一的物質生產過程的兩個內部相互聯繫的要素，好比統一的生產過程的

形式與內容一樣，它們是一致的，彼此相互透入的，同時也是矛盾的。物質生產的發展，社會形式的更替社會的發展，都是在它倆的統一與矛盾的基礎上進行着的。

政治經濟學，是在研究生產關係，因而也研究生產力發展的形態；它是在揭露社會生產關係與其生產力間的矛盾，並說明這一矛盾的生長與發展怎樣在不可避免地引導着該社會經濟形式的發展，及其轉向至別一更高的形態。

第二節 生產分配及交換

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加入於一定的相互關係之中，影響着自然界，把自然界的生產物加以工事，以滿足自己的需要。

但問題不僅是歸於直接的生產。人們在從事生產的時候，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革新生產過程的時候，還須要有一定的方法，相互之間來分配生產工具和手段，以及勞動生產品；勞動方也須要有某種方法分配於各個生產部門之間。所以，人們的生產關係內面，還包含有一定的分配關係，這分配關係是隨着生產形態的變動而變動的。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生產品的分配，須用交換的方法，才能作到。交換，一方面是生產與分配間的媒介，別方面又是生產與消費間的媒介物。任何生產品，歸根結柢，都是用於滿足某種消費的。

所以，社會生產的過程，總括起來，是由下述諸要素構成的：第一，為直接的生產；第二，為分配；第三，為交換；第四，

爲消費。凡此各種不同的要素，內部都彼此相互聯繫着，而成爲一整體——生產過程。這個整體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則爲生產。生產不僅在一切生產定義的對立上對自己本身佔着優勝，就是對其他一切要素也佔着優勝。所以，一定的生產「形態」規定了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諸「形態」，以及這些各種不同的要素的「一定的相互關係」。(註)

(註)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

事實上，不論分配也好，或生產也好，或消費也好，首先都是生產本身過程中的構成要素。我們業已說過，生產過程須以某種生產手段的分配（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一分配是以資本家獨佔私有生產工具爲基礎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是以生產手段公有爲根據的）爲前提。這種生產手段的分配（以及與它有密切聯繫的各個部門間的勞動力的分配），乃生產本身的重大要素。交換，也包括於生產過程以內：在生產本身中，猶如馬克思說的，是進行着「活動與能力的交換」。「生產品的交換亦然，因爲它是生產用作直接消費的製成品的的手段。所以，交換本身也是包括在生產以內的一種行爲」。(註)消費也包括在生產過程中，因爲生產的時候是要消費機器、消費勞動力的（所謂「生產消費」者是）。

(註)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

但是，分配、交換、消費，不僅包括在生產過程本身以內：在生產品製出以後，它是分配於人們之間，舉行交換，在分配與交換以後，生產品纔用於私人的消費。在某一社會裏，生產品製就後分配、交換、及消費的特殊方法，仍受生

產的性質所決定，並隨着生產性質的變動而變動。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勞動生產品爲資本家所佔有，在社會主義生產之下，勞動生產品則歸生產者所支配。勞動生產品的交換，也受生產的性質所決定；生產者之間假使沒有分工，則交換便無可能。「私人的交換，須以私人的生產爲前提。……交換的深遠，及其普及和形態，都是受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譬如城市與農村間的交換，農村與農村間的交換，城市與城市間的交換等等。」（註）

（註）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

私人消費的性質，也是受生產的關係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廣大民衆的消費，則受他們的購買力所限制；社會主義的生產，便可保證勞動者日益增長的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滿足。

分配、交換及消費，雖生長於生產基礎之上，並受生產的決定，但牠們對生產過程亦有相反的影響。「譬如市場——即交換範圍——一擴大，則生產量亦必增加，其分化亦必加深。」（註）但是在各個原素相互影響之下，最基本最主要的，則爲生產。分配與交換的諸形態，只能隨着生產的變動而變動；例如，不經過社會主義的革命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消滅了，則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分配與交換，便無可能。

（註）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

社會生產力與其生產關係間的矛盾的增長，也表現在社會中生產方法（及交換）與分配方法間的矛盾上。「某種生產方法與交換方法，越是有生氣，越是發展，則牠們所產生的分配，也會更快地和牠們相分裂而發生矛盾。」（註）例如，資本主義的生產，在分配上產生了劇烈的矛盾（一端爲少數富翁，一端則爲大量的貧人）而

準備了它自己的滅亡。

(註)昂格斯：反社林第六版一〇六頁。

政治經濟學，是在研究人類社會的各時期生產關係的發生、發展以及滅亡的諸法則，因而它是一種科學，用來研究「各種人類社會裏生產物品和交換物品的條件和形態，並研究這種物品的相適應的分配方法。」(註)

(註)昂格斯：反社林第六版一〇七頁。

第三節 廣義的政治經濟學與狹義的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關係，是在不斷地變動着、發展着。一種經濟形式，日漸發展，便被別種取而代之。每種經濟形式，各有着自己特殊的發展法則。

所以把政治經濟學視作一種科學，用來研究適合於一切經濟形式的共同法則，那是萬不可以的。昂格斯說道：

「誰想用同一的法則，把火地島的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經濟學統一起來，那末，顯然除了說些極尋常的普通話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新的意見。」(註)

(註)見反社林，一〇四頁。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因其階級的利益的原故，總是關心於保存資本主義的制度，惟有他們，纔不強也不能

夠承認每個經濟形式的歷史性（即其發展、滅亡以及轉向至別種形式）而只是努力去尋求一切時代人們生產關係的萬世永存的某種共同法則。事實上，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是抹殺了各個經濟形式的差異，而無力發見每個經濟形式的特徵。

「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從各種經濟形式的特質上來研究牠們（經濟形式）。它首先是在揭露某一經濟形式所特有的法則，表出「各種社會經濟體系和每個體系的主要特徵的基本概念」（烏利雅諾夫語）並在揭露各個經濟結構的特徵時證明牠們的相互關係，彼此的遞變。」

「政治經濟學，若是研究一切經濟形式的根本特徵及其發展、滅亡和彼此遞變法則的，便叫做廣義的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若是以研究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及滅亡的諸法則為目標的，則叫做狹義的政治經濟學。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是廣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構成原素。

馬克思派總是把科學的理論視作「行動的南針。」所以，他們的政治經濟學，首先就在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的發生、發展及滅亡的諸法則，因為對這些法則的認識，便等於把勞苦大眾在其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用有力的武器武裝起來了。

同時，研究資本主義以前的諸經濟形式，亦很重要。因為研究牠們，不僅可以明白社會發展上業已經過的諸階段（尤其對於了解每個經濟形式在社會發展上的地位，更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可以明白迄今還保存着顯

資本主義關係的各地社會鬭爭的特徵。現今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國家裏，舊的封建關係還很厲害，形形色色的殖民地的奴隸制度還極其盛行，甚至原始共產主義的關係也往往有之；所以研究資本主義以前的諸經濟形式，在爭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運動上，有着極大的意義。

第四節 評機械派和唯心派對政治經濟學對象問題的曲解

機械派和唯心派在討論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時，曾顯出了他們對這門科學的曲解。

唯心派修正論的代表者們，尤其是希費爾丁（註）很久以前，便早已主張修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據希氏的意見，政治經濟學，只限於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這個類似的觀點，有個時期，在蘇聯的刊物上，也曾流行一時。其主張最力者，為蓄謀搗亂的孟塞維克（少數派）魯濱（Rubine），他曾竭力設法使經濟學者放棄戰鬪的任務，不要研究蘇聯經濟的問題。

（註）希費爾丁（Rudolph Hilferding），德國有名的經濟學家，社會民主黨黨員，著有金融資本一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放棄自己的主張，而加入於愛國主義一派，戰後曾任德國政府財政部長。——譯者。

托洛茨基派對此問題的見解，有些與希魯兩氏的相同。他們的理論，不僅含有唯心派的曲解，而且含有機械派的曲解，換一句話說，他們的理論，把唯心和機械兩派的曲解合而有之。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家——蒲列奧布
拉仁斯基，就是主張政治經濟學只限於研究資本主義的。

布哈林 (Bukharine) 對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也抱着類似的觀點，他對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好多問題的機械觀念，頗與唯心派的相接近。(註)

(註) 其實已逝世的革命家盧森堡，對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也抱着類似的見解，其半孟塞維克的錯誤，現在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正謀利用之。

這些寶貝們，主張政治經濟學只限於研究資本主義的理由，說是政治經濟學只能夠研究那種有着交換，盛行着自發的市場法則的經濟；凡沒有自發的市場交換的經濟形式，其人與人的關係，極其「簡單」，彷彿沒有材料可供經濟學研究似的。

這個觀念頭一個不對的地方，便是交換現象，則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的基礎。我們已經知道（參看第二節）交換是生長在生產的基礎上面，而受生產決定的。市場交換的必要，實由於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的特點，物質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使然，這，我們在後邊還要更詳細說明的。社會民主黨，是把經濟的基礎移在交換的領域以內，因之他們想轉移勞工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矛盾的注意，叫他們放棄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鬭爭。

第二個不對的地方，是說沒有市場交換的那些經濟形式，都不能夠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我們業已說過，政治經濟學是在研究各種生產關係的發生、發展、及滅亡的諸法則。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及滅亡的諸法則，自然，跟其他各種經濟形式的法則截然不同；不過，其他各種經濟形式都各有自己獨特的發生、發展、及滅亡的諸法

則，這些法則也可作爲而且應當是研究的對象。

布哈林氏曾說，「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終了，亦即政治經濟學的終了。」烏利雅諾夫駁道，就在將來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裏，也仍有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材料；例如，烏氏說，那時就需要研究生產手段生產與消費品生產間的比例法則，以及蓄積法則等等的。

否定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尤其有害而危險的是，它不可免地也要否定了理論上研究蘇聯經濟法則的必要。但是理論上不認清蘇聯建設的過程，便不能順利地爭取以後的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所以，奮殫竭力叫經濟學者不要研究目前的戰鬪問題，而反對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不是偶然無因的。

把政治經濟學局限在資本主義的框子以內，那是不許可的，這已經說過了。其次還要着重指出的，就是好多機械派，尤其波格達諾夫（Bogdanov）和斯蒂班諾夫（Stepanov），他們雖承認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但討論的方法根本上是錯的。即使波斯二氏承認，除了資本主義的以外，其他經濟形式政治經濟學亦有研究之必要，但是他倆所努力的也是把一種經濟形式的法則歸結於別種法則；而且把資本主義的法則很機械地搬至別種經濟形式，變成永久的法則。（註）這種類似的「研究」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其目的在使資本主義的法則萬世永存，自然，與馬克思派的政治經濟學截然不同，後者的目的是在揭露每個經濟形式法則的歷史性，而證明每個經濟形式各有着自己獨特的發生、發展、及滅亡的法則。

（註）往後在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法則時，我們還要具體地證明機械派怎樣把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各個法則弄成永久存在的東西。

而把他們搬進別種經濟形式。

機械派和唯心派對經濟學對象的曲解，跟他們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歪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關係。

機械派把社會的法則歸之於自然界的法則，因而把生產力則歸之於技術；他們把生產力視作「天然」物的堆積，把勞動者也視作天然物，好是一架「活的機器」（布哈林語），因之，機械派對生產力的把握，完全脫離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而且勞工階級爲最重要的生產力的作用也落掉了。機械派，他們把生產關係視作人在空間與時間上的配置。在這種研究方法上，階級社會裏生產關係的階級性也落掉了，生產關係在生產力發展上的積極作用被否定了。機械派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方法，其應用於蘇聯的經濟，便主張生產力聽其自然發展，勞工階級及其政黨不須干涉，而在事實上便無異於主張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的自由。

機械派既不正確地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問題，所以他們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所下的定義也不正確。據機械派的意見，政治經濟學應把生產力跟生產關係並列地研究，視作「同等」的對象。這種研究方法，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變成兩個獨立的，彼此無關的東西，其中的一個，須與別個並列地研究。於是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機械派遂把他們從物質生產的統一過程的內在的矛盾（它是經濟形式發展與滅亡的基礎）轉變爲外部的矛盾了。事實上，即使機械派口裏也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但是他們也把這矛盾歸之於社會與自然界的矛盾，而物質生產的內在矛盾，尤其階級的矛盾，他們全行丟掉了。

此外，機械派把生產力包括在政治經濟學以內，視作與生產關係同等的對象，同時把生產力則歸之於技術。

但是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的社會關係的，技術科學則是研究各個生產力要素（勞動工具與手段）的天然特徵的；而機械派把這兩者的對象則混為一談了。

把生產力歸之於技術，把生產關係的階級內容闡掉，也是唯心派修正政治經濟學的手戲。

唯心派的研究方法，是把生產力跟技術看做一個東西，把生產力歸於自然現象的領域以內，而把生產關係則歸於社會現象的領域以內，變成非物質的精神現象，在其中，依魯濱的說法，「我們找不出一個物質的原子來」。

（註）

（註）見魯濱《馬克思價值說概論》第三版，一四九—一五〇頁。

社會民主黨希費爾丁、以及魯濱、林奈爾等輩，這樣闡去了生產關係的物質內容，把生產關係跟生產力分開了以後，便把生產關係歸之於交換關係或法權關係了。

所以魯濱從此得了個結論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係，應撇開（Abstract）生產力的。

這種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顯然是敵視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從政治經濟學中丟棄生產力，這是說撇開社會生產過程的內容，這是說從政治經濟學中丟棄這一生產過程的內在矛盾，這矛盾是決定社會形式的發展和其革命的替換的。這種立場完全跟國際孟塞維克主義（少數主義）的立場符合一致。什麼是國際孟塞維克主義呢？他是反對勞工革命，擁護資本主義，並掩護它的內在矛盾的。

我們業已說過，政治經濟學是在研究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發生、發展及衰落諸法則，它研究生產力發展的

諸法則，說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之矛盾的生長與發展，並證明這一生長如何走向了經濟形式的革命的替換。政治研究學所研究的生產關係，不是玄想的，喪失了任何物質的精神關係，如唯心派所說者，而是特種的物質關係；這物質關係的存在，「不依賴於人的意識，反之，反是人的意識本身依賴於它們。」

社會民主黨把生產關係歸於法權和交換，爲的把法權本身和交換形態取決於生產制度的一事對工人掩蔽起來使他們看不見。社會民主黨想用自己「法權」和「交換」的觀念使勞苦大衆拋棄推翻布爾喬亞政權和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基礎的革命鬪爭。孟塞維克把生產力跟生產關係分開，其用意在使蘇聯的生產力聽其自然發展，給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開一「方便門」，以期造成顛覆勞工獨裁制和恢復資本主義的條件。

(註)原書尙有「政治經濟學的黨派性及政治經濟學中的列寧階段」一節，因與國內出版法略有抵觸之處，只得刪去，敬此聲明。
譯者。

第一篇 資本主義以前的諸社會形式

第一章 原始共產主義

第五節 原始共產主義的發生 第一時期（前氏族時期）

原始共產社會，是在數十萬年前，發生自高度發展的類人猿羣。

類人猿轉變為社會人，是經過一個悠久過程的結果，並且由於勞動的原故。

類人猿的生活環境，如穴居和攀樹，遂使前肢（手）有了一種特有的機能，異於後肢（足）；因之，猿也會直立行走了。在勞動過程中，猿類的兩隻自由的手，且逐漸改進，而適於作較複雜的動作，應用原始的工具，如石頭、棍棒，以至於製造和應用更複雜的工具。

勞動的發展，兩手的改進，以及直立行走，都反映在人的全部機構上。同時，勞動也擴大了人的眼界。勞動促進了人在社會中的密切結合，於是引起了語言的需要。「這需要創造了器官：猿類不發展的喉管，慢慢地但不停止地進步革新……口部器官也逐漸地習於有音節的發音了。」（註）

（註）見馬格斯·自然辯證法，從猿到人一章。

勞動與有音節的語言的發展，遂使人的腦筋和感官也發達起來。

這時，人類已異於禽獸，進而製造生產工具，並應用於勞動過程，來積極地影響自然界，改造自然界了。同時，當動物不得不消極地適應於自然界的時，人類已積極地來影響自然界，使其適應於滿足自然的需要了。並且，人類不僅能改變自然界所給予的形態，並且可以實現自己的自覺的目的了。「人類距動物越遠，則其對自然界的影響過程也就越具有計劃的、抱有一定目的的行動的性質。」（註）

（註）見馬格斯：自然辯證法，從猿到人一章。

原始共產社會，在其最初的一個發展階段上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階段上，原始共產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是非常原始的勞動工具，因此其生產率非常的低微。粗削的石塊和削成的棍棒，不但是獲取食物的工具，也是防禦周圍無數敵人的工具。這一時期的人類，是居在熱帶和熱帶附近的森林裏面，大半是棲在樹上，食的是果實、核仁、樹根，並捕獲小的禽獸。在這個階段上，勞動分工還是沒有的。所有的只是極原始的簡單的勞動協作的萌芽，在防禦野獸和獲取食物時數人的協同勞動等而已。這一時期的特徵是：性的關係是完全自由的，大體上說來：「每個女性屬於每個男性所有，每個男性也屬每個女性所有。」非常低微的生產力水平，使這原始的人羣，極不安定。每羣人數的多少，全依所流浪的那地的食物的多寡和其他類似的條件以轉移。那時沒有弓，也沒有箭，所以打獵帶着非常原始的性質：原人發見了有病的、落後的或幼小的野獸，便圍聚起來，亂擲石頭和棍棒，把牠打死。因生產力的低微，以及生存競爭的不安定，無保障，還有食人肉，殺死老幼，殺食俘虜（那時俘虜還不能當勞動力利用的）等現象。

原始社會的每個成員，在對自然環境的鬭爭中，裝備得都很薄弱，無力單獨進行生存競爭。所以，低微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集體的獲取生存資料的方法，而集體的獲取生存資料的方法又決定了與它相應的共產的分配。原人他們把自己的勞力聯合起來：共同捕獵野獸，共同防禦衆多的猛獸，自然界的敵對事情，而得了由好多人集令起來的新的羣策羣力。好多人的協作勞動所產生的比賽，也有很大的意義，它提高了原人的精力。

推動原人去對自然界作鬭爭，去發展生產力的一個刺激，便是設法滿足需要的努力。馬克思和昂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一書中着重地說道：「頭一件歷史的事情，便是生產滿足需要的資料。第二個事實，便是業已滿足的頭一個需要，滿足的效力和業已獲得的滿足工具，又走向了新的需要。」

家庭氏族的關係，在原始共產社會的發展上，演有特殊的作用。馬克思和昂格斯把家庭氏族的關係，與勞動並列在一起。這，仍要拿生產力發展的低微來說明的。

歸根結柢，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用昂格斯的話說，則爲「直接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不過生產有兩種：一方爲生存資料，如衣、食、住，以及必要的工具的生產；一方爲人類本身的生產，即種族持續。人類在一定的歷史時代和一定的地方所生活的社會秩序，則受兩種生產所規定，即一方爲勞動發展的程度，一方爲家族發展的程度。勞動越不發展，其生產量因而以及社會財富越有限制，則氏族的關係對於社會制度越有支配的影響。」（註）

（註）昂格斯：家族私有產及國家的起源，序言。

這意思是說，原始共產社會的生產關係的發展，其本身亦即是家庭氏族關係的發展。譬如最初的勞動分工，

我們往後可以看到，其基礎便是性別與年齡的區分。

原始共產主義發展中的頭一個時期，爲斯氏族時期，即性的亂交時期。烏利雅諾夫所用的「原始人羣」一語，用於這一時期，極其適當。

原始社會以後的發展，主要的是勞動工具的日益改進。削皮、製造生產工具、磨製石頭等等，都開始製有專門用具了。

原始共產社會生產力發展上的一個頂重要的階段，爲火的發見。昂格斯在講火的發見時，認爲它「就其解放人類的意義」講，還高於蒸汽機的發明的。依昂氏的話說，火的發見，「首使人類支配了一定的自然界的力量，並從此使人類澈底地脫離了動物界。」

與樵石器具和石器並列的，還發生了骨器。用骨頭來做矛尖、針、角鈎等等。弓箭也出現了。因此之故，獲取生存資料的方法本身也隨之而改變了。獵取大的動物也有可能了。

除打獵而外，捕魚也開始發展起來。捕魚所用的用具，跟打獵相同。同時，爲主要生產力的人的本身，也日漸發展。其身體機構日益進步，腦筋日在發展，主要的勞動器官——兩隻手也日益嫻熟，而會處理極複雜極巧妙的操作了。新的勞動習慣、方法，也日在養成，這些新的勞動習慣和方法，提高了人類勞動的生產率，提高了人是一種生產力的意義。

生產力的發達，其表現爲某種分工的發生。勞動的這一分工，是按着性別和年齡的標誌而進行的。譬如，捕魚

打獵集中於男性手中，獲取植物食料，則集中於女性手中。成年人與兒童間的分工也是按着這個方向進行的。從年齡的見地說來，原始共產社會可分做三個集團：一為幼年集團，未成熟的兩性兒童均屬之；二為成年男女集團；三為老人集團。這種年齡性別的區分，（是一種所謂性聯合的統治，）同時也是生產的區分。各種成年集團的代表者之間，禁止婚媾。但每個集團的內部，仍有性的關係之自由。由雜交轉向至羣婚，便是這樣來的。這一轉變有着良好的影響，它改善了原人的身體與生理的品質，因而也提高了人是一種生產力的品質。

同時，交換關係的萌芽，亦開始發生。不過交換僅具着偶然性罷了。它發生於各個家庭氏族集團之間，那時各個集團裏的生產品，偶然間已有剩餘。各個集團之間這種偶然的剩餘品的交換，起初還未撞着集團本身內各個成員間的關係。

我們知道，簡單的協作，就是說許多人的努力的聯合，在原始社會裏會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鞏固了，發展了原始共產的關係。這從打獵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起初武備薄弱的原人，僅獵取小小的動物，間或例外獵取大的，尤其弱小而脫離了獸羣的；後來勞動工具的改進，尤其弓箭的發明，纔使獵取大獸，成了獲取生存資料的基本方法之一。在有些原人住過的地方，會偶然發現古象（Mammoth）骨骼殘餘，證明打死的古象是成千的。獵取大獸，譬如古象、犀牛（Rhinceros）等，都需要很大的分工，這分工主要的是依着性別與年齡的記號來進行的。

這樣，原始共產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便使它進入了所謂氏族時期，或依著名學者莫爾根（Morgan）氏的

說法，野蠻時期。

第六節 原始社會發展的第二時期（氏族時期）

我們業已看到，原始共產社會裏家庭氏族關係的發展方向，是人們的範圍日益縮小，而彼此進入於性的聯繫。由羣婚而又轉至所謂「普拉魯亞」（Punalua）家族，它排斥親子、兄弟、姊妹同居。昂格斯認為這種家族的特徵是「在一定的家族內共夫共妻，不過其中是排斥妻的兄弟（始而為同胞的，以後漸及於遠房的）以及夫的姊妹的。」（註）於是發生了母系制（Matriarchy），即血統與嫡嗣均以母系計算的家族婚媾關係的制度。昂格斯說道：

「藉母權之力，故當時血統只是依妻系計算的，並根據原始的繼承制度，氏族內逝世的成員是由他的親族承繼的，財產仍留在族內。因承繼物不大值錢，所以財產在實踐上早已落在切近的親族手中，即母方的血緣者手中。不過死亡的男子的子女，並不屬於他的氏族，而屬於其母的氏族；他們承繼她起初是跟母親其餘的血緣者在一塊兒，後來也許是首先繼承的，但子女不能繼承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們是不屬於他的氏族的，其財產仍須留在他的氏族裏。所以，畜羣的領有者死了以後，他的畜羣，首先是落在他的兄弟、姊妹、及姊妹的子女或其母的姊妹的後嗣手中，他親生的子女是不能繼承的。」（註）

（註）見氏族與有產國家的起源第二章。

母權制的存在，一由於「在一定的家族集團內其夫共妻」，父親難一決定；二由於那時的婦女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頗大；婦女所獲取的植物食料，在本人食物的給養上佔着很大的比例。

原始共產社會發展上的氏族時期，其特徵爲農業的發生，人民定居的逐漸增加。農業盛行所謂「休耕」制，即一塊地耕作後，即行休閒，而改耕別塊地，如此不息輪換。

在前氏族的時期，農業方始萌芽，婦女栽植根莖，這樣便培養了若干植物；頭到現在，更前進一步了：由栽植根莖進而已種植種籽，由「棍棒農業」進而改爲所謂「採掘農業」，往後更由採掘進而改爲用犁耕了。

在這一時期，牧畜業也已經萌芽和發展，並且最初只是馴養小獸，如狗、羊、豬、山羊，以後並馴養大的動物了。農業和牧畜業的發展，又給了個刺激，推動工具由燧石的進而改用金屬的，並發生了手工業的萌芽，如金屬工具的製造，陶業的發展等等。

這樣，原始共產社會發展中的氏族時期，其特徵爲生產力向前發展了一巨步。然而一般的生產力還是繼續着留在很低的水平上面，需要保存原始共產關係的。所以，在氏族的時期，所盛行的是集體的獲取生活資料和分配的方法。

關於農業初步發展階段上的耕地方法，茲舉一個例子於左：

「兩三個以上的男子，排成一列，深深地把尖棍插入地中，然後翻起一大塊土來。如果地質堅硬時，便在同一個地插入幾只棍，然後翻起地來。男人後面跟着女子數人，她們跪下，握着尖棍，弄碎男子所翻起來的土塊。婦女之

後，則爲大小孩子，用手摩土。男婦及小孩，便這樣耕作田地。在地土疏鬆後，就用小小的棒，在地上作成小溝，埋入種籽或草根。」（註）

（註）見世界通史原始社會一章。

關於捕魚，亦可舉一個例子於下：

「在澳洲的大河川裏，——一個旅行者說——水很淺很清，三四十個土人一羣一羣的，用約六呎長而帶尖銳的木矛捕魚。他們圍成一個半圓形，都同時浸在水中，慢慢地等着。作者曾看見了一批有三十來個人，在一時之內捉了七八條魚，每條不下十五磅，有的還要更大呢。」（註）

（註）見世界通史原始社會一章。

關於打獵，尤其獵取巨大野獸，也是這樣。

集體的生產方法，決定了集體的分配制度。茲舉數例於左：

「氏族中某一人員——莫爾根關於伊洛魁人說——不論在打獵中，或捕魚時，或用耕地的方法所獲得的一切，都交共公的食所，族中一切人員都是食用共公的積蓄品的。每一族中設有爐灶數個，普通每四間室一個灶，灶是設在走廊的中央，沒有通烟洞。每族的事務是由一主婦(Matron)主持的，各種灶造好通常的每日的食物以後，便把主婦請來，由她將食物依據每家的需要而分給開來。」（註）

（註）見世界通史原始社會一章莫氏一文。

住屋也是這樣的。房子造的很大，有的可容千人，全族公社住在裏面。這一方面說明了原始共產的消費方法，別方面又說明了原始共產的生產方法，因為在原人所有的那樣原始的生產工具之下，這樣的房子只有用好多人的集體勞力纔能造成的。

共同的宴會，共食等風俗，都是共同消費共同分配的證明。

往後生產力的發展，是基於日益增長的分工的。除天然的性別和年齡的勞動分工外，牧畜與務農的各氏族部落之間也發生了社會的勞動分工。牧畜的部落，主要的是生產肉類、毛及乳製品。務農的部落，則生產糧食和各種植物食品。結果，於是交換發展起來。起初，交換還只是具着偶然性，但是隨着各部落在生產一定用品上的日益專門化，交換也漸漸的成了有系統的了。從交換品當中分出了若干，某一部落便可用以跟他部落交換自己所不夠的生產品。往後更分出了一種，充作貨幣之用。在好多部落裏，都是用牲畜作貨幣的。

生產力的生長，也表現在部落內部勞動分工的日益增長上面。這時，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了，它起初跟農業相聯繫在一起，隨後也就跟他分離了。

氏族制度是一種頂民主的組織。各個氏族，各選有一頭目（*Sachem*）和隊長（*Chief*），不過那頭目和隊長沒有強制的權力，隨時可由全族或族長會議換掉的。

美洲伊洛魁部落的這種組織就是一種良好例子。該部落會分做八族，每族有一選舉的頭目和隊長；頭目的職務不是世襲的，而是可更換的，全族會議隨時可予以更換。族內各人，不許相互通婚，只許各族人員之間有之。族

內各人員之間，有一種很密切的團結和休戚相關的精神；族內某人受人侮辱或損害，則全族起而共同報仇，共同負責。由此而發生了一種流血報仇的習慣。全族會議是一種非常德謨克拉斯的成年人的會議，男婦均允許參加。其次，這些氏族聯合而成「大氏族」(Phratry)，「大氏族」聯合起來，而成部落。

沒有暴力，完全盛行着自由平等的關係。莫爾根說道：

「伊洛魁人的全體成員，都是自由的人，有互相保衛自由的義務；在個人的權利上都是平等的；不論頭目或隊長，都沒有要求某種特權的冀圖；他們由血緣而結成親睦關係。自由、平等、親愛，雖非成爲公式；但卻是氏族的基
本原則；而氏族又是全社會制度的基本細胞，組成印第安人社會的單位。印第安人的尊嚴的獨立精神與人品，就可以此來說明。」(註)

(註)見古代社會。

往後氏族制度的演進，經偶然的對偶家族，而達至一夫一妻制。這樣，氏族關係的發展，由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而走上「一夫一妻的家庭」。

同時，也由母權制而轉向至父權制。「隨着財富的增殖，——昂格斯說——一方面遂使男子在家中的地位比妻子更有權力；別方面又產生了一種冀圖，爲了自己子女的利益打算，謀利用這一鞏固的地位，好推翻古昔的繼承制度。但是，這在血統仍依母權計算的時候，是不能辦到的。因此，母權制也非廢止不可。於是終於取消了。」(註)

(註)見家族私有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二章家族。

原因是婦女在生產過程本身中的作用日漸減少了。受生產工具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影響，打獵、捕魚這些專門的男性職業也發達起來了。由打獵發展的牧畜業，也成了男性的職業。假使昔時婦女在農業上會起特殊作用的話，那末現在隨着耕地工具的改進和家畜力量的應用於農業，此種專業也就漸漸地落在男性手中了。家庭事務，以前在生存關爭中也曾佔着這末要緊的地位，現在僅具了次要的意義，這也使婦女的作用爲之降低。別方面，起初轉至偶然的對偶家庭，以後再轉至一夫一妻制，更使氏族依母系的計算沒有必要了。

馬格斯所說的那全世界歷史上婦女的失敗，就是這末發生的。

第七節 原始共產社會的瓦解

我們看到，在原始共產關係的積極影響下，生產力發達的表現爲勞動分工的增長。起初是男女間成人與兒童間的天然的性別分工；其次爲牧畜部落與農業部落間的分工；再其次爲農業與手工業間的分工。在某種限度以前，生產力的發展，須要保存和發展原始共產的關係。但達至這限度以後，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體系，便阻止生產力的發展了。生產力的發達，其表現爲勞動分工的日益增加，遂引起了交換關係的發展。這時交換關係，已不僅限於各氏族與部落間的外部關係，而且深入於各氏族的內部，使它日漸解體。因氏族社會裏這些變遷的結果，個人生產，私有產的趨勢，也開始發展強大起來。

茲舉農業爲例吧。它從前所用的是怎樣一種原始的方法，並需要多少勞動，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當犁一發

現並用畜力來拖淺的時候，事情便根本改變了。用牛拖犁耕耘一塊地，要不了二三十個人。再則，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小塊田地可給予更多的收成。這遂造成了氏族分爲更小的經濟單位的趨勢——走向個人生產的趨勢。於是氏族分成了好多大家族，這些大家族日漸分離，開始獨立地從事獲取生活資料。獨立耕種的田地，也開始變成了私有產。

各個獨立家族聯合在一起，便弄成了一個農業公社，其基礎已不是氏族關係，而是經濟的和地域的記號了。農業公社，就其性質說，是雙重的。一方面，它保存着原始共產關係的殘餘，主要的如土地的公有、犁、森林、牧場，都是公共使用的。耕地雖然已分給各個家族，但仍不是這些家族的私有產，僅歸他們暫時使用，定期地要加以分配的。別方面，農業公社內每個家族，是以私有的生產工具來經營自己私有的個人經濟。宅地、房屋、戶外建築物、農具、牲畜，均爲一家的私產。顯然，這樣所生產的物品，也爲一家的私有。所以，這兒我們看到，已經是個人的生產和與之相應的私人佔有了。

這種兩重性，即一方原始共產關係的混雜，及別方個人生產和私人佔有的統治的日漸增長，終使公社爲之瓦解。馬克思說道：

「公社在自己本身的腹內帶着挖壞它的因素。地產的私有，已侵入於它的內部，如房屋及其農業用屋，而且房屋變成了一個準備侵犯其公土地的堡壘。……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零散的經營——私人佔有的源泉。它是集中流動產如牲畜、貨幣，甚至奴隸或農奴的地方。」

「農村公社是社會初步形成的末一階段，同時它也是達至第二步形成的過渡階段，即由以公產爲基礎的社會走向以私產爲基礎的社會的過渡階段。顯然，第二步的形成，包括着好多的社會，如奴隸制與農奴制。」（註）

（註）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冊，二八四——二八五頁。

原始共產社會發展的路徑，便是這樣。但是由所說的當中作一個結論說，原始的氏族公社，總是並且在一切條件之下，惟有朝向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制度方面發展，那是不對的。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在普羅獨裁制的條件下，在氏族公社的前面還開放了一個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

俄國的公社，會經歷過資本主義分化的過程，同時它還保存着封建的及部分的集產的特徵（原始共產關係的殘餘），例如公社有的土地，馬克思關於它說道：「它不經過它的卡汀墜，亦可利用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一切積極的收穫。」（註）

（註）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冊，二八五頁。

然而，「在這一意義上，能拯救俄國公社者，惟有俄國的革命。」（馬克思語）在這兒馬克思是就普羅革命而言。

現在蘇聯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業的經驗，集體化的經驗，完全證實了馬克思的這一天才的預言。

第八節 資產階級和修正派關於原始共產主義問題的理論及對它的批判

原始共產主義曾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曙光，這明瞭地表明，私有產和階級的榨取不是永存於人類社會以內，不過是社會發展中歷史上一定的過渡階段的產物罷了。

但是資產階級的學者，認為私有產和階級的榨取，是萬世不滅的。他們竭力想證明，原人自發生之日起，便是有私產的，他們依照資本主義社會的模樣來描畫原人的社會制度。譬如資產階級的學者布赫爾氏，曾謂人類原始的勞動活動，即是個別的尋求食物；又如蒲菲爾氏根據古代勞動工具的研究，「證明」原始人類就已經知道了私有產主義、階級等等了。

固然，資產階級的科學一致否認在人類史的曙光有過原始共產關係，就是社會民主黨在這一關係上也重演那一觀點，不過他們帶着假面具罷了。譬如孔諾認為原始共產主義就是消費的共產主義，而否認生產過程中的共產關係。孔氏說道：「無疑的，在澳洲各部落裏，往往可以看出所謂消費的共產主義來。倖運的打獵者，攜着死的野鹿回來，不得不分出大部分給「霍德」的若干人員。他的餓肚子的夥伴，要求跟他共食，假使他不願意或給的太少時，他們便下手奪取他獲得品的大部分了。」這兒孔諾很狂暴地歪曲了原始共產主義。事實上，原始社會裏的消費共產主義，其本身是以原始共產的生產方法為基礎的，而原始共產的生產方法，因為生產力水平非常低微的原故，是不可避免的。

孔諾本人狂暴地反對原始共產主義鐵般的存在事實的階級意義，就在他看到了「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後的勞工革命運動趨於共產主義方面」，所以他否認原始的共產主義。無怪乎馬克思關於研究原始公社史的歷史家早就說道：「他們甚至也不惜作詐。」布爾喬亞的科學極端害怕現在日在生長的全世界的革命運動，所以布爾喬亞的學者「不惜作詐」，否認原始共產關係，甚至在人類發展曙光存在的事實。

在波格達諾夫的一切著作中，則暴露了他機械派的研究原始共產主義的方法。首先他不正確地把原始共產主義只限於前氏族的時期；他把原始社會發展中的往後一階段，視作一個特殊的異於原始共產主義的新形式（父系氏族制度）。

其次，波氏以為原始共產社會發展的原因是所謂絕對的人口過剩。「當某一地的打獵居民密度達至每方哩譬如二十人時，則以後的增殖就是過度的了，增殖的居民必然要感受生活資料的缺乏。這便是所謂絕對的人口過剩。」

絕對的人口過剩引起了飢荒、疾病、強烈的死亡率等一大批的災禍。災禍的力量征服了愚鈍的好靜的習慣，於是技術的進步也有了可能了。」（註）

（註）見馬克思經濟學大綱。

這種說法是很不對的，因為在事實上，並不是人口律決定某一生產方法，而是生產方法倒造成了與它相應的人口律。

「事實上——馬克思說——一切歷史上獨特的生產方法，都有着自已獨特的有着歷史意義的人口律。不僅對於動植物，而且在歷史上人類尚未插入這一領域的時候，纔有抽象的人口律。」

此外，生產力的發展，不能拿飢餓和死亡來說明的。從這一說明中可得個結論說，原始人類越發展生產力，即是說越解脫餓死的威脅，則發展生產力的刺激越發少了。但事實適為相反。人類越發展生產力，越脫離了直接餓死的危險，則生產力發展的速率越發加快了。

第二章 蓄奴制度

第九節 原始共產主義的崩潰與蓄奴制度的發生

蓄奴制度是發生在原始共產社會崩潰的基礎上面。使蓄奴制度有發生可能的基本前提，為生產力的發達。它在原始共產社會裏就達到的。這生產力的發達，使軍事俘虜可利用作勞動力，於是俘虜便變成了奴隸。

蓄奴制度的第二個前提，為氏族內部所出現的財產的不平等。子繼承父產的確立，加強了各個家族的意義，而集中財富於這些家族，以損氏族內的其他人。往後財產不均的增長，更使一部分家族破產。那時債主已有把債戶賣作奴隸或打死之權。貧窮人家也是奴隸制度的源泉。

起初是所謂家庭的或家長的 (Patriarchal) 蓄奴形態。這時生產大體上是限於比較狹窄的家長家庭的消費範圍以內。奴隸是這種家長家庭的下層人員。主人跟奴隸在一塊兒共同從事生產的勞動。所以，對奴隸的榨取僅具有比較緩和的性質。

但是蓄奴制度的施行，曾使個人生產的範圍為之擴大。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日甚一日。不以滿足消費為目的而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也發生了。隨着勞動分工的發達及生產力的發展，商業也發生發展起來。最後，原

始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終於消滅，依昂格斯的說法，而發生了第三次勞動分工，這第三次勞動分工就是社會上分出了一羣特殊的人——商人，他們不從事物品的生產，而只是經營交換了。（註）

（註）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爲牧畜業的分出，第二次爲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

隨着生產力、勞動分工，以及商業的發展，有錢人家的奴隸，遂由家長家庭的額外助手一變而爲自己主人創造額外生產品的基本生產力了。因之，對奴隸的榨取也日益加強而殘酷了。

「古時的過度勞動——馬克思說——是很悲慘的……打死勞動者的強制勞動，在這兒是正式的過度勞動形態。」（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一六五頁。

原始共產關係的崩潰和社會階級劃分的發生，主人與奴隸——榨取者與被榨取者發生的路徑，大致如上所述。

一切民族，在由原始共產的無階級的社會轉向至階級社會的時期，都有過某種形態的蓄奴制度。蓄奴制度是個獨立的經濟形式，它兩千年前曾存在於希臘和羅馬。那時的希臘和羅馬，不僅包括了今日的希臘、意大利，及地中海區域內的各地，而且也包括了西歐、北非和亞洲的一部分。

轉向至蓄奴制度，不是和平的演進的，而是經過革命的。

原始共產制度崩潰和家長蓄奴制度發生時期的古希臘，還保存着氏族組織。氏族的人員都是親族，有一

共同的組織，選一族長爲首。土地爲民族的公產，而分配於族內人員，臨時使用。族內某一人員的行動，全體都休戚相共；氏族是自己一切人員的保護者；流血報仇的風俗，極其盛行。然而這已經不是民主的氏族制度了，財產的分化，業已十二分的顯著。經濟上分出了一種較有勢力的氏族顯紳，立在其餘人員之上。政權日漸落在這種顯紳代表者——族長會議手中。全族人員的大會，已成陳跡。氏族顯紳，掌握了政權，便利用之以增加自己的財富；他們加強對奴隸的榨取，使貧窮家族在經濟上仰賴於自己而破產。他們做海盜，劫取財物。這種氏族貴顯財富與經濟勢力增加的反面，便是貧人的破產，他們不得不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了。

結果，氏族制度事實上則陷於瓦解。

基於人民分化的增長，形成了一些新的富足家庭，而加入於氏族顯紳以內。蓄奴制度，隨着勞動分工的生長，隨着交換的生長，也突破了家長蓄奴制的範圍。被氏族顯紳弄破產的衆多的小生產者，也不願承認氏族組織的存在，因爲這時氏族組織完全已變爲氏族顯紳手中橫暴和榨取的工具了。這樣，被氏族顯紳所關心保護的氏族組織的殘餘，則與日益發展的勞動分工、商業、及日益增長的大奴隸領有制，發生了很尖銳的矛盾。氏族顯紳，憑藉於業已脫化的氏族傳統觀念，阻止着生產力的發展，奴隸經濟的發展。於是在紀元前第七第六世紀，氏族顯紳乃被革命所掃除。反對氏族顯紳和氏族殘餘的，一方爲經濟上日益發達的奴隸領有著（他們在這一革命中佔着領導的地位），別方爲大批的已破產和正在破產的小農。

革命的結果，在處理財產上施行了某種自由，換言之，財產可由氏族以外而無關的人承繼之，取消居民的氏

族劃分，而實行地域的區分。廢止氏族報仇的辦法，而施行法庭的刑事裁判，並禁止放債以債戶個人作抵押。凡此革命的設施，都給了氏族制度的殘餘以打擊，而掃清了大蓄奴生產的發展道路。

所以，在反對氏族顯紳的革命鬭爭中，雖然新形成的奴隸領有者，和小農羣衆，都曾參加，然而享勝利之果的卻爲奴隸領有者。

隨着氏族顯紳的剷除，奴隸生產便開始了勝利的進行曲。同時與之並進的則爲大批小生產者的破產，因爲他們無力支持低廉的奴隸勞動的競爭了。

第十節 蓄奴生產的特徵與希臘和羅馬帝國大蓄奴生產的發展

奴隸未握有生產工具，又無權處理自己的勞動力，這是蓄奴榨取的最顯著的一個特色。奴隸本人以及他的全部勞動，都屬於奴主所有，奴主用非經濟的強制方法迫使奴隸去工作。

奴隸的全部剩餘生產品，都歸奴主佔有。「握有一切生產工具（土地以及原始的奴隸制形態下的直接生產者，本人都在內）的人，直接從勞動者身上榨取全部剩餘勞動，這剩餘勞動在這兒體現爲剩餘生產品。」（註）

（註）見資本論第三卷五七九頁。

奴主竭力想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從奴隸身上榨取頂多的剩餘生產品，什麼勞動力的再生產他是不管的。

「奴主買一個勞動者，連買一匹馬一樣。與奴隸在一起他耗費了資本，這資本他只有以重新投資於奴隸市

場的方法去撈回……經濟的見地，也許是人道的待遇奴隸的某種保障吧，因為它把主人的利益跟保護奴隸弄成一片了。可是自施行奴隸買賣以來，經濟的見地，就變成了極殘酷的待遇奴隸的原因，因為奴隸既可向別的蓄養黑人者買來代替，則奴隸的壽命，就跟他活時的勞動生產率相比，不大重要了。所以，那些輸入奴隸的國家裏蓄奴經濟的祕訣，便是這樣的：在一個極短的期間從人畜（*Human cattle*）上盡量榨取很多的勞動，這便是最有效的節省方法。」（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一九二頁。

「奴隸既是一種物品，是一種工具，跟那用以工作的工具很少區別，那末自然而然的，這兒什麼很高的勞動生產率是談不到的了。」

「這是那些使基於蓄奴制度的生產昂貴起來的原因之一。用古人緩和的話說，勞動者在這兒跟有聲工具（*instrumentum semivocale*）的動物和無聲工具（*instrumentum mutum*）的無靈魂的勞動工具不同的，只是個會說話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罷了。不過那勞動者本人可使動物和勞動工具感覺着，他不像牠們，他是個人。他苛待牠們，（動物和勞動工具）恣意損傷牠們，纔認識了自己跟牠們的區別。所以，認為這種只應用最蠢最笨的勞動工具的生產方法是經濟的原則了。那最蠢最笨的勞動工具，正因為自己蠢笨的原故，是很難加以損傷的。」（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一三四頁。

古希臘約在紀元前五——四世紀，奴隸勞動的榨取極其發展。農業、工業、商業、家務上都應用奴隸工作，當時極其盛行的奴主工業企業，是一種手工業作坊，用奴隸數十個工作，技術非常粗劣而原始。某種較複雜的機器，不能交奴隸使用，因為奴隸憎惡自己不合意的勞動，輕視勞動工具，往往故意地損壞牠們。

羅馬帝國的奴主工業企業，比之農業不大發展。工業生產品，大半取給於希臘。但羅馬的大蓄奴生產，在城市工業、建築業、軍用工業中卻比較有很大的發展。其大蓄奴生產，主要地是發展於農業中。約在四世紀末時，羅馬帝國曾造成了極大的奴主領地（*Latifundia*），使用大批的奴隸。有的奴主領地，有奴隸好幾千。意大利有些地方，平均每個自由居民竟有十個奴隸。

大蓄奴生產，那時跟小獨立生產者的生產比較，有好多的優點。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大生產的優點，便是技術的高明和勞動生產率的高大；但在蓄奴的社會裏，則與此不同，大蓄奴生產跟獨立小生產者的生產比較起來，其頭一個重要優點，便是勞動力的比較低廉。第二個原因，便是對奴隸的極野蠻的榨取。此外，大蓄奴生產，雖然技術很低，但規模很大，享有好多人衆協同勞動的優點，減少無益的耗費，並可偶然地利用勞動分工。其次要注意的是，那時，商業高利貸資本，已使小規模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紛紛破產，而大蓄奴生產則很少依賴於商業高利貸資本。

伴着大蓄奴生產的發展而來的，便是大批小生產者——平民的破產，這種小生產者結果畢竟變成了所謂流浪無產者。

「起初——馬克思說——這是自由的農民自行耕種自有的田地。後來在羅馬史上，他們逐漸被沒收，並且正是那使他們丟掉生產和生存手段的運動，引起了大地產以及大貨幣資本的成立。所以，到適當的一個時期，這兒畢竟一面出現了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自由人，別面則出現了——爲了榨取這一勞動——握有一切已得財富的財主。結果如何呢？羅馬的無產者不是做了僱傭勞動者，便是做了遊手好閑的「賤民」（*hob*），他們的道德水準，甚至比美國南部各州的「白種窮人」（*Poor Whites*）還要低下；同時，則形成和繁盛起來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是奴隸生產方法。」（註）

（註）馬克思書信集，三二一頁。

總之，大地產所有者的財富的增加，其結果一面造成了大規模的蓄奴企業，別面則造成了特殊的流浪無產者——遊手好閑輕視勞動的階級。

第十一節 商業和貨幣高利貸資本在蓄奴社會中的作用 奴隸社會裏的非生產的消費

我們已經看到，商業在大蓄奴生產的發展上已有不小的作用。大規模的蓄奴生產創造了巨額的剩餘生產品，又需要市場有很大的發展，以變賣此項生產品。事實上，那時希臘和羅馬的商業，確已有很大的發展。希臘有些商港每年的貿易額，曾達至數百萬盧布，而希臘全國的每年貿易總額曾達至一萬萬盧布。希臘入口的糧食、牲畜、

魚類、皮革、木材、象牙，爲數很大，出口的則爲手工業製品、武器、奢侈品、葡萄酒、阿里布油等等。其以城市爲中心的國內貿易，也有很大的發達。羅馬帝國，尤其意大利對東方各國的貿易，亦頗頻繁。其主要的入口貨爲奢侈品。

商業本身不能夠創造任何新的生產方法，它使自然經濟解體，而促進了商品生產的發展。但是，它影響於舊生產方法的解體到什麼程度，這自始即依那舊生產方法的牢固程度和內部結構而轉移的。這種解體過程走向何種結果，換言之，何種新的生產方法將代替舊的，這不是依商業以轉移，而是依舊生產方法本身的性質以轉移的。〔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三二頁。

商業對大蓄奴生產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它創造了一種加緊榨取奴隸的刺激，促進了小生產者的破產，因而亦即促成了大規模的蓄奴經濟的發達。大蓄奴生產與商業的發展，引起了貨幣高利貸資本的發達。爲了溝通本地商與外來商，曾產生了一種兌換銀錢者。隨着貨幣的蓄積，兌換銀錢者便開始經營高利貸。而這種兌換銀錢者當中，又分出了更富有者，這富有者乃開辦了大規模的兌換銀錢商號。此種商號經營典質，收貯存款和有價契約，並經營匯兌等。這樣，曾造成了大規模的「錢號」，握有當時所謂的巨大資本，爲數十餘萬盧布。貨幣高利貸資本，在羅馬帝國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爲那時羅馬帝國境內，小農很發達，商業高利貸資本找得了優良的發展地盤，它奴役和榨取小農。別方面，國家交由個人包收稅捐的辦法，也促進了貨幣高利貸資本的發展。但是，「高利借貸未變更生產方法，而只是連寄生蟲一

樣，寄食於它，使它精疲力竭，以至完全衰落。它吸取它的精血膏脂，使再生產在很可憐的條件下進行着。因此，人民極端憎惡高利貸者，尤其在古代世界裏更加厲害。那時，生產者對其生產條件的私有權，同時也是政治關係，公民的政治獨立性的基礎。」（註）這種高利貸資本，則仰賴於奴主，而榨取小生產者。高利貸迫使奴主去盡可能地榨取奴隸，盡可能地榨取小生產者、農民及手工業者。

（註）資本論第三卷二二八頁。

「負有債務的奴主或封建主，竭力刮取民膏民血，因為人家也是竭力榨取他們的。或者是他最後讓位於高利貸者，高利貸者本人則做了土地所有者和奴隸所有者——古羅馬的騎士。舊榨取者的剝削，曾多少帶着家長制的性質，因為那剝削主要是政權的工具，但是代替舊榨取者的則是殘酷的愛錢的吸血鬼。可是生產方法本身卻未變更。」（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四二八頁。

雖然，商業貨幣關係已有如斯巨大的作用，但蓄奴的生產方法，其基礎仍為自然經濟型。

蓄奴榨取的基礎，首先為超經濟的壓迫，或用馬克思的話說，「用直接的體力強制的方法來自然的佔有他人的勞動力。」這跟資本主義的經濟大異其趣，資本主義的經濟，我們知道，是勞動者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的。

再則，蓄奴經濟所生產的生產品，大半仍消費在自己的經濟上。農村經濟，尤其如此。所出賣的，主要的是剩餘

生產品的餘額。

假使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主要的趨勢為生產的擴大和生產消費的增加，那末在蓄奴經濟的條件下主要的則是所謂生產消費。奴隸所有者把生產品的大部分用於不生產的耗費，如奢侈品、建造巨大的紀念物、宗教事業等等。這兒支配階級的特徵是極度的奢侈、盛大的宴會、閑逸的生活、浮蕩等等。凡此耗費都與非生產的消費剩餘生產品有關係，而這剩餘生產品則是巨額的由被剝削的奴隸身上榨取來的。

所以，蓄奴制度的商品貨幣關係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發展水平已經很高，但是我們仍有理由把蓄奴生產方法，大體上算作自然的生產方法，其中貨幣關係僅演有附屬的作用。

第十二節 蓄奴社會的矛盾

蓄奴社會的基本階級，為奴主與奴隸。

除了這兩個基本的階級以外，還有農民，農民或是自由的土地領有者（有的是耕公社的公有土地的），或是依賴於大地主，與他們並列的則有獨立的小手工業者和破家蕩產的自由公民（流浪無產者）。

這些階級的狀況如何呢？

先講奴隸。他們，我們已經看到，不是人，而是「會說話的工具」。其地位等於牛馬，甚至還不如。牲畜的主人，在某種程度上，還要關心保護它，但在羅馬帝國的條件下，因為版圖不斷擴張的緣故，常常可以獲得或很便宜的買

得奴隸，因而奴主是不留心奴隸的再生產的。對於奴隸，恣意苛待。他們往往帶着鎖鏈工作，時有監工鞭打之虞。奴隸的理想，爲返至家長制的關係或小生產。

至於平民、小農、小手工業者，他們受大蓄奴生產競爭的影響，大多破產，被高利貸者所奴役；戰爭的重擔如當兵、納稅，都落在他們的身上。

流浪無產者的狀況，也是同樣的嚴重。在羅馬和大都市中心，他們會捲入於政治的鬭爭，靠富戶的恩賜來生活，但在鄉下，其狀況則非常的惡劣。無衣無食，漂泊各地。他們是些不願了解本階級利益的人，他們自脫離生產勞動以後，靠着乞食生活，遂造成了一種不勞動的寄生心理。他們與奴隸之間，很少相同之點。他們的捲入政治生活，靠富戶恩賜的生活，遂使他們往往情願協同自己的「恩人」去反對奴隸。別方面，他們的苦痛生活，尤其在鄉下，使他們只會騷亂暴動，可是這騷亂暴動不能夠有什麼嚴重的結果。

「講到支配階級，他們是極度的荒淫、奢侈、浪費，完全脫離任何生產勞動，鄙視勞作，說這是奴隸幹的事情，自由人不屑作的。不僅體力勞動，就是指導和研究藝術科學的機能都漸漸地落在奴隸手中，尤其希臘人手中了。這樣，蓄奴社會裏的支配階級，就完全成了一種寄生生物而腐化了。」

第十三節 蓄奴制度的滅亡

我們看到，蓄奴制度，跟牠取而代之的原始共產社會比較起來，把生產力的發展向前推進了一步。蓄奴的生

產，跟原始共產主義的和個人的小生產比較起來，其優點是它能應用大量的低廉的奴隸勞動力，而殘酷的榨取他們，並能夠應用簡單的和一部分複雜的協作了。但是因為蓄奴制度對於奴隸未造成一種提高他們勞動生產率的任何刺激，所以它未能使技術有多麼大的發展。大體上，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蓄奴制度未越過手工業勞動。所以，那蓄奴制度在其限度以內可以向前發展的範圍，是非常有限的。

大蓄奴生產中應用新式的協力勞動，只是爲了盡可能的加強對奴隸的榨取，往後的發展惟有提高生產的技術本身才行。可是蓄奴制度，因其榨取制度本身中所含的矛盾之故，不能走入這一路徑。那蓄奴的榨取在支配階級中培養了一種鄙視一切生產勞動的觀念，以爲生產勞動自由人不值得去幹的，而對於奴隸又未造下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任何刺激。

蓄奴生產方法的發展竟達至這種地步，那時它在生產率很小的奴隸勞動的基礎上面已不能向前發展了。大蓄奴生產日漸無益而有害了。昂格斯說道：

「古代奴隸制度業已衰老。不論在大規模的農業上，或在城市手工場裏，它只耗費勞動而無收入可言了。」

(註)

(註) 家庭奴產及國家的起源 一五一頁。

這種情形的表現，爲羅馬大土地領有的崩潰，奴隸與奴主間，大蓄奴生產與小生產者間，農民與手工業者間階級鬭爭的尖銳化，以及日耳曼人的侵犯羅馬帝國。

大規模的蓄奴領地，分成好多小塊，奴主以一定的條件一塊塊租於小農，這樣小農便由自由的小生產者一變而為附屬的農民——農奴的前驅了。昂格斯說道：

「大將軍時代，羅馬農業的發展，一面在廣大的幅員上擴充了牧畜業和居民的滅亡，別方面又使領地分成好多小塊，租給附屬的農民耕種。這一發展的結果，遂使附屬農民——晚後農奴的前驅佔了優勢，因而也產生了一種居優勢的生產方法，它當中業已孕育了中世紀所流行的生產方法。」〔註〕

（註）昂格斯和考茨基：法律的社會主義。

這樣，蓄奴制度的腹內已成熟着封建關係。

使蓄奴制度崩潰的主要因素為奴隸的革命暴動。

暴動貫通了蓄奴生產方法的全部歷史。有幾次暴動，例如斯巴達卡斯（Spartacus）所率領的暴動捲入了大批的被壓迫者，變成正面的戰爭，搖撼了強盛的羅馬帝國的基礎。奴隸的暴動，往往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以後更與附庸農民的暴動聯合起來。並且他們之間漸漸地一鼻孔出氣，確立了共同的陣線，因為他們在蓄奴生產方法的條件下都是被榨取的。然而不論奴隸階級，也好，不論小生產者階級——農民與手工業者也好，卻都不是那層負新生產方法的階級；他們的暴動帶着自發的無組織的性質，不是也不能夠是領導這一運動向別一路徑前進的力量。

然而奴隸的暴動，卻正是蓄奴制度崩潰和滅亡的主要因素；農民的暴動僅起了附屬的作用。同時，在羅馬帝

國日在瓦解的時候，「野蠻人」（當時希臘人和羅馬人稱呼一切異族俘虜的名稱）——好戰成性的日耳曼部落，也日漸向他進逼。結果，奴隸來源日漸減少。日耳曼人的侵犯羅馬帝國，遇着了羅馬社會大部分人民方面，主要的是奴隸、手工業者、農民，尤其是附屬農民方面的莫大同情。

一民族的征服別一民族，其本身不能產生任何生產方法。它只能加強或阻止某一生產方法——在現場合之下是蓄奴生產方法——中已有的趨勢。日耳曼人的征服羅馬帝國會加速了那封建趨勢的發展，這封建趨勢不論在已瓦解的羅馬帝國的腹內或在日耳曼「馬克」的腹內都已經自行發生和發展起來了。昂格斯說道：

「封建主義並不是由日耳曼以現成的方式移過來的；它的根源是起於征服時期野蠻人的軍事組織，這軍事組織僅在征服以後，受了當地生產力的影響，纔發展而成爲真正的封建制度。」（註）

（註）馬恩文選，第四卷六四頁。

所以，軍隊的組織本身已帶着封建的印跡，並以自己的影響而促進了那在羅馬社會腹內和日耳曼「馬克」腹內業已自行存在的趨勢。奴隸革命和日耳曼人征服羅馬帝國的結果，於是發生了封建的生產方法，而且日益強烈地發展起來了。

不過，蓄奴形式是人類社會發展上一個必要而進步的階段。昂格斯說得好：

「奴隸制度……曾成了那突破舊時公社生活的一切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結果也成了他們衰落的主要原因。惟有奴隸制度方能在農業與工業之間，形成更廣大的勞動分工，因之，使古希臘的文化纔有昌盛的可能。如

果沒有奴隸制度，那末也許沒有希臘的國家，希臘的藝術及科學；沒有奴隸制度，或許也沒有羅馬吧。沒有希臘和羅馬所奠下的基礎，也許不會有今日的歐洲吧。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一切經濟上、政治上、智力上的發展，有這樣一種狀態會作爲前提，即在那狀態之下，奴隸制度正是共同承認的，也是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權利說，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度，或許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註）

（註）波德格，第二編四節。

第十四節 評布爾喬亞的蓄奴社會觀念

布爾喬亞的各宗各派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家，對蓄奴社會形式的問題，曾予以很大的注意，他們在這兒想用各種方法和手段來辯護資本主義。譬如布赫爾（Bucher）就認爲蓄奴制度的特徵是「天定停滯的」家庭經濟，竭力想拿這把資本主義描寫成一種足以無限制地發展自己生產力的經濟制度。」

我們看到，與布赫爾的理論相反的是，蓄奴制度大體上雖爲自然型的經濟，但同時也有很發達（跟原始共產主義比較）的商品貨幣關係，蓄奴社會裏的生產力跟以前的原始共產社會比較起來會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而奠定了往後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

又如別一個有產階級的學者，梅埃爾氏，在蓄奴的生產方法中就發現了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等，證明謂一般說起來，人類社會是週而復始的循環發展着。老實說，照梅氏的觀念，由資本主義還可以重新返至野蠻時期，野

變時期之後又可照樣循環一週。梅氏否認人類社會遞進的發展，想使榨取制度千古不朽，想證明共產主義的不可能，因而想在思想上解除普羅階級的武器。其學說的階級的意義，亦在這裏。

其次，我們曉得，蓄奴的榨取是以超經濟的強制為基礎，資本主義的榨取則是以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基礎，兩者之間根本上有着原則的差別，而梅埃爾則否認了此種差別。

與梅氏的斷言相反，人類的全部發展史肯定地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是循環性的，而是不斷地遞進的。從這一觀點說來，原始共產主義、蓄奴制度、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在歷史上都是使人類走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必要的階段，那共產主義社會現在已在蘇聯建設着。

法西希蒂的學者，以種族理論出發，認為羅馬人種的優秀代表者的滅亡，是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以致羅馬社會的下層階級佔有了文化。據他們的說法，日耳曼人，征服了羅馬帝國以後，創造了新的中世紀文化，纔拯救了社會的進步。我們知道，問題並不在於某一民族的人種上的特性，而是在於經濟發展的法則，因為這經濟發展法則的緣故，蓄奴制度纔衰落滅亡，而讓位於新的社會形式——封建制度。法西希蒂說日耳曼人種是人類的拯救者，其目的在宣傳極端的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並準備戰爭。

社會民主黨在其研究蓄奴社會的方法中也曲解了馬克思的學說，譬如考茨基認為蓄奴社會發展和滅亡的主要因素是在戰爭中。他說道：「歸根結柢，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仍要歸結於取得必要的低廉勞動力的工具——戰爭。希臘的國家史和羅馬史明瞭地告訴說，羅馬文明的高度全依其武力的大小而轉移的。」（註）

考茨基的觀念純粹是機械論的，其出發點不是基於蓄奴生產方法的內部矛盾，而是基於外面的因素，如征服者。我們已經說過，一民族的征服別一民族可成爲加強某一社會經濟中已有的某一趨勢的因素，但不能夠產生新的生產方法。蓄奴制度的腹內既已發生了走向封建關係方面的趨勢，那末征服便促進了這種關係的發展，然而，牠自身卻不能產生封建制度。

在社會民主黨的「科學」裏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抹殺了奴隸暴動所起的那種革命作用。所以，在蘇聯全國集體農場突擊隊開代表大會時，斯達林氏會特別指出了奴隸的革命在推翻蓄奴生產方法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現今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和社會鬭爭尖銳化的條件下，資產階級的學者竭力把奴隸的革命描寫作普羅階級的革命，爲的「依據歷史的經驗」好證明，布爾塞維克派不能夠創造出新的制度，而不過只是使資產階級的文明歸於滅亡罷了。這種把現代普羅革命與古代革命比擬的方法，根本就是無理由的。

普羅革命不是憑藉於以手工業爲基礎的蓄奴制度的技術，而是憑藉於先進的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因爲這先進的資本主義技術和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都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奴隸階級沒有將來，而只是幻想恢復家長氏族制度；領導普羅革命的，不是這奴隸階級，而是先進的、意識了本階級的利益和自己偉大的歷史使命的普羅階級。代替陰謀結社的青小集團的，則是全世界的普羅政黨。代替零散的無組織

奴隸暴動的，則是日在毅然決然展開的世界××革命。最後，現在已有了蘇聯可作為勝利的普羅革命的堅固優的寨。凡此都告訴說，全世界的英勇地反法西斯蒂的勞苦大眾，是不會有也不能夠有古代奴隸的命運的。勞苦大眾將在全世界勝利，粉碎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而確立自己的普羅獨裁制，並根據××××的原則以改造世界。

第三章 封建制度

第十五節 封建榨取方式的一般特徵

「我們業已知道，封建制度的發生是由於蓄奴制度的崩潰。」

「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乃封建榨取的基礎。封建主以地租的形式佔有了直接生產者——農奴的全部剩餘生產品。馬克思說道：

「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不論其名稱如何，其所佔有的自由的剩餘生產品，這兒是那直接佔有全部白作的剩餘勞動的一種正常而主要的方式。土地的私有權形成了佔有的基礎。」（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五七九——五八〇頁。

烏利雅諾夫關於封建榨取的實質，曾下了個典型的評述：

「農奴或勞役的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相同的地方，是在兩者之下勞動者所得的僅為必需勞動的生產品，而把剩餘勞動的生產品則白白地交給那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了。但是農奴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卻有三點：第一，農奴經濟是自然經濟，而資本主義的則為貨幣經濟。第二，在農奴經濟中榨取工具為勞動者的固守於田

地；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者是脫離土地而自由的。地主爲了取得進款（卽剩餘生產品），其田地須有糧有嗣產、農具、牲畜的農民去耕種。這土地、無馬、無家產的農民，是不適於農奴榨取的對象。但是資本家爲了取得進款（利息），自己卻正需要無地、無產的勞動者，這勞動者不得不在自由的勞動市場上去出賣他們的勞動方。第三，分得田產的農民，必須個人依附於地主，因爲他一有田地，若不用強制方法，就到領主那裏去作工了。經濟體系在這兒產生了「超經濟的強制」，農奴制度、法律上的不獨立、毫無權利等等。反之，在「理想」的資本主義之下，在自由的市場上資本家與無產者之間的買賣則完全自由。」（註）

（註）見氏全集第十七卷三二六——三二七頁。

所以，烏利雅諾夫氏在這裏特別側重封建榨取的三個主要特徵：第一，農奴經濟爲自然經濟；第二，封建的農民，爲生產工具與手段的所有者，從地主方面分得必須的土地；第三，封建的農民對地主處於「超經濟的」和法律的附庸地位。

我們業已說過，封建主的佔有封建農民的剩餘生產品，所用的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地租形式。這種地租與資本主義的根本不同。其區別是：資本主義的地租不是別的，而是交給土地所有者的超出平均的利潤的餘額。（註）封建的地租則包括了全部剩餘生產品，甚至必需的生產品的一部份，這生產品封建農民是迫不得已而交給自己的封建主的。

（註）此問題在孫資本主義的地租時還要詳細說明的。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有三個形式：力役地租、物品地租和貨幣地租。

在力役地租之下，農民必須用一部份時間去爲地主工作，給地主耕地；一部分時間則給自己工作。如此，農民在空間和時間上以直接勞動的形式，把自己的剩餘勞動交給他人了。

第二種形式的地租爲物品地租。在物品地租之下，農民全部時間都在分給他的田地上工作，而把自己生產品的一定數目，以地租方式（納貢）交給封建主。從榨取實質的觀點看來，這兒沒有任何變化，所差異者，第一是，物品地租證明了生產力水平的高度發展，一般勞動發展的較高程度；第二是，物品地租須以直接生產者——封建農奴方面有處理本身勞動的莫大自由爲前提；封建農民這裏已經能夠更自由地來處理他的時間，只要交出一定數量的生產品（納貢）給封建主就可以了。

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地租的第三種形式，爲貨幣地租。在貨幣地租之下，那生產者可事先在市場上出賣其若干生產品，向土地所有者拿現錢來交納地租，而不用穀物了。貨幣的地租形式乃是物品地租的變形，這裏封建主所得的不是物品，而是物品的代價罷了。

「貨幣地租形式的發展，須以商業的發展，商品貨幣關係的多少發展，及一般價格的形成爲前提。這種地租已表徵着封建生產方法崩潰的階段，而資本主義的成分已經發展起來了。」馬克思說：「貨幣地租在其以後的發展上不是——中間過渡的形態爲小佃農者——把土地變成自由的農民私有產，便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形態——資本主義的佃農所交納的地租了。」（註）

上邊所說的三種地租，往往彼此混和着；力役地租雜有物品地租，貨幣地租也混雜着上述二種的地租。然而在封建制度發展的各種階段上，主要的作用僅屬於某種一定的地租形式。並且三種形態是依着上述的次序而發展的。

所以，三種地租表現着封建關係發展上的三個階段。

封建的榨取跟蓄奴制度的榨取比較起來，是前進一步的了。假使蓄奴制度的榨取未含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任何刺激，那麼封建的榨取已含有若干可以推動農奴去發展生產的刺激了，雖然那是有限的。

我們知道，農奴是把一部份的時間去給地主作工，但另一部份的時間，則仍給自己勞動。所以，他很關心於以最高度的生產率來利用這一部分工作時間。馬克思說道：

「每週直接生產者本人所處理的其餘各日的生產率是可變的，它在其經驗的過程中必然要發展起來，譬如他新知的要求，生產品市場的擴大，以及使用自己這一部分勞動力的安全性的增加，都成了加強勞動力強度的刺激物。並且不要忘記，這一勞動力的應用絕不限於農業，而且包括農村的家庭工業在內。所以，這兒仍有若干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顯然，這可能性是依多多少少順利的環境以轉移的。」(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五七五頁。

隨着地租的由一種形式而轉向至別一形式，農民也愈益關心於提高他勞動的生產率了。不過這種關心是

很有限的，因為地主的橫暴和其榨取使他（地主）不僅佔有了農奴的全部剩餘生產品，而且佔有了必需的生產品的一部份。然而不論怎樣，連馬克思氏說的一樣，「這裏仍有若干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第十六節 封建社會的發展 封建制度下的城市及商業的作用

從蓄奴制度轉向至封建制度的第一個時期，會使生產力和文化程度一時低落。這是與蓄奴制生產的崩潰有關係的。馬克思說道：「趨於滅亡的羅馬帝國的末一世紀和牠之被野蠻人的征服會毀壞了許多的生產力；田地荒蕪，工業因缺乏銷路而衰落，商業蕭條。」（註）那取奴隸而代之的新興的封建生產方法，不能夠一下子把所有的發展的可能性完全發揮出來。所以封建制度初期尚有經濟自然化和農業化的趨勢。甚至上層人民——封建農奴主的消費，也都比較地貧乏簡陋。新興的經濟體系大半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領主的莊園內，自行紡紗、織造麻毛織物、縫製衣服。那些依靠封建主的農民，竭力以自己的勞力和物品向其封建主納貢。自設有鐵匠、紡織匠、以及其他手工業者。

（註）馬克思文選第四卷十四頁。

凡此都決定了封建經濟在其最初一個發展階段上的幾乎純自然的性質。並且手工業只是農業下的附屬生產。

在封建主本身中間也形成了等級制度：有年長的封建諸侯，有年幼的，又有附屬於封主的家臣等等。按照這

等級制，封建的私有產也分成若干等級。擁有廣大土地的大封主，為最高一級；土地少的則成為前者的附庸，居於下級地位。

封建主與依附於他的農民之間，不斷地發生社會鬭爭。在這一鬭爭的過程中，封建主漸漸地征服了大批農民羣衆。在另一方面，封建主與封建主之間也有鬭爭，其中大封主使小的附庸於自己。

封建關係是隨着勞動分工的增長——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而發展的。馬克思說道：

「一切勞動分工的發展，是由商品的交換而來的。其基礎為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可以撮述為這個對立的運動。」（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二六六頁。

原來手工業與農業是完全聯繫在一起的。後來，封建主莊園內勞動分工的擴大和商品關係的發展，遂使手工業跟農業分離，而產生了流動的手工業。一部份手工業者，經封建主的允許，出外行藝，由這一莊園走至別一莊園，由這一鄉村走至那一鄉村。手工業的發展，遂使它與銷售市場發生密切的聯繫。這種銷售市場為大封建主的莊園，及修道院的莊園，手工業者則一天一天集中於這些比較繁盛的市場。在買賣市場的週圍，遂造成了城市中心。在這些城市中心裏，手工業者獲得了更適於發展自己工藝的條件。城市，最初原為某一封建主私設的，後來隨着本身的發展，它漸漸地脫離了對封建主的依靠，而獲得了好多的特權。逃亡的農奴手工業者，都集中於城市。所

以，中世紀有句諺語說道：「城市裏的空氣，使人民成了自由人。」

「封建城市裏有着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第一是所謂貴族（*Patricians*），包括巨商，高利貸者等等；第二是市民，包括工匠，中小商人等；第三則是學徒，僕役等。」

封建城市裏的小手工業。有着行會組織。同一工藝的手工業者，都加入於一個行會。行會不但干預小手工業者的經濟生活，而且干預他們的個人生活。行會頗像一種等級組織，爲了避免同行競爭起見，行會調劑物價，規定手工業作坊的學徒數目，並規定其生產品的數量與品質。行會並調理師匠與學徒間的關係。手工作坊的內部組織如下：作坊的主人——師匠爲首，其下有學徒兩三個。學徒須經過一定的年期，其長短由行會規定之。學習期滿後，學徒便做師匠，有權另設作坊。實際上行會爲師匠的組織。師匠對學徒有無上的威權。行會的規則，爲了師匠的利益，規定了學徒的勞動條件。行會照例不接受學徒方面的控告。甚至，師匠可以相當的報酬，把學徒轉讓於他人。這種用超經濟的方法管理小手工業生產的嚴格的，甚至往往瑣碎的章程，這種生產內部的等級制度（師匠學徒），以及不許各個作坊的相互自由競爭等，都證明了城市行會手工業的封建性。馬克思說道：

「在……封建社會裏，工業本身，它的組織，以及與它相應的私有形式，多少都有着農業的性質，（社會）或是完全全依附於農業，如在古羅馬是；或是把農業的組織原則移至城市和城市關係中，如中世紀是。」（註）

（註）經濟學批判三二頁。

所以，中世紀的城市是封建生產方法的構成部分，同時，我們看到，它也是封建制度崩潰和資本主義生產關

係發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封建制度時代，大大發展的爲商業。在封建制度的時期，商業重要的是對外的，未深入於封建主莊園的經濟關係以內。貿易的主要對象，多爲由東方和別國輸入奢侈品，例如，珍貴的織物、工具、精製的玉石、香料等等。貿易全由行商經營，此種行商由這地遊歷彼地，去給封建主供給奢侈品。那時的貿易有着很多的困難。隊商行路時須有武力保護，以防禦強盜與封建主的劫略。並且封建主和強盜之間，很難找出什麼分別來，因爲劫奪往往也是封建主的基本職業。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城市與鄉村的分離也日漸加劇，同時商業也逐漸發達起來，而使手工業的生產漸漸地依賴於已。

在封建制度的末期，商業已有很大的發展，貨幣、信用借貸、高利借貸，都大加發展起來了。

雖然城市已與鄉村分離，商品貨幣關係已有很大的發展，但是封建制度跟蓄奴制度一樣，大體上仍是自然經濟。其基礎爲自給自足的生產和基於超經濟的強制的榨取方法。

第十七節 封建制度的崩潰和滅亡 原始的資本積蓄

封建生產方法的發展基礎，爲握有農具的直接生產者的小規模生產與封建大土地領有制間的矛盾。奴隸制度未具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任何刺激，所以只得採用大量的奴隸勞動協作的優點；但是我們業已說過，封建

制度則含有若干足以刺激小生產者去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要素，且以小生產為基礎，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表現為封建主莊園內部勞動分工的增長，農業與小手工業間的勞動分工，而農業與小手工業的分工又促進了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城市與鄉村間的矛盾，在封建制度的發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這矛盾是由封建生產方法的一個基本矛盾——小生產與大土地領有者間的矛盾分離出來的。封建土地領有者，一方面跟農村的小生產者——農奴作鬭爭，而另一方面，又跟城市的小生產者——行會小手工業作鬭爭。有時，也跟那在日益發展的小商品生產的基礎上面生長起來的巨商與高利貸資本作鬭爭。

生產力的發展，使手工業與農業分離，城市與鄉村分離。因之遂產生了商業資本的發展。商業資本在鄉村自然封建關係和城市封建行會制度的崩潰上，日益起着很大的作用。凡此結果，由城市與鄉村的小商品生產中發展了資本主義的生產。

這裏首先來講封建的鄉村裏所發生的一些過程。商品生產的發展，漸漸地使農村的自然封建關係開始解體。封建主開始需要貨幣起來，他爲了弄得現款，就把物品地租改用貨幣交納。這迫使農奴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生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爲的弄些錢向封建主交納地租。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加深了封建主對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依賴性。凡此都推動封建主去加緊榨取農民，並且這榨取的重擔都落在經濟上比較薄弱的農民身上了。同時，改用貨幣納地租，使鄉村中殷實的農民得以發財致富，這又加強了農奴農民當中的分化進程，其中分出一部分上層富農，而大批農民則破家蕩產，變成半無產者。並且破產的貧農受着封建主與富農的雙重壓迫，他們無

方交納貨幣地租，只有落在富農高利貸者的鐵蹄下了。到後來，上層的富農畢竟用錢贖回了自己的封建義務，他們中間遂分出了資本主義的企業家，而貧農則終於破產而無產化了。

在生產力生長的基礎上面發展起來的商品貨幣關係，要求封建主要把他們的封建經濟去適應於市場。這個適應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大部份的地主僅僅加強了榨取農奴的方法（在帝俄就是這樣），他們經營大規模的力役經濟，目的在生產出賣的糧食及其他物品。這，自然，不能停止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但無疑的，卻是這一發展的最大阻礙。因此之故，農民分化的過程，具了非常稽遲因而苦痛的性質。

在英國則發現了封建制度崩潰和鄉村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路徑。日益發展的手工工場，需求大批羊毛，因此把田地改作牧場，頗有利可圖。這遂使英國的封建大地主，用強迫方法去奪取農民的土地。於是大批的農民羣衆，被沒收田產，自居住地驅逐，其田地都改作了牧場。

（封建主大半把田地租給殷實的農民耕種，這種殷實的農民便開辦資本主義的農場，榨取僱庸勞動。

最後，比較不大的一部分封建主，在他的田地上自行經營資本主義的農業，因之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這樣，又產生了鄉村中封建制度的崩潰，而發生了資本主義的關係。

我們看到，行會手工業中也有着同樣的封建制度崩潰和資本主義勃興的過程。基於商品生產的發展而生長的生產力，漸漸地使小手工業者由做定貨進而為市場工作。因市場的擴大，致使小手工業者失掉了與消費者直接來往的可能性。於是為適應這一需要而出現了中間人——商人。商人收買小手工業者的製品，直接轉賣於

消費者。如此，商業資本就插足於手工業者與消費者之間，它開始使手工業者依附於己，並且佔有了他們剩餘生產品的大部份。因生產的增長和商品關係的發展，致使商業資本家更侵入於小手工業生產的過程本身中，而成了手工業的企業家了。小手工業者對商業資本的依賴的增長，商業資本對手工業者榨取的加強，使師匠又去加緊對自己學徒的榨取，如延長學徒期限，起初設法為難學徒升做師匠，以後以至不可能，以及延長工作時間，減低工資——總之，學徒漸處於無產者的地位。同時，曾經阻礙大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任何行會的限制，尤其僱用學徒數目的限制也失卻效用了，由師匠中間，尤其由製造完整貨品而不是半製品的師匠中間，分出了富裕者，他們不大依賴於商業資本，他們擴充自己的企業，一身兼做商人和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大批手工業者，則完全破產了。這樣，我們看到，在城市裏，連在鄉村裏一樣，封建制度也完全崩潰，而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了。

尤其因美洲和通印度的航道的發現，更促進了封建制度崩潰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

新市場的發現，作了促進手工業崩潰和開辦資本主義企業的刺激物。新發見的大陸成了野蠻掠奪和奴役的對象。美洲印第安人還是過着族長氏族制度的生活，對他們的掠奪和榨取，突破了任何限度。事實上，土人大半被屠殺剝滅，而成了奴隸。利用奴隸勞動開辦了植棉場、甘蔗場及其他墾植場；並用課取巨額捐款的方法，以掠奪土人。「拓殖者」利用土人的閉塞愚鈍，極力欺騙他們，拿玩物 and 無用的商品，換取他們的黃金及其他珍貴物品。此種無限制的榨取，曾使殖民地的居民，大半死亡。於是獵取黑人開始了。把他們大批的由非洲運往美洲，賣作奴隸。販賣黑人的貿易，成了謀利事業之一，而達至巨大的發展。

新發見的地方上金銀礦的發見，也是商業資本發財致富的重要源泉。這使冒險的貿易公司作了暴發戶。一方面，貴金屬的流入歐洲，引起了物價的革命。因黃金的源源流入歐洲市場，以致金價跌落，各種物價上漲。而受物價騰漲的苦痛最大的，首推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以及一般城市與鄉村的貧民。凡此都大大地促進了城市和鄉村裏小生產的崩潰過程，而迅速地推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這樣，隨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而發生了生產工具跟直接生產者強制分離的過程。商業資本代表者和新興的工業企業者手中會蓄積了巨量財富，遂得以開辦大規模的工業企業，而大批破家蕩產的小生產者——手工業者與農民則作了新興的工業企業的無產者幹部。我們知道，小規模的商品生產的生產者是各個零散的，他們握有自備的生產工具，以個人的勞動給市場生產交換品。現在從這種小規模的商品生產中竟產生了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在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之下，生產工具與手段都為資本家獨占私有，而生產者本人反變成喪失了私產的「自由」無產者，不得不向資本家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了。

「個別而零散的生產手段則變為社會集中的，因之，大多數人的小財產則變為少數人的巨大財產，廣大民衆的土地，生存手段，勞動工具則被沒收，此種對民衆的悲慘而苛重的沒收，曾構成了資本史的前言。」（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六一二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萌芽的時期，創造資本主義發展條件和使生產工具跟生產者強制分離的時期，叫做原始資本積蓄的時期，此種積蓄，我們知道，對民衆伴着極殘酷的痛苦。馬克思說道，「沒收直接生產者所用的是無

情的汪達爾人的野蠻方法，其主動發條爲極無恥、極卑劣、極可惡、極下賤的貪慾。」(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六一二頁。

這樣，便在瓦解了的封建制度的腹內形成了新的資本主義的結構，這結構經過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成了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形式。

農奴的暴動，在顛覆封建制度上，曾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封建社會的全部發展史上，曾發生過好多次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都會經變成反對支配階級的真正戰爭。

譬如德國於十五世紀末時，曾發生了很大的農民暴動，這次暴動曾經變成偉大的農民戰爭，包攬了全德國。俄國也曾爆發過巨大的農民暴動；拉辛的暴動和蒲加柴夫的暴動。此種暴動，在法國在英國也都有過。凡此暴動，都帶着自發的性質，所以，終不免失敗了。

農民爲一小生產者階級，其目的在使小生產萬世長存。但是農民跟封建制度作鬥爭而爲保存小生產，在客觀上卻起了革命的作用，解體了封建關係，並擴清了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道路。約瑟夫說道：

「農奴的革命，消滅了農奴主，取消了農奴主的權取方式。不過這一革命，卻提出了資本家地主，資本主義和地主的權取方式來代替了他們。換一句話說，是一種權取者被別種權取者取而代之罷了。」(註)

(註)見列寧主義問題，第九版附錄。

並且，在推翻封建制度上，大資產階級曾起了領導的作用，而農民跟破產的手工業者同是追隨於大資產階

級後的。

因此，極應注意的，是那布爾喬亞革命與普羅列塔里亞革命間的區別。烏利雅諾夫曾謂，布爾喬亞革命跟普羅革命的區別，就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尚在推翻封建主的政治統治以前，即形成和發展於舊封建社會的內部；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在普羅列塔里亞於革命中推翻布爾喬亞的統治和取得政治權力以後纔形成發展起來的。

第十八節 評反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制度論

研究封建制度的問題，對現代極爲迫切。在布爾喬亞的歷史學家中間，首先我們就可以找出封建制度的辯護士來，他們過事鋪張封建生產方法，使之理想化。譬如庫特說道：「中世紀使奴隸制度壽終正寢，人人獲得了自由。」庫氏認爲封建制度的第二個功績，便是它把羅馬教皇變成「全世界上極可敬重的機關。」其次，他作了這樣一種結論：「中世紀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唯一的現代社會，這社會自其發生以來，即始終如一，而爲福音的女兒。」

我們知道，封建制度，固然使奴隸制度壽終正寢，但是不僅未給人們以自由，反以封建榨取的方式實施了新的奴隸制度，其本質在前邊業已說過了。至於羅馬教皇的設立，其動機極爲明瞭，不用多贅，因爲，人人都知道，羅馬教皇曾是封建榨取的重要工具。

現代法西斯主義，本發生於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和帝國主義矛盾極端尖銳的時代，它十二分明顯地反映出資本主義腐蝕的趨勢，所以它的視線日漸轉向於中世紀——封建制度了。德國的法西斯蒂，基於德國化的封建制度的發生、發展和本質的觀念，那觀念把封建制度理想化，謂古日耳曼人是優等人種的代表者，他們征服了羅馬帝國，創造了新的封建文化，這文化被現代資產階級的文明所承繼。

據法西斯蒂的封建制度的謳歌者的信心，打破現代矛盾的出路，是在返至封建制度。

譬如與國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史班，謂布爾與普羅間的矛盾，唯有他們加入於一個行會，纔能消除。同史班一樣，吉爾曼想用建立中世紀等級制度的方法來消滅社會鬭爭。他說道：

「那時經濟的生活，比現在更有組織些，宛如現今的卡特爾，但沒有經常的嚴重的爭取新比率制的鬭爭。將來新的組織，一部分的目標和中世紀的行會一樣，在反對經濟的進步，因為新聯合的成立將仍要使全部經濟革命化的。」

勞工階級將來也不會再因經濟的不安定而受痛苦。各個工人都留在他作工的廠裏，甚至在廠中的地位可以世襲的。」

顯然，所有這些想依中世紀行會的模樣把工會和企業家的卡特爾改成行會組織以消滅布爾與普羅間矛盾的幻想，都是反動的烏托邦。

事實上，法西斯蒂謀恢復封建「行會制」的主張，其用意在使工人變成農奴，替現代資產階級所廣用的壟

制勞動辯護。法西斯蒂所宣傳的奴役勞工的封建方法，很明瞭地證明說，布爾喬亞現在已無力用老方法來維持其對勞工階級的支配權了。證明說，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極度的尖銳，要解決它，除非用普羅革命的手段，除非用普羅獨裁制不可。

除這公開的布爾喬亞關於封建制度的觀念外，曲解封建制度的觀點，還有好多。譬如波格達洛夫根據他機械論的觀念，把封建權取存在的原因，歸納於有名的所謂封建主的「組織者的機能」。

「民間的封建主對生產生活有什麼意義呢？——波氏自問自答道——其主要的作用就在於他們是用武力保護他們所屬公社的組織者。他們以力役或納貢方式，佔有農民的剩餘勞動……因此，封建主的經濟，在經濟上頗強於農民的經濟，可以開設社會必要的甚至般實農民也無力舉辦的企業：磨坊、麵包烘製所、道路、橋樑等。在遭遇飢荒、瘟疫及其他天災時，封建主則用自己的存糧並拿款項來維持農民生活，幫助他們渡過難關，自然以後要迫使他們加倍償還的。封建主的權力便建築在這一切上面。」（註）

（註）見經濟科學大綱，四七頁。

至於宗教的封建主，依波氏的意見，乃是「社會經驗的保藏者」——「保管社會的勞動力，」掌理青年的教育，就是說從青年後輩當中為公社造就新人才。」

封建制度和封建主當時雖然在生產力的發展上起了進步的作用，但我們萬不能因此田園式地去描繪封建地主與被他們所榨取的封建農奴間的相互關係。

事實上，開辦磨坊和所謂發生飢荒等時的「救濟」不是別的，只是封建榨取的各種方法而已。別方面，我們看到，封建的榨取不是基於所謂封建主的「組織者的機能」，而是基於暴力，基於超經濟的強制，其基礎便是封建的土地私有權。

此外，波格達洛夫對社會經濟形式本質的理解也很不正確，他把「商業資本主義」簡單的商品經濟，分出而作為「單獨的經濟形式」。我們知道，商業資本不能構成任何獨立的一個經濟形式，因為經濟形式的基礎，則為生產方法，生產方法纔決定與它相應的分配和交換形式。商業資本只能影響於某一生產方法內已有的趨勢的瓦解或發展。同樣，簡單的商品經濟，在各種不同的經濟形式裏我們都可看到的，它從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形式，而僅是未來資本主義的萌芽，資本主義是從簡單商品經濟的發展中長成的。

杜布羅夫斯基當時曾出而反對波格達諾夫的意見，他固然批評波氏，但其實他本人也滑落在波氏的立場上了。他提出了獨特的所謂農奴的經濟形式。據杜氏的意見，農奴經濟形式的特性為力役的地租，封建經濟形式的特性為物品地租與勞役制。

杜氏這樣把兩種地租形態的差別作為區分經濟形式的基礎，是犯了莫大的曲解馬克思學說的錯誤。從兩種不同的地租形態中絕不可作出兩種不同的經濟形式的結論來。經濟形式絕不是受地租的形態所決定的，並且馬克思處處側重的說，由一種地租形態轉向至別一種地租形態時，封建榨取的本質，並未變更。所以，我們不可說，農奴制度便是一種獨立的社會經濟形式。農奴制度，就其本質講，還是同一的封建生產方法。烏利雅諾夫他

就把「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度」兩術語當作一個意義用的。「農奴制度」一語，有時用作表示那封建制度的一階段，其時商品關係業已發展起來，因商品關係的發展而發生了更殘酷的榨取方式。例如，撲克羅夫斯基（蘇聯有名的歷史學家——譯者）便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字眼的。昂格斯亦然。

有些歷史學家，把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算作一獨立的經濟形式。這亞細亞生產方法會盛行於好些古代東方的專制國家，如埃及、亞西利亞、巴比倫等。

無疑的，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有異於歐洲封建制度的若干特色。譬如，在亞細亞生產方法統治之下，土地為國有，支配階級用國家來佔有剩餘生產品。凡此，自然，都給了亞細亞生產方法以若干特有的特徵。亞細亞生產方法可說是封建制度在東方專制國家裏的變體。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亞細亞生產方法便是一種獨特的社會經濟形式。封建制度的基礎，為支配階級對土地的私有權和用超經濟的強制方法以佔有生產工具所有者的剩餘生產品，其所特有的勞動力跟生產工具結合的方法，在亞細亞生產方法之下也是有的。亞細亞的專制國家，從附庸的農民身上所課取的稅捐，本質上，不是別的，只是相當於地稅的一般剩餘勞動形態而已。

研究封建制度，從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史的觀點說來，對我們有莫大的實際的意義，推翻資本主義已成了全世界勞苦大眾的最迫切的任務。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確立，並非表示說封建農奴關係的完全消滅。我們知道，封建地主也曾改良自己的封建經濟，以適應於新的資本主義的關係，力謀保存農奴榨取的基礎。結果，好些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落後的，迄今還保存下了封建農奴關係的殘餘。革命前的帝俄，尤其如此。此

種封建農奴關係，在帝俄直存在到一九一七年，纔被普羅革命掃除。不過在這一關係上，帝俄並不是例外。在西班牙、在葡萄牙、在波蘭、在匈牙利、在巴爾幹諸國，都有着很大的封建關係的殘餘。在這些國家裏，反封建殘餘的鬥爭，對普羅革命的開展上實有莫大的意義。並且其中那些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度裏，革命運動一開始便是勞苦大眾的革命，將要順便掃清封建的殘餘。其餘的國度裏，革命運動開始時還是布爾喬亞德謨先拉西的（即反對封建制度的），然後纔轉變為普羅革命。最後，還有些附屬的殖民地國家，中世紀封建的關係尚佔着優勝。屬於此等國家以內的，首先是印度和中國。外國帝國主義者征服了此等國家，便利用牠們國內的封建勢力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此等國家裏，工農消滅封建關係，實行土地革命的鬥爭，跟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中領導着的鬥爭，相互錯綜着，密切地聯繫在一起。此等國家的勞苦大眾，在反封建制度和反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中領導着農民前進，因而便保證了由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革命轉向（隨着勞苦大眾的力量與組織性以轉移）至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第十九節 簡單的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

在研究封建制度崩潰的過程時，我們會看到，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小商品生產中，經過它的分化，而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有着好些獨有的特徵，而別於產生它的小商品生產。在簡單的商品經濟裏，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是屬於生產者本人所有的，他們以個人的勞動，產生商品，交換他們生存和繼續生產所必要的

別種物品。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生產工具則跟生產者分離，而為資本家私人所有，工人係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與資本家，而被後者榨取。

除了這些非常重要的質上的差別以外，簡單的商品經濟則跟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一模一樣的，因為牠們同以生產工具的私人所有為基礎的。約瑟夫說道：

「自然，小農的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但其基礎則與資本主義的經濟一模一樣，因為同是憑藉於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的。」

簡單的商品生產，乃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烏利雅諾夫的話說，「小生產經常地，逐日逐時都在自發地而且大規模地滋生着資本主義和布爾喬亞。」

簡單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相互關係的正確理解，不但對理解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腹內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有莫大的意義，而且對正確的理解小商品生產者在現今社會鬭爭中的地位也有很大的意義。

現今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着千百萬的小商品生產者，尤其是農民。在推翻布爾喬亞的政權以後，小商品經濟即在普羅獨裁制之下也還要保存若干時。

就其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講，小商品生產者是雙層的；一方面，他是個勞動者，被資本家——廠主、商人、高利貸者、封建地主所榨取；別方面，他又是有個私產者，力謀做富翁、做資本家，顯露着商品資本主義的趨勢。

因小生產本身特性的原故，因其零小的原故，以致小生產者無力起演獨立的作用，因其雙層地位的原故，而

動搖於布爾喬亞與普羅之間。普羅的任務，就在以巧妙的政策吸引小生產者於自己方面，作爲自己的後備軍。同盟軍。在取得政權以後，普羅可用巧妙領導的手段，去消弭小生產者的商品資本主義的趨勢，可利用小生產者的別一方面——勞動者，經過集體化，去改造小生產而爲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托洛茨基派便不了解小商品生產者的二重性，他們把小商品生產跟資本主義生產視爲一個東西，只看到了小商品生產者的商品資本主義的趨勢，並以此出發，而否定了工農的攜手和在普羅領導之下社會主義的改造小農生產的可能。托洛茨基派，他們不相信農民有革命的可能性，不相信普羅有領導農民的能力，他們否定了蘇聯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

右傾機會主義者（即哈林派）則否定了小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一體性；他們看見小商品生產者只是個勞動者，卻沒有看見他們的商品資本主義的趨勢，因而此派主張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尤其農民集體化運動的「自然流動」理論，富農進化爲社會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在事實上，無異主張回復資本主義，因而亦即是說，無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

蘇聯當局會正確的把握着小商品生產的二重性，擊敗了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獲得了大多數農戶的集體化，把蘇聯變成了一個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農業。現在他們正在組織上經濟上力謀鞏固集體農場，改善集體農民的生活，使之富裕。

簡單的商品經濟在歷史上既先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爲它的滋生地，小商品生產者的被沒收既爲資本主

義發生的必要前提，那末，我們要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就先從簡單的商品經濟來開始吧。

第二篇 商品

第四章 商品及其二重性 勞動爲價值的基礎 創造價值的勞

動之特徵

第二十節 商品乃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和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

出發點

小商品生產和交換，在資本主義發展以前，就早已存在的了。

城市裏手工業小商品生產的生長，商業的發展，手工業者的分化，農民的破產，財富的集中於少數人手腕，在在都使小商品生產轉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

商品生產，在此以前，僅帶着不大發展的萌芽的性質，到現在隨着資本主義的發生，竟成了普遍的生產方式了。

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生產品，照例都不是爲了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的，而是爲了交換而生產的，換一句話說，都是商品。不僅勞動的生產品變成了商品，好像在單純的商品經濟中那樣，而且勞動也變成商品了。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商品的生產佔着統治地位。用馬克思的話說，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財富的

基本形態；它是「經濟的細胞」換一句話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胚種。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以資本家榨取勞工為基礎的，它充滿着極深刻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使它滅亡。這種矛盾，在各個商品中就已經種下了萌芽，在小商品生產中，即已經發芽。商品生產的發展，它的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便表示這些矛盾的生長與發展。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便是在證明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及滅亡的法則，說明那使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和滅亡的矛盾。

我們要抱着這個目的，去研究商品和單純商品生產的矛盾，探討這些矛盾往後在單純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中的生長與發展，與夫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要從研究商品開始的。

第二十一節 商品的二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 勞動乃價值的基礎

商品的基本特色是什麼呢？「商品，第一是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東西；第二又是可以跟別物交換的東

西。」（註）

（註）見列寧文集，第十八卷一五頁。

在滿足人的需要上，物品對人既然有某種益處，所以，我們說它是一種使用價值。譬如麵包就是一種使用價值，因為它是能夠充飢的，麻布也是使用價值，因為用它可以製衣服的，餘此類推。

同一東西，人們可有各種不同的用法。例如麻布，可用以製衣，又可用作製袋、製帆的材料等；糧食可用作食料，又可用作製酒的原料等等。

人類的需要，是隨着他們社會生產和社會關係的發展而變化的。人在對象中可以發見某種新的以前不曉得的本性來，這本性能使那對象用於新的用途。譬如啤酒，以前主要的是用作飲料的，現在可用於工藝和化學，作爲許多物品的溶解劑；又可用於醫藥，作爲消毒劑等等。

所以，人類在自己發展的各種階段上，用馬克思的話說，都有「具體的使用價值」與之對立着，「那是怎樣的使用價值，全依社會發展進程的程度以轉移的。」（註）

（註）馬克思文庫第五冊，三九八頁。

無論那一種生產產品，假使它沒有使用價值，假使它就其本性講，對人無甚用處，不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它便不能夠成爲商品。「是使用價值，乃商品的必要條件。」（註）

（註）政治經濟學批判四七頁。

但是不能說，凡具有使用價值的任何生產產品，同時都是商品。例如，自然性的農民經濟中爲了滿足自己家庭的消費而創造的生產產品，就不是商品。要使生產產品成爲商品，人們「不僅簡單單單地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爲了他人生產使用價值，社會的使用價值。」（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六頁。

而且不是對他人具有使用價值的一切生產品，都是商品，而只是爲了交換而生產的這種生產品，纔是商品。譬如在封建社會裏，農民所生產的一部分糧食，會以納貢的方式交給地主，因而對地主說是一種使用價值；但是糧食還沒有因此就成了商品。在共產主義的社會裏，將來一切生產品對全體社會都是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要能夠成爲商品，生產品對誰有使用價值就須把它經過交換轉交給那人手中。」（註）一種商品跟別種商品交換，有着一定數量的比例。假定，十公斤裸麥，可換得五公升火油或四公尺印花布。商品與商品交換的某種比例，便是商品的交換價值。

所以，在商品經濟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的承擔者。

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受什麼決定的呢？驟然看起來，各種商品的比例，它們的交換價值，是一種表面的、偶然的：今日某種商品，可以一種比例跟別種商品交換，明日又可以別種比例跟第三種商品交換等等。然而我們若把交換行爲一留心，便可明白交換的比例，只是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偶然的。其實不然，各個商品既以一定的比例彼此交換，那還是說，商品在交換價值上彼此相等，它們有一種共同的可使它們相等互換的東西在。

一切商品的使用價值，不能作爲它們的共同基礎，因爲在交換過程中彼此相等交換的商品，都有着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商品交換價值的共同基礎，是它們的價值，即體現商品生產者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勞動的價值。

在商品經濟裏，各種商品，是由各個私有者生產的，每個企業主，握有私人對生產工具和手段及勞動生產品的私有權，都可依據個人的興味去擴充或縮減生產。商品經濟中所生產的東西，用馬克思的話說，首先是一種彼

此無關的「私人工作」的生產品。

不過此種「私人工作」，在事實上，並不是彼此完全分開的。在商品經濟裏，各個私有者都包括在一個整體的社會分工的體系以內；因而各個生產者的勞動，是商品經濟的整體的社會勞動的一分子。

事實上，拿製皮鞋的企業來說吧，就外表上看，其主人不論是如何獨立的，但他仍需要其他工廠的勞動生產品，如出造皮鞋原料，製鞋用具，釘子等廠。此外，皮鞋廠主還要購買麵包於麵包匠，作衣服於裁縫。

每個企業，在製造某種商品上，所以能夠專門化者，只是因為與它們並存的尚有製造其他商品的其他各種企業在，各企業之間尚有分工在。

各種工作，隨着商品生產的發展，其社會性也一天天益顯著，那時每種生產品中所體現的，照例已不是一個人的勞動，而是參與製造它的好多人衆的勞動了。譬如鞋匠所作的皮鞋中所體現的，不僅是鞋匠本人的勞動，而且還有皮匠、釘匠等等的勞動。

總之，在商品經濟裏，每個商品生產者的私人工作，同時，則爲整體的社會勞動的一分子，因為各個私有者都是依據分工，彼此一個給一個工作，自己的勞動經常地由一部門而流入彼部門，在本質上（他的獨立性與孤立性是不管的）構成一個整體的商品經濟。

某一商品中所體現的商品生產者（該商品「代表」他們出現於市場）的特殊的社會勞動，便構成商品的價值，以別於它的使用價值。

所以，我們看到，商品是二重的，它同時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兩者。

第二十二節 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

商品既有二重性，則創造商品的勞動也是二重的了。

每種商品，在商品經濟中，首先是一種私人勞動的生產品，因為它是私人的企業所生產的。各種商品生產者，既都是製造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則他們每人的私人勞動便有一種獨特的形態。鞋匠製作一雙皮鞋，其動作自然與木匠作一把椅子不同。鞋匠是用錐、鉋等工作；木匠則用鋸、鉋工作。他們所加工的原料，所發生的運動也是各不相同的。

每個生產者的勞動，因為它是創造獨特的使用價值的，所以馬克思把它叫做具體勞動。但是每個生產者的勞動，不只是獨特的具體勞動。各個商品，不僅有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而且有他們共同的價值。所以，商品生產者的勞動，不僅各不相同，而且是同等均一的。烏利雅諾夫關於這說道：

「每日的經驗告訴我們，千千萬萬的這種交換，經常地把一切各種各樣的、彼此不相等的使用價值，弄得彼此相等起來。這些各種不同的在一定的社會關係體系下而經常地彼此趨於相等的東西之間有什麼共同的地方呢？它們之間共同點，就是同為勞動的生產品。人們在交換生產品時，使各種各樣的勞動都相等起來。商品生產，是一種社會關係體系，在這體系之下，各個生產者創造各種各樣的生產品，這些生產品在交換時則彼此趨於

相等。所以，那一切商品中的共同點，既不是一定生產部門的具體勞動，也不是一種的勞動，而是抽象的人類勞動，一般的人類勞動。某一社會的全部勞動（表現於一切商品價值的總和）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註）

（註）列寧文集第十八卷一六頁。

所以，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由商品生產者的具體勞動所創造的；而商品的價值則是一般的勞動，抽象的勞動所創造的。

在商品經濟裏，各個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其聯繫與相互關係，只能在抽象勞動的方式上，人類勞動力量簡單消耗的方式上表現出來。

在比較各個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時，我們看到，他們的共同點為肌肉、神經等的消耗。所以，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只能在各種勞動相等——「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上的消耗」（馬克思語）的方式上表現出來。

不過，各種勞動的生理學上的相等，不僅在商品經濟中，就是在其他任何經濟中也是有的，因為凡從事各種工作的地方，人們都要消耗自己的肌肉、神經等的。在自然性的農民經濟裏，男子耕地，女子織布；因而不論男子或女子的勞動，在生理學上有着好多共同之點。不過，生理學上的相等，還未把農夫農婦的勞動變成一種整體的抽象勞動。

在事實上，在自然性的經濟中，人們生產物品，目的在直接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因而這兒主要的是一種具體的勞動；在農民的家庭裏，每個勞動者都有他所擔任的某一工作（耕田、收穫、紡線等）的意義；農民勞動對封

建主的所以重要，正因為它是創造「老爺」所需要的一定物品的具體勞動。

「拿中世紀的力役或貢稅來說吧。這兒是各人一定的自然性的工作構成了社會的聯繫，而不是勞動的共同性。」（註）

（註）政治經濟學批判例五二頁。

又拿社會主義的經濟來說吧，這兒各個勞動者的勞動的社會性，直接表現在他所擔任的那獨特的具體勞動形態上面，社會委給他執行的那獨特的機能上面。

所以，不論在農民的自然經濟中，或在社會主義的經濟中，人們的社會勞動，直接表現於具體勞動的形態。這兒人們不需要把各種具體勞動彼此相等起來，表現出它們的社會性。因而這兒既沒有勞動的二重性，也沒有抽象的勞動。

在商品生產中，勞動直接表現為一種私人的勞動，勞動的社會性隱秘不見。生產者勞動的隱秘的社會性，這兒僅表現在各個具體勞動的相等上面，就是說僅表現在抽象勞動上面，勞動生產品的價值上面。

所以，抽象勞動，是一種獨特的社會勞動，只為商品生產所特有。

商品經濟所特有的是「一定勞動的無差別」（馬克思語）這無差別的表現，就在每個商品生產者，若其具體勞動無益，而願製造別的使用價值時，即可改而從事別種勞動。假如鞋匠十二小時勞動的生產品，其在市場上的價值，低於麵包匠十二小時勞動的生產品時，則皮鞋事業定必縮減；一部分鞋匠，丟掉自己的事業，改作麵

包匠了。一切開始找事的人，也都寧願學做麵包匠，而不願當鞋匠。所以，各類勞動在商品經濟中的統一性，換一句話說，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的存在，並不是抽象或觀念的產物，如唯心派和機械派所說者，而是現實本身的客觀事實。

在商品經濟裏，用馬克思的話說，勞動「不但在範疇上，就是在現實上，也成了創造一般財富的手段，而消失了跟一定個人的特殊聯繫。」（註）人們對一定勞動的無差別，便是此種情形的結果。

（註）政治經濟學批判三〇頁。

顯然，商品生產者的勞動，在其特殊的布爾喬亞的方式上暴露而為抽象的——社會的勞動時，同時還不失為具體的勞動——勞動力具體的便宜的消耗形態；所以，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二重性的：既是抽象的，同時又是具體的。

第二十三節 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

在社會生產的過程中，我們遇到的，不僅有各種不同的具體勞動形態，而且還有不需要任何學習的簡單勞動和需要相當造就的複雜勞動的區別。

可否說，這兩種勞動，在同一時間內所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呢？一個苦力每小時的生產品，在價值上，是否等於一個金銀匠旋工或一個作家每小時的生產品呢？

要做一個金屬盤旋工，不僅要耗費學習者本人方面的勞動，而且要耗費教他的那人方面的勞動。熟練工人學習時所耗費的勞動，也包括在那體現於他所創造的商品中的社會勞動裏面。所以，不需要學習的勞動者的生產品的價值，則低於熟練工人在同一時間內所創造的生產品的價值。

茲拿每小時的簡單勞動作為測量單位。在測量金屬盤旋工的勞動時，假定他由二十萬至四十五萬這二十五年間，以一個頗有訓練的盤旋工而工作，再假定他預先學習時間費了四年光陰，在這四年之間，師傅為了訓練他這位年青的學徒，把自己的勞動時間也花費了四分之一。共計用於學習的時間為五年。這樣，那盤旋工二十五年的勞動，竟有五年的學習時間；計一年的勞動，有五分之一一年的學習。顯然，盤旋工作工時所創造的價值，要比一個苦力在同一時間內所創造的生產品的價值多五分之一。換一句話說，一小時的複雜勞動等於一時又五分之一一的簡單勞動。(註)

(註)我們在這兒比較盤旋工與苦力勞動的意義，是就他們勞動的生產品的價值而言，我們就盤旋工每小時勞動的生產品的價值大於苦力每小時勞動的生產品的價值者，因為盤旋工的勞動是複雜的，苦力的勞動是簡單的。

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盤旋工和苦力同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其勞動生產品，不是為他們本人所有，而交給主人了。這兒須把工人投於他們所創造的生產品中的勞動，跟他們賣給資本家的勞動，分別清楚。盤旋工一天內所作出的車軸，其所有的價值，要比苦力在一天內所作出的物品大一倍又五分之一；但盤旋工所得的工資，也許比苦力的工資，不止大一倍又五分之一，而要大一倍半至兩倍。為什麼如此，在講剩餘價值和工資時，便可明白的。這兒我們僅指出這種情形，為的讀者不要把勞動與勞動力的兩個概念混淆起來。

把複雜勞動折算爲簡單勞動，叫做還元法（Reduction）。「經驗告訴說，這種折算經常地在進行着，某商品也許是極複雜的勞動的生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相等於簡單勞動的生產品……各種勞動折算爲簡單勞動——測量單位的那些各種不同的比例，是由生產者背後的社會過程所確立的，因而在表面上好似一種永久確定的習慣。」（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九頁。

第二十四節 個體的勞動與社會必要的勞動 社會勞動的生產率與價值

我們看到，在商品經濟裏，人們的社會勞動表現而爲一種特殊的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在創造着商品的價值。製造某一商品所需要的時間越多，則其價值越大。

然而這個結論，需要加以詳細的說明。

因着勞動者技巧與努力的不同，又因着他們勞動條件如機器品質、材料等等的不同，同一商品，其製造所需的時間，也各各不同。

這是否說，各個工作者製造同一商品所費的時間不同，則這些商品的價值也隨之而各各相異呢？這是否說，工作者越懶，或者機器越壞，則其所製造的商品的價值也越大呢？

自然，不是的。

每件商品，是以整體的社會勞動的代表者而出現的，這整體的社會勞動，即係全社會爲了製造所有該種商品所費者。

「市場上所有的麻布，儼如一件商品，其每片只是這一種商品的相適應的一部分。事實上，每尺的價值，只是同種的人類勞動之同一的社會特定數量之物質化（即體現的意思）」（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六〇頁。

所以，每件同一的商品，在市場上有着同一的價值。

一切商品的總價值，不是依照各廠所費的個體勞動來確定的，也不是依照最高的或最低的個體勞動來確定的，而是依照平均的社會必要的勞動來確定的。

在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該社會所均有的勞動技巧和強度的水平下，製造某一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數量，叫做社會必要的勞動。

所以，在勞動生產率低於該社會正常的共同的勞動生產率的工廠裏，其個體的勞動高於商品的社會價值；反之，在勞動生產率高於共同的勞動生產率的工廠裏，其個體的勞動低於社會價值。

社會必要的勞動和用以測量它的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我們業已說過，取決於該社會裏商品生產的條件，取決於社會勞動的生產率。但是，彼此無關的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商品的時候，則無法自覺地去計算社會必要的時間。

甚至假定各個商品生產者，譬如一個爲出賣而種裸麥的農民，他知道他生產一公斤裸麥個人會費了多少勞動；但是這還沒有給他以決定社會必要勞動的可能，因爲還應知道，全社會爲了生產裸麥會費了多少勞動，這在自發而零散的商品生產下是沒有可能的。

問題更弄得複雜的是，商品普通是好多勞動者工作的生產品，其中每人都商品價值中各有一份兒。

所以，「社會的勞動時間，所謂隱藏於此種商品之中。」（註）僅在生產完竣而商品投入市場以後，勞動的在以前隱密的社會性纔顯露出來，而暴露了一種社會必要的時間，這社會必要的時間，事實上是交換以前在生產過程中就已經決定了的。

生產某一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的時間，並非是永久不變的。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生長，社會必要的時間，不可避免地也要發生變化。

假定有一個商品生產者（假定是一個織襪匠），實施某種技術上的改良，將勞動生產率提高，而減低了製造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個體勞動。當這種改良只是他一人利用的時候，這在社會必要的勞動上並未反映出來，因爲他的企業，在全部製襪生產中的比重比較不大，他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沒有使社會勞動的生產率發生變化之故。

我們知道，襪子在市場上據以出賣的社會價值，是受社會必要的勞動決定的，假使這位織襪匠的個體勞動低於那社會必要的勞動的時候，則新式技術的採用對他是很有利的。襪子個體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全部差額，統

統落在他的錢袋裏了。這也是商品資本主義經濟裏各個企業家竭力採用新式技術和盡可能地隱密他們所施行的改良而不讓別廠利用的原因之一。但是到新式技術被其他企業一律採用的時候，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便隨之而改變。那時不僅應用新式技術的企業中的個體勞動時間減少起來，就是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也減少起來，因而商品的價值也跌落了。

顯然，此後各個企業，將都力謀採用更新的技术。假使某人又獲成功，則他在若干時間內又可獲得若干的利潤，因為他企業內的個體勞動必然又低於社會必要的勞動，不過仍只到這新式技術普遍流行時為止。

在轉向至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自發的提高和商品價值的減低，更其加強；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經濟裏，技術的進步，比在簡單的商品經濟裏快的多了。

事實上，在轉向至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時候，社會勞動的生產率纔開始很迅速的提高，商品的價值纔開始減低。

這樣，我們看到，商品經濟的生產力，是基於價值法則而自發的發展的。所謂價值法則者，即商品生產運動的法則，它的生產力發展的法則之謂。

至於詳情，俟後再說。

這兒再說幾句，藉作結束。所謂社會必要勞動者，處處是指社會必要的抽象勞動數量而言。社會必要勞動和抽象勞動，並不是兩種不同的勞動：抽象勞動，即商品生產者的特殊地社會勞動，在數量上是由社會必要的時間

測量的。

第二十五節 結語 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乃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

盾 商品的內在矛盾乃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的表現

商品的與創造它的勞動的二重性，乃商品生產的深遠矛盾的表現，這種生產的基本矛盾又是商品生產者私人勞動與其社會性間的矛盾的表現。

我們知道，在商品經濟裏，商品是在私人企業裏生產的，在私人企業中，生產工具與勞動生產品，均為廠主私人所有。商品生產者在私人企業中工作，並不跟在其他企業裏作工的別的生產者取一致的行動。雖然他依賴於別的生產者，雖然他的勞動最初即帶着社會性，可是他與其他生產者分離而獨自生產，他的勞動在全部社會勞動體系中佔着什麼地位，他不能預先知道。所以，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他的商品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的生產品。商品生產者私人勞動的社會性仍是隱密的，直到生產品進入市場而與別物交換為止。在市場上，各種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生產品一經比較，才顯露了以前所隱密者，即發現可交換的商品，亦即具有各種使用價值而為各種具體勞動所創造的商品，其中體現着相同的抽象勞動數量，而具有相同的價值。這時，在市場上纔顯露了每個生產者私人勞動在社會勞動中的地位。

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為商品生產所特有，它已表現在每件商品的二重性之中。我們知道，每件商品

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它是用以滿足某種需要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表現於該商品特有的物質的本性中，特有的自然的形態中。各種商品都具有各種物質的本性和各種使用的價值。然而，商品不只是消費的對象，而且是價值的承擔者。不論各個商品的使用價值如何不同，但其價值都是一樣的。並且，價值跟使用價值不同，它是依賴於商品的物質的本性，而是表現創造該商品的人衆的社會勞動。馬克思說道，「你可以任意撫摩每件商品，可以任意觀看，然而它的價值你却不可捉摸的。」（註）所以，商品的價值，則是別於它的使用價值的一種東西。但同時，沒有使用價值，價值便不能存在。假使一件生產品沒有使用價值，假使創造它的勞動不是有益的勞動，那末該生產品就不能夠成爲商品而具有價值了。此外，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惟有生產者的私人勞動，體現於具有一定使用價值的一定商品時，則它的社會性才能表現出來。

（註）資本論第一卷十一頁。

所以，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一體的，同時又是矛盾的；這種矛盾表現了商品經濟裏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

在生產商品的人看來，商品不是使用價值；對他，商品只是一種價值的承擔者，跟別物交換的工具，在他未賣掉自己的商品以前，未跟別的商品交換以前，該商品的使用價值是不能夠顯露出來的。

但是一種商品與別種商品交換，不僅顯露了該商品的使用價值，而且顯露了它的價值；而在交換以前，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的社會性是隱密的，商品的價值是未顯露出來的。

所以，商品雖然在交換以前，已有使它可成爲使用價值的本性，已具有價值，但在未賣掉的時候，它的價值與使用價值，卻好似相互對立而不能聯合起來；這個私有者是爲了商品的價值而生產它，把它視作交換的工具；但對別個私有者，這商品卻須是使用價值。

商品的交換，暴露了商品的價值和它的使用價值。暴露了它們的統一性與矛盾性，它顯露了各個「私人工作」的從前隱密的社會性；並揭開了各個商品生產者私人勞動與其社會性間的矛盾。

各個商品生產者既都常常是盲目的在生產，不知道他們所生產的那商品將在市場上出現多少，又不知道他可以找到多少消費者，所以在商品經濟裏，所生產的商品沒有銷路，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這種事，是不可避免的。

這在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時期，尤其尖銳而困難，那時，一方面商品堆積如山，找不到銷路；別方面廣大的勞動羣衆卻飢寒交迫，沒有必要的生活資料。

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乃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發展，使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也隨之而發展和尖銳化；同時，並使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也益形發展和加深起來。

各個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內在矛盾，在這裏是採取了商品與商品間的外部矛盾的形態。
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問題吧。

第五章 價值的諸形態

第二十六節 價值的實體及其表現 關於價值形態的一般概念

抽象勞動，體現在一定的商品中，而構成了這商品的基礎或實體。所以，價值是一種體現於商品的抽象勞動。價值的大小，是由社會必要的時間來測量的。

商品的價值是怎樣暴露的呢？

商品經濟，是由好多私人企業構成的，這種私人企業的行動，彼此並不一致。所以，商品經濟裏，計算體現於商品中的社會勞動數量的機關是不能夠有的。各個商品生產者，各自工作，也不能夠計算體現在他商品中的社會勞動的份兒。

當商品尚未進入交換和在市場上未與別的商品相遇的時候，體現於該商品中的社會勞動和它的價值，仍然好似是隱密的。

所以，在商品經濟中，商品的價值，是依體現於它的抽象勞動的數量以轉移的，它不能夠直接以生產該商品所費的幾時幾分表現出來。一種商品的價值，只有經過與其他一定數量的商品比較後，纔能表現出來。

一種商品經別種商品以表現自己的價值，叫做價值的形態，或交換價值。

所以，這兒有三種區別：第一是抽象勞動，它是構成價值的內容的；第二為價值，它是體現於商品中的抽象勞動；第三為價值的表現形態——各種商品相互間的比較。

價值與價值的表現形態是有差別的，因為體現於商品中的抽象勞動和一種商品對別種商品的關係，並不是同一的。不過同時，價值與其形態是一體的，因為它們是價值的一物兩面：其中一面（價值的形態）僅係別一面的顯露。假使商品中未體現有抽象勞動，換一句話說，假使沒有價值的話，則商品便不能夠交換，價值的表現形態也就沒有了。

總之，價值與它的表現形態則構成一整體，不過這整體是矛盾的，因為價值乃物化的勞動，它是用各物的比例而表現的。

第二十七節 價值的單純形態或偶然形態 價值的相對形態與價值的等

價形態

價值形態是隨着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而變化而發展的。

我們業已知道，交換在原始共產社會裏，即已萌芽。各個公社所生產的物品除滿足自己內部的需要以外，尚或已有剩餘，有時即拿去與人交換。

與這種交換的第一階段相應的，是這樣一種價值形態，就是一種商品是跟別種商品相比較以表現它的價值。這種價值形態，叫做簡單的或偶然的形態。

隨着公社之由偶然的交換剩餘品而轉至生產專為交換而用的物品，隨着往後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價值的形態遂具了更複雜的性質，反映着商品生產矛盾的日漸加深。在發達的商品經濟裏，具有種種使用價值的無數商品是由貨幣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的。價值的貨幣形態，乃價值的最發展的形態。要明白它，非從其他的價值形態中，自價值的單純的或偶然的形態（在它之中即已經奠下了一切價值形態的基本矛盾）起，去探討它的起源與發展不可。因此，我們現在就來考察價值的單純形態吧。

價值的單純形態，可用下列方程式以表示之：

10 公斤裸麥 = 1 公尺麻布

這個方程式中的兩種商品，是兩個相互決定的要素，同時又是同一的價值表現的兩極——兩對立的極端。一種商品——裸麥——把自己的價值表現於別一商品中。別一商品——麻布——則表現裸麥的價值。它好似一架鏡子，裸麥反映在它上面，而決定了自身的價值。第一種商品，即經別種商品以表現自己價值的商品，是處於價值的相對形態中；第二種商品，即為第一種商品的等價的商品，則處於價值的等價形態中。

處於相對形態中的商品，有其獨特的使用價值，那使用價值同時又是它價值的承擔者，體現於該商品中的抽象勞動的承擔者。

不過創造商品的勞動，其直接的表現爲一種私人勞動。這勞動的社會性是隱密的。

爲了顯露自身的價值起見，一種商品，須藉助於別一商品的使用價值。這使用價值則異於它自身的使用價值。因此遂發生了價值的等價形態的第一個特徵——特種的使用價值，或用馬克思的話說，等價物的特種的「天然外觀」乃商品的對立本性——即價值，而且是別一商品的價值——的表現形態。

當一種商品的價值由別一商品的使用價值來表現的時候，也許會認爲，別一商品所以能夠表現前一商品的價值者，全由於它的獨特的物化的本性的原故。也許會認爲，譬如麻布的獨特的物化的本性，遂給了它以表現裸麥價值的能力。但是我們要曉得，價值不是取決於商品的物化的本性，而是取決於在它們中所體現的社會勞動。相互交換的商品，其「天然外觀」的差異本身，對於暴露那它們之中所有的共同點，是很必要的。事實上，我們看到，十公斤裸麥和一公尺麻布，它們同是商品，而構成了價值的相對形態與等價形態，彼此相等。裸麥的價值所以能夠用麻布測量者，只是因爲麻布連裸麥一樣，也有價值，不論生產那一商品，都費了相等的抽象的人的勞動。

商品可以相互交換的本性，便證明了它們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生產的。不過價值本身要能表現出來，須經過有着各種「天然外觀」的商品之比較才行。

所以結果是，人們在商品經濟中的社會聯繫，由各個商品的使用價值的差別而顯露出來。這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發生自商品經濟裏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中，即勞動的社會性，當一種商品與別一商品未比較時，在這兒仍是隱密的那個矛盾中。

總之，等價物的獨特的使用價值變成了商品價值的表現形態，商品的獨特的「天然外觀」表現着隱藏在兩種商品比例背後的人們的社會關係，這便是價值的等價形態的第一個特徵。

由此又發生了等價形態的第二個特徵：它當中的具體勞動成了它自己的對立物——抽象的人類勞動的表現形態。事實上，麻布的使用價值既是裸麥價值的表現形態，那末這是說，那生產麻布的織布匠的獨特的具體勞動，便是那體現於裸麥中的抽象而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表現形態。惟有在十公斤裸麥等於一公尺麻布的等式中農人的勞動跟織布匠的勞動相等的時候，在這以前所隱蔽的農人勞動的特徵，纔能顯露出來，換一句話說，他的勞動不僅是一種一定的具體的勞動，而且是一般的勞動，商品生產者的整體的社會勞動的一部份。

由此而更發生了價值的等價形態的第三個特徵：它當中的私人勞動成了它對立物——社會勞動的表現形態。

農人勞動的社會性，只有當它暴露了自己跟麻布匠的私人勞動相等的時候，才能顯露出來。沒有麻布匠私人勞動的特殊形態，則農人勞動的社會性也就無法顯露出來。這又明確地證明了商品經濟裏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統一性和矛盾性。

因為凡生產一種商品，都要耗費一定數量的社會勞動，所以一種商品是由一定比例的別種商品以表現自己的價值。十公斤裸麥跟一公尺麻布交換，這是說一公尺麻布中所體現的勞動，等於十公斤裸麥中所體現者（不過供求的變動，常使交換的數量比例跟價值不相符合，這兒姑置勿論。）

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可使這種數量比例也發生變化。商品價值的表現，不論在處於「相對形態」（裸麥）的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化時，或在這商品的價值仍舊如故而等價物的價值發生變化時，都可在數量上發生變動。在處於「相對形態」的商品的價值仍舊如故而等價物的價值發生變化時，我們看到，商品並未改變自己的價值，而僅改變了自己價值的表現——自己的交換價值。假定十公斤裸麥在今日等於一公尺麻布，到明日又等於一公尺半，雖然裸麥的價值未曾變更，那末這恰恰證明，商品的交換價值，一方為價值的外部表現，同時又異於價值，就是說價值與交換價值既是一體的又是矛盾的。

我們從研究價值的單純形態和構成它的兩極（相對形態與等價形態）上可以看出，價值的單純形態已包含着很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乃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的表现，置在每件商品內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的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在價值的單純形態中已可以看出，商品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隱藏在它內部的矛盾，是藉助於外部的矛盾——兩種商品的比例而表現出來的。

一、種商品，是經別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來決它的價值的。當裸麥還未經麻布以露出它自己的價值的時候，裸麥的價值是隱蔽的；裸麥只是直接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麻布以等價物而直接表現着裸麥的價值。因此可得個結論說，商品把自己的使用價值表現於自己的商品形態內，而把自己的價值則表現於別一商品中。這也證明說，商品本身的內在矛盾採取了兩種商品的矛盾形態。

第二十八節 價值形態的發展

價值的單純形態，只是適應於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的初步階段。

「凡公社崩潰的地方，凡某一公社與其他公社或其他公社人員接觸的地點，遂發生了商品的交換。」（註）起初是交換並未觸動公社的內部關係，但是後來，隨着交換的發展，內部關係也就開始變化起來了。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四頁。

於是公社由偶然的交換剩餘生產品進而專生產交換的商品了。公社所生產的商品當中，擇出了一種，用以換取其他公社的各種商品。

這樣，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發展，突破了價值的單純形態的範圍，而暴露了它的不夠用。事實上，在單純形態上，一種商品，只是跟其他的個別商品進入交換關係；該商品跟其他商品的相等，並未表現於單純形態中。現存形態與日益發展的交換之間顯露了矛盾，其表現為價值的新形態——完全形態或展開形態的出現。

隨着商品生產的發展，一公斤裸麥在今日可與五匣火柴交換，明天又可與一五〇公分糖交換，後天更可與四三〇公分火油或二五公分印花布交換等。一種商品既可遇着其他好多商品，那末彷彿得了好多「鏡子」，該商品可藉以察知自己的價值；因此，可得下列好多價值的單純形態：

(1) 1 公斤裸麥 = 0.15 公斤砂糖

(2) 1 公斤裸麥 = 0.43 公斤火油

(3) 1 公斤裸麥 = 0.25 公尺印花布 (註)

(註) 這種比例 (本章以後各節所舉材料亦然) 大概相當於世界大戰前五年間俄國市場上所通行的交換比例。

隨着一公斤裸麥所相遇且用以表現自己價值的商品數目的增加，這種形態的數目也日在增長了。但是，一種商品既可把自己的價值表現於其他好多商品中，那末我們可把這描寫如下：

$$1 \text{ 公斤裸麥} = \begin{cases} 0.15 \text{ 公斤沙糖} \\ 0.43 \text{ 公斤火油} \\ 0.25 \text{ 公尺印花布} \end{cases}$$

這樣，我們從價值的好多單純形態中，便可得出一個新的形態，這形態叫做完全形態或展開形態。

雖然，這一形態比較前一形態複雜些，在這兒一種價值的相對形態表現於好多等價形態中，然而它的本質，與它從其中發展而來的價值的單純形態一樣。這兒等價形態與相對形態是一體的，又是矛盾的。這兩個形態在這兒同具有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而且它們所以能夠相等者，只是因為列入等式中的一切商品中，都體現有抽象的人類勞動之故。最後，這兒一種商品經別種商品以表現它的價值，只是人與人之間的某種生產關係的物化的表現。

單純形態與展開形態間的差別，就在展開形態是表現着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中的更高的一階段；每個商

品生產者的勞動都是矛盾的，它是具體的，同時又是抽象的，這在展開形態中的表現，比之在單純形態中要明顯得多了。

在這兒跟種裸麥的那個農民的勞動列在一起的，不僅是織布匠的勞動了，如在價值的單純形態中那樣。這兒投入市場這「一個銅釜」內的已是無數人們的勞動（如農人、礦工、種菜蔬的人等等），由於商品的交換而表露了各種私人勞動的社會性。個別商品既在價值的展開形態中取得了自己價值的「無窮的」表現，那末這證明說，「商品的價值，對於它藉以表現的任何獨特的使用形態，全無差別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二四頁。

所以，我們在單純形態中會看見的那些矛盾，在完全形態中更其發展了。

但是隨着以後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發展，價值形態的發展，更其加甚。

在展開形態中，就已經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了社會勞動的各種私人形態有達至某種統一的趨向。然而在這裡十足的統一還是沒有的。每種商品在這兒是把自己的價值表現於好多其他商品中：一公斤裸麥等於一定數量的火柴、糖、火油等等。任何別一商品的價值，譬如小麥，亦可表現於其他好多商品中。這樣，我們就可得出好多表現價值的展開形態或完全形態的等式來：

第一種情形：

15 匣火柴

$$1 \text{ 公斤裸麥} = \begin{cases} 0.25 \text{ 公尺印花布} \\ 0.15 \text{ 公斤砂糖} \end{cases}$$

第二個等式：

$$1 \text{ 公斤小麥} = \begin{cases} 0.33 \text{ 公尺釘子} \\ 0.54 \text{ 公斤火油} \\ 0.34 \text{ 公尺印花布} \end{cases}$$

每種商品（例如裸麥）的價值，可以找到無數的表現方法來，並且裸麥價值的表現，則異於小麥及其他商品的價值的表現。

商品生產者勞動的兩面的分離過程，在價值的單純形態中即已發生，而在展開形態中，更形加強；現在隨着商品生產的發展，益形厲害了。從價值的展開形態中遂發展了價值的第三種形態——**普·通·形·態**。

在第三種形態中，一切商品，不論其如何花枝絮絮，但是都可表現於某一個商品中。在這兒，小麥、裸麥和其他好多商品，譬如都可經火柴以決定它們的價值，其情形如下：

$$\begin{cases} 1.0 \text{ 公斤裸麥} \\ 0.25 \text{ 公尺印花布} \\ 0.15 \text{ 公斤砂糖} \end{cases} = 5 \text{ 匣火柴}$$

第二篇 第五章 價值的諸形態

0.43 公斤火油

0.25 公斤釘子

「隨着投入交換過程的商品數目和式樣的增添，這一形態，日益感覺必要。任務和解決它的手段同時發生了。商品流通，即商品所有者把自身的生產品跟其他各種商品交換而使之彼此相等的那商品流通，要能夠完成，其法唯有各種商品所有者，把他們的各種不同的商品，在其流通範圍以內跟同一的第三種商品交換……這第三種商品，變成了其他各種商品的等價物，遂直接獲得了「一種普遍而共同的等價形態。」（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五頁。

乍看起來，價值的普遍形態和展開形態間的差別，只是把等式的兩邊倒換了個位置。真的，若是把後邊一個等式中的五匣火柴倒置在左邊，把其他的倒置在右邊，結果便是價值的完全形態或展開形態。但在事實上，兩個形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在展開形態中，一種商品，可有無數的「鏡子」來「照」自己，決定自己的價值。價值的相對形態只有一個，而等價物卻有好多。每種等價物，在這兒都是各自表現同一商品的價值的。但是在普遍形態中，普遍的等價物，一切商品所「照」的唯一的「鏡子」，只有一種商品，這商品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為火柴。在展開形態中，每種商品，可以採取無數的「形態」；但在普遍形態中一切商品在特定的市場上只能採取一種「形態」；它們都把自己的價值表現於火柴。一切形態的勞動的相等，一切商品——價值的相等，在這兒十二分明顯的表現出來了。同時，在價值的普遍形態中，作為一切個別商品的等價物的商品，與別一商品顯著地對立着。

在上邊所舉的例子中，火柴乃普遍的等價物，它可直接跟任何商品交換；但其餘商品則彼此不能直接交換；例如不要裸麥而要釘子時，首須拿裸麥先跟火柴交換，然後再拿火柴去跟釘子交換。這樣，我們看到，在價值的普遍形態中有兩個相互決定同時又相互對立的極端：一端爲一切商品，具有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別端爲一普遍的等價物，是表現這些商品的價值的。所以，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相對形態與等價形態間的矛盾，在這兒表現得再明白不過了。

不過價值形態和表現於它的矛盾的發展，還不只以此爲限。

在起初，即發生價值的普遍形態的時候，不拘何種商品，都可充作普遍的等價物。但是隨着往後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發展，普遍等價物的作用，便漸漸地牢固於一定的商品了。充作普遍等價物用的，不是從外面換來的商品，便是當地主要地爲交換而生產的商品。譬如在游牧民族當中往往是拿牲畜作普遍的等價物；其他各民族，則專用毛皮、皮革、金、銀、戈、矛等等作普遍等價物。

往後生產力的發展，使貿易日益發達而成世界的貿易，因而突破了狹隘的地方市場的界限。在某地市場上當作普遍等價物用的商品，便在別處與當地等價物對立而爲一簡單的商品。

隨着以後商品生產的發展和貿易的擴大，在地方市場上作爲普遍等價物用的各種商品（如牲畜、毛皮、弓箭等），便漸漸地被一種以普遍等價物資格而獲得獨占地位的商品——貴金屬製的貨幣所排擠，如黃金、白銀、白金（起初爲條形，或塊形，以後則爲鑄幣）價值的普遍形態遂變成了貨幣形態。現在裸麥、小麥、印花布、糖、火柴

及其他一切商品，都用貨幣來表現自己的價值了。此種表現，可寫作如下方式：

1.0 公斤標麥	} = 10角
0.25 公尺花布	
0.15 公斤沙糖	
0.48 公斤火油	
0.25 公斤釘子	
5 匣火柴等等	

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便是該商品的價格。

黃金屬所以能夠履行共同的普遍等價物的機能者，只是因為它連別的商品一樣，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故，因為它們之中體現有抽象的勞動之故。但是大批商品中惟有黃金屬充作普遍等價物用者，是因為貴金屬有適宜的天然本性的原故；它們不但便於攜帶和保藏，不受空氣和水的損害，而且成份純粹，便於劃分等等。

價值的貨幣形態，則表現一新的交換階段。它跟普遍形態中的等價物的區別，第一就在貨幣不僅在某一地市場的境內可充作等價物，就是在境外亦可充作等價物用；第二，就是在貨幣形態之下，測量別種商品價值的能力，跟充作等價物用的商品的天然形態完全結合在一起了，而在普遍形態之下這一結合只是臨時的事實上，在前一形態中，火柴雖會充作普遍等價物用，然而它的基本機能並不在這兒。它今天雖在某地市場上暫時充作

普遍等價物用，但到明天一越出地方市場的境界，它又依原來的用途使用了，就是說火柴當火柴而使用了。而在貨幣體系之下，一切商品都是經貨幣以測量自己的價值，並且還不只是在地方境界以內的，所以在這一體系之下，測量價值的能力完全固結於一種特定的商品——貨幣了。

隨着貴金屬之變為貨幣商品，它們的使用價值則是二重的了：一方面，它們因為是金屬，故可用以製造裝飾品、鑲牙、用器等等；別方面，它們的使用價值，就在跟它們比較以測量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馬克思把貨幣商品的這個第二種使用價值叫做形式上的使用價值，因為它是由貨幣的特殊地社會機能而來的。

貨幣變成了一種特權的商品，它跟其餘的全體商品界對立着。一切商品，除了貨幣已不能彼此直接交換；它們已不能自己用自己來測量自己的價值，惟有經過貨幣了。直接可跟其他商品交換，且可表現商品中所體現的社會勞動的，只有貨幣了。

所以，全部商品界分成了兩種：一端為具有各種使用價值的一切商品，別端則為貨幣，它是表現其餘一切商品價值的惟一商品。

商品界的這種分成兩個相互決定同時又相互對立的極端，則是矛盾發展的結果，那矛盾在價值的單純形態中就已經奠下了根基了。

第六章 商品的神物性及其秘密 價值乃商品生產運動的基本

法則

第二十九節 商品生產的社會關係及其物的表現 關於商品神物性的一

般概念

我們在研究價值形態發展的時候，便看出價值和表現於它的人們的特殊的關係，要能夠表明出來，非經價值的形態，非經物與物——商品——的相互關係不可。

事實上，各種商品，各具有價值，它們之中都體現有生產它的人們的社會勞動若干。但是商品要表明這種價值——創造它的人們的特殊關係，須經過具有別的跟它本身不同的使用價值的商品纔行。譬如裸麥的價值，經一定數量的火柴、黃金等等纔能表現出來。所以，商品的價值，它們的物化的本性，惟有經過具有各種使用價值的東西纔可表現出來。這是從商品經濟裏的生產關係的本質中，從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中必然而然的發生的。

我們業已屢次說過，在商品經濟裏，「消費品」一般所以變成商品者，只是因為它們是彼此獨立的私人勞動

的生產品之故。」(註)當商品生產者未彼此進行交換的時候，他們勞動的社會性還是隱密的，它不能直接表露出來。生產中人與人的聯繫，惟有經過交換纔能顯示出來。只有經過交換以後，只有經過他們所交換的勞動生產品而聯繫起來以後，人們纔在商品經濟裏暴露了「他們私人勞動的特殊的社会性。」(註)

(註)兩處均見資本論第一卷三二頁。

所以，人的關係跟物的關係，相互交錯在一起。「人們彼此的獨立，還補充以各方面的物的依存的體系。」在商品經濟裏某人在其他人們當中所佔的位置，是由他所生產的商品在其他商品中間所佔的地位來決定的。他應生產什麼，把自己的勞動應向那一生產部門邁進，都依商品在市場上的命運而定之。

並且人們無法自覺地去調理物的變動，因為商品生產的法則，是在自發地，離開人的意志，甚至往往違犯人的意志而作用着。

商品用以交換的比例，「不斷地在變化着，是跟交換生產品的人們的願望、預料和活動都無關係的。在這些人們的眼中，他們自身的社會運動採取了物的運動的形態，他們是受物的控制，而不是控制物的。」(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三三—三四頁。

人們依賴於他們所生產的物，而喪失了支配自己本身的生產關係的權力。

這種生產關係的「物化」，這種「人的運動」依賴於「物的運動」，乃商品生產特有的特徵。

這一特徵，使商品生產者發生了一種幻想，彷彿物件本身在其天性上便具有某種神祕的征服人的本性。

類自身的一定的社會關係，在商品生產者的眼中，採取了一種幻想的物與物的關係方式。人們往往看不見隱藏在商品關係背後的自身的關係了。人們給物件加添了一種特殊的本性，而忘記了：商品本身，歸根結柢，仍只是「一種鏡子，它給人們反映出了他們自身勞動的社會性」（馬克思語。）

物的關係，遮掩着人們自身的關係。

在價值的最單純的形態中，我們就看出這個根源。例如十公斤裸麥，經一公尺麻布而表現了自己的價值。假使麻布未具一有種獨特的天然形態，以別於裸麥的天然形態，那末，它便不能表現裸麥的價值了。等價物的獨特的天然形態，乃成了相對形態的價值的體現，並且造成了一種印象，似乎麻布所以能夠表現裸麥的價值者，只是因為它具有獨特的天然本性的原故。於是便以為麻布只是因為它的天然本性的原故而成了等價物。

當我們放下價值的單純形態，進而探討價值的複雜形態，尤其普遍形態與貨幣形態的時候，這印象更其加甚了。事實上，當我們研究單純形態的時候，麻布一方面，它是裸麥的等價物，別方面裸麥對麻布出賣人也是等價物，而麻布則處於相對的形態。但是在價值的普遍形態中，一切商品，均經一種等價物以測量其價值，而在貨幣形態中，這等價物，已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一種「特權」的商品了。並且，一切商品既都不是自己用自己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是用貨幣以表現自己的價值，所以人們便以為商品的價值不是存在於自身中，而是由於貨幣的測量他們發生的。貨幣用作普遍等價物的能力，便以為是貨幣的天然本性，宛如重量一樣了。

事實上，在分析價值的單純形態的時候，我們便看到，各個商品用作其他商品的等價物的能力，不能用等價

物的天然本性來說明，而須用那創造等價物 and 它所測量的商品的社會關係來說明之。誠然，貴金屬的適當的天然本性，曾促進它們用作普遍等價物，然而並不是黃金的天然本性自行使它成了等價物，黃金所以能夠測量其他商品的價值者，只是因為黃金連其他商品一樣，它自身中體現有價值，表現着商品生產者的特殊的社會關係。當人們以為商品可以交換和可用作等價物的能力是它們的內在本性的時候，那已是幻覺了，換言之，那已是虛偽的表象了。

這虛偽的主觀的表象，是由於那物件客觀上在商品經濟裏所起的作用產生的，換一句話說，是跟人們的意志與意識無關的。

由於商品經濟的特徵而產生的人們的幻覺，與原始野蠻部落的觀念有些相似，那原始野蠻部落，崇拜人們自己所造的物品，如小珠、鏡子、玩具等，把牠們神化，給牠們加添了一種神的本性。

人們把他們自己所造的各個物品，奉為神靈，把牠們神化，叫做神物主義。馬克思仿照野蠻部落的神物主義，把商品經濟中人們生產關係的「物化」和人們對其所造的商品的依賴性叫做商品神物主義。

商品神物性的根源，僅被馬克思所發見。他證明，在商品經濟裏，在物的外部關係後面隱藏着人的關係，物品是一種「鏡子」，人們可以在它的上面照出自己的關係來。馬克思證明，在商品生產中，社會勞動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人們的關係要能夠表現出來，非經物品不可，那物品已開始支配人們本身了。因之，馬克思揭破了人們關於商品的某種獨特的內在本性的虛幻表現的根源。

自然，這一揭穿，並未消滅了商品的神物性。商品生產和其固有的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存在一日，則生產關係的「物化」，人對物品的依存性，總是客觀地存在着。只有把基於私有財產的商品生產消滅了，只有把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消滅了，那時生產者的勞動直接表現而為社會的勞動，這時不會有價值，也不會有商品神物主義了。

在商品經濟以前即已存在的經濟形態下和喪失了商品經濟所特有的矛盾的經濟形態下，商品神物主義和價值也是沒有的。

茲以某農家的自然經濟為例吧。這戶農家「生產糧食、牲畜、棉線、麻布、衣料等等，純為了自己的消費。這些物品，在那位農民看來，係他全家勞動所生產的各種物品，並不是彼此對立的商品。製造這些物品的各項工作，如耕地、照管牲畜、紡紗、織布、縫紉等等，都是一種天然的社會機能，因為這是一個家庭的機能，那家庭連商品生產一樣，也有着自已的天然長成的分工。性別與年齡的差別，以及隨着一年四季而變遷的天然勞動條件，都在調劑着一家人員的勞動的分配和每個人員的工作時間。不過個人勞動力的消耗（以其久暫測之），自始便使這些工作具了社會的性質，因為個體勞動力的機能，在這兒自始就儼如全家勞動力的一種器官。」（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十六頁。

所以，不管一個閉塞農家的各個人員，都履行着各個「社會機能」，但他們相互間的關係，並未具有物品關係的性質。在這兒勞動以其具體的方式，直接表現為一種社會勞動。因之，這兒要表明勞動的社會性，不需要各種

具體勞動相等起來，而折算爲一般的勞動；因之，這兒勞動也沒有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分，商品也沒有使用價值與價值之分。這兒家長早把工作按性別，年齡，及四季而分配於全家人員了。所以，每個工作者的勞動在全家勞動體系中的位置，在勞動尚未體現於一定的勞動生產品的時候，就早已決定了。

現在再拿代替商品生產的生產方法——共產主義生產方法來說吧。

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一切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都屬於全社會所有，各個生產者的勞動，直接爲社會的勞動。生產者的全部生產品，在這兒是一種社會生產品。所以，在這兒生產品也沒有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歧；生產者的勞動，直接爲社會勞動，未採取抽象勞動的方式。這兒也沒有物品支配人的事情，因爲那時社會是自覺而有計劃地把各個生產者的勞動分配於各門生產，並自覺地來分配生產品，所以，這兒價值律與商品神物性也都沒有用武之地。

自普羅階級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布爾喬亞的統治和取得政權時起，商品經濟的自然法則的統治，即告終止。在我們研究蘇聯經濟的規律時，便可看到，其發展的基礎不是自發的法則，而是普羅獨裁制，這制度的行動是自覺地限制資本主義的份子以至於消滅，並用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改造農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所以，在普羅獨裁制下，價值律即已停止起作用，物支配人的權力，商品神物主義已經消滅了。

第三十節 價值乃商品生產運動的基本法則

我們看到，價值律是一個歷史的法則，它只是為社會發展中的一定階段——商品生產所有。

價值律乃商品經濟運動的基本法則。探討價值法則的發展，由它最單純的形態起以至於最發展的形態為止，便是說探討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現在我們不過剛纔着手研究政治經濟學，所以還不能很充分很完善的展露價值法則的豐富內容。隨着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逐漸演變，由一階段轉至別一階段，以至滅亡時，那內容纔可完全顯露出來。

不過我們業已研究過的資料，已可令人明白，在價值律的基礎上面會怎樣發展了商品經濟和其矛盾。

推動商品經濟發展的那些矛盾，如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矛盾，在商品中，即已顯露萌芽了。

馬克思會揭穿了商品的基本矛盾，分析了價值的諸形態，並指明了它的發展以後，於是，他證明了商品生產是如何基於這些矛盾的發展而發展的。

以後我們還可看到，基於價值的法則，貨幣怎樣變成了資本，商品的生產方式怎樣包攬了新的商品——勞動而成了普遍的生產形態，以及基於商品貨品關係的發展怎樣發生了小商品生產者的分化；有的做了富農，資本家；有的則起初是半無產者，隨後則做了無產者，喪失了任何生產手段與生存手段；與夫同時怎樣發生了剩餘價值和其變形——利潤等等。

「馬克思關於商品的分析，揭穿了這個布爾喬亞社會「細胞」中所含的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以後的解

釋更給我們指明了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的發展（生長與運動）自它的發生起以至它的滅止爲止。」（註）

（註）見馬利雅諾夫哲學綱要，三二六頁。

價值律——運動律的本質，就在於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從其萌芽形態起，換言之，從單純的商品經濟起，以至最後一階段——帝國主義階段爲止，都是在它（價值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價值乃商品生產運動和發展的基本法則，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價值是在調劑這一運動和發展的。在價值的基礎上面，各生產部門之間自發地達到了一種勞動與生產手段的分配，那分配可以保證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

各個商品生產者，盲目地生產自己的商品，他事先不知道他人是在生產什麼商品及數量若干。結果，不是一種商品生產過多，便是別種商品生產過少。

而在那些商品過多的生產部門裏，商品的價格便跌到它的價值以下，於是生產自發地減縮。同時，商品過少的地方，則適爲相反，商品的價格便漲至它的價值以上，而造成了重新擴充生產的條件。這樣，因物價經常地跟價值不相符合的原故，以致在商品經濟裏，人們的勞動是自發的分配於各門生產之間，以保證商品生產的發展。

並且，各種生產範圍都是在經常地趨向於平衡，但從未辦到過。因商品生產的無政府性的原故，一部門裏，昨日生產過多，但因物價跌落的結果，明日又把生產大事縮減，又使生產過少了；經過相當時間，因物價上漲的原故，這門生產復又重新來大加擴充，諸如此類，不勝舉述。「各種生產範圍經常的傾向於均衡的趨勢，只是對這一均

衡經常破壞的反動」(馬克思語)。假使沒有這種自發的趨勢，一般商品經濟也許就不能生存，更不能發展吧。

價值律表現了商品經濟的特殊的生產關係，這商品經濟裏的生產力便是基於價值律而發展的。

各個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商品的時候，都以自己的利益為目的，力謀使商品的出賣盡可能地有利於己。商品的價值既由社會必要的勞動來決定，那末某一工廠裏首先採用新式技術，其利益必定很大。因為這時新式技術還不大流行，商品的價值以及價格還未發生變化。這也推使着廠主去應用新式技術。不過這自發的價值律的效力，使其他工廠也應用新式技術起來，以致使新式技術普遍流行，結果，致使商品價值為之減低。這時定有人又來採用新的技術，同樣，在它未普遍流行前，其利仍是很大的。如此可以類推至無窮。商品經濟的生產力便是這樣基於價值律而發展的。

總之，我們看到，是價值律在決定着整個商品生產的一般發展路線，商品經濟矛盾的一般發展路線，這些矛盾發展到某種階段，便使商品經濟走上了革命的爆炸。同時價值律又是一種法則，商品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勞動分配固基於此法則，而商品經濟一般生產力的發展，亦莫不基於此法則。並且價值律作用的實現是自發的，獨立的，往往與商品生產者的意志相反的。

我們不過剛繞着手研究政治經濟學，所以，暫時只是把價值律從它的一般形態上加一考察，只是就單純商品經濟來考察一下罷了。至於價值律的完全而展開的作用，須俟單純商品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須

俟我們基於價值律而揭開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剝削的根源的時候，纔能弄明白只有這時我們纔能說明價值在資本主義之下採取了如何複雜的形態。

第七章 馬列的商品說與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 對馬列商品

說曲解的批判

第三十一節 資產階級學術界對馬列勞動價值論的反對 資產階級觀念的批判

用勞動來說明商品的價值，尚在馬克思以前，即被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古典派的代表者，如柏第（William Petty）、斯密（Adam Smith）及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氏所發見了。在資本主義初期，這些資產階級的進步的代表者的歷史偉績，就在他們未停止於經濟現象的表面，而揭開了商品生產中人們關係背後所隱藏的內在聯繫——人們的勞動。

但是甚至這些「優秀的」（馬克思語）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以其本階級利益的關係，都認為資本主義是唯一合理的萬世永存的制度。所以，他們把商品生產的法則也變作永久的超歷史的法則。譬如，他們以為勞動可在任何社會裏創造價值；甚至孤獨的一個漁人或一個打獵者的勞動，據他們的意見，亦可創造價值。由此可知他們不懂得創造價值的勞動的特性；他們不懂得也不能夠懂得這一勞動的對立性與歷史性。

自普羅階級的鬭爭發展而具着威脅資產階級的方式以後，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更其不成爲科學了。現今一切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甚至不想深入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關係，他們蒙混事實，歪曲事實，以辯護資本主義。他們力謀隱蔽資本主義的矛盾，「證明」它的合理與永存，他們狂暴地攻擊馬克思的商品說與價值論，其實馬氏的學說是繼承了古典派學說中最優秀者加以改造而成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反對價值論的鬭爭中，常常所援引的證據，說是在現實上，商品的價格不跟價值符合一致，不是高，便是低，全依求供的變動而轉移的。這種類似的說明，自然是不對的，完全無理由的，因爲求供的相互關係，並不能說明什麼是物價變動的基礎，以及何以有這變動。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麵包通常總是春季昂貴，秋季便宜；冬季的衣服總是在春季便宜，而在秋季昂貴起來，這可拿求供關係的變動來說明的。但是麵包價格，不論如何變動，通常總是表現於銅板，而冬季衣服的價格總是表現於數十元。要說明這，就非麵包、大衣、及牠們藉以交換的貨幣等的價值不可了，換言之，就非生產牠們所費的社會必要勞動不可了。

資產階級的學者，拿求供來說明物價，但他們卻不能說明，求供爲什麼會發生變動。他們恪守他們資產階級的利益，細密地掩蔽商品經濟的矛盾，這矛盾產生了求供的無政府性和永久的變動。

用求供的變動來說明物價，那是不能成立的。「求供間的關係，僅可說明市場價格與市場價值間的差異；及別方面力謀消滅這種差異的趨勢。」（註）

（註）見資本論第三卷一二七頁。

價格高於價值或低於價值，各從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來看，則適為相互抵消，所以，我們在研究價值律時，可把商品價格跟價值的差異撇開不管。我們要把每件交換行為完成時的差異撇開不管，而要更深刻地去認識該現象的法則——它之中所包含的基本而主要者。「價值的抽象，一切科學的抽象都能更深刻、更確實、更完全地反映出本質來。」「價值，要比求供的法則真實些。」（註）

（註）見烏利雅諾夫哲學綱領，一六六及一六八頁。

除用求供的變動來說明商品的價格外，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似乎還想用成本費來說明商品的價格。例如，一雙靴子的價格，他們是拿製造他們時用以購置皮革、鞋底、釘子等所費的若干款項及靴匠所得若干工資來說明的。這種說明，驟然看起來，很是對的，但在事實上等於沒說明；一種商品（皮鞋）的價格，在這兒是拿別種商品（皮革、釘子等等）的價格來說明；而別種商品（例如皮革）的價格又拿第三種商品（譬如皮子等）的價格來說明。價格究竟依賴於何者，始終沒有得到答案。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商品的價格，除成本費外，為什麼還要把利潤算在內，那種理論更無法來說明，這是不用說的了。這只有根據價值，纔能說明明白。

總之，成本費的理論，是絲毫不能說明價格的。

最後，用某一商品的效用程度，即人對它的需要程度來說明商品價格的，在資產階級的學術界也極其流行。這一見解，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奧地利學派所熱烈主張，他們想拿自己的理論（如噴巴威等人）來「粉碎」他們所憎惡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現今在資產階級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英美學派，則把這種效用

說又與它有密切聯繫的求供說合併在一起，奉爲天經地義，竭力提倡。

但是在事實上商品的效用性能否說明牠們的價格呢？商品的效用性，首先是取決於商品的物質本性（並且人們對於這種物質本性本身的使用，在社會發展的各種階段上，又各不相同。）但商品的物質本性卻不能說明它的價格。商品的價格是隨着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不過它的物質本性仍是不變的。甚至各種商品的自然本性也各不相同，同時在商品經濟裏，各種商品彼此交換而相等，好似有一種共同的基礎，用馬克思的話說，「不論商品的幾何學本性，物理的本性，化學的本性，或其他某種自然的本性，」都不能夠成爲那種共同的基礎。

但是資產階級的學者，不僅在自然的本性裏面，而且在人們對某一商品的需要裏面去求效用的根源。據奧地利學派的領袖噴巴威的學說，商品的價格，「是依某種物質財對主觀幸福所有的意義而轉移的。」據噴氏說，商品價值的大小，是依人們對某物的需要在其他需要中所佔的地位而定的。（註）

（註）並據這派的意見，效用的程度，取決於現存的某種財。這樣，他們把商品的效用性又跟商品的供給弄在一起了。

因此，這派的人們說，價格的根源應求之於生產品對個人幸福的意義中，應求之於人們在客觀上對某商品效用性的評價中。他們以爲，價格的根源，不是在商品經濟裏與人的意志和意識無關的客觀法則中，而是在人的意識本身中。這種唯心的對價格法則的解釋，便掩蔽了資本主義的實在矛盾。這種解釋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爲我們早已說過，價格是不能用人的願望與觀點來說明的。出賣商品的人，總是力謀把商品賣得昂貴，而購買者則力謀買得便宜；真實的價格是自發地規定的，跟賣者和買者的意志和願望，都無關係。各種商品效用性的主觀評

價不能夠作為價格的基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各種商品所有的效用，各各不同，要找一個單位，用以測量各種不同的需要，並把牠們相互比較，那是不可能的。再則，要知道在商品經濟裏，人們購買商品，不是從某種抽象的需要做出發點，而是從他們所握有的款項來做出發點。握有巨額資本而榨取勞工的資本家，他滿足自己的需要，自然跟除勞力而外毫無私產的勞工不同。這種差別的根源，惟有求之於資本主義生產的進程中，但是主張「效用說」的人們細心地把這進程迴避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主觀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主體的心理——主體在市場上賣買某一物品的行為，為的掩蔽商品生產及其發達形態——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

把經濟現象歸結於市場的交換，也是社會民主黨的特點。

在商品價格的說明上，以及在其他問題上，社會民主黨現在已經完全公開地採取了資產階級求供說和效用論的觀點了。

有名的修正派，伯因斯坦，早就想拿奧地利派的效用說來代替馬克思的價值論。他承認商品依價值的交換只是一種交換所欲達到的「理想的標準」，在事實上是不能實現的。伯因斯坦只是口頭上「承認」價值，但在事實上他否定了它的真實的存在。

現今的社會民主黨更堅決更公開的「廢止」了馬克思的學說。譬如布蘭達在其所編的現代經濟與其法則讀本中說道：

「關於一般物價依據何種法則構成的問題，有兩種理論，一為需求論，一為供給論，這兩者相互間的矛盾現

已緩和，有無數的企圖想把它們聯合起來呢。」（註）

（註）見布氏談書二·二頁。

布氏以爲，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供給論」（他把馬克思的價值說也包括在內）已不大適用，在現代資本主義裏，大多數商品的價格的大小，「已不能用勞動時間來決定，而是用彈性的需求來決定了。」（註）

（註）同上書四三頁，布氏這兒是就商品的獨占價格而言，關於這點，當在帝國主義一書中詳論之，那時便可看出它們還是用價值來釐明的。

最新的一本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經濟學讀本的作者納爾丁兄弟，其所得的結論，亦與布氏相同。納氏兄弟承認理想的想像中的「純粹社會」中的勞動價值，同時以爲在事實上商品的價格不是取決於勞動的價值，而是取決於「限度生產者」（即同一商品的一切生產者中條件最劣的生產者）的成本費。

總之，社會民主黨以爲價值論是不適合於實際的。他們連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一鼻孔出氣，將市場上物價構成的法則求之於交換過程中，而不是求之於商品生產的矛盾關係中，他們恪守資產階級的利益，把這矛盾的關係細密地迴避了。

第三十二節 唯心派對商品說的歪曲及其批判

現在把有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對於商品論的唯心論與機械論的歪曲，加以批判。這些社會民

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在口頭上開口馬克思主義，閉口馬克思主義，但在實際上則拿敵視它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來代替它了。

先從批判唯心論的歪曲來開始罷。

馬克思的商品說揭穿了商品裏面所含的內在矛盾，並證明隨着商品生產的發展，這些矛盾不可避免的也要生長和尖銳化。但唯心修正派的代表者卻想從馬克思的學說中挖去這一矛盾。他們用價值和抽象勞動的學說來代替和限制馬克思的商品及其二重性說，勞動的二重性說。所以，考茨基、魯濱、希費丁等輩，「解釋」馬克思的學說，都從價值開始，而不是從商品和其二重性開始，如馬克思所作者，這並不是偶然的。唯心派把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矛盾，把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矛盾不是視作商品與創造它的勞動的內在矛盾，而是視作社會與自然間的外部矛盾的表現。

「勞動的二重性——陰謀搗亂派魯濱說——反映着生產物質技術過程與其社會形態間的差別……從這一基本差別中發生了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間的差別，這差別又反映在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上面。」（註）

（註）見魯濱《馬克思價值論大綱》，八八頁。

據魯濱的意見（希費丁亦然），具體勞動與使用價值只可歸於「生產的物質技術過程」，自然現象的領域以內；牠們對「社會形態」對商品生產的生產關係，似乎沒有絲毫的關係。因此可得個結論說，商品生產的社會關係的內在矛盾是沒有的，所有者只是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間的外部矛盾而已。

否認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而代以外部矛盾，這是唯心派與機械派的血緣，機械派就處處想以外部矛盾來代替內在矛盾的。這一代替有着一定的階級的用意。唯心派和機械派不承認商品裏面所含的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而否認這種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長足發展。資本主義的一切深刻的內在矛盾和其表現——社會鬭爭，他們都加以否認，而代以人類對自然界的鬭爭。這種見解，只是對資產階級有利，資產階級就利用否認階級矛盾的理論，來辯護他們對勞工階級的壓迫。

唯心派竭力隱蔽商品裏面所含的內在矛盾，他們不僅代以外部矛盾，而且把這些矛盾描寫作人們頭腦中和觀念中的幻想物。譬如希費丁在講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時說道，這只不過是研究方法的矛盾而已。「商品——他說——乃使用價值與價值的一體，唯有研究方法有二重：一方面它是歸於自然界的物品，別方面它又是自然科學的對象——社會物品，所以商品乃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註）

（註）見希費丁馬克思的批判者——頌巴威，一三頁。

事實上，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乃現實的矛盾，它在商品經濟裏客觀地存在着，與人們的觀點沒有關係，它表現了商品生產的真實矛盾，考茨基、希費丁、魯濱等人正想把這種矛盾掩蔽起來。

布哈林會想從人們考察社會現象的一定方法的見地來研究社會現象，烏利雅諾夫曾予以激烈的批判，烏氏說：「問題並不是在誰在『考察』，對誰『有興味』，而是在與人們意識無關的東西。」唯心派以考察方法代替了客觀的法則，竭力想使普羅列達利亞特放棄以革命的方法改造客觀現實的任務。

在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問題上我們批評唯心派時，便已看到，他們把生產關係跟生產力分開，而否認了生產關係的物質性。在關於價值和抽象勞動的問題上，我們所看見的又是那樣一套。唯心派他們以為使用價值與具體勞動只是歸於自然現象的「物質技術」範疇以內，同時他們卻把價值和抽象勞動當作「社會」範疇來研究，與物質生產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馬克思——魯濱說——再三不厭倦的說，價值乃社會現象，價值的存在 (Wertgegenständlichkeit) 有着「純社會的性質」，未含有一粒物質原子。因此可以說，構成價值的抽象勞動應理解為社會範疇，在它之中我們找不出一粒物質原子來。」(註)

(註) 魯濱：馬克思價值論大綱，一四九——一五〇頁。

魯濱他否認價值與抽象勞動的物質性，而歪曲了馬克思的學說。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沒說過也不能夠說價值未含有一粒物質原子。他曾說過，「天然物質沒有一粒原子會加入於價值的本體以內。」(註)這是說，價值表現着生產者的特殊的社會關係，它在根本上便跟物理的、化學的、生理的、以及類似的自然現象不同。即使價值是一種社會的範疇，跟自然法則不同，但是這也不是說，它是非物質的。表現於價值的生產關係是一種特殊的物質關係；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不是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中，而是存在於物質的客觀的現實中。

(註) 見資本論第一卷一一頁。魯濱在其曲解中係利用一處不適當的譯文。

魯濱和其他社會民主主義者否認價值與抽象勞動的物質性，他們斷言說，價值和抽象勞動不是發生於生

產中，而是發生於交換中。這種研究方法，真的，使抽象勞動和其所創造的價值留不下絲毫實在的東西了。事實上，假使依魯濱的意見，抽象勞動不是創造於生產中，換一句話說，是未經勞動而造成的，那末它如何能存在呢？

唯心派從交換中得出價值與抽象勞動的結論，他們竭力掩蔽存在於商品生產過程中和表現於價值的矛盾。社會民主派想拿他們的「交換觀念」來掩蔽勞工，叫他們看不見資本主義榨取的根源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本身中。他們根據這種結論，建立了一種理論，說，資本主義經濟可用「調劑」市場流通的方法和和平的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須經過社會主義的革命，普羅國家也不須實行生產國有制。事實上，這一理論的目的是在辯護資本主義制度以防普羅革命。

與主張交換觀念的魯濱輩相反，馬克思關於商品和價值的學說告訴我們，商品經濟的矛盾是在生產本身中客觀存在着，交換只是在生產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它受生產所決定，暴露了生產裏面所含的矛盾；只有隨着商品生產的消滅，它所特有的交換形態亦纔能消滅。

唯心修正派的代表者，不承認商品的內在矛盾和價值的物質性，同時並否認了商品生產矛盾的歷史進程。

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法則是從商品開始的，他從資本主義極單純的矛盾——即資本主義早期單純商品經濟中所有的矛盾做出發點。馬氏在分析這些矛盾的發展時，曾證明了商品經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單純商品經濟怎樣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

據唯心派的意見，馬克思從研究商品開始，所暴露的不是商品生產發展的歷史進程，而是一種純邏輯的手續。據魯濱的意見，單純商品經濟，這不是商品生產發展的一個實在的歷史階段，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只是我們智力所抽象化的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面。魯濱並且把馬克思價值形態的發展也視作一種由此形態演繹出彼形態的純邏輯過程。烏利雅諾夫曾肯定地表示反對這種對馬克思價值形態發展說的唯心論的曲解。

烏利雅諾夫說道：「馬克思仔細地分析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後，便進而來分析價值與貨幣的諸形態。這兒馬克思主要的目的是研究價值貨幣形態的起源，研究交換展開的歷史過程，從個別的偶然的交換行為起，直到價值的普通形態……以至價值的貨幣形態為止，那時這特定的商品——普遍的等價物便是黃金。尤其值得注意的，抽象的以及有時表面上好似演繹的解釋方式，在事實上是把巨大的實際資料，依交換和商品發展史複製了一番。」（註）

（註）見烏氏全集第十八卷十六頁。

唯心派否認價值和價值形態發展的歷史進程，他們想把馬克思揭穿資本主義現實矛盾的學說變做空洞的玩弄抽象概念的把戲。他們想拿這方法闖去馬克思學說的革命內容，那學說給普羅階級指明了謀消滅資本主義及其矛盾的路徑。

第二十三節 評機械派對商品和價值說的曲解 並評「均衡論」和「勞

「動消耗法則」

機械派修正馬克思學說的特徵，是把社會的一切法則歸納於比較簡單的自然法則。他們把生產關係視作技術的關係，並且他們把各個社會形式的質上的特徵使之歸於烏有，把一個社會形式的法則機械地搬移到別一個裏面去了。

同時機械派把表現生產者生產關係的價值，由社會的範疇變為技術的範疇。他們說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只是勞動「簡單」的生理上的消耗；凡人作事而消耗勞力的地方，據他們的意見，勞動都是抽象的。機械派否認了抽象勞動的特殊社會性、它的歷史性。

機械派否認抽象勞動的質量上的特徵，把價值視作純數量的勞力的消耗。

這種觀點，必然要把價值法則——抽象勞動的法則變為永久的範疇，可應用於一切社會形式。因此，他們把資本主義的法則也搬移在蘇聯的經濟上。機械派就這樣把資本主義的法則使萬世不朽，而暴露了他們的資產階級的本質。

機械論者否認抽象勞動和價值的歷史性，這就是說也否認了商品和創造商品的勞動的內在矛盾。他們把價值和抽象勞動變為天然的技術範疇，把使用價值和具體勞動也視作天然的技術範疇。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真實差別，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真實差別，以及它們的矛盾，在這兒統統消失了。

無怪乎少數派陰謀搗亂者以機械論的立場來修正馬克思學說的芬·葉諾達夫斯基，把價值歸結於使用價值，把抽象勞動歸結於具體勞動。他公然出而反對馬克思，他說：馬克思「以為價值與自然界——具體勞動沒有聯繫，那是錯了。」「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芬氏說——也是具體勞動，不過不是從它獨特的社會有益本性的方面來考察，而是從一般社會物質標誌的方面來考察罷了。」

機械派否認使用價值與價值，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的現實差別與矛盾，而唯心地說道，它們之間的差別，依研究方法而轉移：從一種觀點說來，勞動是具體的，從另一觀點說來，這勞動又可視作抽象的。在這問題上，以及在別的問題上，機械論者跟唯心論者都是一致的：他們不論那一派都否認商品生產的現實矛盾，用這方法去掩飾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把它描寫作一種毫無真實的內在矛盾的生產方法。

機械論者否認商品的內在矛盾，連唯心論者在一起同否認了這些內在矛盾基於價值法則的發展。他們把馬克思關於價值乃商品生產運動的特殊法則的學說，加以否認，而代以機械論的研究方法，認價值是均衡的法則。

此種觀點（始自波格達諾夫）的代表者，首推布哈林。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裏面說道，他著此書的目的是「揭示」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法則」。但是布哈林則相反，他以為馬克思派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探討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均衡法則。「尋求均衡法則——他說——便是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註）既有商品生產佔主要地位的社會，那末據布哈林氏的意見，這表示說它裏面定有一種「全部體系的一定均衡」。

(註)，它的各部分都是彼此「相互適應」的。據布哈林的意見，商品經濟的堅固均衡律，是由價值法則所確定起來的。「價值法則——他說——便是單純的商品生產體系的均衡法則。」(註)

(註) 上引各處均見布氏過渡時期的經濟學，上冊一二八頁。

這種研究價值的方法是對馬克思觀點的一種正面的修正。斯大林曾謂，均衡的理論，「自然與馬克思學說毫無共同之點。」

在這一理論中，明白表現的，是對商品生產內在矛盾的否認。事實上，假使價值使商品經濟的各部分「互相關應」起來，而把它變為一種「牢固體系」，那末商品經濟內部的任何矛盾都沒有了。這在邏輯上，必然要得個結論說，資本主義生產的階級矛盾（是從商品裏面所含的矛盾發展而成的），被階級的均衡所代替了。這樣，均衡理論不可避免地走向否認社會鬭爭，宣傳階級和平的路徑。再則，假使把商品生產把握為一種牢固的均衡體系，那末商品生產的運動和發展，便連它的內在矛盾一起而消失了；使商品經濟終歸滅亡的那力量也隨着對它內在矛盾的否認而消失了。

所以，布哈林他不可避免地主張「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矛盾不能走向革命，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彼此發生外部的武裝衝突的結果，纔可以發生革命。

不僅機械論者主張均衡論，就是唯心論者也主張均衡論。唯心論他們也否認了商品經濟矛盾的現實性及其發展。

「科學研究的目標——魯濱說——只是在準確地作成勞動均衡和分配的法則。」「價值法則乃商品社會的均衡法則。」

魯氏的國外兄弟——社會民主黨也抱着這個觀點。「馬克思在其勞動價值論中——布蘭達爾說——並未放棄均衡與相等論的地盤。」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也主張均衡的理論。

「一種體系發展與均衡的內在法則——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家蒲列奧布拉任斯基說——披荆斬棘，經過許多偶然性和相反趨勢，纔給自己開闢一條道路，只有根據對該體系基本法則和其表現形態的深刻的批判的以及抽象的分析，換言之，只有用確定價值法則——這個資本主義自我調劑法則的方法纔能把它加以整理。」

均衡的理論，曾成了資產階級搗亂派，如康德拉基葉夫、格羅曼、巴查羅夫等人手中的武器，他們曾想利用這一理論來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和普羅獨裁制。

凡此都十二分明顯的暴露了這個均衡理論的階級本性，這理論烏利雅諾夫當日即曾加以批評。

烏利雅諾夫在批評布哈林關於均衡問題的意見時，曾說道：若說是「商品經濟中的某種比例的必要」，那「更確切些，更可靠些。」這個某種比例的必要，是經相應的經常破壞而表現出來的。用馬克思的話說，「經常的走上均衡的趨勢，其暴露只是對這均衡經常破壞的一種反動。」（註）

機械論者(尤其是布哈林氏)根據均衡主義想把價值法則的本質歸結爲他們所提出的別一個法則——勞動消耗的法則;這法則據他們的意見在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上都是有效力的。

布哈林氏爲樹立他的論據起見想援引馬克思給庫格爾曼的一封信有名的信作憑證。在那封信裏馬克思會說,在任何社會生產方式之下,「社會勞動都有按一定比例分配」於各門生產的「必要」。布哈林氏把這個某種比例的必要叫做「勞動消耗法則」這法則爲「經濟生活必有而普遍的調節器」,「爲經濟均衡的普遍法則」據布哈林的意見,勞動消耗法則,在任何社會形式裏都有效力而保證它的均衡;在商品經濟裏,它穿着覆被的神物主義的外衣;在其他社會形式裏,尤其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它的效力是「赤裸裸」的,沒有外衣。結論是說,在商品經濟裏,所變化的是法則的外部形態,而其內容是不變的。據布氏的意見,價值法則,即係勞動消耗法則,不過穿着神物主義的外衣罷了。

布哈林的觀念不是新奇的,他是重述波格達諾夫的。「假使在資本主義之下,——波氏說——基本的自發的調節器爲勞動消耗;在過渡的社會形式之下較有計劃的調節器仍爲勞動的消耗;在社會主義之下調節器亦定必爲勞動消耗,那末這不是說這兒有某種共同的規律麼?誠然,在資本主義之下,這法則具有價值律的形態;這價值律的作用有時是自發的,有時是合於計劃的,但這無非是同一的勞動消耗律,同一的比例罷了。」

這個機械論的勞動消耗律的觀念,首先不對的,是它把價值法則的作用只歸結爲調節器的作用了。因之,它

是把價值當作一種保證商品經濟各部分彼此相適應的法則——保證商品經濟安定的法則。反之，價值律並非是商品生產安定或均衡的法則，而是它運動的法則——它的矛盾生長與發展的法則。無疑的，價值法則調劑着商品生產各部門的勞動分配。不過這種調劑是在矛盾中實現的，是經過比例經常的破壞，是在商品生產的運動過程中，且基於商品生產所固有的內在矛盾以實現的。所以，價值法則的本質，不限於它為商品經濟的調劑器而已。

同時，機械論的勞動消耗法則的概念，對於各門生產間勞動分配的理解也是不正確的。

根據這個觀念，可以說，各門生產間勞動分配的性質，在本質上，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下都是一樣的。依它說，假使在商品經濟裏各部門勞動的分配是在神物主義外衣掩蔽之下遂行的，那末在共產主義時代也有這種分配，只是無神物主義的外衣罷了。申言之，各門經濟的比例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是未變的。假使在資本主義時代，譬如輕工業與重工業，工業與農業之間有着一定比例，那末這種比例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後也仍然保存着，因為不如此，就違犯千古不變的勞動消耗法則了。

所以，布哈林氏所得的一個結論說，資本主義時代的那種比例，仍留在蘇聯經濟中，這不是偶然的。據布氏的意見，那商品經濟裏於生產以後在市場上所自發地暴露的，蘇聯僅可用社會主義計劃的手段，在生產過程以前事先能預先看到罷了。

據布氏的觀念，為保持比例起見，蘇聯經濟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部分之間務須保持均衡關係，不應進政

富農。布氏和其他右傾派會基於這一觀念，發揮了一種完全機會主義的投降於資產階級自發性的政綱。

與機械論的觀念相反，馬克思的價值論教訓我們，價值法則跟其他各種經濟形式的運動法則，不僅形式上不同，就是本質上也大不相同。價值法則表現形態的特徵表明了那價值所表現的生產關係的特徵。

自然，在每種經濟形式下，勞動必以某種方法分配於各門生產之間。但是不論這種分配的形態或是比例本身，在由一形式轉至別一形式時，在質量和數量上，都要根本變化的。在研究蘇聯的規律時，便可看到，因蘇聯經濟跟資本主義經濟原則上不同的原故，蘇聯經濟中勞動的分配和各門經濟的比例，都跟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分配和各門經濟的比例不同。

布哈林在跟托洛茨基派的理論家蒲列奧布拉任斯基爭論時，便提出了他的勞動消耗法則。布氏批評蒲氏的立場固然不正確，但這不是說，蒲氏本人的理論是很對的。在研究蘇聯經濟規律的問題時，我們便可看到，蒲氏對於蘇聯經濟會提出所謂「兩個調節器的法則」，以期樹立他們托洛茨基派的普羅國家「榨取」農民的口號。但值得注意的，蒲氏跟布哈林爭論時，並未駁斥勞動消耗的觀念。在這一問題上，以及與它有密切關係的價值問題上——均衡律上，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經濟理論是彼此攬手的。

第三篇 貨幣

第八章 貨幣的本質及其機能

第二十四節 貨幣的本質

我們在前邊研究商品的時候，便已經看出，隨着商品生產和其固有的矛盾的發展而如何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貨幣。

我們看到，經過一種商品與別種商品相比較，在價值的形態上便顯露了生產商品所費的勞動的社會性。但是當一種商品經唯一的別一種商品（價值的單純形態）或經好多個別商品（價值的展開形態）以表現自己商品的時候，一切個人形態的勞動的一體性和其社會性還沒有普遍的表現。僅在價值的普遍形態以及貨幣形態上，方有那普遍的表现，這時用特種商品——貨幣來充作普遍等價物了。從這時起，全體商品分爲兩極：商品世界和貨幣世界，貨幣成了特權化的商品，其餘的商品則用它以表現自己的價值。這一分歧，以顯著而明確的方式表現了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

因貨幣的特權地位的緣故，以致造成了一種幻想，彷彿貨幣依其本性講具有某種特殊的神祕本質。其實，貨幣的獨特作用，是由它所表現的社會關係而發生的。

貨幣爲一種普通等價物的特徵，只是價值的單純形態上的等價物的特徵進一步的發展罷了。貨幣表現着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它履行的是普通等價物的獨特作用，而表現着社會勞動，因而它們本身也是一種社會勞動的生產品，那社會勞動是體現在它裏面的。

所以，貨幣不是簡簡單單的人們爲交換便利起見而造的技術手段，如像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經濟學家所說者；貨幣不是依人們心之所好而造成的，也不是依人們的相互同意而造成的。貨幣的必要性，是由商品生產的矛盾中而必然產生的；那矛盾便是個人生產者生產的社會性，要能顯露出來，除非經過交換，經過體現於商品——等價物的私人勞動作媒介不可。

因此，有人主張在商品生產保存的時代可以取消貨幣，直接用勞動時間以表現價值，其錯誤不問可知。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格雷（D. Gray）和歐文（R. Owen）所主張的「勞動貨幣」即此理論的表現。格雷主張設立一種特別的銀行，每個生產者可把自己的商品交給該銀行，換取一種證書，上面書明生產該商品所費的時數。此種證書叫做「勞動貨幣」，它自然不是所謂真正的貨幣，因爲這兒勞動是直接勞動時數表現出來了。顯然，在商品生產之下，也不能夠有這種「勞動貨幣」，因爲這兒各個生產者的勞動，直接爲私人的勞動，體現於商品的社會勞動，在該商品未與其他商品交換的時候，是無法決定的。歐文想用開辦獨特的「勞動公正交換機關」和開設獨特的「集市」的方法，去實現他的「勞動貨幣」觀念，此種企圖的終歸失敗，並不是偶然的。體現於商品的勞動，在歐文所設立的「集市」上是隨意決定的，並無一定標準可遵循；而且一種商品（其

價格在「集市」範圍以外高於價值）人人需要，而別種商品（其價格低於價值）則無人過問。結果，那「集市」大約存在了兩年，即行關閉，使歐文遭受了不小的損失。

現在美國「特克諾克拉西」(Technocracy)派，也主張取消貨幣，採取精力單位的計算方法；他們主張把政權交給工程師，用「精力元」來代替金元。此種主張，在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它係腐化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者所主張，目的在欺惑人們。他們批評貨幣體系的缺點，主張把它加以改革，他們想用這方法給民衆暗示一種意思，似乎勞動者痛苦的原因，只是在貨幣體系的缺點中，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中。

貨幣乃商品生產和這生產所固有的矛盾的必然產物，它帶着一種歷史的暫時性。在商品生產和交換未發生和發展以前，貨幣就是沒有的。在蘇聯經濟中，我們看到，貨幣在原則上也是另一種貨幣了。在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上，那時社會勞動直接以勞動時間來計算，貨幣因而也就沒有了。

第三十五節 貨幣的機能 貨幣乃價值的尺度 價格與價值

貨幣在商品經濟裏所履行的那些機能，便表現了它的本質。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這些機能吧。並且我們暫假定只以黃金為貨幣材料。

貨幣在商品經濟裏既是普遍等價物，所以它頭一個基本的機能，便是它是一種價值尺度，其餘一切商品惟有經它的媒介以決定自己的價值。

一切商品都是用黃金來測量自己的價值，而彼此相等起來。因此，發生了一種幻想，彷彿只是由於黃金的原故，各種商品纔可彼此相互比較。其實，這事的本質不在於黃金本身，而在於經黃金媒介而彼此比較的一切商品，以及測量它們的黃金本身都體現有一定數量的社會必要的生產它們所費的抽象勞動。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生產某一商品所費的這種勞動越多，則用以表現它價值的黃金數目也越大，換一句話說，它的價格越高；反之，生產黃金所費的勞動越多，則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用黃金以測量自己價值的商品價格也越小。

用黃金做媒介以測量商品的價值，在該商品換成貨幣以前，亦會有的。在商品出賣以前，它的主人即定下了一定的價格，換一句話說，已經在理想上用黃金測定它的價值了。「貨幣以心中想像的或理想的貨幣來履行自己測量價值的機能。」（馬克恩語）

但是假使貨幣未真正流通於交換過程中，假使它與我們的意志無關，客觀上未具有價值，不是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生產品，則心中的測量也是不可能的。假使我們心中要經黃金來測量一噸鐵的價值，那末這價值便表現於貨幣商品的一種數目；假使我們心中要用白銀來測量同一噸鐵的價值，那末我們不得不把這價值表現於貨幣商品的別一種數目，因為白銀黃金與我們的觀念和見解無關而都具有一定的價值，生產同一數量的白銀與黃金，其所需要的社會勞動數目是大不相同的。

並且，我們知道，在事實上，商品的交換比例是自發地規定的：每個商品生產者都願把自己的商品盡可能的多賣些錢，但商品經濟的自發的法則，卻不依他的願望而規定了價格。當我們心中用貨幣來量度某一商品的價

格的時候，須計及那在市場上不依我們的觀念而形成，並由商品和貨幣的價值來決定的交換比例和商品價格。總之，貨幣所以有量度任何商品價值的能力者，其原因是貨幣與其他商品一樣，都具有客觀上一定的價值，而流通在交換過程中。

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便叫做商品價格。

商品所有人出賣商品時所得的貨幣數目，是依體現於他商品中的勞動和體現於貨幣中的勞動以轉移的。假定一公斤裸麥是五十分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生產物，每枚金「戈比」所體現的這種勞動是五分，那末一公斤裸麥的價格便等於十一「戈比」。假定因為農業中技術的改善和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一公斤裸麥平均所費的社會必要勞動為二十五分，則其價格亦必改變而為五「戈比」。不過在生產裸麥所必要的勞動照舊時，裸麥的價格，亦會變更的；這就是在採金所必要的勞動發生變化的時候。假使社會中黃金的開採，因技術的改良，輕易舉，則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物價定必高漲，因為每「戈比」所體現的社會必要勞動已經減少了。

自然也有這種情形，即物價可同時依着下述兩種原因而發生變化：一由於貨幣價值的變動，二由於商品本身價值的變動，並且隨着這兩個原因配合的不同，有時物價跌落，有時物價高漲。但是不論怎樣，在每一場合，在一定的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狀態下，若干某種商品的價值總是表現而為若干貨幣。

當我們說，一種商品的價值是經別種商品而表現，價值表現於價格的時候，是假定：商品彼此交換的比例，它們的價格是跟它們的價值恰相符合的。

在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問題比較複雜些。因商品生產無政府之故，所生產的商品，不是多於購者所能買的，便是少於購者所買的。所以，各個商品的價格，不是高於價值，便是低於價值。需求經常變動的結果，以致商品的價格也是經常變動的。

但變動環繞的中心，則為價值。隨着生產某一商品社會必要的勞動數量的減少，該商品的價值亦必減少，它價格環繞的那中心亦必相應地發生變化。「價值法則」便這樣經過恆久的變化「而支配着物價的運動。」
(馬克恩語)

假使拿一個相當長久時期內物價的變動來看，物價有時高於價值，有時低於價值，彼此適相「抵消。」所以，我們可把物價跟價格的歧異撇開不講，而假定價格與價值兩者是適相符合的。

第二十六節 貨幣乃價值尺度和價格本位的機能

各種商品，各有各的價值，表現而為黃金（或者其他貨幣材料）的數目，亦各各不同，因此需要有一種貨幣材料的一定測量單位。

任何測量都是藉助於一定單位的：譬如量長短時，則有公尺、丈、呎等，量輕重時，則有公斤、磅等。

測量種種貨幣材料數目的一定單位，叫做價格的本位。

各國用以表現物價的貨幣單位，各各不同。

在制定鑄幣以前，商品的價格，直接用黃金或其他貨幣材料的重量單位，如磅、盎司等以表現之。而且，起初是商品跟錠條相交換，錠條重量的決定，每次須加秤衡和化驗。隨着交換的發展，一定重量的金塊，纔定作貨幣應用。起初不僅國家，即個別的巨商、寺院等，亦可製造錠條。隨後方成了國家的特權，國家發行一定重量、式樣及名稱的鑄幣。同時，價格本位，亦由國家來制定的了。

隨着貨幣的發展，貨幣重量的名稱——即用作測量物價的單位的名稱，便與原來的重量名稱分離了。在好多國家裏，如在古羅馬，外幣由交換比較發達的別國逐漸侵入，外幣的名稱，便與該國內通用的重量單位，不相符合。此外，隨着社會的發展，以前用作貨幣的一些不大貴重的金屬，逐漸由更貴重的金屬所排擠；如銅被銀所排斥，而銀又被金所排斥。新的貨幣，已沒有重量的名稱，如以前的貨幣所有者。譬如英國的貨幣單位——鎊，從前就重量講，為實實在在的一磅銀子；當銀鎊改成金鎊的時候，金鎊貨雖仍保存「磅」的名稱，但所含的黃金，已比一磅少得多了（其減少的數目，適為銀價低於金價的倍數）。除此以外，鑄幣的重量名稱跟它實在重量的差異，還有一個原因，即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的私鑄貨幣是。因私鑄濫造的結果，鑄幣原來的重量僅留下了一個名稱；譬如英鎊，在這種私鑄的結果，其原來重量保存下來的，還不上三分之一；不久以前，美國政府將美元所含的黃金成份，大大減少；法國政府更在以前，把法郎所含的黃金成份，比之戰前減少了五倍。

各國各種不同的鑄幣，因而以及各種不同的價格本位，都是依好多歷史的條件而制定的。

法國在其大革命時代，規定以法郎為單位，含純銀〇·九公分；現在法郎所含的黃金成份，已比戰前減少五

倍，大約爲〇・〇六公分。法郎又分爲一〇〇「生丁」。美國的貨幣單位爲元，不久以前合金約一・五公分，元又分一〇〇仙；英國的金鎊含純金約七・三分；俄國的盧布，約含純金約〇・七七五公分。

自國家所承認的一定貨幣單位一經確定，則物價即用此單位以表現之。不是說物價等於幾磅或幾公分黃金，而是用元、法郎、盧布把它（物價）表現出來了。

「所以，商品是用貨幣名稱以表明它們價值的多少。凡需要以貨幣形態來確定某物價值的時候，貨幣的機能，總是一種計算的通貨。」（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五四頁。

同一商品的價格，就表面看來，各各不同，這是依用金、盧布或元以表現而轉移的。自然，用以測量商品價格的黃金總量，還是依然一樣，與用何種貨幣（元或盧布）來測量無關係，不過表現物價的單位數目，則是各種各樣的。

黃金的價值隨着它的開採技術以轉移，其所遭遇的變化，未反映在貨幣爲物價本位的作用上面。假定一個盧布所含的黃金的價值跌了一倍，那麼作爲一定的貨幣單位的一個盧布，也不會因此比十金盧布便宜十分之一。

把一個鑄幣所表現的物價，折合爲他國鑄幣所表現的物價，極其容易。這裏需要注意者，僅爲每個鑄幣所含的黃金數量。所謂金幣市價，即由此形成的。

總之，貨幣要能履行它測量價值的機能，非應用特種的單位，特種的價格本位不可。

其次，不要把貨幣為價值尺度的機能 and 跟它有密切聯繫，且依它以轉移的貨幣為價格本位的機能，混淆在一起。

貨幣為價值尺度的機能，並不依人們的條件與同意而轉移。假定某一商品中體現着一定數量的勞動，那末，便把自己的價值表現於一定數量的貨幣，一定數量的黃金。這一定數量的黃金總額，與構成它的塊狀或單位的大小毫無關係；在該商品價值之下，它僅取決於黃金的價值。但是，我們要測量這批黃金，須有條件地依據作為價格本位的某一測量單位。這種測量單位，可隨意用立法手段加以變更；譬如不久以前，我們都親自看到，法國會用法律把一種測量單位（舊的戰前的金法郎）取消，而代以別種測量單位（新的金法郎）；同樣，土耳其、奧國及其他好些國家都設立了新的，從前沒有過的測量物價的單位。

雖然政府可用立法的手段，任意設立新的物價本位，但是這不是說，貨幣為價值尺度的機能，可依人們的同意而任意地改變。假若生產商品所費的勞動照舊而黃金本身的價值也未變更的話，則那表現商品價值的黃金總額，便說任何人們的同意，就是法律，也不能使之增加或減少。即使將所用的單位加以改變，但所變更者，只是測量若干黃金的單位的外表數目，而不是這個黃金數量的本身，猶如有匹布，不論用公尺來量（譬如二公尺）或用俄尺來量（四五俄尺），但這匹布的客觀存在的長度並未變更。表現商品價值的貨幣材料的數目，要能發生變化，只有在生產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或生產貨幣所必要的勞動發生變動的時候。所以，馬克思說道：「貨幣有着

兩種完全不同的機能，一為價值的尺度，一為價格的本位。它們當作人類勞動的社會體現看，為價值的尺度；當作固定的金屬重量看，則為價格的本位。它們作為價值的尺度，為的是把各種各樣的商品的價值變為價格，心中想像的黃金數目；它們作為價格的本位，為的是測量這黃金數目。」（註）

（註）讀本論，第一卷五二頁。

第三十七節 貨幣乃流通的工具 商品的變形

商品的價值，可在人的心中用黃金測量，不須把商品換成貨幣。但是很明顯的，貨幣在商品經濟中的作用，不限於它們為理想的價值尺度和價格本位。人們心中可以用黃金來測量商品的價值者，只是因為在此以前各種不同的商品，在歷次的交換行為中已換成真實的黃金了。所以，我們為要說明貨幣的其他機能起見，還要把貨幣在交換過程中的作用來考察一下。

在商品生產和交換發展的初期，當時居主要地位的還只是價值的單純和展開的形態，生產者拿自己的商品直接到市場上去換取滿足自己消費所必要的別種商品。假若某個原始公社，把偶然多餘生產的皮子，去換取自己所需要的弓箭，那末這商品交換的形態，便是：

甲商品——乙商品 或 $W_1—W_2$ 。

但是隨着往後商品生產的發展和貨幣的出現，商品已不是直接彼此交換，而是用貨幣作媒介了。生產糧食

而需要火油的某農民，這兒不是把自己的糧食直接換成火油；他首先把糧食變成錢，然後拿錢再去購買火油或他所需要的其他商品。在此種場合之下，商品的流通已採取了下列的方式：

甲商品（糧食）——貨幣——乙商品（火油）或 $W_1—G—W_2$ 。

貨幣在這兒成了流通商品間的媒介物，因而負有流通工具的機能。

在這種商品經貨幣而流通的過程中，在物物直接交換時期即已存在的商品生產的矛盾，更其發展而複雜了。

為要暴露這種矛盾，我們須把一種商品變為貨幣而貨幣又變成他種商品的過程詳細研究一下。這個過程有兩個階段，一為一種商品變成貨幣的過程，即 $W_1—G$ ，二為貨幣變成別種商品的過程，即 $G—W_2$ 。

第一個過程 $W_1—G$ ，無非是變賣商品的過程。這在一種商品經貨幣而變成別種商品的總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商品在其出賣和變成貨幣以前，便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但是在它未出賣的時候，它的使用價值不能顯露出來，它的價格即它價值的貨幣表現，是不能實現的。

商品的變成貨幣，在商品經濟裏，含有很大的困難，因為商品生產者不能夠事先顧計到該商品有否人確實需要，可以出賣若干，別的商品生產者把這商品生產多少等。所以馬克思說，商品的變為貨幣是一種「孤注一擲的行為」（Salto mortale）。

但是我們假定，甲商品會變成貨幣了，那位農民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去賣成了貨幣。顯然，那農民既出賣了糧

食，定必有人購買它了。在這位農民看來，他糧食的出賣只是流通的第一個階段；甲商品變為貨幣的過程，而在別個把自己的貨幣換取農民糧食的人（假定是一個鞋匠吧）看來，這過程則採取了 $G—W$ 形態，即購買糧食。鞋匠的購買糧食，纔使他以前所出賣的皮鞋變成他所需的別一商品的過程告終結。那位農民不過纔使變形過程開始罷了，因為這兒他得了貨幣，還要拿去購買他所需要的火油哩。總之，凡某人的出賣商品，同時對別人便是購買。但是商品既是藉貨幣之助來流通的，那末某商品所有人（農民）的出賣商品，乃表示他所生產的商品變形過程的開始。同時，又是對別一商品所有人的購買過程和他所生產的商品變形過程的終結。

因此，商品變形過程的第二個階段： $G—W$ ，譬如農民手中的貨幣之變成火油，是怎樣一回事，不問可知了。當那位農民完成他所生產的商品的變形過程而獲得他所需的生產品的時候，一種商品變成他種商品的別一過程又開始了：火油主把自己的火油換成貨幣，然後再拿去購買別的商品等等。

若就一種商品經過貨幣以變成別種商品的全部過程 $W—G—W$ 來說，那我們看到，它是由「兩個對立而又相互補充的運動： $W—G$ $G—W$ 」構成的。(註一)但是這兩種運動中的每一種本身又是矛盾的，因為對某一商品所有者的購買過程和其商品變形的開始，這同時又是對別人的購買過程和其商品變形過程的終結。所以，馬克思曾說：「商品的完全變形，以四個對立和三種人物為前提，」(註二)這三種人物在上述的例子中即為鞋匠、農民和火油商。

(註一)註二)見資本論第一卷六二和六三兩頁。

在一種商品與他種商品直接交換的時候，問題很簡單。那時只涉及兩個人，他們交換以後，商品即進入消費範圍以內，除他們兩個人以外，交換過程並未碰着第三個人。現在農民所以能夠賣掉他的糧食者，只是因為以前鞋匠業已賣掉了他的皮鞋，得了貨幣可以購買糧食之故；再則，火油商的商品的命運是依存於農民的糧食的命運，餘此類推。鞋匠所吃的，已經是購自農民的糧食，而農民所點的火油，則是他拿得自鞋匠的錢去購買的。但是貨幣仍在繼續着供作商品，流通過程之用。它會用於糧食變為火油的過程，自落在火油商手中以後，貨幣又開始了他火油變為別種商品（例如絲絹）的過程，落在絲絹商手中以後，貨幣更肇始了他絲絹的變為別種商品，例如毛，餘此類推。

在這種商品貨幣流通的過程中，我們便看到了各個商品生產者的深切聯繫與相互關係。馬克思關於這說道，「商品的交換，突破了物物直接交換的個人的和地方的界線，而發展了一般人類勞動的產物的交換。」（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六四頁。

並且發展了一種「相互錯綜的社會聯繫，」那聯繫不是受人們的自覺的意志所調節，而是受商品經濟的自發性所調節的；同時，還發展了一種更複雜錯綜的矛盾，因為隨着社會聯繫的發展，商品生產的無政府性也增長了。

我們看到，在商品變為貨幣的過程中，某一商品所有者為出賣人，同時別一商品所有者則為購買人。但是出賣人，把自己的商品換成貨幣以後，可以暫時忍耐，不去購買別種商品。在以前商品直接交換而不經貨幣作媒介

的時候，不購買別種商品而想賣掉一種，那是辦不到的。但是在商品貨幣流通之下，這卻有可能了。假使某一商品所有人把自己的商品賣成錢後不去購買別種商品，那末也許別一商品所有人不能夠賣掉自己的商品了。這結果要使得好多其他商品所有人不能賣掉商品，也不能購買商品。

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期，此種現象，更是家常便飯。誠然，經濟危機只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裏有的，而在單純商品經濟裏尚未之見過，然而它的可能性已奠基於商品生產的關係中，這關係在商品貨幣流通的過程中業已表現出來了。因為這兒已經很顯然地可以看出，假使某一變形過程在商品變為貨幣的階段上一受阻礙，那末這定要使得好多彼此依賴的商品生產者的貨幣變為商品的過程及商品變為貨幣的過程亦受其阻礙。

第三十八節 貨幣的流通 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目

貨幣參加在商品貨幣流通中的作用與命運，與它所服務的其他商品的命運，大相懸殊。

凡商品被人購去以後，都是用於滿足消費的。譬如麵包購去就吃了；衣服購去後就穿爛了。但是我賣掉了糧食所得的是貨幣，這貨幣以後究竟怎樣辦呢？我似乎把貨幣也消費了。何謂把貨幣當貨幣（只是當作貨幣，不是簡單地當作一塊黃金）消費了呢？即用以購買某種東西之謂，如火油是。在此種情形之下，貨幣不是吃了，也不是失落了，而只是轉交別人手中——火油商罷了。火油商用以購買絲綢，復把這貨幣「消費」了，貨幣落在絲綢所有人手中，又完成一個新的商品周轉，依此可推至無窮。這樣貨幣充作流通工具，由一個人手中落到別個人手中，

甚至在一天之內可完成數次的迴轉，換一句話說，可參加 $W-C-W$ 過程好幾次。

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在一定的時間內流通需要多少貨幣呢？

凡貨幣的流通既都是供商品流通之用，那末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是依流通的商品的總和而定的了。假定市場上所有的商品共有一千盧布，這是否說，爲了保證這些商品的正常的流通，恰恰須要有一千盧布的貨幣呢？絕不是這個意思。每個盧布一天之內可以週轉好幾次，它對商品的服務，其總和要大於一個盧布。假定一個農民把糧食賣了一個盧布，他拿這一個盧布去買了火油；火油商又拿這一個盧布去購絲綢，絲商再拿這個盧布去購羊毛。姑假定一個盧布在一天內的流通如此，那末結果如何呢？同一個盧布可以服務的商品如下：

購買麵包一盧布

購買火油一盧布

購買絲綢一盧布

購買羊毛一盧布

共計 四盧布

所以如此者，因爲一個盧布迴轉了四次。貨幣流通越快，則它所服務的商品越多。但貨幣在市場上流通的速度，不是統統都一樣的。若要把盧布（或者一般同一的鑄幣）在市場上的流通算出一個平均速度來，那末不難得出一個結論說，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目，等於用同種鑄幣的平均週轉數去除流通中一切商品價格總和的所

得數。假定每個盧布每天的流通次數平均爲五次，那末依上述的例子說來，市場上所需要的不是一千盧布，而是五除一千盧布，換一句話說，即二百盧布。

第三十九節 鑄幣 貨幣乃價值的符號 劣幣和紙幣的發生

貨幣的充作爲流通工具，遂產生了有鑄幣之必要。當金幣以錠條的形式使用的時候，錠條依重量與商品交換，不可免地要發生技術上的困難；爲了消除這些困難，貨幣遂開始鑄造，而且有一定的形式、重量、及相應的計算名稱。後來鑄造錢幣，以及決定物價的本位，都落在國家手中了。

某一鑄幣所代表的價值，原來跟它所合的若干黃金的價值，並無差別。但後來在鑄幣流通過程中，遂顯露了鑄幣所含的黃金的價值跟它在流通過程中所代表的價值有所不同。

鑄幣由一個人手中轉至別個人手中，必然要遭受若干的損耗；磨擦少許，而損失其重量的一部分，並且，它要喪失而所體現的價值的一部分。然而鑄幣雖喪失了它價值的一部分，卻沒有一下子退出了流通。當鑄幣只是喪失自己重量的一小部分和其中所含的金屬未跌至一定的最低限度（普通由國家規定）以下的時候，磨損的鑄幣是在市場上與新的未磨損的鑄幣同樣流通的。

所以，鑄幣的名稱與這個鑄幣依據它的名稱（或者說依據它的名義價值）在市場上可以換得的商品數量，跟這個磨損的鑄幣中所體現的實在價值，是不相符合的。

黃金以磨損的鑄幣的方式停留在流通中，已不是真正的商品等價物，真正的價值尺度了。它併作商品流通之用，只是一種價值法則——成色十足的貨幣的臨時代替物。

其次要注意的，就是在履行流通工具的機能上，成色十足的貨幣，可暫時被成色欠缺的價值法則所代替。在流通過程中，貨幣只是在很短的一個時間內留在某一商品所有者的手中，以後還要轉給別人，譬如農民所得之錢要轉給火油商，而火油商又把這錢轉給布匹商，餘此類推，因此，在這個短時間內，貨幣成色是十足的還是欠缺的，對他們之中每個人都不關重要了。

在流通過程中，成色不足的，磨損的金鑄幣，既可代替成色十足的貨幣，那末不是由黃金所作成而由其他金屬作成的劣幣或紙幣都可有此作用了。馬克思說道：

「貨幣流通的本身既把鑄幣的實在成份跟名義成份分開，既把它金屬存在跟它的機能存在（流通工具之意）分開，那末它之中已藏着一種可能——即金屬貨幣在其鑄幣機能上可由其他材料所制成的符號或單純表記來代替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七五頁。

銀幣、銅幣、鎳幣以及其他各種輔幣，其所含的金屬的價值，都比之它們名義上所代替的金幣的數量要少得多。可以代替成色足夠的貨幣的紙幣，本身更沒有任何價值，只不過是一種代表若干黃金的單純符號罷了。

要使紙幣和成色不足的貨幣，在流通過程中能夠順利地代替成色十足的，除非它們的數目不超過當時供

流通之用所必要的足色貨幣的數目。假使這個條件不能夠嚴格遵守的話，那末每個紙幣的單位所代表的價值，定要少於它名義上所寫的（譬如一個紙盧布在此情形之下，其所代表的價值，少於一個金盧布所含者。）關於紙幣的問題，後邊再詳細說吧。

現在應特別注意的，就是紙幣連輔幣一樣，只是金幣在流通過程中的暫時代替物。不論紙幣的市價如何變動，假使它的數目超過流通所需要的金幣數量時，那末大體上用它所購買的商品數目，與用它在流通中所代替的金數量所購者相等。例如在一定的物價之下和在同種鑄幣的一定流通速度之下，商品的流通需要一萬萬金盧布，而在市場上流通的上書「一盧布」的紙幣則有兩萬萬盧布，那末這兩萬萬紙幣只可購買一萬萬金盧布的商品，這樣一個紙盧布只頂半個金盧布。

第四十節 單本位貨幣制與複本位貨幣制 自由鑄造與秘密鑄造

在某國用作足色貨幣，而且以鑄幣形式用作一切商品的價值尺度——真正等價物的金屬，叫做通貨金屬。現今差不多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黃金是唯一的通貨金屬。銀幣、鎊幣、銅幣，都是充作輔幣用的。惟有中國、意、德、美以及瑞士尚在十九世紀中葉，還是金銀並用。用金銀兩者同做價值尺度的貨幣制度，叫做複本位制（Bimetallism），用一種金屬的，則叫做單本位制（Monometallism）。

在複本位制之下，商品的價值有兩種獨立的表现：一爲黃金的，一爲白銀的。金銀價值的變化是不平衡的。因之，它們的相互交換關係也是變化的。所以同一商品，在複本位制之下，用金用銀交換，各不相同。譬如十九世紀中葉，金銀價值的比例，約爲一與十五；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尤其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戰爭以後，金銀比例發生變化而金價高漲。一九〇〇年，金銀比價約爲一與三三·五。就是說，在十九世紀中葉，值一金法郎的商品，用銀法郎來計算，要大十五倍；但到十九世紀末期，值一金法郎的商品，用白銀來計算，其數目更大了。

金銀比價的經常變動，在複本位制之下，創造了一種測量價值的二重性，這二重性是與貨幣爲普遍等價物的作用相矛盾的。所以，複本位制是不能長久存在的。馬克思說：「凡依法律兩種商品用作價值尺度的地方，事實上總是由其中一種履行這一機能的。」（註）

（註）《政治經濟學批判》九三頁。

在複本位制之下，國家用法律規定金銀的一定比價。但是隨着金銀兩者的實在比價的變動，而價值比較昂貴的金屬，則被價值比較低廉的金屬所排斥。假使白銀的價值跌至法律所規定的比例以下，則金價事實上定多於法律所規定者以上。金幣所有人出賣金幣時，跟法律所規定的金銀幣的比價相較，便有餘利可圖；在這種情形之下，成色略略不足的銀幣便日益充斥流通，而金幣則一天一天被人收藏起來了。於是事實上留在流通中的只有銀幣了。

總之，商品經濟的自發法則，本身會使價值尺度的機能緊縛於一種金屬。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機能便

束縛於黃金，而銀幣僅成了在流通過程中代表黃金的輔幣了。

鑄造貨幣，有公開的，有秘密的。在公開鑄造之下，國家不僅用自己的黃金來造鑄貨，並且承受私人的錠條，造鑄通貨；而且要求改鑄錠條的人，仍可領得與錠條重量相等的鑄貨（普通僅收為數不大的鑄造費。）在秘密鑄造之下，國家僅用自己的金屬造貨幣，而不接受私人改鑄的要求。

公開的鑄造，國家僅允許用鑄造足色貨幣所用的金屬。至於成色不足的輔幣，國家是不許自由鑄造的。

假定國家允許自由鑄造成色低劣的銀輔幣，那末某人假定有三六〇金盧布的白銀，在鑄造時可向國家取得一千盧布的輔幣了。在秘密鑄造時，國家依實在價值，收購白銀、鎳、銅，而依名義價值（即依它們所替代的黃金的價值）把它們投入流通，即可享有發行輔幣的利益，而獲得特殊的收入。（註）

（註）只有在足色貨幣自由流通的時候，國家才允許自由的鑄造此種貨幣。否則，自由的鑄幣是不會有的。有時金鑄幣雖自由流通，但其鑄造卻是秘密的。

第四十一節 貨幣的原意 貨幣是一種寶物

貨幣乃價值的尺度，在這一機能上，貨幣可以在人們心中執行自己的作用，換一句話說，它可當作「理想的貨幣，人們想像中的貨幣」（馬克思語。）在流通工具的機能上，實在的金幣，可代以價值的符號。不過貨幣的有些機能，還需要有實在的金幣，此等金幣的價值等於用它所購買的商品的價值。在此等情形之下，黃金的機能，用

馬克思的話說，是「真正的貨幣，是與爲價值尺度和鑄幣的諸機能相對立的。」

現在我們就來考察原來所謂的貨幣的機能吧。

貨幣是供商品流通之用，它本身是個流通工具，所以它總是人人傳授的。不過，有時它可以退出流通，成爲多餘物，而落在某人的錢袋中。

我們知道，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取決於商品價格的總和和貨幣流通的速度。但是市場上的商品數量和其價格總和並不是經常不變的。生產某一商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一有變化，而該商品的價值，以及價格也都隨之而改變了。假定市場上的商品漸漸少起來，或者假定貨幣的流通快起來，那末一部分貨幣定必成了多餘的了。這種多餘的貨幣怎麼辦呢？其中一部分是用於滿足持有人的直接消費（例如打耳環、手鐲、鑲金牙等），而終止履行貨幣的機能。不過這比較起來是很稀少的。

退出流通的貨幣，大抵仍保存着貨幣的形態而暫時收藏起來。這樣以來，此等貨幣便由流通工具變成了寶物。

爲什麼多餘的貨幣，通常僅有一小部分變成了金物——消費品呢？因爲一部分貨幣，今日對於商品的流通是多餘的，但到明日對於那流通——購買某種商品也許又需要了。加以，貨幣在商品經濟中的作用本身，又產生了積蓄它的趨向，因爲貨幣在商品經濟裏是有莫大的權力的。這兒金錢是萬能。它可以購得一切。某人越有錢，他在採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社會裏越有勢力。

以寶物的形態，去積蓄貨幣的趨向，在商品貨幣流通發展的初期，即已隱萌芽。那時消費的範圍比較窄狹，若干生產品即可滿足人的消費。凡額外生產的一切，都可換成黃金，當作寶物積儲起來。

隨着往後商品生產的發達，而發生了儲蓄貨幣的必要，為的保證商品生產者的業務，以防意外事件的發生。商品生產者既不能夠相信他的商品可以賣出，那末他就力謀手中儲蓄若干貨幣，以備在商品未能售出時仍可購買滿足他消費所必要的生產品。同時，在某一時期，逐漸積儲款項，未達至購買某物所必要的數目時，亦可把貨幣作為寶物，暫時積儲起來。譬如某農民要買一匹馬，那末他須把出賣農產品所賺得的款項，漸次積蓄起來，直至所需要的程度為止。

貨幣暫時收藏起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時把自己的商品出賣以後，不須馬上去購買別物，而須經過若干時期。

隨着商品生產和貨幣權力的增長，商品生產者越發發愛積蓄了。要手中握有很多的黃金，便須多多出產商品，把它換成貨幣，並且極力樽節，只用這款項的一小部分去滿足自己的消費。

「所以——馬克思說——寶物的創造者，把自己肉體的消費作了黃金偶像的犧牲品。……別方面，他生產的越多，則出賣的也越多。所以，勤勞、節省、吝嗇，這就是他的主要美德。」（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八一頁。

第四十二節 貨幣乃支付工具

直到現在，我們所說的商品貨幣流通，是指商品的買賣概用現款而言。在商品貨幣交換發展的初期，只有如此。但是隨着商品生產和商品貨幣流通的發展，而造成了一種條件，在那條件之下，貨幣由買者轉移到賣者手裏，和商品由賣者轉移到買者手裏完全分離開來了；而且貨幣的轉移，是在商品轉移以後，經過若干時期纔完成的。商品賒賣時，即是如此。

假定有一個農民，他夏季需要商店所出售的印花布，但他手中一時卻無現款，須至秋季收穫後，他把糧食出賣了，方纔有錢。在此種情形之下，商人可把印花布賒賣給農民，到秋季農民把糧食出賣了再付款。這兒貨幣的支付，已在商品退出流通過程以後。在此種情形之下，貨幣所履行的，已不是流通工具的機能，而是支付工具的機能了。

在發達的商品經濟裏，每天不知有若干各種限期的賒賣；同一天內，也不知有若干到期償還的契約。並且，同一個人，於同一時間內，可向別人賒買商品，而又向第三者賒賣之。如此，便可以有一種結果，即同一時期間內到期的各種欠款，可彼此相互抵消。譬如某甲今天應向某乙還債一百盧布，而某乙今天又應給某丙還債一百盧布，相互一倒賬，某甲即可直接把一百盧布交給某丙；如斯以來，這兒兩個一百盧布的欠款，只有一百盧布就好了。

各個債戶這種相互抵消的還賬方法，不僅由債戶本人行之，並且可由銀行和特設的錢業機關行之。這樣以

來，對現款的需要，可以大大的減少。

但是我們假定，某甲以某種原因那天並未依期還債，這怎麼辦呢？其乙既向他賒賣商品，那末從此而蒙害者，當首推某乙。但是某乙本人這天亦應向某丙還債。反之，也許某乙以為某甲今天一定可以給他還債，曾答應某丙今日務必償還一百盧布。在此種情形之下，假使某乙未還債的話，某丙也要受害了。因此可說，在締結信用貸款契約之下，這些人物自始就相互依存着。

同時，這兒還發現，「貨幣為支付工具的機能，本身已含着直接的矛盾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八五頁。

凡是各個債戶的付款相互抵消的地方，現款是不需要的。在這兒用馬克思的話說，貨幣的「機能，只是理想上當一種計算的貨幣或價值尺度罷了。」譬如在上述的例子中，貸款契約本有二百盧布，而一經倒賬只需要一百盧布了。相互抵消的別一百盧布，不需要實在的貨幣，只是理想上，計算上的數目而已。但同時，因事實上要的確確付款，所以實在的貨幣還是需要的；這兒貨幣的機能，已不是理想的價值尺度，也不是暫時的流通工具，須與別的商品交換；因為 W_1 早已與 W_2 交換了；現在需要現實的金幣，以償還早已賣掉的商品。

所以，當貨幣履行支付工具的機能的時候，顯露了兩種矛盾的特質：它可以當作現實的金幣用，又可以當作理想的計算貨幣用。兩者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危機期間，在貨幣危機的當兒，尤其顯著。以前資本家彼此一個賒購一個的商品，以為付款日期一到即可抵消。但是經濟危機一來臨，便破壞了清償的行程，每個資本家都追求

現款。「貨幣突然直接由純理想的計算貨幣的形態變為有聲的鑄貨了」（馬克思語。）所以，貨幣為支付工具的機能中就奠下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那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則變為現實了。

貨幣乃支付的工具，這一機能業已說過了；這兒關於前邊所說的流通所必要的貨幣數量再補充幾句。

我們知道，流通所必要的貨幣數量，首先是依流通的商品的價格總和以轉移的。但是假使一部分商品係賒賣，不是現款，那末今天便不需要貨幣去支付這些商品了。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中須要減去賒賣的商品的價格。

不僅如此，昨天，一禮拜前，一月前所賒賣的好多商品，今天也許到期付款，此種商品雖久已退出流通範圍，但今天卻需要現款來還債。也許也需要貨幣，以支付其他的義務，如納稅、還債、付息等。所以，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上，還應加上本日到期付款所需要的貨幣數目。

不過一部分期款，不需要現款，債戶可以相互倒賬抵消。所以，其次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中，還應減去所相互抵消的付款的數目。

總之，第一，市場上所流通的商品的價格總和越大，則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亦越多；第二，本日賒賣的商品越多，則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越少；第三，屆期付款的數目越大，則流通所必要的貨幣數量越多；第四，相互抵消的付款的數目越大，則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越少；第五，市場上同位貨幣的迴轉越快，則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越小。

茲用公式表示如下：

$$\text{流通所必要的貨幣數量} = \frac{A-B+C-D}{G}$$

A是流通着的商品的價格總和；B是賒賣的商品的價格；C是到期付還的總額；D是相互抵消的付款的總額，G是單位貨幣的流通速度。

第四十三節 信託貨幣的發生 信託貨幣跟紙幣的區別

我們看到，商品不僅可以現款購得，而且可以賒購。在上述的例子中，農民甲在春季向商人購得印花布，可到秋季將糧食出賣後付款，而商人方面，普通則由農民立以債據。現在假定，在農民甲還債以前，該商人需要向手工業者購買某種商品，例如麻布。該商向手工業者也是賒購麻布的，用不着另立契據，可將他手中所有的農民甲的債據轉交這位手工業者，一俟到期時，該手工業者可直向農民甲取款。但是那個手工業者，除買了鞋，又把這債據轉交給鞋匠。這樣以來，購買印花布的農民所立的債據，一再轉讓，臨時代替了足色的貨幣。但是農民甲的債據，僅在極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範圍內，可以代替貨幣。後來銀行業發達的結果，所有各個債戶的這種契據（普通大抵是期票），均到銀行裏去兌換。銀行收取各個債戶的契據（期票），而給以本行的鈔票。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用特殊的法律，規定銀行依其存金和各人的債務發行鈔票的數目。

此種銀行鈔票，自由行使，暫時代替足色貨幣。這樣，從貨幣為支付工具的機能中發生了信託貨幣。

但是信託貨幣，跟紙幣不同。紙幣是從貨幣為流通工具的機能中產生的，可充作價值在流通中的符號。銀行鈔票，是銀行方面所發行的證券，可跟他人的證券（支票）交換；紙幣則由國家發行，國家不和他人的任何證券交換。

紙幣，是在革命、戰爭、經濟危機期間，國家榨取勞動者以籌款的手段。紙幣的流通，總是具有強迫的性質，往往它是不兌換足色貨幣的。

信託貨幣，僅在發行它的銀行隨時可以兌換足色貨幣的時候，纔可充作流通中的證券。所以，銀行不能強制使用信託貨幣。流通中的紙幣數目，國家可任意增加；但銀行所發行的信託貨幣數目，卻受有某種的限度；這限度是由銀行用鈔票所代替的實在的證券數目來決定的。假使銀行鈔票的數目增加了一千萬盧布，那末這是說該銀行跟他人換得了同等數目的證券（期票）。這些期票後面既隱藏着一定商品的賒賣賒購，所以這也是說該國商品的流通亦有同等數目的增加。反之，假使流通中引起期票和信託貨幣發生的商品總額曾經減少了，例如其中一部分曾經出售了，則由它產生的同等數目的期票，亦須付款，而鈔票要回到銀行裏來了。

但是信託貨幣的流通，並不是「和諧」的，不是沒有任何矛盾的。我們知道，貨幣為支付工具的機能中，就已經奠下了危機的可能。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這一可能便變為現實了。經濟危機的威脅，使鈔票不得不去兌取現金。在沒有經濟危機的時候，大部分鈔票人人轉授，不兌取現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可多於它所有的存金。但是——

且發生經濟危機，每個資本家便力謀把證券變成現款，大批鈔票，蜂擁而來，要求兌現。於是對兌現本身造成了一種威脅。

鈔票的發行和流通，使由債務相互聯繫起來的人數，大大增加。若有一處發生毛病，定必影響於相互聯繫的全盤債務。

第四十四節 世界貨幣

貨幣不僅在一國範圍內流通，而且可以由一國轉至別國。在此種情形之下，它喪失了在一國範圍內所獲得的一切特徵。

首先是有一定模型和重量的鑄幣，在某國原作為物價的本位，但出了該國的境界以後，便不成其為這種本位了。在國際貿易上，各國的貨幣單位，就其所含的金屬重量講，要彼此趨於相等，所以，各種鑄幣只是當作若干重量的錠條用的。

舊的金鑄幣和成色不足的輔幣，在國際貿易中，已不能當作足色貨幣的代表者——價值的符號使用；磨損的黃金，以及白銀、黃銅，都是就它們所體現的實在價值和它們的重量來收受的。

貨幣以其原來的貴重金屬的錠條形態出現於世界市場上，它在這兒的機能，是「一種普遍的支付工具，普遍的購買工具，和一般財富的絕對地社會的物質化。」（註）

世界貨幣在償付國際貸借的餘額時，是當一種普通的支付工具使用的。隨着商品生產和各國間交換的發展，國際的貸借關係也發達起來，譬如這國資本家購買別國資本家的商品，相互借債等等。結果，各國間發生了好多支付義務。假定某國（例如德國）資本家於一定時期（例如一年）之內，為償還別國（例如法國）的債務，須支出兩萬萬金法郎；並假定同一時期內，法國的資本家為償還自己的債務，亦須向德國資本家支付一萬五千萬法郎。相互清算的結果，兩方面各抵消一部分債務——一萬五千萬法郎——不須把現款由這國匯至別國。而德國的債務既比法國的債務多五千萬法郎，那末此款將由德國匯至法國，以平衡兩國的國際支付。在這一場合之下，貨幣在世界舞臺上是當作普遍的支付工具使用的。國與國間的交換越發達，則貨幣為普遍支付工具的意義越要增加。世界貨幣的這一意義是最主要的。

當某國將商品售與別國而自己又不購買或是購買商品而自己又不出賣的時候，貨幣是當作普遍的購買工具使用的。國與國間的日常交換一經破壞時，便是如此。例如歉收時某國不得不在別國購買大宗生產品是大宗產金產銀的國家，將金銀運往別國以換取必要的生產品時，貨幣也是當作普遍的購買工具使用的。在這兒貨幣已不是流通工具了。

最後，凡是把財富由一國轉移至他國而不是買賣的地方，以及這一轉移不能直接應用商品形態的地方（地），貨幣是當作「財富的絕對地社會的物質化」使用的。當某一國向他國借款作戰，以及支付賠款等時，

便是如此。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九一頁。

國際流通和國內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常常發生變動，因此不得不設立準備金。「所以，寶物的作用，半由於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為流通和支付工具的機能而發生的，半由於貨幣在世界市場上的機能而發生的。」(註)

(註)同前註。

第四十五節 平價 國際清算 總結

貨幣成了世界貨幣的時候，便喪失了民族的特徵，而當作一定重量的金屬塊狀使用的。因此之故，一國的鑄幣，依其重量而與別國同種金屬的鑄幣相交換。各國金鑄幣，按其所含的黃金數量而作成的價值比例，叫做平價(Parity)。譬如，在歐洲大戰以前，按平價一個美金等於五·一八二金法郎，四·一九七馬克，一·九四三金盧布等。某國足色鑄幣的市價，即該鑄幣與別國鑄幣交換的比例，超過平價之數，不能多於兩國匯兌和改鑄所需的費用。假使市價超出此限度，則該國的資本家，在需要別國鑄幣來付款的時候，即可簡單地把本國鑄幣運往別國鑄毀了。

各國間的商務契約，不僅可用現款進行，而且可用信託進行的。並且信託契據可暫時代替現款。

假定法國某資本家向英國購買煤炭，言明賒買，該法人會出以期票。現在又有英國別個資本家，需要在法國

購買大宗酒，這時他可不必出以期票或把款項匯至法國，而從那位英國煤商處購得法國期票，交給法國酒商。假使期票可靠的話，這位法國酒商，不須依期票強迫購買英國煤的本國人按期付款。這樣，不但購買法國酒的英人，即購買英煤的法人都省了一筆匯費。

在國際清算時可以代替貨幣用的國際期票，叫做外國匯票。法國售給英國的商品越多，則英國願購買法國匯票的人也越多，爲的清償法國的貨款。

外國匯價，即購買匯票所用款項的多少，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假使匯票寄往的國家是使用金幣（對銀行兌換券）的，則這種匯價低於金幣平價以下之數，不能大於貨幣由此國兌至彼國的匯費。假使匯價高漲，那末匯寄貨幣，比購買匯票有利了。在貨幣匯費的限度以內，匯票的市價，可高可低，依每國或匯票的求供而定之。別國欠某國的款項越多，則對某國匯票的需求越大，其市價亦越高（雖然不能超過上述的限度以上的）。所以，別國欠某國的款項多少，牠欠別國的款項多少，這對某國匯票的市價有很大的意義。假使別國欠某國的款項，多於某國欠牠的，這便是說某國的國際貸借有盈餘；反之，便是說虧損。

一國貿易的平衡，即輸入多少與輸出多少的關係，對該國的國際貸借有極大的意義。如果輸出超過輸入，則該國得自別國的款項，要多於牠付出者；這便造成了國際貸借的盈餘；若是輸入超過於輸出，則該國所喪失的金錢，要多於牠所得者，這便造成了國際貸借的虧損。

除貿易平衡問題外，某國一切外債的償付，轉運外國貨物所得的收入，以及其他種種收入，對該國的國際貸

借，亦有很大的意義。我們這兒暫時只是就以使用黃金爲主的各國間的結算而言的。假使某國使用的是成色不足的銀幣或紙幣，則以該國貨幣的單位的匯價，將依紙幣（或成色不足的貨幣）的市價，即依該國紙幣或劣幣每個單位中所含的黃金價值而定之。

貨幣的各種機能我們已經考察過了。這些機能，是彼此相聯繫，一個由一個產生出來的，它們在商品生產的比較低下的一階段上，即已顯露萌芽。不過隨着商品生產的發展，這些機能更其發展吧了。馬克思說道：

「貨幣的各種獨特的形態，如簡單地爲商品的等價物、流通工具、支付工具、寶物、世界貨幣等，因這些機能中某一機能的相對意義或佔優勢的關係，而指出了社會生產過程的各種不同的發展程度。」（註）貨幣乃流通的工具，只是在千百萬件的商品交換行爲中商品換成貨幣及貨幣久已充作等價物以後，纔有很大的作用。當貨幣權力隨着商品生產的發展而增加的時候，當流通過程本身日漸發展而有積蓄貨幣的必要的時候，貨幣爲寶物機能的意義，亦大大增加起來。要貨幣作爲支付工具和世界貨幣，商品生產須有很大的發展。此種機能，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比較高度的階段上，方獲得了很大的意義。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一一二頁。

貨幣的各種機能的發展，證明了商品生產矛盾的生長與發達。這些矛盾日漸發展，結果，到商品生產的一定階段上，遂使貨幣變成了資本。我們在後邊可看到，貨幣一作資本，便成了剝削的工具，榨取利潤和收入的工具。

我們在未研究貨幣變成資本的過程以前，還有些問題，再來講一下，這些問題與剛研究過的貨幣機能有着密切的聯繫。

第九章 紙幣 布爾喬亞貨幣論的批判

第四十六節 紙幣的發生及其本質 紙幣與黃金

在研究貨幣的機能時，我們業已說明了貨幣在流通過程中如何成了價值的符號，及因此而在流通過程中如何可用劣幣和紙幣來暫時代替了足色貨幣。

紙幣由國家發行，強迫使用，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已為時很久。它通常不是國家直接以紙幣方式發行，便是發生自信託貨幣中，此種信託貨幣從前可自由兌換黃金，隨後遂變成具有強迫市價的貨幣符號了。

譬如法國於一七一六年即開辦洛銀行，發行鈔票，此種鈔票乃於一七二〇年停止兌現。在大革命時代，又發行紙幣（Assignat），以土地為擔保。一八四八年，以及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時期，法國復又發行紙幣，那時銀行鈔票均停止兌現。從十八世紀上半期起，美國為籌措出兵加拿大費用，亦曾發行紙幣數次。英國於拿破崙戰爭時，銀行鈔票亦變成紙幣。俄國尚在葉加蒂林娜二世時代，即發行兌換券，此兌換券後來也變成了紙幣；在克里米戰爭時期，又一度發行紙幣。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時，差不多參戰各國的信託貨幣都變成了紙幣。

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使用紙幣，照例只是在尖銳的經濟危機和大事變（如革命、戰爭、經濟危機等）時期。在

「正常」的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在歐洲大戰和資本主義總危機以前——發行紙幣，則有限制，且罕少遇見。有些國家，如在德國，在歐戰以前，有少許紙幣，與黃金和銀行鈔票同等使用。僅個別的國家如奧國，纔是完全通用紙幣的。

紙幣在流通過程中代替足色貨幣，只不過是代表它所代替的金幣的價值罷了。所以，每個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要能夠跟同位金幣的價值相符合，只有流通着的紙幣數目不超出流通所需要的金幣的數量以上。

我們知道，一國在一定時際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是有一定數目的；它是依市場上所流通的商品的價格總和，及賒賣的商品價格，限期的付款，鑄幣流通的速度等以轉移的。假使金幣的數量超出流通所需要的數目以上，那末多餘的一部分黃金不是當寶物積蓄起來，就要把它溶毀製成各種用品了。

假使在流通中除過金幣外，還有紙幣，怎麼辦呢？

假定某國在一定的時際有金幣一萬萬盧布，紙幣一萬萬盧布。假使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不下兩萬萬盧布，那末紙幣則與金幣同等使用。事實上，金幣既不是供全部流通需要之用，而只是供一部分需要之用；同時，投入流通的紙幣未超出黃金流通欠缺的數量，那末每個紙幣盧布在流通過程中是頂一個金盧布使用的。可是假使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仍為二萬萬金盧布，而紙幣卻又發行了一萬萬盧布，再加上以前的一萬萬，共有兩萬萬了；因此，該國金幣和紙幣合計起來，共達三萬萬盧布。顯然，此種貨幣中的一部分，即一萬萬盧布，成了多餘的。這一筆多餘的貨幣，便由流通工具成了寶物。怎樣的貨幣成了寶物呢？

凡是收藏貨幣的人，寧願保存足色的金幣。所以，一萬萬金盧布便逐漸地退出了流通，而入於保險箱，在流通中所留下的，全成了兩萬萬紙盧布。流通既需要兩萬萬盧布，則紙幣在流通中便順利地代替了金幣；每個紙盧布所換得的商品，與每個金盧布所換者相等。

但是假定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目照舊，而紙幣的數目則增至三萬萬盧布。

需要的金幣只有兩萬萬盧布，而流通中的紙幣竟有三萬萬盧布，那末每個紙盧布在流通中不是頂一個金盧布，而只是頂一個金盧布的三分之二，即六六比又三分之二。每個紙盧布所代表的價值，跌了三分之一，三個紙盧布所購買的商品，就其價值言，等於兩個金盧布的價值。

總之，紙幣的數量，超出流通所必要的金幣數量，則每個紙幣單位所代表的價值，將低於同位金鑄幣的價值，並且紙幣的名義價值，比流通所必要的足色貨幣的價值大多少，則每個紙幣單位所代表的價值比同位金幣的價值要少多少。

由此可得個結論說，每個紙幣單位所代表的價值，不是依存於流通着的紙幣本身的數量，而是依存於這一數量相適應於它所代替金幣數目的若干。紙幣是一種價值的符號和金幣的代表者，在流通過程中它沒有獨立的價值。所以，紙幣不能夠履行貨幣的基本機能——價值尺度的機能。

在紙幣流通的時候，這一機能仍是由金幣繼續履行的。甚至流通中完全沒有金幣的地方，黃金也經過那在黃金停止流通和紙幣流通發生前即表現於黃金的商品價格來充作價值的尺度。此外，當黃金直接或間接與別

種商品交換的時候，這兒也顯露了黃金爲價值尺度的作用。最後，在對外貿易上，貨幣總是當金幣來使用的，所以這兒也顯露了黃金爲價值尺度的作用。

從前邊關於紙幣和其對金幣相互關係所說的一切中，可以明瞭地看出，下述一種流行的意見是如何的不正確，那意見說，紙幣所代表的價值，要能夠等於同位金幣的價值，只要紙幣自由兌現好了。紙幣有時可由國家兌現，但是這是罕少的。紙幣不兌現但它卻未跌價的情形是有的。這只有在紙幣的數量未超出流通所需要的金幣數量的時候，纔有可能。

僅值得注意的，就是迄今我們講述紙幣，爲簡單明瞭起見，只假定流通所必要的貨幣數量，未有變化。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因爲商品的數量和價格，以及貨幣流通的速度等，都是經常地在變化着。不過不論如何變化，總有一種最低限度，流通所必要的貨幣數量，在一個比較長久的時期內，不會跌至那最低限度以下。所以，爲預防紙幣的跌價起見，最好叫紙幣的數量，不要超過這個最低限度。

惟在國家濫發紙幣，超出流通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時候，國家爲避免紙幣跌價起見，須備有黃金（或其他實在的證券），以便在貨幣的需要跌至最低限度時，可以從流通中收回多餘的紙幣，允許它兌取黃金或其他實在的證券。這兒黃金的準備，不須等於紙幣的發行總額，而只等於超過最低限度的數目就好了。

流通着的紙幣數量未超過流通所需要的金幣數量時，國家可使紙幣自由地兌現（雖然很少看見這樣）。當紙幣發行太多和其價格跌至金幣以下時，顯然國家總是停止紙幣兌現的。（註）

(註)至於在流通過程中也項金幣用的成色不足的金屬輔幣，其所代表的價值，要能等於同位金幣的價值，也惟有它們的數量不超出流通所必要的金幣數量以上。假使輔幣數量超出了流通所必要的金幣數量以上，則它們所代表的價值，即告下跌，直到與輔幣所含的金屬價值相等為止。假使此後流通所必要的金幣數量減少，則成色不足的金幣所避的命運，正與金幣的數目超出流通的需要時所遭者相同。關鍵是比較實重的輔幣（銀的）與後選比較不大實重的，都作了寶物，被人鑄毀而改作了用物。

第四十七節 通貨膨脹和其意義

紙幣的發行額，未超過流通所需要的金幣數量，在歐洲大戰以前，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便是如此。

譬如德國，前邊業已說過，其紙幣與黃金和銀行輔幣券同等使用。奧國雖純使用紙幣，但其紙幣的發行，有一定數量，每個紙幣所代替的價值等於金幣。

在此種情形之下，發行紙幣乃國家的收入來源。紙幣沒有內在的價值，印刷費又為數很微，所以資本主義國家常發行紙幣，用以開銷薪資，購買商品，及資助資本家等等。

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階級既可得發行紙幣的利益，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紙幣在這兒便顯露了它的階級性。

若紙幣的發行，超出流通所必要的金幣數量時，換一句話說，紙幣的市價跌至同位金幣以下時，則紙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性，尤為顯著。

這種濫發紙幣，叫做通貨膨脹。布爾喬亞的國家（及以前的地主國家）在經濟大震撼的時期，在經濟危機

革命等時期，便實行通貨膨脹。譬如，我們在前邊說過，法國在其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及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時期，帝俄於克里米亞戰爭時期，均曾發行紙幣。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和在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戰後時期，各國通貨膨脹更達至空前未有的程度。通貨膨脹的狂瀾和資本主義國家貨幣體系的紊亂，乃現今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特徵。

在戰爭、經濟危機、革命等等的條件下，通貨膨脹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表示對工人和勞苦大眾剝削的加強，巨量財富的轉入支配階級手中。通貨膨脹是一種籌款方法，支配階級藉以籌措與戰爭和經濟危機有關的各種費用，及消弭革命運動和鞏固自己統治的各種費用。烏利雅諾夫說道：

「發行紙幣是強迫借款的最劣的一種，它使勞工貧人的生活極端惡化。」（註）

（註）見烏利雅諾夫集第二十一卷一八三頁。

紙幣的濫發和每個紙幣單位所代表的價值的跌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物價的上漲。隨着通貨膨脹的增加，物價日益昂貴。而且物價的昂貴是自發的，非常不平衡的一種物價漲的快，別種又漲的慢。

因紙幣跌價和物價騰漲的結果，凡持有紙幣的人，都想把它很快地脫手，將貨幣跌價的損失轉嫁於他人。凡有商品的人，都力謀把現貨留在自己的手裏，期待物價的上漲。

歸根結柢，貨幣跌價的損失，都轉嫁於勞工階級了。勞工跟資本家不同，他所有的商品，不能期待價格的騰漲；勞工把自己唯一的商品——勞動力不得已而出賣於資本家，為的得一噸飯之地。有時，勞工階級迫不得已把自

己的勞動力賤賣，在勞動力使用後，纔得到工資，假使在他作工時，貨幣跌價，勞工就要遭受損失。即使名義工資（即付給工人的紙幣單位數量）增加，但這一增加仍趕不上貨幣的跌價和生活費的騰貴。結果，實在的工資，即工人以所得的錢可以購得的生活品數量，則日益減少了。所以，通貨膨脹的結果，加強了對勞工的剝削，其方法即是把貨幣貶值的損失轉嫁於勞工，不過這方式人們不容易看出來罷了。

除加強對勞工階級的剝削外，通貨膨脹的結果，並加強了對鄉村貧農的剝削，因為鄉村貧農是一半靠工資生活，此外，在收穫後他迫不得已把生產品以很低廉的價格出售，往後又要以高價來購買。

通貨膨脹，使城市 and 農村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破產。他們節省下的一點積蓄，完全貶值。他們銀行存款的貶值，事實上即是說資本主義國家和大資本公司——銀行老闆把此種存款沒收了。

僅大資產階級的若干集團，可因通貨膨脹和因此而產生的金融紊亂，獲得利益。

大資產階級利用通貨膨脹，以加強對勞工的榨取，從勞工身上榨取額外款項，沒收小資產者，並使自己的競爭者破產，而把巨量的財富集中於自己的手裏。紙幣雖然跌價，但大資產階級他們可以提高物價，把自己的貨幣資本買成黃金和外國貨幣。

經營出口貿易的資本公司，在通貨膨脹時期，更可獲得特殊的利益。原因是他們的貨物以黃金計算，要比外國資本家的低廉，因為他們本國的工資，以黃金計算起來，要低於別國的。所以，經營出口貿易的資本公司，可在國外市場上順利地與其他資本公司競爭，雖把自己的商品賣得比他人低廉些，但跟本國未經營出口貿易的人比較起來，

仍可得若干的利益（出口獎金）。此外，經營出口貿易的資本家，在跟別國交易時，所得的是黃金（或安定的外國幣），因此亦可免卻貨幣跌價的損失。

因人心的不安，物價的暴漲，以及人們都想把貨幣跌價的損失轉嫁於他人的趨勢，以致在通貨膨脹時期，造成了投機之風。在這兒特別獲利的是大投機家，他們收買破產的資本家的企業，應用各種欺騙的手段。

大地主和富農，也可以從通貨膨脹賺取很大的利益。他們從勞工實在工資的跌落所得的利益，要多於其他企業家，因為在農產品的成本上工資佔着特別巨大的地位之故。

通貨膨脹對於那輸出糧食的地主，特別有利。貨幣的貶值，對於那些把土地抵押於銀行的地主，也很有益處，因為隨着紙幣購買力的跌落，此等地主向銀行贖地的款項實在數目，即可減少的。

小糧食生產者是否跟大地主和富農在一起，同獲利益呢？你用不着這樣想的。適為相反，他們糧食出口的利益，都落在大地主和糧商手中了。在通貨膨脹之下，中等階級，尤其小農的生活，並不優於工人；貨幣跌價的負擔主要地是轉嫁於勞苦農民和工人身上了。

然而通貨膨脹給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且只是大資產階級的一定集團）是有一定限度的。貨幣的跌價引起了貨幣體系的瓦解，它「使生產很難有必要的擴充。」（註）

（註）高利雅諾夫語，全集第二十一卷一八三頁。

物價的暴漲，瘋狂的投機，收藏貨物和趕急脫去貨幣的趨勢，在在破壞了國內的貿易。信託在資本主義社會

裏原有很大的作用，但通貨膨脹使它沒有可能了。通貨膨脹加強了對廣大勞動羣衆的剝削，使他們日漸不滿，起而抵抗，革命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威脅，日益迫近。所以，通貨膨脹在一定的階段上對大資本也成了無益的了。於是大資本的財富，逃避至貨幣安定的國家。資本家把自己的資本變爲貴重東西或不動產，比從事製造商品而變賣貨幣更有利益些，因之貴重東西或不動產的價格，也逐漸昂貴起來。

所以，通貨膨脹的結果，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迫使資產階級不得不去設法恢復正常的貨幣流通。

怎樣能夠恢復正常的貨幣流通呢？

頭一個先決條件，爲國家的歲入歲出，須相符合。國家歲入的主要項目，不是發行紙幣，而是其他來源，如向人民課稅，舉行內外債，國營企業的收入。在戰爭時，要安定幣價，普通是辦不到的，因爲此時國家的支出，異常浩大，一切實在的收入，都不足以應付。同時，在國內經濟狀況不安定和經濟動搖時期，也是如此，因爲這時國家的稅收和國內公債，爲數不大，而外國資本家又只向多少可靠的人借款的。

所以，要鞏固貨幣體系，只有在該國經濟狀況改善的環境下，才有可能。貨幣體系一鞏固，又可使經濟狀況更形改善，使人心安定，而造成信用的基礎等等。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很特別的是，通貨膨脹，勞動民衆固然受禍不淺，就是實施貨幣改革，也須由勞動大衆負擔國家所課的稅，首先是放在勞動大衆的肩上；同時，借款的利息，亦是由勞動者身上拿出來的。

要使貨幣安定，其法如下：

第一，廢止舊有紙幣，發行新的固定的紙幣，或信託貨幣，或金幣。

第二，不廢止已發行的紙幣，而停止以後的發行；在此種情形之下，紙幣的跌價，即可終止，雖然它的市價還是很低的。其次規定紙幣與金幣的固定比值。此比值由國家正式承認，往後舊的紙幣可藉以兌換新的紙幣或金幣。

第三，緊縮，即國家不但停止往後新紙幣的發行，並且減少已在使用的數目。要辦到這，只有國家從人民納稅和其他收入所得的一部分紙幣，不再拿出使用。在此種情形之下，仍在使用的紙幣市價，即可漲高起來，直達到黃金的市價為止。這種恢復紙幣市價的方法，有些經濟學家叫做“Restoration”。

在法國大革命時，曾用過第一種方法；在世界大戰後，德國和其他各國，在施行貨幣改革時，曾用過第二種方法，英國於世界大戰後，曾用過第三種方法。

第四十八節 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貨幣流通 現今資本主義各國的貨

幣流通狀況

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時期，好多參戰國的資產階級，就放棄了戰前的固定的以黃金為基礎的貨幣制度，而實行通貨膨脹，從民衆身上榨取巨大的款項，以籌措戰費。

僅日美是例外，該兩國對參戰各國貿易大加發展，從中積蓄了巨額黃金，很少參加戰爭。

帝俄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時，流通的紙幣數目，跟戰前流通的信託貨幣比較起來，竟增加了七倍。臨時政府，在

其七個月的短促生命期間，所發行的紙幣，比帝制政府於戰爭兩年半內所發行者更多兩倍半。德國所流通的貨幣數量，至一九一八年時，跟戰前比較，約增加了四倍。法國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四年之間所發行的銀行鈔票約增加了五倍，英國於同期發行的銀行鈔票，則增加了十三倍。

凡此不能不在多數參戰國裏引起物價的騰貴和其他與通貨膨脹有關係的一切結果。自通貨膨脹後，紙幣和銀行鈔票，一概不能兌現了。

大戰結束後，多數參戰國的貨幣流通，更形惡化。

原因是資本主義世界，尚在大戰時，即已踏入總危機的狀態，在大戰後數年，又處在勞苦大眾直接革命行動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爲了鎮壓革命，爲了復興戰區，遣散軍隊，及支付賠款，需要大宗款項。尤其在戰敗國裏，通貨膨脹的規模更大。德國被協約國索取巨額賠款，其通貨膨脹，尤其厲害，至一九二三年十月時，牠發行的紙幣，竟達二、五〇四、九五五、七一一、〇〇〇百萬馬克，當時德國政府經費百分之九〇爲發行紙幣所填補。那時，一個美金，等於四十萬萬紙馬克。

在戰勝國裏，通貨膨脹雖未達至如斯龐大的數目，但牠們在戰後數年，通貨膨脹亦不在小。例如英國於一九二一年紙鎊的市價會跌了三倍多；法國的紙法郎，至一九二五年會跌了七倍。

自資本主義經過戰後數年深刻的動搖而踏入相對穩定的時期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纔有若干的

鞏固。

頭一個實行貨幣安定的資本主義國家爲英國。英國政府於一九二一年，乃收回多餘的一部分紙幣，提高紙幣所代表的價值。英國貨幣雖曾安定，但全國失業卻加強了，勞苦大眾的生活狀況卻惡化了。英國貨幣的改良，到一九二五年，纔告成功，其時銀行鈔票可以兌取黃金。

德國的經濟，震撼得特別厲害，其紙幣的數量曾達至難以相信的程度，自然牠要收回流通中的多餘紙幣，是談不到的。牠爲整理貨幣流通起見，乃於一九二三年末設立「租賃銀行」，發行特種「租賃券」，名義上等於金馬克（「租賃馬克」）以十萬萬舊馬克換一新馬克的標準，舊幣一概換成新幣。一九二四年，「租賃馬克」又換成新的「國家馬克」，此「國家馬克」等於一金馬克。據道威斯的計劃，以及根據楊格的計劃，由帝國主義者「共管」德國貨幣制度，因帝國主義者從德國榨取賠款，所以跟牠的通貨的安定是有利害關係的。

在資本主義強國中，取消通貨膨脹最遲者爲法國。其通貨到一九二六的纔開始安定，而到一九二八年爲止。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法政府制定一法律，規定新的金法郎，比戰前的要小五倍。除此種新的金法郎外，還發行紙法郎，可以自由兌換現金。所以，這兒安定法郎所用的方法是上述的第一種方法，即取消通貨膨脹。

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是用這種方法以安定貨幣的。

不過在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時期，這種貨幣流通的「安定」不是而且也不能夠是完全的、牢固的、長久的，因爲資本主義的穩定在這一時期只是相對的，不能夠使資本主義脫離總危機狀態的。

在世界大戰和戰後的時期，各國存金有很大的變動；參戰各國爲了購買軍需品和償還債務等等，存金流出頗多。結果，黃金集中於兩三個大國（特別是美國），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喪失了自己存金的大部分，無力恢復黃金的自由使用了。

所以，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如德、意、奧、匈、波蘭及大多數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曾採用所謂金匯兌本位，以安定貨幣。在此種辦法之下，貨幣的安定，不是用黃金來保證，而是用可以兌換現金的外國貨幣來保證的。在多數情形之下，金匯兌本位係憑藉於美元（其鈔票可以兌換現金）和英鎊（鈔票在某種限度內可以兌換金條）（註）這會使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依存於二三帝國主義國家。其餘各國，都儲存着大宗外國銀行鈔票、期票和其他證券，此種票據，可隨時提取現金，對大國的貨幣可造成一種威脅。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制度，甚至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也還是非常不安定的，其中有一處發生毛病，全盤要受影響的。

（註）銀行鈔票兌取金條而不兌換金幣的辦法，叫做金條制，在法國會採用過。

一九二九年爆發了世界經濟危機，它首先給經濟上最弱的國家的貨幣以強烈的打擊。此等國家，負債頗巨（如借款、戰債等），在經濟危機爆發前，其還債的方法，是加強出口貿易，和輸入新的資本，及重新借款等（註）。但在經濟危機時期，國外資本的入口，差不多完全停止，而商品的出口，又極感困難。所以，債務國履行自己的債務，便不得不把大宗存金和外國貨幣，運往國外。因之，此等國家的存金和存幣，大大減少，本國貨幣遂爲之動搖。此種情形，首先在好多農業國家，如阿根廷、巴西、秘魯、智利、奧國及其他各國，表現得最顯著，此等國家在一九二九——三

○年即放棄了安定的貨幣。

(註)從國外輸入的資本，以還期債，那是就歸根結柢，仍增加了此等國家的債務。

自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和實施通貨膨脹以後，貨幣的危機更其加強了。經濟危機的發展，尤其信託危機的尖銳化(註)，於一九三一年曾使德奧(兩國信託的危機更其厲害)從英國銀行提取了大宗存款。其時法國也從英國銀行提取了大宗存款，想用這方法給英國以政治的壓力。最後，英國本國政局的不安定，也使它資本紛紛逃避國外。在以前英鎊和美元算是最牢固的貨幣，但此時因上述種種結果，英國不得不放棄金本位使鎊瓦解了。跟着英國放棄金本位之後，而依靠於英鎊的那些國家的貨幣，也不得不放棄了，如英屬殖民地和自治領地、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國是。

(註)關於信託危機和關於此次的一般經濟危機，詳見下冊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一節。

往後經濟危機的發展，也使日本實施通貨膨脹，其貨幣制度在大戰時期會是安定的。一九三三年，最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貨幣制度也遭受破產了。美國的停止紙幣兌現和改行通貨膨脹，係由於再接再厲的經濟危機，銀行風潮，人民的收藏黃金，及大資產階級想利用通貨膨脹以打破危機的憧憬所引起的。

到一九三四年，資本主義世界裏，僅有四國，還保存着真正的金本位，此四國即法國、瑞士、荷蘭和比利時。德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只是在形式上保存着金本位，即跟別國來往時，用人爲的方法以維持金比價，而在國內事實上則是實行着隱密的通貨膨脹。其餘各國，都公開地實行通貨膨脹了。

帝國主義大國的貨幣的破產，結果遂使資本主義世界的貨幣制度的一體性也遭遇破產。

此外，日益增長的通貨膨脹，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困苦生活，更形惡化，因為通貨膨脹會使實在的工資減低了。貨幣制度的瓦解使帝國主義強盜間的矛盾，劇烈地加強。通貨膨脹，可使商品在世界市場上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所以某國一放棄金本位，便可加強她在世界市場上對其他保存金本位的國家的競爭。同時，英美日三大資本主義國家間，爲了爭奪市場，都競相實施通貨膨脹。美之和日之的跌價，都超過了英鎊。所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矛盾，會使金融大大紊亂，而金融的紊亂在現階段上益發促進了此種矛盾的尖銳化。

第四十九節 資產階級的貨幣理論

資產階級的貨幣理論，主要的方向有二：一爲數量說，一爲名目說。

數量說的代表者，在十八——十九世紀，爲洛克、蒙德斯鳩、李嘉圖、休姆、穆勒等；在近代則爲菲希爾、加塞爾和開恩斯。根據此說，貨幣沒有內在的，它所固有的實在價值；貨幣的購買力形成於流通中，而依投在流通中與商品交換的貨幣數量以轉移。據它說，流通中的貨幣越多，則貨幣的購買力越低；反之，流通中的貨幣越少，則其購買力越高。擁護此說的人，爲證實此說的正確，便援引濫發紙幣以致跌價的事實爲證據。

然而我們知道，紙幣只不過是金幣在流通中的頂替者。紙幣所代表的價格，只有把它跟流通所需要的金幣數量比較，纔能決定。而流通所需要的金幣數量，則依流通着的商品的價值和黃金的價值以轉移。黃金所以能夠

量度其他商品的價值者，只是因為它本身具有價值，它本身是一種物化的社會勞動。

並且貨幣的價值，連商品的價值一樣，我們知道，是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的，那時商品和貨幣都尚未投入流通；只是一經交換，纔顯露了以前所創造的商品與貨幣的價值。根據數量論，可得個結論說，彷彿「商品投入流通過程中，並未有價格，而貨幣投入流通過程，亦未有價值」（馬克思語）。數量論把貨幣為流通工具的特質和其為價值尺度的特質跟其他機能分開了，而貨幣的這些機能都需要有實在的貨幣具有實在的價值的。

數量論否定了貨幣的內在價值，從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中推論出貨幣的「購買力」，因此，此說連整個的庸俗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一樣，不是在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中，而是在流通中來尋求經濟的法則。

數量論隱蔽了表現於貨幣的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同時力謀「證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可以自覺的統制貨幣流通。擁護此說的人，提出了很多的計劃，主張用統制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和發行貨幣以影響物價的辦法，來「醫治」現代的經濟危機，這不是偶然的。此種自覺的統制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是辦不到的，因為這一經濟在其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它的自發的法則是在違犯人們的意志而活動着。「自覺的」謀統制貨幣流通的企圖，更加強了現今經濟危機所特有的金融紊亂。

現在來談資產階級的第二種貨幣論——名目論吧。

據此說的意見，貨幣也沒有內在的價值，只是人們意志，尤其法律所規定的一種假設的符號。此說最近的一個代表者為克拉普，他的理論，通常叫做「國家」論，或「法制」論。據克氏的意見，貨幣類似劇院衣架的號數牌。

誰執有某號數牌，即可領得衣架上的大衣；同樣，貨幣也是一種假設的執據，可用作購買和付款的合法工具。所以，據此派的意見，貨幣符號是金的還是紙的，對於貨幣的本質，並不重要。採此派的意見，連貨幣本身一樣，貨幣單位，如盧布、鎊、法郎等，是純粹假設的、理想的。

名目論具有唯心論的性質，因為他們以為貨幣的本質和其機能是發生自人們的願望——人們所造的法律中。事實上，貨幣價值的規定，是與人們的意志無關的。商品的價格，依生產商品和貨幣所需要的勞動以轉移，這勞動是客觀地存在的。國家可隨意變更更物價本位——貨幣材料的量度單位，但它不能夠改變那表現商品價值的貨幣材料的數量。

貨幣在流通過程中所以用作價值符號的機能者，是因為它具有價值尺度的基本機能，否則，便萬萬做不到；貨幣為價值符號的機能，是發生自貨幣為普遍等價物的本質中，即貨幣體現有社會勞動。所以，紙幣只是金幣的頂替者，只是價值在流通中的代表者。

假使資產階級的國家發行紙幣，令人民與黃金同等使用，則流通中的紙幣數量，不要超過流通所必要的金幣數量，否則那命令便無法履行。流通着的商品的數量，其價值與價格，及錢幣的流通速度、期款等，在商品生產裏都是自發地規定的，與人們的意志無關的。假使濫發紙幣，不管國家如何強制，依然要跌價。資本主義社會裏容觀的經濟法則，比個人和政府的意志要厲害得多。

連數量論一般，名目論想散播一種幻想，以為貨幣的流通可以自覺而有計劃的「統制」的。名目論特別注

意法律 and 國家在這一「統制」中的作用。

第五十節 社會民主黨對貨幣的曲解

社會民主黨不論在貨幣問題上或是在其他問題上，都是追隨於資產階級的理論以後的；他們以多少公開的方式，用數量論或名目論代替馬克思的貨幣說，而闢割了馬克思貨幣說的階級內容。

比如林納爾在講述貨幣價值的法律本質時，便堅持着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國家」貨幣論。林氏此種研究貨幣的方法，完全跟他的一般理論立場是一致的：他想隱蔽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而把問題只歸於法權。

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個人物，希費丁，他直接由商品價值中推論出紙幣的價值，不把它跟黃金的價值聯繫起來。

據馬克思的意見，紙幣符號所代表的價值，是依流通所需要的金幣數量和頂替此項金幣的紙幣發行數目以轉移的。而流通所需要的金幣數量，首先取決於流通着的商品價格的總和。

但希費丁把馬氏學說解釋成這樣：彷彿紙幣的市價，不是依商品的黃金價格以轉移，不是依紙幣所頂替的黃金數量以轉移，而只是依商品的價值以轉移。據希氏的意見，紙幣的市價是依商品價值和流通着的紙幣數量間的比例而定；據他的意見，黃金的價值這兒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知道，商品的價值，是不能用沒有價值的紙幣來量度的；商品的價值只能表現於一般的等價物——也

有價值的黃金。希費丁否認了紙幣與黃金價值的關係，而把紙幣變成一種純粹假設的符號，與數量論和名目論的代表者不分軒輊了。希氏與此等理論的代表者在一起，同主張在資本主義之下可以自覺的統制貨幣流通。希氏竭力用貨幣論想建立一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以爲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可和平的轉變爲有計劃的沒有矛盾的經濟。

奧地利馬克思派，如布蘭達爾者，比希費丁更坦白，他說馬克思的貨幣說和數量論，只是在表面上彼此矛盾的。

社會民主黨的老頭子——考茨基研究貨幣的方法，更是替資本主義辯護的明證。

考氏當日反對希費丁對貨幣的意見，彷彿他是擁護真正的馬克思的觀點似的。但是這只是幻想的擁護馬克思，其實，這一擁護只不過是一種敷衍的手段罷了，其目的是在欺瞞勞工大眾和撒佈資產階級的貨幣說。

據考氏的意見，黃金所以成爲貨幣者，是因爲人們「都需要它，而甘願接受」之故。考氏以爲貨幣只是一種純技術上的工具，人們爲便利而設的。這樣，考氏便否認貨幣表現着商品生產的矛盾和這一矛盾的增長。他以爲「社會主義者的任務，不在於廢止貨幣，」因爲貨幣是「一種技術上的工具，」「在某種經濟條件之下，和應用它有關係的罪惡，不能說是貨幣應當負責的。」總之，考氏想把貨幣爲資本主義矛盾的表現者「層隱蔽起來。

「爲了黃金——烏利雅諾夫說——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偉大的解放』戰爭中屠殺了一千多萬人，使三千萬人成了殘廢者……是一九二五年左右也好，或是一九二八年左右也好，爲了那黃金，大概在戰爭中還

要屠殺兩千萬人，使五千萬人成爲殘廢者。」（註）

（註）見馬氏全集第二十七卷八二—八三頁。

自然，並不是說黃金和其自然本性是戰爭的成因，而是說當作貨幣的黃金表現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殊矛盾，這矛盾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剝削和戰爭。替資本主義辯護的考茨基把這隱蔽了。考氏乃資產階級的忠實僕役，一般的說來，他反對「廢止」資本主義的貨幣，主張它千古不朽，萬世長存。

魯濱更偽造馬克思的貨幣論，他把馬氏貨幣機能的發展說視作沒有實在內容的純邏輯過程。在魯氏的研究方法中，馬克思所謂貨幣的由此一機能轉向彼一機能，乃是一種純理智的概念遞進的過程。事實上，馬克思貨幣機能的發展說，我們看到，正反映着商品生產和其矛盾的實在發展，危機可能性的造成，以及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矛盾的尖銳化。並且表現於貨幣的這些矛盾的發展，曾使單純的商品經濟變成資本主義的經濟了（貨幣變成了資本）。

凡是魯濱在批評的壓力下說貨幣的機能與物質生產相「聯繫」的地方，他都是把這機能從「物質的生產過程」直接推論出來的，他所謂的「物質生產過程」是指純粹地技術過程而言。所以，在魯濱看來，貨幣的本質及其機能的發展，不是純粹邏輯的過程，便是技術的過程。不論是純邏輯過程也好，或是技術過程也好，貨幣所表現的商品生產的實在矛盾都消失了。想隱蔽和塗抹這些矛盾的企圖，這是考茨基、魯濱、希費丁和林納爾跟其他替資本主義辯護的資產階級學者所一致共有的。

第十章 蘇聯經濟中的商品與貨幣

第五十一節 馬列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說

資本主義的制度已不是支配全世界的制度了。在全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上則存在着別一種經濟體系——社會主義體系（蘇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個體系之間正在相互鬭爭着。

現在自然而然地發生了一個問題：蘇聯經濟的發展法則是什麼，其跟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法則的區別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爲便利闡述蘇聯經濟的運動法則起見，先把未來的共產主義經濟（其第一階段爲社會主義經濟，那正在蘇聯建設着）考察一下。

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個特徵，爲生產工具的公有。在這一社會裏，人們都是「自覺地消耗各人的勞動力，好像一個社會的勞動力一樣。」就是說，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裏，社會勞動直接表現爲私人勞動；與此相反，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社會勞動則表現爲直接地社會勞動。假使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裏，爲表現人類勞動的社會性起見，須要繞個圈子——即經過價值和價值的形態，那末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就不需要繞任何圈子，那時可以直接計

算用於生產物品的勞動數量，而把它直接表現於勞動時間（如幾分、幾時等等。）

共產主義社會裏所生產的全部生產品，本身是一種社會生產品。這生產品那時如何分配呢？一部分則用作此後生產的手段，別一部分則用於滿足社會各人員的消費。第一部分仍為社會的，第二部分則為分配於社會人員之間。這第二部分將來是怎樣分配的呢？

馬克思說道，分配的方法，是「按着社會生產機構本身的性質和生產者歷史發展的程度」^(註)而變遷的。

(註) 見資本論第一卷三十六頁。

因此，可說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上，即在社會主義之下，消費品是依所消耗的勞動而分配的；將來在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上，消費品則是依「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而分配的。

在這種生產與分配的組織下，價值和商品的神物主義都沒有存在的餘地了。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勞動直接是社會的，所以，人們的生產關係並不物化，並不採取物與物的關係的性質，物品關係的性質；「那時人們對其勞動生產品的社會關係，不論在生產上或在分配上都是很透明的。」^(註)

(註) 同別註。

那時是自覺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而消滅了自然法則的支配。人成了社會關係的主人翁。

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是一種盲的法則，強加於生產中活動的人們身上」；但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是全體人類理智所造成，因而隸屬於這理智」的法則，其表現和應用為自覺而有計劃的指導生產與

分配。

共產主義社會在其發展中，我們已經說過，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爲社會主義階段；第二個階段爲展開的共產主義階段。

兩者的區別如下：在第一階段，還保存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娘胎裏的斑痕。在第二階段上，生產力的水平和共產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已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但在第一階段上，仍是依照所費的勞動的數量與質量而分配的。在社會主義之下，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分，城市與鄉村間的矛盾的殘餘，仍然保存着。在社會主義之下，階級雖已消滅，但仍保存有階級區別的殘餘；同時，普羅獨裁制仍保存着。

「只有社會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原則的時候，換一句話說，只有人們的習慣於遵守共同生活的基本規則和依能力而都自願勞動的時候，國家纔能完全消滅的。」（註）

（註）見馬利雅諾夫全集第二十一卷四三六頁。

第五十二節 蘇聯的經濟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即由資本主義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時期。「與這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時期的國家不是別的，就是革命的普羅獨裁制。」（註）

（註）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蘇聯乃普羅獨裁之國，一切重要的經濟指揮權都操在普羅獨裁的手裏，牠憑藉這些經濟指揮權來實現使資本主義社會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

在普羅取得政權以後，蘇聯的經濟，十分應雜，混合着各種不同的結構。烏利雅諾夫於一九一八年謂此種結構有五種：（一）為家長制的（農民和遊牧人的自然經濟亦歸此類；這兒還是原始共產主義關係的殘餘；）（二）為小商品的，千百萬的小農和小手工工業者即包括在此類以內；（三）為私人資本主義的；（四）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承租經營的企業也算在這類以內；（五）為社會主義的，主要者為屬於全體勞工階級的國家企業。這五種成份之中以小商品關係佔優勢。

但在那個時期，蘇聯政府已經憑藉主要的經濟指揮權（如國有工業、銀行、土地收歸國有、對外貿易的專利等）和操縱全部的政治權力，便決定了全部經濟發展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

現在蘇聯經濟中上述各種成份間的相互關係，業已完全變更而傾向於社會主義。譬如一九三三年，其社會化的工業，已佔全部工業生產額百分之九九·九三，而私人的僅佔百分之〇·〇七而已。在農業方面，也是社會主義的形態佔了絕對的優勢。

「現在蘇聯農業中最堅固而不可戰敗的力量，已為集體農場，四分之三的農戶和百分之九〇的耕地已加入於它了。」（斯達林語）

因此，烏利雅諾夫於新經濟政策初所指出的蘇聯五種經濟結構中，第一、第三、第四即家長制的，私人資本主

義的，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業已不存在了。富農大體上業已消滅，所保存者僅只資本主義份子的殘餘而已。第二種結構，即小農經濟（個體農民）已經成了次要的力量，不得不隸屬於集體農場制度了。」（斯達林語）

第五種經濟結構，即社會主義經濟，已成了「全體國民經濟中佔絕對統治地位和支配的力量。」（斯達林語）

現今蘇聯已經建設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過渡時期大體上即可完結，而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蘇聯的經濟，乃是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經濟，它也有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其最主要的為日益增長的共產主義和日趨死亡的資本主義間之矛盾。

「過渡時期——烏利雅諾夫說——不能不是垂死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的共產主義之間相互鬥爭的一個時期。」

「我們是在鬥爭的程序上，是在矛盾發展的程序上，是在克服這些矛盾的程序上，是在這些矛盾表露與消滅的程序上，向前推進的……舊與新的鬥爭，垂死者與新生者的鬥爭，這便是蘇聯發展的基礎。」（斯達林語）

普羅獨裁有三方面：

（一）利用普羅的權力，以壓服剝削者，保衛國家，鞏固對別國無產者的聯絡，推進各國的革命，以至勝利。

(二) 利用普羅的權力，把勞動者與被剝削者跟資產階級澈底地分離，鞏固普羅與此種民衆的聯合。

(三) 利用普羅的權力，舉辦社會主義，消滅階級，而走向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

只有這三方面綜合起來，普羅獨裁一概念，纔算充分而完備。」(註)

(註) 見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二〇一頁。

普羅獨裁制不僅是政治的，而是一種偉大的經濟力量。「假使政治權力在經濟上軟弱無力的話，那時我們爭取普羅的政治獨裁有什麼用呢？國家政權，這正是經濟的威力。」(昂格斯語)

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與資本主義的自發的發展不同，它是普羅獨裁所自覺地指導的過程。

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社會發展的法則，支配着人類，好像一種盲目而異已的力量。但在普羅獨裁的條件下，那就不同了。昂格斯說道：

「他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法則，迄今與人們相對立，好像一種外來的支配人們的自然法則；這種法則，現在已爲人們自覺地應用，因之也受人們的支配了。」(註一)

「這兒的區別，有如雷雨時閃電的破壞力和電報或電燈上使用的電力間的區別一般。」(註二)

「只有從這時起，人們纔完全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從這時起，人們所進行的社會原因纔一天天的有着所期望的效果。」(註三)

(註一) 註二 註三 均見反社林註，註三見二〇四頁；註二見二〇一頁；中譯本三八〇及三八六——三八七頁。

為什麼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人們社會活動的法則，與他們對立，好像「一種外來的支配他們的法則」呢？因為這種經濟的基礎為生產工具的私有，在這兒社會勞動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而盛行無政府的生產。

在蘇聯，自推翻資本主義後的第一日起，最重要的經濟部門（如大工業、交通、土地、銀行等）都成了普羅獨裁的財產。普羅獨裁握有全國的政治權力，同時也是一種偉大的經濟力量。在蘇聯，人們業已認清了社會發展的法則，把這種法則變成了「忠實的僕役，「宛如「馴服的電力」一樣，自覺地根據自身的利益來應用牠們，運行歷史的因素，所以人們是自覺地指揮社會主義建設的行程，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

現在蘇聯，在反對資本主義因素的關爭中，已決定了牠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牠反對資本主義而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全國經濟，就是牠走向共產主義的基礎；並且反對資本主義的關爭云者，不僅包含着直接反對資本家、富農或資本主義包圍牠的關爭，而且也包含着反對農民的商品資本主義趨勢，及設法保證和鞏固農聯合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將小農經濟改造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與夫肅清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等。

蘇聯普羅階級自奪取政權和經濟的領導權以後，便在質量上造成了一種新的經濟體系，這是經濟體系具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可能性。但是這可能性不會聽其自然地變為事實。要使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變為事實，需要經過殘酷而頑強的關爭。

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變爲事實的主要條件，就是蘇聯黨政的正確政策和正確的指導這一政策的執行。所以，這兒又是政策凌駕於經濟之上。政策乃經濟的集中表現。假使離開了普羅獨裁的經濟政策，假使離開了自覺而有計劃的指導，那蘇聯就根本談不到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了。然而政策凌駕於經濟云者，並不是政策與經濟對立之意，並不是取消馬克思經濟爲社會下層基礎一名言之意。蘇聯政策的凌駕於經濟以上云者，正是此種經濟的集中表現之意。蘇聯當局的出發點是，惟有社會主義的經濟纔能成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大廈的基礎，所以他們自覺地樹立了全國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任務，並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已建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斯達林氏在其新經濟政策的定義中，給蘇聯的經濟政策下了個標本的定義，他說：

「新經濟政策是普羅國家的特有政策，此政策是在允許資本主義，而將其本的經濟部門操在普羅國家手裏；是在讓資本主義份子與社會主義份子鬭爭，而一天天擴大社會主義份子的作用以犧牲資本主義份子；是在社會主義份子征服資本主義份子，是在消滅階級。」（註）

（註）見論反帝二二一頁。

蘇聯這種消滅階級和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政策，便是蘇聯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蘇聯當局在其反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鬭爭中會自覺地加以實施。

蘇聯當局在施行這種經濟政策上的重要工具，爲計劃。其所以能應用計劃方法者，是因爲他實行普羅獨裁

制，一切重要的經濟部門都在國家手裏，重要的生產手段都是國有的原故。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生產手段，均為私人所有，所以在這裏計劃經濟，也就沒有實施之可能。

年來各國想仿效蘇聯，實施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的一切企圖，都遭破產，即係此故。蘇聯經濟的計劃辦法，跟盛行無政府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比較起來，有着莫大的優點。

蘇聯計劃經濟的特徵是什麼呢？

資產階級的復辟份子，以為蘇聯的計劃就是一種玄想計劃。據他們的「理論」，計劃的目的不是要積極地干涉現實，不要改造現實，而是消極地推測現實將來自發地發展至何處去。蘇聯搗亂派對計劃的此種見解，意在使蘇聯的經濟自然而然的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

蘇聯所實施的計劃是一種方針，它具體地指出改造現實的路徑，具體地決定蘇聯全國經濟在某一期間的發展，這計劃各地工作人員，都有執行的義務。

蘇聯計劃制度的本質，並不只是編造計劃。「編造計劃——斯達林氏說——只不過是計劃方法的開始而已。真正的計劃指導，只有在計劃編就後，只有在各地檢驗後，只有在實施、修正及整理的行程中，纔能展開起來。」

(註)

(註)見列寧主義問題，五三三頁。

隨着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計劃指導的方式也改變了，而出現了新的計劃武器。

譬如在復興時期的初頭，蘇聯有計劃的指導農民經濟的方法，主要的是操縱對農民的市場聯繫；但是現在蘇聯已將直接的計劃指導的方法應用於農業，因為其社會主義的大工業已經大大發展，商業已經社會化，農民百分之七五已經集體化，「社會主義的成分已經掌握了全部國民經濟的經濟槓桿。」

蘇聯的經濟制度，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關係，人們視勞動為一種光榮、勇敢和英勇事業；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形態，其最明確的表現為社會主義比賽和突擊方法。這種對勞動的態度，係由於在蘇聯勞工階級為生產手段的所有人，而掌握着經濟政治權力之故。社會主義比賽和突擊方法，乃蘇聯執行計劃和過渡執行計劃的重要因素。

同時，蘇聯的實施營業主義，「統制貨幣」發展商業，以及經濟中商品形態的鞏固與發展，在計劃的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上亦都有很大的作用。不過蘇聯經濟中的這種商品形態，根本上異於資本主義下的那種商品形態。我們現在就把這種商品形態加以更詳細的研究吧。

第五十三節 蘇聯的商品形態的本質

烏利雅諾夫當日關於蘇聯的商品形態說道：「國家的生產品，乃社會主義工廠的生產品，是跟農民的食物交換的，而不是政治經濟學上的所謂商品，至少不只是商品而已。」（註）

（註）見烏氏全集第二十六卷三七〇頁。

由此可知，商品形態、貨幣、以及營業主義，在蘇聯的作用，跟在資本主義下的完全不同。斯達林氏說道：

「問題並不在於商業和貨幣體系，均係『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問題是在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份子，在跟資本主義份子鬭爭的時候，可掌握資產階級的這些方法和武器，以克服資本主義的份子；可順利地利用它們，以反對資本主義，可順利地利用它們以建設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問題是在因蘇聯發展的辯證法的原故，這些資產階級的[※]工具的機能和使命，原則上業已改變，有利於社會主義，而有害於資本主義。」

所以，蘇聯商業和貨幣的根本區別，是在它們已不表現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自發法則——價值的法則，也不是支配人的一種力量，而成了普羅獨裁手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武器。

商業，在普羅獨裁範圍內，是發展社會主義工業的武器，是發動國內資源用作社會主義蓄積的工具，是計算蘇聯勞動大眾求供和刺激生產新商品的手段。基於日常工業消費品生產的增加和城市農產品供給的改善，去各方的發展商業，乃是蘇聯改善勞動大眾物質文化水平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蘇聯的商業是工農攜手和反對資本主義份子的一个重要武器。

蘇聯的貨幣，也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個武器，它也有不小的作用。

首先是蘇聯的社會勞動，係用貨幣形態來計算的。然而這不是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那種自發的價值計算法。蘇聯的此種計算，大體上是有計劃的，因而蘇聯的貨幣不是自發的價值法則的表現形態，而是計劃指導的武器。蘇聯貨幣跟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貨幣的深刻區別，也就在這兒。

關於貨幣的其他機能，亦是如此。譬如拿流通工具的機能來說罷，蘇聯商品和貨幣的流通不是自發地進行的，如像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所有者。蘇聯是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有計劃的分配商品；牠有計劃的把收入分配於人民的各階級間，並有計劃的發行貨幣。關於貨幣為儲蓄工具和支付工具的機能，也是這樣。

蘇聯的貨幣是一種社會主義建設的武器，其根本機能為「統制盧布」。

蘇聯利用貨幣，可以監督「工業財政計劃」的執行，可以供給企業的款項，可以實現對商業的控制，可以進行反對商品化的鬭爭，可以使給養專業合理化。牠可利用貨幣，作為聯絡小商品生產和使它服從計劃指導的一種手段。牠經過信託組織，可利用貨幣作為一種手段，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小商品生產，發展和鞏固集體農場，重新分配款項於各部門以實現全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牠可利用這一切方法去反對資本主義的份子。

所以，蘇聯當局頗關心於盧布的安定。其政策為有計劃的發行貨幣，尤其銀行鈔票。

蘇聯的銀行鈔票，以黃金、貴金屬、安定的外國幣、以及國家銀行的其他資產為擔保。此種擔保，對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關係，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蘇聯貨幣的主要保證，為巨額商品的集中在國家手中。斯達林氏會說：

「有組織的市場，在蘇聯全國商業上已有決定的意義，而無組織的市場，僅有附屬的意義。若就有組織的市場而言，蘇聯通貨的安定用什麼來保證呢？自然，不只是黃金準備。蘇聯通貨的安定，主要的是以國家手中的大宗商品為擔保的，此種商品以固定的價格投於商業中。」

所以，蘇聯的商品貨幣形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起有很重大的作用，其本質根本上跟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商品貨幣形態不同。

商品貨幣形態，在蘇聯的條件下，不只是純粹外表的形態。其商品貨幣形態的存在，表現着牠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的本質自身。惟有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的條件下，纔用不着貨幣了，那時便可以實行直接的物物交換，實行直接的共產主義的分配，實行直接以勞動時數來計算。

斯達林於一九三四年初，曾謂處理直接的物物交換，其複雜和困難，更甚於處理現在蘇聯的商業，只有「在理想上把現在蘇聯的商業弄好，纔可實行直接的物物交換。」關於貨幣，斯氏謂「貨幣在蘇聯，還要存在很久，直到共產主義第一個階段——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完成為止」云云。

直接的分配，須以貨幣的廢除和直接以勞動時數及物品計算勞動為前提。由不準確的、不完善的貨幣計算勞動的方法，進向改用更準確的直接以勞動時數來計算全國勞動——千百萬人勞動的方法，須要諳熟勞動消耗的數量與質量，製定很複雜的計算勞動消耗的新方法——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勞動比較指數等等。別方面，直接的分配，需要生產力的發展達至最高水平，需要生產和分配的社會化達至最高階段，並需要生產品充足，人們本身加以共產主義的訓練。

用什麼方法可進而改用直接的物物交換和直接以勞動時數來計算呢？

惟有發展現行的蘇聯商業制度和鞏固現階段上的貨幣。只有發展商業，鞏固盧布，實行營業主義，纔可造成

非常柔軟的，適於給消費者良好服務的計算和分配機關。只有在這種基礎上面，纔可造成組織技術上的前提，為的可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上廢除商業和貨幣，那時「生產力大加發展，一切社會財富，源源流通，社會可在自己的旗上大書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註）

（註）見經濟綱領批判，二六頁。

第五十四節 各派見解的批評

資產階級和孟塞維克（少數派）的經濟學家、反革命者、搗亂派等，把蘇聯的經濟視作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被蘇聯法庭判為反革命者和搗亂派的尤羅夫斯基教授說道：

「現存的制度不可視作過去與未來的混合物。它是商品經濟體系，不過只是它的一種獨特形態而已。凡是有市場和商品的地方，價值法則總是有作用的。經濟的環境，可接近於自由競爭的條件。在經濟環境裏，獨占式的組織，可起有很大的作用。國家可「不干涉」生產、交換、及分配的條件。國家可採取保護某一形態或某一部門經濟而排斥其他形態或部門，以及統制對外貿易、信用和生產諸條件的政策。假使在這些條件之下，市場仍保留的話，則價值法則也就在起着作用。」

尤氏以此出發，以為計劃制的本身是預測蘇聯經濟中的自發趨勢，使蘇聯的經濟適應於此種自發的趨勢。此種在理論方面的見解，便是尤氏搗亂工作的根據。

尤氏輩的目的，是使蘇聯經濟受制於市場的資本主義的自發性，「證明」普羅階級及其國家無指導經濟的必要，無反對資本主義分子的必要。他們終極的目的是推翻普羅獨裁制和使資本主義復辟。

在好多論點上，右傾機會主義的見解，與尤氏輩的相同。右派的平衡論和勞動消耗法則論，我們已經考察過了，恕不再贅。這兒我們要考察的，就是右派怎樣把他們的見解應用於蘇聯經濟，並且他們從中得出了何種的政治結論。

布哈林氏就是以平衡論的觀點來研究蘇聯經濟的，他首先是在尋求這一經濟的「調節器」。他以爲勞動消耗律爲任何經濟的調節器，同樣，此律也是蘇聯經濟的調節器。據布氏的意見，在蘇聯正是勞動消耗律指示了相應的勞動分配的比率。所以蘇聯經濟中的計劃方法所能作到的，用布氏的話說，只是「預測以後的事實」罷了。

這就是說，據布氏的意見，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和在蘇聯經濟條件之下，同是勞動消耗律在起着作用，所不同者，只是在蘇聯經濟中，勞動消耗律的作用可以預先測知，而在商品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該律是以自發的價值形態在作用着，其作用事後纔能認識清楚的。

據布氏的意見，與勞動消耗律的這種有計劃的表現並存的，蘇聯經濟中還有一種自發的表現形態如「價值律」者。兩者之間，相互關係如何呢？布氏對此問題答覆如下：「用比喻說，我們是迫使價值律給我們的目的服務的。價值律在『幫助』着我們——不管如何奇怪——因而牠準備了自身的滅亡。」（註）

布哈林這樣的研究蘇聯經濟法則，事實上便等於主張把資本主義所遺留的那種均衡，仍保存在蘇聯經濟中。蘇聯經濟所需要的，不是任何的平衡，而是那能保證牠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及社會主義分子以必要的速度增長的平衡。在此種情形之下，蘇聯經濟制度所包含的那些巨大可能與優點，亦須顧計到。顯然，這絕不是用自發的統制方法所確立的那種平衡，僅只預測而已；這在質量和數量上完全是別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只有在自覺地實行改造經濟，自覺地依着社會主義路線領導經濟發展的環境下纔能做到。

我們知道，價值法則，不是蘇聯經濟的運動法則，而是布氏把它與計劃的領導並列起來，因而他跟蒲列奧布拉任斯基辯論時，出乎自己意料以外的竟被蒲氏所擒了。布氏所想像的計劃與自發間的比例，是完全不對的。依他的觀點說來，蘇聯經濟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在使用自發的計劃——價值律的計劃，據布氏的意見，這價值律可「服務於蘇聯的目的」，可「幫助蘇聯」。這種研究方法，係由布氏對農民二重性的不正確的理解所致。以布氏的觀點說來，農民只是勞動者，可不受普羅階級的指導，而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布氏未看見農民的商品資本主義趨勢，所以，他也沒看見工人階級方面有積極指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有反對農民的商品資本主義趨勢的必要。

烏利雅諾夫和斯達林二氏均主張有與中農攜手，而在普羅領導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的必要；同時，二氏與布哈林相反，並指出有反對農民的商品資本主義趨勢的必要。

最後，說什麼「價值法則轉變為勞動消耗法則」也是完全不對的。布氏所謂勞動消耗法則云者，即價值的物質技術內容之謂。布氏會謂商品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便變為生產品云云，烏利雅諾夫讀到此地，批道：「不是變為『生產品』，而是別種東西。大約說來，是變成供社會消費而不經市場的生產品。」

烏氏此話的意思是說，將來共產主義的社會，另有自己的生產關係體系，這體系絕不能歸納為人對物的關係，因而也另有自己的分配關係。由此可得個結論說，價值律乃用物品形態所表現的生產關係，它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不會由物質技術的「勞動消耗法則」取而代之。

我們已經說過，布氏的見解不是別的，恰是他右傾機會主義政策的理論基礎。

布哈林氏對計劃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否認計劃乃社會鬭爭的武器的作用。他以均衡論的見解出發，不可避免地要主張蘇聯經濟「各部分的均衡」，換一句話說，要主張蘇聯各階級的和平共居，普羅與布爾間的和平。因此布氏富農份子可以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設可任其自然進行，以及蘇聯須減低經濟建設速度等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見解，亦都是由此而發生的。

現在來批評托洛茨基派蒲列奧布拉任斯基氏的理論。
蒲氏會把自己研究蘇聯經濟的目的與方法，撮述如下：

「我的目的，是起初把國家的現實經濟政策（此政策是兩個經濟體系和相適應的各階級的鬭爭的均勢）丟開不管，而盡可能地以純粹的方式揭開敵對趨勢的效力，然後再去設法了解為什麼現實生活的均勢正

是依該路線前進，而不是依別的路線。」(註)

(註)見蒲氏漸的經濟，七〇頁。

蒲氏以爲蘇聯經濟是個過渡的經濟，由兩個原則支配着：一個是基於計劃的社會主義的原始蓄積法則，一個是價值法則；並且依蒲氏的意見，這兩個法則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鬭爭，鬭爭的結果，便自發地形成了這鬭爭的一種均勢，那均勢遂決定了蘇聯的政策。

「假使——蒲氏說——一體的經濟機構中具有兩個原則的鬭爭，好像一切體系向前運動的對立形態一樣，那末這兒的問題便不是在這種形勢之下能否有兩個調節器，而應是能否沒有兩個調節器。惟有每一時際兩個鬭爭力量的均勢纔是一致的。」(註)

(註)見前書，七二頁。

據蒲氏的意見，蘇聯國家的計劃的領導取決於原始的社會主義蓄積的法則，這一法則的本質，歸納起來，便是「主要的同時用榨取國家經濟總體以外的來源的方法，(即榨取農民的方法)把物質資源積蓄在國家手中。」蒲氏在他那本書的別一個地方直然謂：「社會主義經濟對小生產的剝削日漸增加，」且謂這一剝削係由於原始的社會主義蓄積法則所致，不得不然。

我們就把蒲氏的這種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略加以批評。而且這兒所涉及的，只是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一般問題有關者。先從蒲氏研究蘇聯經濟時所用的丟開現實經濟政策的抽象方法說起。蘇聯當局的經濟

政策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起有何種作用，這我們已經說過了。顯然，在這一條件之下，我們在研究蘇聯經濟的任何一階段上都不能丟開牠現實的經濟政策。把政治與經濟分開，乃是孟塞維克主義的一個特點。在蘇聯經濟的問題上，把政治與經濟分開，便表示否認了普羅獨裁乃蘇聯經濟發展基礎的作用，否認了勞工政黨為普羅獨裁領導者的作用。

蒲氏的別一個研究方法——即按各個部分來研究蘇聯經濟的規律，以及他的兩個調節器的理論，都證明他不懂蘇聯經濟的一體性。

蘇聯的經濟，雖說牠有各種成分，但牠是個一體的經濟，在這一體的經濟裏，社會主義成分佔着領導的作用，而且在現階上已佔着絕對優勢的作用。蘇聯政府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計劃領導，即憑藉於社會主義的成分。蘇聯當局憑藉社會主義成分，已把千百萬的小農經濟，加以改造，而成爲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蒲氏與此相反，提出了他原始社會主義蓄積的法則，主張社會主義成份「吞食」小商品的成份。這種理論，在事實上便表示主張農墾手應當決裂，否認農民有革命的可能。由此可知，蒲氏所提出的兩個調節器的理論，不僅與馬列主義無共同之處，而且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政策的理論根據。

第四篇 剩餘價值與資本

第十一章 貨幣的變爲資本

第五十五節 資本的一般公式與其矛盾

我們知道，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發展，曾加劇了商品的內在矛盾，發生並發展了貨幣。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往後的發展，更使貨幣變成了資本。

貨幣是資本在歷史上初次表現形態。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生以前，即在蓄奴社會和封建社會的腹內，高利貸和商人的財產，就以貨幣的形式與奴主和封建主的地產相對立起來。

不過，貨幣不僅在資本主義發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是資本的初次表現形態。就是在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佔統治地位之下，凡有新的資本，起初也都是以貨幣的形態出現的。「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一定物品，僱傭工人，和出現於貨幣市場以前，手中須先握有貨幣，這種貨幣經過一定的過程纔變成了資本。」（馬克思語）

貨幣本身原來不是資本。它之所以能變爲資本，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我們現在就來考究這些條件吧。

「作爲貨幣的貨幣和作爲資本的貨幣，只有用不同的流通形態，纔能把它們加以區別。」（馬）

(註) 見資本論第一卷九三頁。

先來研究單純的商品流通形態，這形態是小商品生產者的單純商品經濟所特有的。例如小商品生產者勞動農民，或小手工業者，他們都自備有生產工具，靠出賣自己勞動的生產品而生活。他們每人都想把自己的商品，換得對自己有使用價值的其他商品。自然這兒每個小商品生產者，都竭力想把自己的商品賣得貴些。可是全部交易的基本意義，歸納起來，便是一種商品與另一種商品相交換，其目的是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所以，單純商品流通的公式，可表示如下：商品——貨幣——商品，或為簡單起見，用字母表示如下： $W—G—W$ 。這裏商品的流通，是始於商品，終於商品。貨幣在商品交換中，是一種媒介的作用。

第二個流通公式的特徵為貨幣。意即為賣而買。資本家把一定數量的貨幣投入流通，在市場上購買商品，然後將這商品又變賣出去，從流通中復又撈回貨幣。所以，資本流通的公式可表示如下： $G—W—G$ 。在單純的商品流通下，流通云者，即具有一種使用價值的商品，與具有別種使用價值的商品交換，但在資本流通之下，完全是另一種意義了。資本的流通，是以貨幣開始，又以貨幣告終。只有在資本家從流通中所榨取的貨幣，超出以前投入流通的貨幣數量時，資本的流通，纔有意思。所以，資本流通的更正確的公式是： $G—W—G+g$ 。這兒的「 g 」係表示比原來貨幣「 G 」數目增大的資本。馬克思說：

「這種增殖或超出原來價值的贏餘，其名之曰剩餘價值。」(註)

(註) 資本論第一卷九二頁。

所以，價值的增殖，乃是當作資本的貨幣流通的目的。資本家爲要能夠有這種增殖起見，他就需要不斷地把自己的貨幣投於流通，爲的收回時能有新而又新的增添。「這樣，價值便成了一種自增自殖的價值，自增自殖的貨幣，以至於它變成了資本。」（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一〇〇頁。

驟然看起來，好似蹊蹺—— $\text{C} \rightarrow \text{M} \rightarrow \text{C}$ —— $\text{C} \rightarrow \text{M} \rightarrow \text{C}$ 的流通公式，所表示的只是一種商業資本，資本家他把所買的貨物轉賣他人，從中取獲若干的贏餘。然而工業資本家，在經營資本主義的工業企業以前，須先在市場上購買生產工具，和僱傭勞動力，換一句話說，把貨幣投入於流通，用以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商品；然後他把生產所得的商品，從新賣掉，如此，便可從流通中復又撈回貨幣。誠然，工業資本家，用貨幣購買商品，又把商品賣成貨幣，在這中間有一段生產過程。然而這兒，歸根結柢，資本家把一筆貨幣投入流通，仍爲的是換成商品，獲得更多的數目。

上面所舉的公式，只是說明，資本怎樣出現於流通，但是還沒有揭穿如何造成了資本，還沒有揭穿剩餘價值是從何而發生的來源。

什麼是剩餘價值的來源呢？

驟然看起來，似乎剩餘價值是由擡高商品的價格而來的。我們知道，價值律是經過價值的經常破壞和差異而實現的。物價環繞於價值的週圍，有時兒高，有時兒低，在這過程中，一個資本家賺利，而別個則虧本了。然而用這種方法，祇能說明一個資本家獲利，別個資本家賠本，而卻不能說明那整個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剩餘價值。

事實上，一個資本家，雖在交易自己商品的過程中，因求供的變動，會獲了利，而別個則折了本，但是整個資產階級所有的價值總和，並未因此而增加。顯然，必定有一種利潤來源，利潤從那來源中流入了資本家的荷包。只在這個條件之下，資本家纔有生存的可能。

但是，也許利潤是因為出賣者握有一種特權，把自己的商品，以超出於價值的定價出賣的結果，而獲得的吧？茲以工業資本家為例。他出賣他所生產的商品以後，以所賺得的錢，去買個人生活消費品和繼續生產進程所必須的商品。如此，昨日曾為出賣者的人，今日又變成了購買者；反之，今日為購買者的人，明日又成了出賣者。他們以出賣者賺得的，又以購買者喪失了。

所以，剩餘價值的發生，絕不能從流通過程來說明。顯然，我們應當在生產過程中去尋找利潤的來源。然而我們在這裏卻不能撇開商品流通過程。我們須基於商品流通的法則，去尋求剩餘價值的來源；同時，並假定商品價格等於商品價值，任何的商品主，任何的資本家，在商品交換時，誰都不能欺騙誰。

第五十六節 勞動力的變為商品

價值是由勞動力所創造的。資本主義市場上所有的一切商品當中，只有一種——勞動力——在消費過程中，具有一種能力，可創造比它本身所代表的更大的價值，因而它可作為剩餘價值的來源。

「勞動力云者，即一個具體生物——人——所具有的體力和精神能力的總和之謂。人們生產某種使用價

值時，可隨時使用此種能力。」（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〇頁。

但是不是在任何社會制度之下，勞動力都是商品。譬如蓄奴制度和封建制度時代，以及在單純的商品經濟之下，就沒有買賣勞動力的事情。要使勞動力變為商品，需要兩個條件：第一，工人必須在人格上是自由的，換一句話說，工人須有處理自己勞動力的權利（不論奴隸，也不論農奴，都沒有這個權利，他們在人格上都附屬於奴主和地主）；第二，工人須脫離了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因之，使他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是工人和小商品生產者不同之處，因為小商品生產者握有生產工具，因而他出賣的不是他們的勞動力，而是他們的勞動生產品。）

這兩個條件，在原始資本蓄積的時期，便已經大規模地造成了。

在研究封建社會崩潰過程的時候（註），我們曾看見，在封建社會裏，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曾如何使城市和鄉村間的小生產為之崩潰；廣大的破產的和被資本所掠奪的農民小手工業者羣衆曾如何變成了「自由」的無產者，而喪失了生產工具的私有權；同時，少數私有者曾怎樣用沒收小私有者，劫奪殖民地，以及暴力的方法集中了大批財富於自己手中。那些喪失了生活工具的無產者，爲了免於餓死起見，不得不受僱於資本家，出賣他唯一的商品——勞動力。

所以，歷史的發展過程，造就了新的，以前未有的商品——勞動力的出現於市場。另一方面，這個過程又造就

了大工業資本家的出現，掠奪自小生者的生產工具都積聚在此種大工業資本家的手中了。這樣，遂造成了發生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所必要的條件。

第五十七節 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和使用價值

工人不能夠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因為他會被剝奪了那些可以使用勞動力的生產工具與手段；可是他是很「自由」的，可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於獨占生產工具與手段的資本家。

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之下，既是商品，那麼，顯然，它和其他商品一樣，也具有兩重性質：使用價值和價值。

我們知道，商品的使用價值，意即它有滿足人類某種需要的能力。資本家把勞動力當商品消費云者，即資本家強迫工人給他出力勞動之意。所以，商品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工人給資本家出力作工的能力。

勞動力的價值，是受什麼決定的呢？

我們知道，一切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生產它的社會必需勞動來決定的。雖然，勞動力不是在工廠生產過程中能夠造成的，然而要恢復它，需要有一定數量的消費品，而生產此項消費品是需要若干勞動的。

工人在勞動的時候，作用於外部自然界，要耗費自己的體力，神經和腦力等等。所以，要保持自己的勞動力能夠經常地工作起見，工人就首須恢復這種消耗，因此，工人須消費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即衣食住等等。

工人是有死亡的。爲了勞動力不斷的再生產，就須要保證工人的天然繁殖。所以，工人也須有扶養家庭的款項。

工人階級的消費，在生理上有一定的最低限度，若逾此限度而不能滿足，則工人身體就要衰弱滅亡。除這生理上的最低限度外，同時還有文化上的最低限度，也應算在工人階級生活消費的水平以內。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消費水平，是依工人階級如何且在何種歷史條件下形成以轉移的，並隨着歷史發展的進程而變遷。這兒勞工鬭爭的歷史條件有着決定的意義。

我們看到，各國工人階級的消費水準，各各不同，譬如在美國，是一個水準；在帝俄時代，又是另一個水準；而在中國，又是第三種水準了。

最後，工人的熟練程度，亦須算在影響勞動力價值的因素以內。

工人在成爲熟練工人以前，先要經過相當時期的學習。在學習期間，他費了一定數量的勞動，這種勞動便提高了熟練工人勞動力的價值。

所以，工人爲了維持自己的勞動力能夠經常的工作，爲了扶養一個中等的家庭，爲了滿足必要的消費水準（包括文化歷史的要素，）爲了造就某種資格，處處都需要生活資料，此種生活資料，都有一定的價值，這價值跟其他商品一樣，是由生產它的社會必要時間來決定的。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將來也就是勞動力的價值。

自然，資本來從不會自覺地設法去保證工人的這種生活水平，反之，他們是盡可能地設法減低工人的工資。

這，他們可以辦得到的，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勞動力照例是供過於求的。所以，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雖接近於勞動力的價值，但事實上從不會達到那價值的。

不過馬克思在研究剩餘價值的時候，會假定勞動力是按其價值十足付酬的。他科學地證明，剩餘價值，是工人超出他勞動力的價值而創造的一種多餘價值，即使假定資本家對工人的勞動力，完完全全付酬，仍是有剩餘價值可得的。

所以，我們可得個結論說，勞動力跟其他商品一樣，也有價值。這價值是由那些維持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

第十二章 剩餘價值的生產

第五十八節 勞動過程和剩餘價值的創造過程 關於資本的一般概念

價值以及剩餘價值，只有在勞動過程中，只有在生產過程中，纔能夠創造出來。

資本案爲迫使工人出力勞動起見，除拿出一筆款子給工人付工資外，還須購買生產手段：如勞動工具，原料，補助原料等等。生產過程結束後，資本案除撈回支付生產工具和勞動力的價值以外，還得有剩餘價值。

假使按照我們前邊的假定，即勞動力是按其十足的價值付酬的話，這怎樣能辦到呢？

直到現在，我們所講的，是勞動力與其他一切商品相同的那些特質。要答覆上邊的那個問題，我們還須來研究商品勞動力與其他一切商品不同的性質。

資本案用一定數量的款項，依照勞動力的價值，譬如半元一天，來購得勞動力，便有了使用它的使用價值的權利。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資本案自有了利用勞動力的使用價值的權利以後，他就開始來使用它，強迫工人交出他的勞動。假定他買得的勞動力是半元一天，並假定這半元即是五小時勞動的貨幣表現，那麼，工人在五小時的勞動中間所作的工，就可抵還資本案用於購買勞動力所費的款項。不過勞動力有一種特

欲，它在生產力發展的某種水平上，所交出的勞動數量，可多於養育它所需者。換句話說，它所創造的價值要大於它本身的價值。資本家深知勞動力的這個「奇蹟」似的特質，他不限於五小時的勞動，可強迫工人多做一點工作，譬如把工作時間延至十小時。

如此以來，工人在後半部分工作時間內所創造的價值，便成了資本家的淨贏餘了。工人超出自己的勞動價值以外所創造的這種多餘價值，則名之曰剩餘價值。工人再生產自己勞動價值的那一部份工作時間，馬克思稱之曰必要時間；而給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那一部份時間，馬氏則稱之曰剩餘時間。所以工人在剩餘時間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也就是資本主義利潤的來源。

資本主義榨取的特點，就是創造剩餘價值。在資本主義榨取以前，即在蓄奴制度時代，勞動力不是商品，因之，剩餘生產品也不是剩餘價值。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彷彿人人是平等的，其實在這個表面的平等的背後，隱藏着很殘酷的剝削。這種剝削跟資本主義以前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蓄奴制度和封建制度之下的剝削，帶着超經濟的強制性；而資本主義的剝削，則具着形式上兩個獨立而「平等」的商品所有人的交易契約方式，其中一個又有錢又有生活資料的一切條件，別個僅有勞動力而已。

雖然，在資本主義的工廠裏，不像古時驅使奴隸和農奴一樣，用鞭子驅使工人去作工，然而工人跟資本家的契約，在本質上也不是自願的。飢餓的壓迫且甚於鞭笞，它驅使工人不得不到工廠裏去作工，受資本家奴役。

我們可做個結論說，工人的勞動是剩餘價值的唯一來源。然而爲了使工人能用他的勞動力去創造剩餘價值，須要有生產手段纔行。勞動力所以能夠成爲商品，且作爲榨取剩餘價值的來源者，只是因爲工人喪失了應用他勞動力的生產工具與手段之故；而資本家所以能夠使用勞動力去創造剩餘價值者，只是因爲他們握有生產手段之故。

資本家所買得的勞動力的價值，以及他所有的生產工具和手段的價值，換句話說，在資本家手中那作爲榨取和佔有剩餘價值的工具的一切價值總和，則名之曰資本。

物件所以成了資本，不是因爲它們天然本性的原故，而是因爲它們是一定社會關係即資本家榨取僱傭勞動力的承擔者的原故。所以，資本乃是勞資間的物化的社會關係，資本家則握有生產手段，而勞工則一無所有，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於資本家，去給他創造剩餘價值。

就是說，資本乃是一種歷史的範疇，只可適用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

第五十九節 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我們業已說過，凡是資本家私有且在其手中用作榨取剩餘價值工具的一切價值，都是資本。

但是，構成資本的這些成份，在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的過程中，並不起着同等的作用。茲先就生產工具來說吧。例如某架機器，它在一個比較長久的時期內，用於好多勞動過程。雖然它在應用過程中，逐漸損耗，然而它在其

存在期間，始終沒有改變它原來的形態。假定這架機器的「壽命」平均為十年，那麼它每年就要損失它價值十分之一，而轉移於它在一年內所生產的商品。假定製造這部機器總共化去一萬工作日，又假定這部機器每年可製造五百件商品，那麼，很明顯的，這機器轉移於每件商品的價值為兩工作日（ $10000 : (500 \times 10) = 2$ ）。雖然，這副機器是逐漸地失掉了自己的價值，但它全體仍繼續參與勞動過程，直到十年之後，它完全無用時為止。不但一架機器如此，他如發動機，輸送機，廠屋……等等，也莫不如此。

所以構成生產工具的一部份的資本，將自己的價值，以其消耗的分量，一部分一部分地轉移於新的商品。原料和補助品則不然。它們參加生產只是一次，而且改變了自己的物質形態。譬如原料在工作中完全加工改造；如燃料則完全變成了發動力，餘此類推。有的原料和補助品，也把自己的價值，完全轉移於新的商品價值。

雖然，機器，廠屋等，跟原料和補助品之間，有所區別，但從它們轉移價值於製成品的觀點看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它們不論這個或那一個，都不能創造任何新的價值，只是把用於造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轉移於新商品罷了。

機器原料等等的價值怎樣能轉移於新商品呢？這是由於勞動而來的。假定我們有兩所工廠：一個是開工的，一個是停工的。不論那一廠中，都有生產工具和手段——機器，原料，廠屋等等。在開工的廠裏，生產工具和手段，因受工作和與工作無關的種種條件——如空氣的影響，固然逐漸消耗，然而就在停工的那廠裏，所有的生產工具和手段，也受空氣和其他條件的影響，時時在消損着，如鐵的生鏽，屋牆的傾圮，不過程度小些罷了。要把它們完整

的保存起來，需要好好的照管，保護。在開工的廠裏，受工作及與工作無關的條件的影響所遭遇的損耗，是加在新出的商品以內，資本家把新造的商品賣了仍可撈回；在停工的廠裏，此種損耗便不能加在商品的價值以內，因為根本就沒有商品可言的。因之資本家便不能撈回這損耗，這損耗是白白的損失了。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勞動的特性，不僅可以創造新的價值，並且可以把生產工具與手段的價值轉移於新出的商品。

然而不要如此想像，以為工人爲了把生產工具與手段的價值轉移於商品，除了創造新的價值所費的以外，似乎還須再費一點額外的勞動。須知工人創造新的價值以及生產地消費生產手段，只是把它們的價值轉移於新的商品，並不費任何附加的勞力。

這是由於勞動的二重性——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之故。具體勞動，大家知道，創造的是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則創造的是價值。所以，工人的同一勞動，當作爲抽象勞動時，係創造新的價值；同時，若當作具體勞動時，便把生產手段的價值轉移於新出的商品。馬克思說：

「假使某工人的特有生產勞動不是紡紗的話，那麼他就不會把棉花變成紗線，因而也不會把棉花和錠錘的價值轉移於紗線。反之，假使這位工人改業而作了木匠，那麼他在工作時，依舊把價值附加於某一材料上。因此，他所以用自己的勞動能把價值附加於某物者，不是因為他的勞動是紡紗勞動，或木工勞動，而是因為他的勞動乃是抽象勞動，一般社會勞動……所以，紡線工的勞動，在其抽象的一般特質上——人類勞力的消耗上，給棉花和錠錘的價值上加添了一種新的價值；而在其具體的有效的特質上，把這些生產手段的價值轉移於生產品，這

樣，便把它們的價值保存在生產品裏面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一三八頁。

總之，生產手段的價值，藉勞動之助，轉移於製成品，並且這一價值轉移於商品之後，數量仍不變更；機器中體現有多少價值，便盡數轉移於製成品，直至機器用壞為止。

勞動力則不然。勞動力使用於生產中，它不但促進了生產手段的價值之轉移於商品，此外，並且創造了新的價值。這新的價值分為兩部：一部份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由資本家給酬的；另一部份則為剩餘價值，是資本家的淨贏餘。

於是這裏便顯露了資本的兩個部分（生產工具的價值與勞動力的價值）間的區別。馬克思說：

「那投於生產手段的一部分資本，如購買原料，副料，及勞動工具等，其價值的多寡，在生產過程中並未變更。所以，我名之曰資本的不變部份，簡稱之曰不變資本。」

「反之，那投於勞動力的一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變更了自己的價值，它重新產生了自己的等價物，此外，且生產了額外的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又可變動，可多可少。這一部分資本不斷地由不變的數目變成可變的數目。所以，我名之曰資本的可變部份，簡稱之曰可變資本。」（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一四五頁。

第六十節 榨取率

不變資本是創造剩餘價值的必要條件，但它本身是不能創造任何價值的。只有勞動，纔能創造剩餘價值。無論不變資本多寡，它不能改變可變資本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量。所以，在決定資本家對工人的榨取程度時，我們沒有注意資本家對不變資本的支出的必要，而須注意的，第一是，工人勞動所創造的生產品中，償還自己勞動力價值的一部份價值；第二是，以剩餘價值形態落在資本家荷包中的一部份價值。

榨取勞動的程度，可以剩餘價值和勞動力——可變資本的價值兩者間的關係，換一句話說，可以剩餘勞動時間和必要的勞動時間兩者間的關係來表明之。

這個關係，用百分比表示出來，名之曰剩餘價值率，或榨取率，剩餘價值率是資本家榨取勞工程度的準確標誌。

茲舉一個比喻說明之。

假定某家資本主義的企業裏，它的機器和廠屋，共值五千元；原料和副料值一千元；勞動力值二千元，剩餘價值等於一千元。並用C表示不變資本，用V表示可變資本，用m表示剩餘價值，其式如下：

$$C = 5000 \text{元} + 1000 \text{元} = 6000 \text{元};$$

$$V = 2000 \text{元},$$

$$m = 1000\text{元}$$

榨取率用符號表示出來，即是 $\frac{m}{V}$ ，依照上面的數字表示出來，便是 $\frac{1000}{2000}$ ，用百分比表示的話，就是 $\frac{1000 \times 100\%}{2000} = 50\%$ 。

這是說，工人為補償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工作一小時，其中半小時是給資本家創造了剩餘價值。很明顯的，在 m 與 V 不變之下，不論資本家費於生產手段者多寡，則榨取程度總是照舊的。

榨取率或剩餘價值率，也可用生產品的比例表示出來。假定一萬元的價值體現於一千公尺布匹，那麼不變資本便體現於六百公尺，可變資本體現於二百公尺，剩餘價值體現於一百公尺。

剩餘價值率或榨取率，用比例表示出來，便是：

$$\frac{m}{V} = \frac{100 \times 100\%}{200} = 50\%$$

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上，榨取率究竟如何，烏利雅諾夫曾引舉了一些明瞭的材料。他根據一九〇八年俄國工廠調查的資料，關於工資與利潤比例的問題，曾作了如下的結論：

「每個工人平均一年所得工資為二百四十六盧布，一年之內給資本家所產生的利潤為二百五十二盧布。」

「因此可說，工人的勞動時間只有一小部分是為自己工作的，而大部分是為資本家工作的。假定工作時間平均為十一小時，那些工人所得的酬金只合五小時又二分之一，甚至還要比五小時又二分之一少。其餘五小時

又二分之一，工人是白白勞動的，未有任何酬金，在這半天之內工人的全部工作都是資本家的利潤。」（註）

（註）見馬氏全集十六卷九五頁。

第六十一節 評資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的資本說

資產階級古典派經濟學的代表者，亞丹·斯密和里嘉圖，都有一種觀念，謂有一部分的生產品的價值，係工人所創造，而白白地交給資本家了。

譬如亞丹·斯密說道：「在一切手工業與生產事業中，多數勞動者都需要有老板，給他們墊出工作材料和工資及生活資料。這位老板，則得他們生產品的一部分或勞動附添於加工原料的價值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也就是老板的利潤。」

再則，亞丹·斯密又謂工人附加於原料的價值，可分為兩部分：一為開銷給他們的工資，一為企業家的利潤。可是古典派不能夠解決剩餘價值的問題，因為他們把勞動力跟勞動混合在一起了。事實上，假使承認勞動是在創造着價值，但是所持之見解以為工人賣給資本家的是自己的勞動而不是勞動力，那麼便無從說明為什麼資本家付酬的活勞動的價值總是少於這勞動所創造而交給資本家的生產品的價值了。果結，少許勞動創造多量價值，便與勞動價值論相矛盾了。古典派以其資產階級的思想窄狹的原故，便不能解決這一矛盾。惟有馬克思解決了這個矛盾。馬氏很明確地把勞動範疇跟勞動力加以區別，而證明資本家所購買所付酬的，不是工人的

勞動而只是他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在勞動生產率的一定水平上，可以創造比自己本身的價值更多的價值。古典派經濟學的代表者，雖然不徹底，但仍接近於正確的解決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的問題；然而庸俗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註）連這種目標都沒有了，反之，它只抱着一個目的：掩蔽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

（註）有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他們異於古典派，甚至不想明白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法則，他們只限於經濟現象的表面，以資本主義生產代理人的流行的觀念，從事粉飾和辯護資本主義的制度。此種經濟學家，馬克思稱之曰庸俗派。

迄今資本主義辯護人中間所流行的「生產服務」說，就是抱着這個目的的。根據此說，同等參與價值與「新財富」的創造的有三個要素，即土地，資本，勞動是這樣，工人為勞動的代表者，資本家為資本所有人和土地所有人，三者彼此一個給一個作「生產的服務」，所以在收入的分配上都享有一份兒：土地所有人得地租，資本家得利潤，工人則得工資。

可是我們看到，土地和生產工具只不過是創造價值所必要的條件而已。價值純係勞動所創造，而剩餘價值的來源則為工人的剩餘勞動。「生產服務」說否認了這，而竭力想證明，不論資本家也好，也不論土地所有人也好，都不榨取工人，他們每個都應當依照他們參加生產的份兒，各得一份。

資產階級學者中間，凡是想依據流通過程來說明資本家利潤的學說，都享有很大的名聲。此種庸俗的辯護的學說，其毫無根據，我們在前邊考察單純商品流通形態和資本主義流通形態的問題時業已說過了，想不再贅。社會民主黨的剩餘價值論，是依據於交換的觀念，他們把這觀念貫輸於政治經濟學之中，而跟「土地，資本，

「勞動」的生產服務說配合起來。馬克思認為問題的中心是在解釋剩餘價值的生產；而社會民主黨的經濟學教本的作家，如海丁兄弟者，則認為重心是在實現，是在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生產品爲什麼平均起來，總是按價格實現，結果，這價格要多於它所含的勞動所值者。」（註）

（註）見海丁兄弟合著德文版經濟學入門，一〇九頁。

他們給剩餘價值所下的定義，也是這種精神。他們說：「勞動者的勞動成果，經某種傳遞機器而完全地或部分地落到非勞動者手中時，便是剩餘價值。」

據他們的學說，一切問題都是在傳遞機器上面，所謂傳遞機器云者，卽市場、交換等是。所以，社會民主黨把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社會鬭爭，歸結爲爭取分配份量的鬭爭，而不是爲了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個理論家，布蘭達爾說道：

「現代社會裏所扮演的龐大的社會鬭爭，首先是爭取社會生產品分配的鬭爭；其次纔是與這有關的經濟組織問題。」

社會民主黨把勞動的矛盾歸納在分配的領域以內，而宣傳生產領域內利益的和諧。布氏又說：

「所分配的絕不能多於所生產的。所生產的越多，則所分配的也越多。所以，無疑地工人對於生產率的盡可能增加，也有利害關係。」

社會民主黨在其作品中取消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因而其對資本所下的定義是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的

立場上的海丁兄弟說道：

「資本就國民經濟上的意義說來不是別的，乃是某一經濟團體所有的供給財或生產財……鐵匠的鎚，作家的筆，同是資本，連十萬馬力的機器一樣。」

蘇聯的搗亂派，奧斯堡，也是這種見解。他說：

「資本不是別的，而是所蓄積的應用以後生產的勞動。」

想在交換方面來謀剩餘價值問題的解決，根本也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知道，是生產決定交換，而不是交換決定生產。社會民主黨給剩餘價值所下的定義，是把它歸結於「傳遞機器」——交換，而抹殺了剩餘價值係創造於生產過程中的事實。假使剩餘價值不是創造於生產過程中的話，那麼它便無從分配了。在交換過程中可能的只是剩餘價值的重新分配，一個資本家暫時獲利而別個受損罷了，而任何階級都不能靠這種重新分配而生存。所以，勞資間的鬭爭，不能歸納為謀分配制度的小小改良的鬭爭，而是爲了消滅資本主義榨取本身的。何況社會民主黨所說的從小處設法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的主張，只是空言，不是實行的呢。別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很機械地把資本歸納爲物質的財富，勞動工具等等，把它變成超歷史的範疇，而抹殺了資本主義榨取的特徵。

所以，我們看到，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問題上，社會民主黨不僅完完全全地離開了馬克思，而且在古典派以下，簡直落到庸俗辯護派的泥坑裏面去了。

在蘇聯，在經濟學上貫輸社會民主黨理論的爲孟塞維克搗亂派，魯賓。

魯氏的活動，還帶着假面具。他所應用的頭一個方法，就是隱蔽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他認為，在闡述政治經濟學的要旨時，把馬氏政治經濟學的要點——剩餘價值，可以完全丟開不提，講了價值之後，就可直然來講生產價格了。

但是問題，還不限於隱蔽。魯氏是個孟塞維克，他直然曲解了馬氏的剩餘價值論。他說：「勞動力表現着勞資間的生產關係，經過物的交換（貨幣與勞動力的交換）而把他們聯繫起來。勞動力是一種商品，是一種「物」，它的支配權由這一人——工人轉給別一個——資本家，這一轉讓便使他們之間造成了一種生產關係。勞動力乃勞資間——兩個自治的商品生產者間的生產關係的「物」的或「物化」的表現」（註）

（註）見魯氏馬克思價值論大綱，一一二頁。

總之，就魯賓看來，勞資間的生產關係，第一是「經過物的交換」而造成的；第二是「兩個自治的商品生產者間」的生產關係。

魯賓在這兒悄悄地貫輸了社會民主黨的觀念，把剩餘價值歸納為交換與分配的關係了。魯賓把工人和資本家視作兩個平等的商品所有人，而抹殺而隱蔽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外部形式上的平等後面所藏着的榨取——深刻的的不平等。老實地說，魯賓關於馬氏勞動力價值論的「說明」，只是在「闡述」馬克思學說的旗下像蓮上面所講的庸俗經濟學的生產服務說罷了。

其次，魯氏又把剩餘價值「範疇」的本身，唯心地視作一種非物質的東西。據他的意見，剩餘價值，乃「社會關

係，「而」不是物質的東西。」烏利雅諾夫當日反對布爾加柯夫唯心的修正剩餘價值論的話，正可完完全全應用到這兒來。烏氏說：「這種把『物質東西』與『概念』的對立，正是現今人們假借『批評』最愛談的那煩瑣哲學的優良標本。社會生產品比例一概念有何種意義呢，假使沒有一定的東西與這概念相適應的話，剩餘價值乃剩餘生產品的貨幣等價物，這剩餘生產品為一定數量的羅紗，棉花，麵包，及其他商品。」（註）

（註）烏氏文集，第四卷一九六頁。

魯賓議論的政治用意，就在他把勞資的關係視作平等的商品所有入間的和平而親睦的關係，把資本主義描寫成沒有矛盾的東西，把剩餘價值由生產中轉移至交換方面，一句話，他隱蔽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因而對他的搗亂工作造成了一種理論的武器。

第六十二節 剩餘價值範疇之不適用於蘇聯經濟

資本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其特徵，第一，有獨占生產工具的資本家階級；第二，喪失了生產工具和生存資料而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給資本家的勞工階級。資本主義的榨取有其獨特的表現——剩餘價值。

現在我們來考察蘇聯國營企業中有無表徵剩餘價值的這些標誌。

要解決關於蘇聯國營企業的社會經濟性質的這個問題，須把蘇聯經濟制度的一般特徵考察一下。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凡國營的企業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因為那兒掌握政權的是布爾喬亞，國家本身便是「管

「理布爾喬亞事務的委員會，」而企業內的關係不消說是資本主義的。在蘇聯執政的是勞工階級，國家是勞工階級的國家，因而牠的國營企業也就是屬於整個工人階級所有的。

所以在蘇聯的國營企業中，剩餘價值的一個基本而最主要的徵候——獨占生產工具的資本家，是完全沒有的。

第二個徵候——工人階級呢？蘇聯國營企業的工人，不是資本主義下的所謂工人。「社會主義者應當明白，自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支配一切生產工具，大工業、土地、交通機關等的時候起，已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裏所謂的無產階級了。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無產階級曾喪失了生產工具，因而被資產階級榨取的鎖鏈所束縛起來……

自推翻資產階級的權力和剝奪他們的生產工具以後，工人階級就成了國家的支配力量了。」（莫洛托夫語）蘇聯的勞工階級並未跟生產工具脫離，所以，在蘇聯國營企業中工作的工人，不是僱傭工人。他們作工的工廠，不是屬於資本家，而是屬於工人階級所有，他們是在徹底的社會主義型的企業裏作工的。所以，「勞動力乃商品」一範疇在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部分裏是沒有的。

在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部分裏，既無資本家，勞動力又不是商品，那麼顯然這兒也談不到剩餘價值，資本，及資本主義經濟的其他範疇了。

不過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根據蘇聯的工人未得自己勞動的全部生產品一事實，以為蘇聯的澈底地社會主義企業中還是榨取工人的。他們的觀念，以為把工人勞動的全部生產品交給工人便是社會主義

的特徵，馬克思在其哥達綱領批判一著中對這種觀念作了個致命的批評：

「『勞動收入』一詞，起初是指勞動生產品而言，所以集體的勞動收入便是共有的社會生產品。

其中可減去下列各項：

- 第一，恢復所消費的生產手段所需的費用；
- 第二，擴充生產所需要的附加部分；
- 第三，不幸事件，天災等等的保險基金。

從「完整的勞動收入」中減去這幾項，在經濟上是很必要的，究竟減去若干，依現有的力量與手段而定，半依據於概然論，但是絕不能根據正義而減去的。

其餘的一部分共有生產品，用作消費資料。

在未達至個人的分攤以前，還要減去下列各項：

第一不屬於生產的一般管理費；這一部分跟現代社會所需者比較起來，馬上大大地縮減，將來隨着新社會的發展可逐漸減少。

第二為公共事業費，如學校，衛生機關等等；這一部分，與現代社會所需者比較，突形增加，將來隨着新社會的發展而還要日益增巨的。

第三為無勞動能力者等等的基金，簡言之，即現今官方所謂濟貧院的費用。

只有在這時，我們纔接近網領在拉賽爾影響之下狹隘地所規定的那種「分配」即各個合作生產者相互分攤的那一部分消費品。」（註）

（註）見哥達綱領批判，三——二四頁。

所以，在共產主義時代，社會生產品不是整個兒地分配於社會成員之間，以滿足個人的需要。有一大部分是用於擴充生產和社會需要的。然而這兒沒有任何榨取，因為「扣自每個生產者——私人的一切，歸根結柢，不是直接地便是間接地交還給他——社會的一員了。」（註）

（註）同上註，二五頁。

同時，在蘇聯環境之下，勞動時間之分爲必要時間與剩餘時間的資本主義的劃分，也喪失了自己的意義。馬克思說道：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剷除以後，工作時間只限於必要的勞動了。不過這兒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必要勞動還要擴充自己的範圍。一方面，工人的生活條件定必比以前富足些，生活的需要定必增加；別方面，現在的剩餘勞動的一部分亦要算作必要的勞動，即設置社會準備基金和蓄積基金（即某種生產手段和生存資料的儲備，如擴充生產，彌補可能的損失，以及不幸事件）所需要的勞動。」（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二二頁。

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中，工作時間已無必要時間與附加時間之資本主義的區分，社會生產價值已無可變

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價值與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的劃分，這兒是分作擴充生產的基金與消費基金；消費基金的一部分用於社會的需要，別一部分用於滿足個人的消費。

這種劃分是發生自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所特有的生產關係的本質。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就是生產工具的公有。昂格斯說道：

「在資本主義佔有方法之下，生產品起初是奴役生產者，隨後是奴役佔有者本人，現在這一生產方式讓位於新的基於現代生產工具本質的佔有方式：一方面社會直接佔有作為維持和擴充生產手段的生產品，別一方面個人直接佔有作為生存和享樂手段的生產品。」（註）

（註）見波德林，三〇二頁。

這種擴大再生產基金和消費基金的區分，從再生產的觀點說來，有莫大的意義。所以，烏里雅諾夫在批註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時，謂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的劃分，第一門生產手段生產事業與第二門消費手段生產事業間的比例問題，將來對其產主義有莫大的意義。

蘇聯的勞工階級與勞動者，跟擴大再生產基金與消費基金的迅速增加，有着利害關係。消費基金的迅速增長，需要擴大再生產基金的更迅速的增長。其頂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關於這問題，俟後再詳談吧。

現在來研究蘇聯集體農場中的生產關係。

要明白蘇聯集體農場的本質，不能撇開普羅獨裁制，不能撇開蘇聯經濟的一般體系。集體農場在普羅獨裁制的條件下，在蘇聯經濟的條件下，乃是社會主義形態的經濟。反之，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凡集體的企業，即使不是資本家開辦的，而是小私有者開辦的，也不可免地要變成資本主義的經濟。烏里雅諾夫說道：

「無疑地，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下，乃是集體的資本主義企業。在私營的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跟資本主義企業的區別，正如集體企業跟私人企業的不同一樣。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合作企業跟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區別，就是前者是私人的企業，後者是集體的企業。在蘇聯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跟私營資本主義企業的區別，就是它是集體的企業，但是它的基礎若為土地，而生產手段係屬於國有時，則與社會主義的企業無所區別。」（註）

（註）見馬氏全集第二十七卷四五三—四五四頁。

集體農場，大體上生產手段是集體有的。它的土地係屬於普羅國家即整個工人階級所有。它的主要的生產手段，都已經社會化，不是加入集體農場的個別的農民所有，而為全農場所有。同時，它也沒有握有生產手段的榨取者與沒有此種手段的被榨取者之分。斯達林氏曾說道：

「經濟的型態是受什麼決定的呢？顯然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來決定的，難道可用別種方法來決定經濟型態麼？難道蘇聯的集體農場內有握有生產手段的階級和沒有此種手段的階級嗎？難道集體農場裏有榨取階級與被榨取階級嗎？難道集體農場的土壤這個主要生產工具不是社會化——國有嗎？說集體農場不是

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一種，有什麼理由呢？」（註）

（註）見列寧的河濱，四五三——四五四頁。

然而因此把集體農場跟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如國營工廠或農場，看成一個東西，那就大錯而特錯了。然則牠們之間的區別安在呢？

在徹底地社會主義企業裏，生產工具爲國有，換言之，卽整個工人階級所有。在集體農場裏，生產手段不是屬於國有，而是屬於集體農場會員的特定集團所有。這已不是私有財產，而是集產的形態。同時，這一財產形態還要經一定的發展行程，纔能變爲公有財產，如徹底地社會主義型的企業裏所有者。別一方面，集體農場在其發展的現階段上，除主要生產工具的公有外，次要的生產工具還係私有。一句話，集體農場跟徹底地社會主義企業的区别，就是它的生產手段還沒有完全社會化。

此外，集體農場內還保存有階級鬭爭的成份，因爲它還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殘餘。集體農場乃社會主義形態的經濟組織，它已顯示了蘇聯經濟建設的奇蹟，但是沒有蘇聯當局方面適當的指導，它會暫時成爲反革命活動的掩蔽所。所以，蘇聯當局會在集體農場中成立政治部，以加強對它的指導。

顯然，集體農場裏既無資本主義榨取的關係，那麼也就談不到剩餘價值和資本等等資本主義的範疇了。

至於蘇聯經濟中的個體農民，主要的是單純商品經濟的關係，它在普羅獨裁領導之下，經過全盤的集體化和富農階級的肅清，可發展爲大規模的社會化的集體農場的建設。所以，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範疇這兒也是不

適用的。

最後，蘇聯凡是有資本主義份子殘存的地方，仍有資本主義榨取的殘餘存在。不過蘇聯經濟的特徵是，資本主義的成份不但是居於支配地位的；反之，排斥它們，肅清他們正是社會主義建設基本法則之一。所以，資本主義的關係和其所產生的範疇，不但在蘇聯經濟中不能夠有長足的發展，反而日趨沒落了。

社會民主黨想證明，蘇聯的經濟制度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因而它的國營企業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譬如巴威爾把蘇聯經濟制度叫做「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考茨基他是憎惡建設社會主義之國的，除公然主張武裝干涉外，並說道：「蘇聯牠改變私有產是可隨心所爲的，不過不是社會主義罷了。」

關於蘇聯國營企業本質的問題，社會民主黨還有自己的信徒——卽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此派把蘇聯的企業亦視作國家資本主義的，而不是澈底地社會主義的，如烏里雅諾夫所說者。譬如這派的一個領袖加美尼夫謂蘇聯國營企業中的財產關係，是社會主義的，而生產關係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索柯爾尼柯夫（也是此派領袖之一）則謂蘇聯的對外貿易，國家銀行，金融體系，都浸入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則。加索爾氏都不懂生產者對生產工具的關係——這是決定生產關係體系性質的頂主要的標誌。斯達林氏曾說：

「拿國營企業說吧，它們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不是的。爲什麼呢？因爲它們裏面所代表的不是兩個階級，而是一個階級——工人階級，這階級握有生產工具與手段，未受人榨取，因爲企業中在工資以外所得的大宗數目，是作往後發展工業之用，亦卽改良整個工人階級生活之用。」

此。
現今的托洛茨基主義，業已完全全地站在社會民主黨的立場上了。其對於蘇聯經濟本質的估計，亦是如此。

第十三章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第六十三節 絕對剩餘價值 工作時間及其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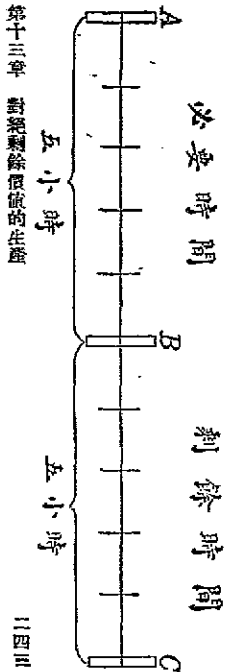
生產和佔有剩餘價值，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運動和發展的刺激物。

資本家爲貪圖利潤，竭力設法榨取工人，以增加榨取自工人的剩餘價值。

起初資本只是佔有了生產，並未改變它的技術。所以，資本爲增加剩餘價值，頭一步所應用的方法，便是延長工作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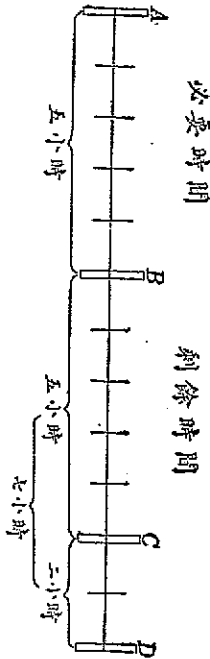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工作時間可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爲必要時間，在這一期間內工人創造自己勞動力的價值；第二部分，爲剩餘時間，在這一時期內，工人是爲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

茲圖示於左：



這兒的剩餘價值率，是五分之五，或百分之百。

資本家用延長工作時間的方法，可以增加榨取自工人剩餘價值，譬如把上邊所舉的勞動十小時，延長二小時，增至十二小時。



這裏的剩餘時間，增加至七小時，剩餘價值率即為五分之七，或百分之一百四十。

資本家把工作時間延長後，因為工人在一天之內所費的勞動數量絕對增加了（與勞動力的價值量是無關係的），所以他所得的剩餘價值也增加了。譬如上圖中剩餘價值所以增加者，是因為橫線的全幅長度增加了，而必要的勞動時間（A-B）則依然如故。

用絕對的延長工作時間的方法所得的剩餘價值，馬克思稱之曰絕對的剩餘價值。

工人給資本家工作的時間有什麼限度呢？

工作時間的最低限度是很難確定的，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時間，可說是最低限度。但是在資本主義

條件之下，工作時間從不會降至這個限度，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目的是在榨取剩餘價值，而這剩餘價值是在剩餘時間內創造成的。

至於最高限度主要的是取決於工人的體力。工人只能在某一限度內，運用他的勞力；在身體方面，他不能整日作二十四小時的工作，須有相當時間，用作休息，睡覺，飲食。不獨如此，「工作時間的延長，還有道德方面的限度，工人須要時間來滿足智力的，和社會的要求，這要求的份量與範圍是由一般文化狀態來決定的。」（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一六三頁。

不過，這些限度，是非常廣漠的，資本家竭力把這種限度，延至勞動力的體力限度。

工作時間一延長，可耗盡工人的全部力量，剝奪他提高自己文化水平，參加社會生活和羣衆鬭爭的任何閑暇工夫。勞動時間的過分延長，可使工人階級身體退化，早衰早死，職業病流行；此外，更可阻礙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技術的發展；資本家對於技術的改進，不發生興趣，因為沒有這，他也可以從工人方面榨取很高的剩餘價值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延長勞動時間，在資本主義的時期，極爲盛行，那時勞動生產率的水準，非常低下；同時，迄今這在最落後的國家裏也還盛行着。不論何地，與延長工作時間而必然俱來的，就是極野蠻的榨取方法，如工資的低下，住所的惡劣，衣服的被襤，食物的污穢等。結果，便是工人階級政治和文化水準的極度低下，以及早年的衰老和死亡。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過度延長工作時間所引起的種種結果，舉例頗多。他所舉的事實，都是在十九世紀即資本主義發育的時代的。

然而，現在我們看到資本家用增加絕對剩餘價值的方法，即過度延長勞動時間的方法，以提高榨取率的趨勢，也一天天厲害起來了。

譬如美、法，此等國家，好多工廠的工作時間，都已達至十至十二小時，有的甚至達至十五小時。實行法西斯蒂公開狄克推多的國家，如德、意、波蘭，工作時間，更其顯著的延長。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裏，工作時間的延長，更不用說了；譬如中國工作時間從「日出到日落」，在許多生產部門裏，工作時間平均為十四小時，而紡織工業有些部門且達十八小時之久。

現在惟有工人執政的蘇聯逐漸不斷地在實行縮短工作時間。現在牠的企業大半已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隨着今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隨着今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蘇聯的工作時間還要更形縮短的。

第六十四節 勞資間爲工作時間的鬥爭

勞資間爲工作時間的激烈鬥爭，充滿着資本主義的全部歷史，從它萌芽之日起，直到它最後死亡的一日爲止。

在頭一個時期，即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法律曾經規定，竭力延長工作時間，使工人多多作工。

這原因，第一是，剛失掉了生產手段的從前的手工業者和被迫脫離土地及因封建保衛團解散而驅逐的農民，都不能一下子習慣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紀律；第二是，新發生的工人階級那時還跟土地有密切的聯繫，生產本

身在初時只是形式上隸屬於資本，技術水平很低，因之生產一有擴充，便引起勞動的需求超過於供給。因此，資方便不得不強制初出茅廬的工人去學習警察式的資本主義勞動紀律，不得不強制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減低他們的工資。

所以，最初使工作時間有一定規則，係由於資方的利益所驅使的。這一時期，係從十四世紀中葉起，到十七世紀中葉為止。

自大工業發生之時起，即大約自十七世紀末葉起，情勢根本改變了。資本主義狂風暴雨般的發展起來，資方已經可用純經濟的方法，來盡量地榨取工人。從前當資本家利用法律來延長工作時間的時候，他們公然主張在法律上須規定工作時間；這時他們又公然主張，工人須有完全「自由」出賣勞動力之權，資本家須有無限制地榨取工人之權。

不過工作時間的延長與無情的榨取，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抵抗。隨着工人運動的增長，資產階級的政府，對工人階級不得予以讓步，而用法律規定工作時間。

英國大工業的發展，比任何國為早；所以，英國的工人階級關於工作時間也首先獲得了立法上的限制：最初（一八三三年）規定童工為八小時，青年工作為十二小時，成年人為十五小時半。隨後於一八四四年，在法律上更實行限制婦女的勞動；工作時間限定為十二小時，禁止夜工等等。

因為婦女與青年的勞動，跟成年男子的勞動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在好多生產中，實際上成年男子的勞動

乃改限十二時。「因之，大體說來，在一八四四——一八四七年一期間，英國凡遵守工廠法的各門工業，均一律實行十二小時的工作制。」（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〇六頁。

一八四八年童工與女工的工作時間，限定十小時。

凡此限制都是經過激烈鬭爭的結果，資方瘋狂反抗的結果而實現的。自某一法律不顧資方的反抗而實施後，資方又採取種種方法，以使該法律歸於烏有，如減低工資，增設好多班次，在法律上用各種奸詐方法解釋法案，以及直然違犯法律等等。此外，資方還有種種可能，因為經濟和政治的權力，以及審判機關都是給資方服務的。

同時，我們在以後還可以看到，工作時間稍有縮短，則勞動的強度定必提高。資方有好多辦法，可在一個較短的工作時間內所榨出的勞動，多於從前在較長的一個時間內所榨取者。

在法律上限制工作時間的鬭爭，逐漸由英國波及於別國。這一鬭爭，處處是工人方面遭遇莫大的犧牲，資本家方面則表示激烈的反抗。

一八七七年美國全國工人在巴爾吉摩爾開代表大會，宣佈力爭「全美各州須一律承認八小時制為正常的工制。」隨後「國際勞工聯合會大會」又規定力爭八小時工作制乃全世界工人階級的任務，乃工人階級「謀解放的先決條件。」從那時起，力爭八小時工制的運動，一天天展開於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了。

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後首數年間，勞工階級的革命運動很厲害，幾個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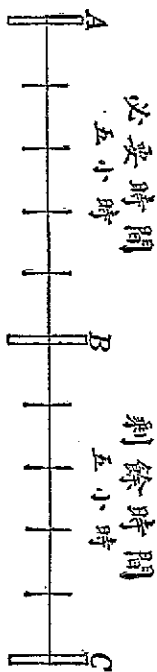
得已同意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華府國際協定亦承認之。

不過自資本主義局部穩定後，資產階級又向工人階級進攻，華府協定成了廢紙；好多國家，如意大利、德國、波蘭，都在法律上正式地准許延長工作時間了。

近數年來，資產階級向工作時間的進攻，更其加強了，這時各國資產階級都竭力加緊榨取勞工，以期打破世界經濟危機，這我們在後邊就可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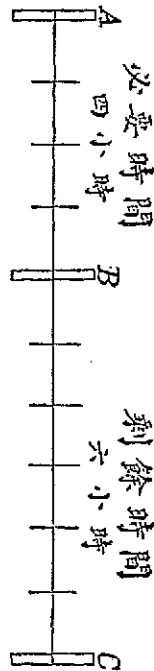
第六十五節 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延長工作時間，我們知道，要碰到一定的界限，如生理的、道德的，尤其要遇到勞動者的反抗。這種情形，以及競爭，遂使資本家不得不去尋找別的方法，以增加榨取自勞動者的剩餘價值的數量。除延長工作時間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仍用圖來表示工作時間吧。



剩餘價值率是 $\frac{m}{v} = \frac{5}{5} = 100\%$ 。

要增大這剩餘價值率，不僅可以把工人的剩餘時間延長至C限度以外，而且可用別的方法，把必要時間A縮短。假定資本家會成功把A、B縮短至四小時，如下圖所示：



這裏A、C即工作時間的總長，雖然沒有改變，但剩餘時間卻已居然增至六小時了。這是說，由於必要時間的縮短，而剩餘時間也增加了，因之剩餘價值率，也增至四分之六，或百分之一百五十了。馬克思說道：

「用延長工作時間的方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我名之曰絕對剩餘價值。反之，那因必要的工作時間的縮短和工作時間這兩個構成部分比例的變更而產生的剩餘價值，我名之曰相對剩餘價值。」(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三五頁。

資本家可用什麼方法增大相對剩餘價值，而縮短必要的工作時間呢？

要記着，現在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假定勞動力量是資本家按照它的完全價值（勞動再生產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給酬的，雖然，在實際上，資本家所付給工人的工資，照例，是低於其價值的。所以，我們暫時把減低工資至其價值以下，以縮短必要時間的可能性，可丟開不管。在這些條件之下，要縮短必要工作時間，只有減低

勞動力本身的價值。要減低勞動力本身的價值，只有減低工人生活資料——食物、衣服、鞋襪等等的價值；要減低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化費很少的勞動去生產牠們；要化費很少的勞動去生產生活資料，只有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之下纔有可能。

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提高勞動強度不同，它不須使工人方面化費很多的勞動，只要一改變勞動條件，即可辦到，如採用新機械，改善機器的配置，除去多餘而無益的動作，改良光線，設置通風器等等。在這些改善之下，工人化費同樣的勞動，而可生產更多的商品。

而且，要使相對剩餘價值增加起來，只有在那生產工人消費資料的部門裏，或生產這些部門所需生產工具的部門裏，勞動生產率提高時纔是有可能的。

如此以來，生活資料價值即可減低，因而勞動力的價值，亦可低落；剩餘價值由此可大加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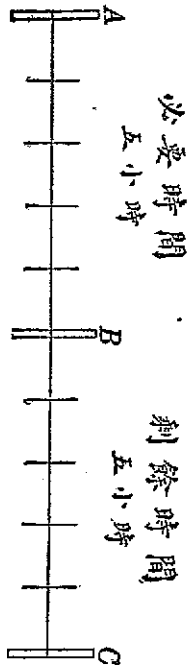
顯然，如斯增大相對剩餘價值，只有在勞動條件的改變（如採用新的機器等等）不是具有個別的性質，而是普遍流行，該門工業內的社會必要勞動亦受其影響而減低的時候纔是有可能的。

然而不僅在普遍採用新式技術（和一般勞動條件的改變）時，相對剩餘價值方可增加；並且當某種新式技術還沒有普遍採用，而只有某一家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於該門工業內社會必要的生產率水平時，相對剩餘價值更可大大增加。因為他這一家企業裏勞動生產率如斯提高的原故，他生產品的價值是低於它的社會價值的，但是資本家在市場上不是按個別的價值出賣，而是按照社會價值出賣的（關於這問題，我們在上面講個人

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問題時亦會說及，所以商品的社會價值和與其個別價值間的差額，便成了該廠主的所謂額外的剩餘價值了。

不過，這裏發生了一個疑問：這種情形在實際上，能否算在生產相對剩餘價值以內呢？

經過一番詳細的研究，我們便可看出在這種情形之下，剩餘價值的增大，是由於必要勞動時間的相對縮短和剩餘時間的相應的增加而發生的。假定某一工廠的工作時間，分為必要勞動時間與剩餘勞動時間，如下圖所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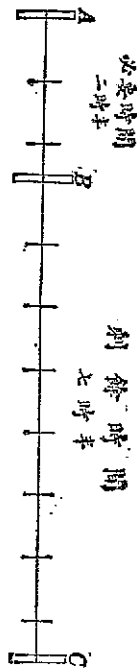


又假定該廠的勞動生產率，是適應於中等的社會生產條件的；且假定這裏生產每件商品，例如一公尺棉布，需要半小時，在這種條件之下，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就可生產二十公尺棉布。現在再假定一小時的貨幣表現為一元，那末，一公尺棉布，便值五角；二十公尺棉布便值十元。在這十元之中，五元用作開銷勞動力的價值，其餘五元便是資本家的剩餘價值了。（註）

(註)這裏以及在往後的推論中，爲求簡單起見，我們並未注意勞動工具、原料、及副料等等的價值，此種價值是轉移於生產品了。

現在假定這家工廠的勞動生產率，因採用新式技術的原故，致提高了二倍，那末在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工人費去同樣的勞動，即可生產兩倍多的棉布，即由二十公尺增至四十公尺。如此，現在該廠所生產的一公尺棉布，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是三十分鐘，而只是十五分鐘了，因而它的價錢也由五角降至二角半了。同時，因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是限於他這一家工廠，所以社會的必要時間也仍舊未變。所以該廠主人——資本家把他的棉布，不是按照個別的價值賣二角半一公尺，而仍賣五角一公尺，因而四十公尺棉布即可賣得二十元。這樣，資本家在十小時內榨取勞動的結果，便可獲得二十元，但在採用新式技術之前，他只獲得十元而已。雖然如此，但他仍照舊開銷工人五元，因爲勞動力的價值，並未改變的。

這是說，現在工人要生產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已經不需要工作時間的一半，而只需要四分之一，即十小時內只有二時半就夠了。若用圖表示出來，便有如下的情形：



$$\text{剩餘價值率爲} \frac{7.5 \times 100}{2.5} = 300\%$$

這裏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是改變必要工作時間和剩餘工作時間的比例，以及在全部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未變之下，相對的縮短必要工作時間。這也就是所謂相對剩餘價值。

很顯明的，這種資本家獲得如斯巨額的額外剩餘價值，只能到其他各廠的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時為止。那時社會必要時間一減低，生產品的價值即可降低，因而額外剩餘價值也就消滅了。

第六十六節 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一般基礎。

起初資本只是佔有了生產而已，並未改變生產的技術，但是，自這時起，工作時間已分爲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因而工人已在化費剩餘時間，給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了。所以，這時，我們看到，是把工作時間延長至必要時間限度以外，這也就是所謂絕對剩餘價值的形式。

不過，資本自在一定的技術基礎上開始佔有生產後，跟着便來改變技術了。同時，資本主義遂由絕對剩餘價值進而來生產相對剩餘價值。

所以，絕對剩餘價值乃是發展相對剩餘價值發展的起點。

相對剩餘價值的發展，又使絕對剩餘價值更形發展，因爲機器和大生產的發達（俟後當再詳述之），使工作時間大大地延長了。

以此來說，這兩種形式的剩餘價值，有着某種的一致。這種一致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現階段上，更爲明顯，這時各門生產內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極不平衡，工作時間也隨之而延長。馬克思說：「從某種觀點說來，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的差別，大體上只是幻想的。相對剩餘價值就是絕對的，因爲它使工作時間絕對的延長至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工作時間限度以外了。而絕對剩餘價值也是相對的，因爲它規定了勞動生產率的發展，這發展又允許以工作時間的一部分來限制必要的工作時間。」〔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三九六—三九七頁。

但是由此而得個結論，以爲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形式既是一致，則兩者之間便無主要的差異，那就錯了，馬克思說：「若把剩餘的價值的運動一注意，便可看出這表面上的一致是消滅的了。凡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經發生而成爲普遍的生產方法時，則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間的差別定會出現的。這時的問題是提高一般剩餘價值率了。」〔註〕

〔註〕同上註三九七頁。

x

x

x

資本主義使技術大大發展，我們在後邊即可看到，它不僅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且提高了勞動的強度。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表示一個工人因技術改進的結果而其製品量的增加；但在勞動強度提高之下，一個工人的製作量所以增加者，因爲工人的工作緊張，在一個單位時間內所花費的勞動，多於從前所花費者。

因此發生了一個問題：勞動強度提高時所生產的是那一種剩餘價值呢？

在答覆這個問題時，應注意的是，個別工廠裏勞動強度的提高和普遍的提高，兩者絕不相同，應加以區別。

假定某廠因勞動強度增加的原故，一個工人所生產的生產品，要比在該社會中等勞動強度之下多一倍半。我們知道，社會必要時間是由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中等的勞動熟練與強度水平決定的，在這兒它既照舊未變，那末一個工人勞動強度的提高一倍半，即等於一個工人在中等強度之下多作了一倍半的時間。所以，在此種情形之下，勞動強度的提高，便表示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但是在勞動強度普遍提高後，絕對剩餘價值便變為相對剩餘價值，因為這兒全社會平均的勞動強度提高了，而社會必要的時間縮短了。馬克思關於這說道：「假使各門工業中的勞動強度同時而均等提高的話，那末新提高的強度程度便成了普通的社會正常的水平，因而已不是擴延量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〇八頁。

資本家可用各種方法，力謀增加勞動強度：如派工頭監視工人，工人稍有失錯即予以處罰；凡威嚇手段不濟事的地方，便用狡猾方法——如各種獎金，各種不同的付薪辦法，（關於這些以後還要詳細講哩）來收買工人。此外，資本家竭力整頓業務，使工人不得不十二分緊張的去工作。新式機器，工作既敏快，又不停頓，更使工人在工作中沒有稍憩之可能，因為稍一阻滯，全部工作便要糟糕，甚至工人且有喪失性命之虞。

在勞動強度提高時，剩餘價值即可增加，而與勞動力的價值量無關。但是應當指出的，就是隨着勞動強度的

增長，勞動力的價值也提高了。事實上，任何勞動都是工作者一定數量的肌肉與神經的耗費。勞動越強烈，則工人所費的精力也越多。肌肉、神經等既有多量的耗費，則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亦必增加。不過，我們在後邊即可看到，勞動力照例是不依它的價值給酬的，而是低於它的。工資落後於勞動力的價值，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趨勢。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與相對剩餘價值

第六十七節 單純的協作

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這兩個剩餘價值的形態，我們在前章中業已考察過了。

相對剩餘價值，我們看到，是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而用縮短必要時間的方法獲得的。檢討相對剩餘價值的發展，那是說檢討資本主義對勞動生產率的發展。烏利雅諾夫說道：

「馬克思在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時，曾研究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個基本歷史階段：（一）為單純的協作；（二）為分工與手工工場；（三）為機器與大工業。」（註）

（註）見馬氏全集十八卷十八頁。

我們現在就進而來研究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這三個階段，亦即檢討相對剩餘價值的發展吧。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是發生在封建制度崩潰的基礎上面，單純商品經濟往後發展的基礎上面，這單純商品經濟是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的滋生資本主義的。

起初資本只是佔有了生產過程，並未改變生產技術。不過在這一情形之下，資本主義工廠裏已跟手工業不

同，它已是大批工人在資本權力之下共同而有計劃地從事工作。好多工人共同而有計劃的合作，人人各執一務，便叫做單純的協作。

好多人單單是聯合起來，共同而有計劃地工作，即使生產工具不改變，亦可造成新的社會生產力；單單是手工業型的原始生產工具聯合起來，即可有很大的優點，而使「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發生革命。」馬克思說道：

「一隊砲兵的攻擊力量或一營步兵的抵抗力量，是跟那各個砲手和步兵單獨所發揮的攻擊力與抵抗力之和，完全不同；同樣，各個工人力量的總和，跟好多入同時共同執行一整個動作所發揮的社會力量，如舉重，捲轆轤，清除路上的障礙物等，也完全不同。這兒的問題，不但是用協作的方法提高了個別的生产力，而且創造了新的生產力，這生產力就其本質言乃是一種羣衆的力量。」（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四三頁。

爲什麼單純的協作可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呢？

因爲好多勞動方同時協力動作而團結起來的結果，使勞動的機械力大大增加，凡個人完全無法執行的工作，這時均可實現了。

再，往往有所謂生產非常危急的當兒，那時在一個剎那間一下子需要大批人去作某項工作，否則生產品便不會收拾起來，或者至少工作成果受害不淺，如收穫糧食，採摘棉花等。

在共同工作時，各人的競賽，對協作下的勞動生產率也有莫大的意義。

因為協作的原故，生產可以大大的加速，即使好多工人在各種階段上同時執行同一的工作，亦然。例如疊磚屋的協作，那時工人排成一長串，可將磚由地面彼此傳遞至屋頂，這兒每人所執行的都是相同的動作，但是在勞動過程的各種階段上，結果，全體人員便同時包攬了勞動過程的一切階段，因之生產速度大大地加速了。

因為協作的原故，生產手段的節省，亦有很大的意義。「一個房間內，有二十個匠人用二十架布機織布，其容量要比一個匠人和用兩個學徒工作的房間大得多。但是建造一所容納二十個工人的工廠，要比建造各收容兩個人的十所工廠要便宜得多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四二頁。

單純的協作還有其他好多的優點。烏利雅諾夫說道：

「在用手的原始技術之下，各個勞動者間的差別總是很大的；單就這個原因言，小工業者的地位是非常動搖的；他對市場變動的依賴採取了極嚴重的方式。幾個工人在一個屋內作工時，他們各個相互間的區別，就在手工廠本身內，即可趨於均等；『好多人同時工作的總工作時間，本身已是社會平均勞動的工作時間。』所以，資本主義手工廠的生產與生產品的銷售，乃獲得了很大的正規性與牢固性。」（註）

（註）見烏氏全集第三卷二七五頁。

單純的協作，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即已有之。原始社會，蓄奴社會，以及封建社會，都已經應用單純的協作了。

然而資本主義的單純協作，在生產關係體系上，是跟資本主義以前的協作方式根本不同的。

資本主義的協作，以出賣勞動力於資本家的僱傭工人，爲其先決條件。這兒既是由資本家把好多人的勞動聯合起來，那末協作的範圍，協同工作的人數，都是依該資本家的資本的多寡，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的分量，以及給該資本家所支配的工人付酬的手段而轉移的了。

好多人的勞動聯合起來，便有了指揮機關的必要，這種機關劃一各人的動作，並執行由整個生產特徵而發生的機能。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這一指揮便成了資本的機能。不過資本家的指揮好多人的共同勞動，其目標是在把他們的勞動組織成這樣，就是盡可能地從他們身上榨取剩餘價值。馬克思關於這說道：

「資本家的管理機關，不僅是一種獨特的機能，這機能是發生在社會勞動過程本質中而爲構成後者的一份子；而且同時也是一種榨取這社會勞動過程的機能，這一機能是由榨取者與其榨取的對象間的不可克服的對立使然的。」（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四八頁。

資本家自己個人要能夠脫離體力勞動，而集中注意力去專管理生產，需有最低限度的資本和他所榨取的勞動力若干。

往後生產社會化的結果，遂使資本家自己也解脫了指揮生產的工作，而轉交於薪金優厚的專門職員；後來，股份公司發達，資本家更和生產過程完全隔離，而變爲靠股息票爲生的寄生階級了。

好多資產階級的學者，竭力把剩餘價值描寫爲資本家管理生產的最高熟練勞動應得的工資。

事實上，即使資本家親自管理自己的工廠，他也跟僱傭的執行此種職務的職員，根本不同。馬克思說：

「資本家不是因爲他管理着工業企業，所以他纔是資本家；反之，他所以做了工業的指揮者，因爲他是資本家。」（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四九頁。

別一方面，那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即使跟僱傭職員的最高工資比較，也不相符合。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不是跟他管理生產的個人勞動相適應的，而是跟他所應用的資本多寡相適應的。

由此可知，有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爲掩蔽資本主義的榨取起見，把資本家的收入視作他做指揮者的報酬，此種理論是如何的可笑了。

資本家方面的管理企業，同時也就是榨取勞工的機能。勞資間的不可消滅的敵對，便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
本特徵。

同時應用的工人的數量既依所應用的資本的多寡以轉移，資本既是把工人束縛於勞動過程中，那末因單
純協作而造成的新的社會生產力便成了資本的生產力，雖然在事實上它是協作勞動形態的成果；同時，這新的
社會生產力，可使資本家不勞而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第六十八節 手工工場

在資本主義之下，協作以後發展的結果，便發生了手工工場的分工。

「手工工場云者，大家都知道，即基於分工的協作之謂。」（註）

（註）馬利雅諾夫語，見全集第三卷二九八頁。

在單純協作之下，是許多人合作而執行同一的工作；而在工場手工業之下，協同工作的人們，則執行各種不同的工作。

手工工場在歷史上發生的途徑有二：一為資本家把各種專門技能各種手藝的工人聯合於一個大手工場內，每人只製生產品的一部分；整個兒的一件生產品是此種聯合勞動的結果而製成的。

馬克思為說明手工工場的這一發生方法起見，特舉四輪馬車為例。製造該車，要有車匠、鞍匠、裁縫、木匠等等。資本家把這些有專門手藝之人聯合起來，將製一輛車的全部工作在一個手工廠內舉行之。從前各種專門技能的手工業者都是在自設的作坊內工作，製造馬車的某一部分。所以，此種形態的手工工場已採取了社會上現有的分工，而將它移至資本主義手工廠以內，使它益形發展了。

第二種路徑是資本家把從前的手工業者聯合在自己的手工廠裏，每人從頭到尾製造一件物品，而不是該物品的某一部分。聯合勞動的配置本身，業已不可避免地推動了工人間的分工，此種分工很快地顯露了自己的巨

大優點。結果，分工過程成了有系統的，而迅速的發展起來了。

工場手工業是由手工業和小商品生產走向大機器工業的過渡形態。

工場手工業跟手工業的區別是，它是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其基礎為榨取僱傭勞動和廣大應用的分工；它跟資本主義的大機器工業的區別是徒手技術。

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而發展了新的方法，將必要時間縮短而增加了剩餘價值。原因是工人一生束縛於某一局部技能，因而對工作異常的熟練。整個工廠手工業的生產品，則是這種局部工作的成果，而手工場的全部「生產機構」是一架機器，它的各種機關便是各種工人。

手工場將勞動過程分為各項細小的動作，因而大大地使工人所用的工具簡單化，使牠們種類增多，改良；同時，並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增加了相對的剩餘價值。

手工場使工人終身束縛於某一局部的技能，摧殘工人，把他變成畸形的東西，烏利雅諾夫說道：

「資本主義手工廠內的分工，使工人——零件小手工業者亦在內——畸形而殘廢。出現了分工的巧手和殘廢者，起初此種巧手和殘廢者還是鳳毛麟角，使研究者頗為驚奇；後來胸部弱小，手部發達，以及佝僂駝背的「手工匠」更大批的出現了。」（註）

（註）見烏氏全集第三卷三四頁。

烏氏又說：「手工場不僅造成了整片一塊的區域，而且使此種區域內部專門化（如按商品種類的分工）」

(註)

(註)同上註,三三五頁。

在這一點上,也是手工場跟手工業和大機器工業不同的特徵。烏氏說

「地域的分工,乃手工場的一大特徵。……小手藝未曾造出這樣廣大的地域,工廠破壞了牠們的閉關自守主義,而使廠址和大批工人易於由此地而遷至彼地了。」(註)

(註)見烏氏全集第三卷三三六頁。

此外,手工場創造了特殊的因素,這種因素加強了農業與工業的分離。烏氏說:

「工業與農業的分離,這兒在手工場的技術上,在它的經濟上,以及在它的日常生活(或文化的)的特徵上,業已根深蒂固。此種技術使工人只習於一種技能,因而一方面使他不適於務農(如體弱力小等);別方面又須不斷而長久地從事工藝。」(註)

(註)同上註,三三六頁。

手工場大大地加深了並發展了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

應用原始工具在自己小小作坊裏工作的手工業者,包攬了某一商品的全部生產過程。它的勞動,容量雖小,但是多方面的;同時,他在相應的領域內並須有若干知識。他一身兼做生產過程的領導者和其執行者。他的智力勞動跟體力勞動並未分開。但是工場手工業則不然了。這兒,智力勞動是跟體力勞動分開的。尙在單純的協作

中，管理生產的職能即已集中於資本家和其傭僕——報酬優厚的職員的手中。而留給工人的只是體力勞動了。此種趨勢在工場手工業中更大大地加強了。

第六十九節 社會上和手工場內的分工 個別企業內生產組織與全社會內無政府生產間的矛盾

商品生產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社會分工的本質，用烏利雅諾夫的話說，就是「製造工業是跟採礦工業隔離的，其中每個又分成若干種類，以商品形態製造獨特的生產品，將它跟其他生產相交換。所以，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個別而獨立的工業部門數目，大大增加；這一發展的趨勢就在不僅把每種生產品的生產變成一門獨特的工業，而且甚至把生產品的每一部分也變成了一門獨特的工業；不僅生產品的生產事業如是，就是備辦生產品去消費的各項動作，亦莫不如是。」（註）

（註）見烏氏全集第三卷一五頁。

社會分工是跟一個工廠內部的分工不同的。

我們知道，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是以後資本主義技術發展的起點，它跟過去一切型態的生產不同，而是以廠內，很複雜的分工為基礎的。

這種在工場手工業之下所發生的廠內分工，以後更加增長而發達了。

現代資本主義的工廠，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組織，廠內各部之間，各個工人，技師，工程師之間都有着很複雜的分工體系。

馬克思將社會內部分工與工廠內部分工的區別，確定如下：

「什麼使飼畜人、遊牧人、及鞋匠等各種獨立工作之間建立起聯繫來呢？是他們的生產品當作商品而存在的那種情景。反之，什麼是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特徵呢？是這個事實，就是這兒各個工人一般已不生產獨立的商品，只是好多勞動者的共同生產品纔變成了商品。各門勞動生產品的買賣促進了社會內部的分工，各種勞動力的賣給同一個資本公司，則確立了手工工場各種工作間的聯繫。……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是以生產手段的集中於一個資本公司手裏為前提的；而社會的分工則以生產手段的分散於好多彼此無關係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為前提的。在手工場內，鐵般的嚴格確定的比例與關係把大批工人分配於各項職務之間；反之，商品生產者及其生產手段的分配於各門社會勞動之間是偶然的，是任意的。……手工場內分工時所應用的標準自始就是有系統的；而社會內部分工時，此種標準僅在以後才演有作用，宛如一種內在而盲目的自然力，那自然力征服了商品生產者的紛亂的任意，而僅僅採具了晴雨表式的市場物價變動的方式。手工場的分工以資本公司無條件的對勞工的威權為前提，工人只是屬於他的總機構的一成員而已；社會的分工使無關係的商品生產者彼此對立，除了競爭以外，除了那相互利益鬭爭的結果的強制以外，不承認任何別的威權。」（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六七——二六九頁。

所以，「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手工場分工的專斷，」乃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一大特徵。

牠們雖是完全相異而直接對立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卻生存在一起，彼此補充，一個決定一個。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工廠內部分工的專斷越增加，則全社會內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越增加。昂格斯對此問題說道：

「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顯明地暴露出來，而一天天採具了更大更大的規模。可是資本主義用以加強社會生產中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卻是無政府狀態的正面的對立；這工具，加強了每個工業企業內的社會生產組織。」（註）

（註）見波滋林，一九五——一九六頁。

近來流行一種觀念，以為手工場內的分工是個永久的超歷史的範疇，一切社會形態都是具有的。

不論機械派或是唯心派都是贊成這一觀念的。少數派魯賓在發揮這個類似的觀點的時候，以為政治經濟學只應研究社會分工，根據他的交換觀念，那社會分工就是市場上所發生的工廠與工廠間的關係；他認為工廠內部的分工是「技術上的分工」，應作為其他科學的對象。因此他又得了個別的結論，說「技術的分工」，將來在共產主義之下也是存在的，而社會的分工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會有的。這種解釋根本是不對的。馬克思說，「整個社會的分工——不論是由商品的交換而來的或是與它無關的——為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所同有的，而手工場的分工乃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殊的產物。」（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七一頁。

與魯賓的解釋相反，馬克思以為社會分工是屬於一切社會經濟形態所有的，而手工場內的分工僅為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並且，還必須說明的，就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社會分工是個歷史的範疇，只為資本主義所有。共產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社會分工，不論就形式言或就內容言，都是跟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社會分工完全不同的。

把社會分工限市場上工廠與工廠間的關係看做一個東西，並把工廠內部的分工視作技術的關係，那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莫大的曲解。在類似的研究上，社會民主黨交換觀念的忠實份子，魯賓，且否認社會分工是發生於生產中；他認為資本主義工廠內部的關係是技術的關係，而否認了牠們的階級性；馬克思的學說曾謂工廠內部的分工是建築在「資本家對工人的無條件的威權」上面的，魯賓把這也否認了。

工場手工業時期是相對剩餘價值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階段，表示對勞工的榨取以更優雅的方式而益發加強了。

馬克思結束他研究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時，指出謂「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一方面是歷史上的前進一步，而為社會經濟發展上的一必要因素；別方面它又是文明而優雅的榨取。」(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七六頁。

工場手工業因分工的原故，致使生產方法發生革命，它基於這一革命，而向前推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工

場手工業是以徒手技術為基礎的，它並未革新生產技術基礎的本身。所以，在其以後發展中工場手工業碰着了
一種障礙——手工業的徒手勞動技術。馬克思說道：

「它本身的狹隘的技術基礎，發展到某種程度上，與它所創造的本身的生產要求發生矛盾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七九頁。

同時，工場手工業並準備了生產技術基礎革命的一切必要條件，因為它把勞動過程分為好多局部的工作以後，使勞動工具大加改良，簡單，增多，使牠們只適用於個別局部的工作，因而創造了製造機器的前提，機器者，便是好多單純工具的聯合物。

第七十節 機器與大工業

我們看到，工場手工業準備了機器這個增加剩餘價值的新手段的出現。

機器的發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假使「工場手工業中生產方法革命的起點為勞動力」的話，那末「大工業中生產方法革命的起點便是
勞動工具了。」（註）

（註）同上註，二八〇頁。

凡機器都是由三個部分構成的：一為發動機；二為傳遞機；三為執行機。發動機將發動力傳給全部機械；傳遞

機用中間適當物如皮帶，飛輪等來調整，改變，並傳遞動力於執行機；執行機從傳遞機取得必要的發動力以後，用適當的工具來進行從前工人用同一工具或器械所作的勞動。馬克思說道：

「我們把機器製造業中所用的機器視作自身工作機時，那末我們看到，擺在自己眼前的，仍是手工業的器械，不過只是規模非常巨大罷了。例如鑽孔機的執行器，仍是個巨大的鑽，它是由蒸汽機發動的，沒有它，則汽筒和水力壓樺機又不能動作了。旋盤機乃是普通腳踏旋削器的龐大的複製；削平機是個鐵製的木匠，它用工具製鐵，猶如木匠的製作木材一樣；倫敦造船塢用以把鐵切成薄片的工具，正是一把很大的剃刀；截鐵機是一把很大的剪刀，它截鐵好似裁縫剪紗一般；蒸汽錘仍是用普通錘的圓頭來動作的，但是它的重量，可以把碎花岡石搗成粉末，它的輕輕一擊，猶如軟木釘釘子一樣。」（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九二頁。

不論發動機的意義如何之大，但工作機在工業革命上是非常重要的。

機器使生產脫離了人體的心理生理的限制。馬克思說道：

「人能夠同時運用的工作器具的數目，是受他天然的生產工具的數目——他身體器官的數目決定的。……同時能夠紡兩條線的紡織能手，差不多是鳳毛麟角，猶如兩個頭的人的稀罕一樣。反之，燕尼紡線機，在其剛出現的時候，就可有十二枚至十八枚紡綫紡線；織襪機一下子可用好幾千枚編針來編造。」（註）

（註）同上註，二八二頁。

現代新式紡紗機，已不是幾十個或數百枚紡錘，而是幾千的了。

巨大的起重機，在一個女子的纖纖的細手操縱之下，可將巨量的鐵或其他東西輕輕地高舉起來而移至別地；廠內輕便鐵道和其他新式轉運機械，其執行工作的精當，實勝過一個極能幹極細心的工人的工作。

機器不僅使人的體力歸於無用，而且使一個手工業者的才藝，他兩手的巧妙，眼的靈活與精確，以及多年在工作中所獲得的經驗都歸於無用了。好多測量器在生產中所獲得的精確，手工業和工廠生產時代連夢也夢想不到的。

機器生產，連工場手工業的生產一樣，也是應用合作的。不過它與工場手工業不同：在工場手工業裏是局部工人的協作，而機器生產中則是局部機器的協作。

馬克思把機器的協作分爲兩種：一爲好多同種機器的協作，一爲機器體系的協作。

「在機器生產的工廠中，簡單的協作每次一毫不變地重新出現，而且把工人除過不講，它只是同種而又同時共同工的好多工作機的空間的撮合。例如紡織廠是由好多織布機的共存來組成的。」（註）

（註）同上註，八六頁。

「機器體系，就這幾個字的本義言，只是在勞動對象循序經過好多相互聯繫的局部過程（這相互聯繫的局部過程是由一連串的但相互彼此遞補的工作機履行的。）時，纔能取個別獨立的機器而代之。這兒我們看到又是手工場所特有的基於分工的協作，不過這協作現今成了各種局部工作機的聯合了。」（註）

往後機器的發展，逐漸變成了自動機，它僅需要工人方面的看管就夠了。在此種情形之下，已是自動的機器體系了。

機器的製造當初是在工場手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起初機器是由手工場的工人，手工場內的優良手工業者造的。

不過，隨着以後機器生產方法的發展，機器的製造，乃漸漸地與手工場技術發生矛盾，結果於是由機器來製造機器了。惟自這時起，用馬克思的話說，大工業方創造了「與它相適應的技術基礎，而立住了自己的腳跟。」

機器征服了一門一門的資本主義經濟，掃清了自己道路上的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技術。廠屋和機器結構，以突飛的速度增大，而引起了一種複雜的合作，此種合作以窄狹的機器間的分工為基礎，而各種機器同時又是技術上的一體。

機器技術以科學的研究生產過程來代替了手工業者「祖傳」的私人經驗。實驗室成了一切技術發明和技術改進的中心。

資本主義技術發展上的一個新趨勢，便是採用大量的生產方法，換一句話說，某廠專製大量的同種物品。

因此而發生了本位化（standardization）的問題。近來在美國生產事業中本位化尤其發達。所謂本位化者，即將所製造的商品型類數目減少之意。此種生產的出發點，不是求謀滿足消費者的個人趣味，而是盡可能地

製造一種頂實用頂低廉的生產品，以供給大批消費者。

因製造品型類數目的限制，致使生產有實行標準化（normalization）的必要，換言之，限制同種製品或異種製品各個部分的型類數目，譬如螺旋，螺旋帽，要使同一型的螺旋帽可供各種機器之用。

凡此都使機器用具，有適應於各個動作的必要，換一句話說，有使它們專門化的必要。魯濱斯泰因氏說道：

「工作器械發展的重要趨勢，便是專門化，即把適用於各種各樣工作的一般器械變成只適用於一定而有限的目標的工具。工作過程的精密，遂使工具亦不得不適應於它。與專門化並進的，就是工作器械的聯合……在一幅機器的範圍內，新式技術竭力想把同時或依次執行複雜生產動作的各種各樣的工作器械的動作巧妙地聯合起來。譬如使金屬變冷之法，是將機械的工作器馬上換成所謂旋轉機。」（註）

（註）見魯氏現代資本主義與勞動組織，二九頁。

凡此結果，遂使「工作人員差不多拼棄於生產過程之外，所留下的，只是看管此種差不多自動的機械的行程是否正確罷了。」

人類勞動的拼棄於工作器械的領域以外，遂使新式機器的柔軟性與適應性得以跟生產過程的加速，尤其跟機器工具與工作器械動作的加速配合在一起。（註）

（註）同上註，三〇頁。

生產過程本身日漸合理化了：機器用具的配置，器械和原料的供給，光線的充足等等，都使工人不至白費一

分鐘的光陰，不須在運用器械和添加原料上多費工夫。

在這一點上最關重要的，便是所謂傳送辦法（conveyor system），即廠內各部分之間都有線索彼此聯絡，將工作材料（如鐵）遞給工人，製成品（如旋轉軸）仍由線索遞回，而轉至別一部分，再加工製作（如將輪套在軸上），依比類推。動作的傳送器，不斷地輸送材料，務須依期加工製就，它將工人的職能弄成極其有限的若干動作，而不需要任何的資格了。這樣以來，便大大地縮減了成本，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上，化學有莫大的意義。馬克思說道：

「化學領域內的每一勝利，不僅增加了有用之物的數目和某種物件有益應用的數目，因而引起了資本的增長和投資範圍的擴大；同時，化學的進步，教人仍利用生產過程的廢物，復使用於再生產過程中，因之事先並未耗費資本而造成了新資本的物質。」（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七八頁。

自馬氏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起，化學更向前巨大的發展了。近數年來，化學工業的生長速度，更快於其他各門工業。曾創造了好多新的生產，用綜合的方法已可製造非常重要的物品，如硝素混合物，人造絲，酒精，石油等等。因化學上的發現與發明，好多工業部門被排斥，消滅，而發生了新的部門。所以，現在資本家之間在這的周圍正在進行着很激烈的鬭爭，那是不足奇的。

近十年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促進化學工業發達的重要因素，便是備戰。

電氣化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更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使用電力有以下優點：第一，可使動力傳至很遠的距離；第二，可利用極低廉的燃料如泥炭、劣等煤等；第三，因為容易將動力傳至遠距離的原故，可使工業不依原動力的所在而更合理地配置；第四，極為經濟，因為可在燃料充足的地方設辦電廠，將動力傳至遠處，而不須轉運燃料；第五，可使工作環境更合於衛生；第六，因為容易傳遞和分散之故，不論大規模的工廠，或小小的工廠，甚至家庭日常生活，如燙衣、燒茶等，就可利用電力。電氣技術還有一個巨大的意義，就是它促進了生產的集中於少數大企業中。

電氣技術自十九世紀末起，纔迅速的發展起來，到現在已可將電力傳至數百方公里之遙。現代的技術更可建築供應巨大區域應用的電廠，其範圍等於一個整個國家，如法、德那樣大者。

同時，一個巨大的中央電廠，跟小規模的比較起來，有好多優點；因而數個中央電廠，便可供給任何一國全國的電力。此種情形，更開闢了生產事業今後更空前未有的集中的前途。

所以，創辦某一國全國的，甚至數國的一個整體技術機構的先決條件已經有了，此種機構可用一個巨大的電廠做中心，蛛網似的電線，連一個巨大的「神經系」一樣，將電力傳至邊遠的地方。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雖使技術向前巨大發展，但因為本身所含的矛盾之故，卻不能利用那現代技術——尤其電氣所造成的一切巨大優點。例如，土地和生產手段的私有，使大大地阻止住電氣事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發展。私有權所設的圍牆，實在不讓你去開辦一合理而規模宏大的電氣網。

阿
里
山
女
兒

在蘇聯，土地已實行國有，重要的生產手段已經社會化，並已實行計劃經濟，惟有此種條件之下，技術，尤其電氣化，纔有在人類歷史空前未有的長足發展的可能。

資本家的應用機器，並未絲毫有減輕工人勞動的目的。資本主義技術的進步不但未減輕工人的地位，反之且空前未有的加強了資方對工人的榨取，空前未有的浪費了人的勞力，空前未有的用機器來奴役工人。

資本家的追求更多的剩餘價值，他們相互的競爭，這便是推動資本家去改良自己工廠技術的原因。資本家採用新式機器和新式技術，其目的不是爲了減輕人的勞動，而是爲了他個人的利益。

所以，資本主義社會裏技術的生長，甚至在其最繁榮的時期，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不是一切的技術上的改進都是由資本家幹出來的。假使某種新式機器，貴於資本家付給它所代替的工人的工資時，那末不論那架機器如何的好，不論它如何地可以減輕勞動，而資本家總是拒絕應用的。

舉一個例子來說吧。假定新發明的某種機器，值一萬小時的工作時間；又假定這架機器可代替一萬二千小時的工人勞動，因而便可節省兩千小時，但這還不是說，這架機器對資本家是有利的，他可採用它的。資本家給人付酬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所以，機器可節省多少勞動，對資本家是不重要的；他感興趣的，只是機器跟它所代替的工人的勞動力的報酬比較起來，究竟那個對他節省？假定，勞動力的價值或是可用機器代替的工人的給酬勞動等於六百小時，那末值一萬小時的機器，對資本家是不利的，他便拒絕應用它了，雖然該機器是可以減輕人的勞動的。馬克思說道：

「在英國，運河上拖曳小船，有時不用馬，而還用婦女，因為生產馬和機器所必要的勞動，在算術上是一筆肯定的數目，而扶養過剩人口中的婦女所必要的勞動，是比較便宜的。所以，世上再沒有像機器的祖國——英吉利那末無恥的荒廢人的力量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九九頁

這幾句話雖是指馬克思時代的英國而說的，但現在仍可找出好多這種例子來。

中國苦力的勞動，就是非常低廉的。在歐洲，凡港口海洋輪船裝貨卸貨，概用起重機和其他適當用具，但在中國因為勞動的低廉，應用此種東西是無益處的。然而不僅在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就是在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好多非常有價值的發明，都因了資本家的貪慾而置之高閣，因為資本家只想用適合於他們口胃的手段來榨取剩餘價值的。

以後我們還可看到，到了帝國主義時代，遏阻技術進步的趨勢，更其尖銳，盛行了。在現今世界經濟危機的時期，資本主義國家有些理論家，都主張復用「鵝嘴鋤和鐵鍬」而放棄資本主義的技術成就，這就是明證。自然，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個別部門裏，尤其與備戰有關係的部門裏，也有技術進步的現象。

遏止技術進步的趨勢，是由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中發生的，若把資本主義榮盛時代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生產力發展的速度跟現在蘇聯生產力發展的速度一比較，這一趨勢，尤為注目。在蘇聯，凡資本主義曾經設立起來以阻止生產力發展的限制，都是沒有的。凡足以減輕勞動，減輕人們工作，可使勞動負擔由人的肩上轉嫁

於機器的鐵屑鋼筋的任何機器，在蘇聯，都立即採用而沒有絲毫的阻礙。

第七十一節 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榨取的增長

資本主義社會裏技術的巨大增長，並未使人類獲得勞動的解放，解除對「麵包」的憂慮，換一句話說，並未造成可使大部分人類脫離半動物狀態的條件。

技術的發達，不但沒有做到這層，而且使勞動者更受壓迫，更受榨取了。

機器技術增長的頭一個結果，便是婦孺勞動的廣大的應用。原因是機器減少了人的筋力的意義。

婦女與兒童捲入於生產的結果，勞動力即行跌價，剝削率增加。事實上，就拿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小孩子的工人來說吧。依據勞動力價值的法則，這位工人的工資須夠養活自己和家庭。現在假定他的妻子和一個兒子入廠工作，獨立生活。結果，這位工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中，他從前所得的養活自己老婆和一個孩子的部分便失掉了。並且，他自己所得的要比從前的少得多，自然他的妻子和兒子所得的更比他少了。

此外，婦女和兒童勞動競爭的結果，勞工對資方的鬭爭，亦感困難，這使他們的生活更加惡化了。資本主義技術發展的第二個結果，便是勞動強度的空前未有的提高。

在初期，機器的採用，曾使工作時間爲之延長。我們已經講過，機器不但在使用的時候要受磨損，就是在不用的時候還是要消損的。它只在使用的時候，把自己的價值轉移於生產品。此外，並應注意機器的所謂「道德」的

消損，即它的壽命一滿期，便陳舊無用，而被別的更完善的機器取而代之了。這便造成了一種刺激，鼓勵資本家去無限制的去延長工作時間，增加輪班，添設夜工，使一日二十四小時，都在不停止的工作。不過這一無阻礙的榨取勞動力的趨勢，遭遇工人方面的猛烈的抵抗，於是資本家有時迫不得已，在某一時期在工人的壓力下，乃設法縮減和限制工作時間。但是另一方面，資本家卻竭力來提高勞動的強度。

新式機器的敏捷動作，亦可提高勞動強度。工人隨着技術的發展，日漸變成了機器的裝飾品，他須使自己工作的速度（敏捷與緊張）適應於機器本身的速度；他注意力的緊張達至最高的限度。

傳送辦法更使工人變成了一副自動機，他在一天的工作時間內，不斷地重演數種千篇一律的機械動作，而毫無休息工夫。他的工作速度與他本人無關，他須在數分鐘或數秒鐘之內作完送給他的一切。不幸他精疲力竭，無法支持，那末全部工作過程就要受阻，工廠不能容忍此種工人，只好請其滾蛋。

所謂「勞動的科學組織」，生產合理化，尤提高了勞動的強度。生產合理化，不僅在產生它的美國，而且在歐洲，也日益普及。其本質就在把生產組織成這樣，就是使工人在工作時間內每分每秒都須利用以創造剩餘價值。要知道，此種辦法，本身含有好多方法，不僅可以增加勞動的強度，而且可以提高勞動的生產率。譬如在這一辦法之下，將機器和機器上的許多缺點消滅，把它們配置得使工人在運用工具和搜索材料上毋須多費工夫，並使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即使不提高勞動強度則出品亦可增加。

不過資本家的目的，總是使出品增多，而化費減少。單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他是感覺不夠的，所以他用盡一

切的統計來觀打工人以增加勞動的強度。(註)

(註)在這一點上,最重要的為各種方式的付薪辦法,關於這在工資一篇中當再詳論之。

譬如據國際國際勞工局所調查關於各國各門工業的材料,在世界經濟危機前數年每個工人的出品,都因下列因素而有增加(百分率):

現金獎勵辦法.....	一五——三〇〇
不斷傳遞工作.....	四〇——二六〇
工人動作的合理化.....	二〇——七〇〇
休息辦法的採用.....	二·八——三三
職業的選拔.....	一〇——四〇
設備的改進.....	三六——一五九
工人位置配備的適當.....	三〇——四四
工廠組織的改善.....	六〇

所以,連國際勞工局這種組織,都十二分明瞭地謂每個工人出品的增加,主要地是由於勞動強度的提高。不用勞徵博引,單就下列數項言,就足以證明勞動強度的提高:第一,獎勵辦法會提高了百分之一五至三〇〇;第二,傳遞方法會提高了百分之四〇至二六〇;第三,工人動作的合理化,會提高了百分之二〇至七〇〇。

而且要知道，此種材料還是關於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的。在近幾年來，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時期，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更大大地加強了。

日本於五年之內，一個織布工人的出品，竟增加了百分之四四，其中在最近三年危機期間，竟增加了百分之二八。

據柏林景氣研究院的材料，德國勞動強度的增加，表現如下。（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一九二九年爲一〇六·六；一九三〇年爲一一五·六；一九三一年爲一二四·四。

在德國魯爾煤礦區域，每個礦工的平均出品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竟增加了百分之二八；從一九一三年起，到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七二·六。

資本主義技術的增長會使勞工階級的生活狀況如何的惡化，曾使工人勞動的強度如何的增加，這可從關於工人壽命和工作能力的材料中看出來。此種材料告訴說，現代工人的身體，空前未有的損壞。工人們，尤其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裏的工人們，爲了維持自己的力量，竭力服用各種刺激物，與奮自己的身體，給資本主義謀幸福。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大半到三十五至四十歲就喪失了工作能力了。

在美國，有白髮的工人，就無人僱用了。因爲此種工人通常已無力工作了。據中國二三學者的證明，「中國工人死亡的年齡平均不超過三十歲。」反之，在有錢階級中間，三十五至四十歲的人，纔不過立住了腳跟。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治家，大半都是從這個時候起纔開始活動的。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裏勞工階級一切「勝利」之下，工人的壽命實在是不可羨慕的。一個德國的作家（弋里特柴）關於這說道：「美國工人在青年時代死掉，算是他的幸運呢，因為窮人的命運等待着他們，不是因窮困而自殺，癡狂，便是做刑事犯。誰要看人類失望死亡的光景，請他到『國民飯店』或南部各馬路上去瞧一下吧。……芝加哥『救世軍』大飯堂門口，乞施一塊麵包和一碗湯的男女，排着長隊。往往有幾千名之多。」這幾句話還是在世界大戰前一九一三年寫的。

現今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動的強度，增加得更厲害。同時並將工作時間，亦大大延長。在世界大戰後數年，爲撫慰工人起見所鄭重宣佈的八小時工作制業已廢止了，事實上已改爲九小時，十二小時，甚至十五小時。除此以外，一般工資，也大大地減低了。

工作時間的延長，再加以各種巧妙的提高勞動強度的方法，那勞動力的迅速的損壞，你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之故，資本主義國家裏那不·幸·事件·的巨大增加，實在不是偶然的。譬如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德國一切工業內保險工人的不幸事件會由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十；同期英國煤礦工業內每千礦工中不幸事件會由五名增至八名。美國煤礦工業中的死亡件數，在一九二八年每千人中竟達五十三名；在近幾年，此種事件數目更其增加了。馬克思說得好：

「機器本身縮短了工作時間，但它的資本主義的應用卻延長了工作時間；……它本身減輕了勞動；但它的資本主義的應用卻藉自然力來奴役人類；它本身增加了生產者的財富，但在資本主義的應用上卻把他變爲窮

光蛋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三三九——三四〇頁。

第七十二節 資本主義與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對立之發展

隨着榨取的增長，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對立，益發加深而尖銳了。

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隔離的過程，「始於單純的協作，那裏資本家對各個工人是代表着社會勞動的一體和意志。那一隔離在工場手工業裏更其發展，這工場手工業會把工人降至局部工作者的程度。它完成於大工業中，這大工業會使科學跟工作者分離，而成爲生產的一種獨立勢力，專供資本家利用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七二頁。

工場手工業把從前的手工業者變成局部的工作者，一生只限於某種零星的動作；而機器生產更把工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屬品。所以，機器使智力勞動跟體力勞動越發分開了。智力勞動成了專門人員，工廠指揮者，工程師，技師等的特權，而移至特設的科學試驗室，成了與體力勞動相對立的一種力量，成了資本利用以加強榨取工人的一種力量了。

反之，體力勞動則喪失了自己的內容和興味，工人在機器之下變成了一架自動機。

機器生產，一方面使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矛盾更形尖銳，別方面又造成了抵抗勞動經常變動的趨勢。因為生產技術的經常變革，所以一門生產喪失了意義，自行消滅，代之而起的又發生了別一部門；同時，資本和勞動亦隨之而經常的由這一部門移至彼一部門。加以資本主義定期復演的經濟危機，又大批的使工人陷於失業，凡此結果，遂使工人須要經常地改換工作，為找到工作起見，由這廠跑至彼廠，由這一門工業跑入別一門工業。

這種勞動的變動遂造成了一種趨勢，即執行某一部社會職能的局部工人，被各方面都會發展的人取而代之了，此種各方面都發展的人，可擔任各種的社會職能，此行不合意時，尚可投入別行去謀生。

所以，勞動變動的趨勢，其結果又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發生了工廠勞動須受初級教育的因素。

然而這因素是跟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全部體系完全相衝突的。馬克思說道：

「無疑的，生產的資本主義形態和與之相應的工人的經濟關係，是跟這種變革的酵母和其目的——消滅舊的分工完全相矛盾的。不過，生產的某一歷史形態的矛盾的發展，乃是它解體而成立新形態的唯一的歷史道路。」（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三七九頁。

所以，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矛盾，不但不能夠在資本主義限度以內剷除，反之，而且日益加深，尖銳化了。只有勞工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纔能推動生產力迅速地向前發展，而造成在其產主義的最高階段上消滅智

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的必要的前提。

在蘇聯，現在科學事業已跟生產工業漸漸地聯繫起來，民衆參加管理生產。嫺熟科學與技術者，日益衆多，並開辦了工廠高等專門學校等。不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段上，蘇聯還不能夠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在現階段上，蘇聯的目標，是加強工人的專門化，經過專門化以造成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上完全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的前提。

第七十三節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長足的發展

單純商品生產的一個顯著的特徵，我們已經說過，便是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最獨特的一個特徵，它的範圍內不能消除的一個基本矛盾，便是生產社會性與私營資本主義佔有性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的本質是在什麼地方呢？

單純商品經濟是小規模的獨立商品生產者的經濟。小商品生產者依個人私有產的權利，握有生產手段，所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產品，乃是他的私有產；他將自己的生產品，拿到市場上可換取他所必要的商品。所以，在單純商品經濟條件之下，與小商品生產相適應的也是私人的佔有，在單純商品生產條件之下，勞動就本質言是社會的勞動，因為個別的小規模的私人生產者，在分工的基礎上面彼此聯繫，因而一個給一個工作。不過這一個本質上社會性的勞動直接表現為個別獨立商品生產者的私人勞動，他們相互交換自己勞動的生產品——

商品。這種個別商品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繫，在生產階段上即已存在，不過只是在交換中表現出來吧了。

單純商品經濟已有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間的矛盾，但是還沒有社會生產性與私營資本主義佔有形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沒收了小規模的獨立商品生產者——手工業者與農民，剝奪了他們的生產和生存手段，迫使他們到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廠裏去作；它將所沒收的生產手段集中在資本家的手裏。機器工業更大大地加速和加強了這種生產工具和勞動力的集中於大資本主義工廠的過程。所以，在小規模的基於個人勞動的私營企業的地位上面生長了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企業。在此等工廠裏，生產手段，尤其勞動工具，由各個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手段變成了屬於大資本家的所有勞動工具，而勞動則變成了僱傭勞動。

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具了社會生產的性質，而與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小商品生產相對立。

資本主義生產的這種社會化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第一可從生產工具上看出來。小商品經濟裏所應用的生產工具，如手捲線桿，手鎚等，是依靠於個別的手工業者；反之，資本主義大工廠裏的生產工具，如紡紗機，蒸汽鎚等，則依靠於大眾的勞動力。資本主義打倒了個別簡陋的，依靠於一個師匠和兩三個學徒的手工作坊，而創造了巨大的，依靠於千百工人的工廠。因此生產的性質本身也改變了。在手工業生產裏，手工作坊所出的生產品，乃是個別小生產者的勞動生產品；但是資本主義工廠裏所出的生產品，則是社會勞動的成果，那共同生產它的大批勞動力的生產品。

這樣，生產本身以及這一生產的產物，在本質上都是社會的生產品，不過佔有的方式則照舊是私人的。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這兒爲資本家獨占私有；而大批工人的勞動利用依靠於大批勞動力的生產手段所創造的社會生產品，則歸資本家個人私有了。

這種社會生產性與私人佔有性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日益捲入了新而又新的生產部門，新而又新的國家，因之，這一矛盾也是日在尖銳而加深了。

手工業生產方法，主要的是憑藉於生產手段私有者的個人勞動。僱傭勞動是一種例外；行會制度是反對它的。但是當生產手段一採取社會性和集中於資本家手裏的時候，僱傭勞動辦法就成了基本的生產方法了。

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的過程越厲害，則僱傭勞動辦法越發展，勞資間的對立越尖銳，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關爭也越激烈。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社會生產性與私營資本主義佔有性間的矛盾，便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對立與不可調和的階級關爭的基礎。昂格斯說：

「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乃表現爲勞資的對立。」（註）

（註）見反社林，一九四——一九五頁。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也日在增進。大規模的企業，一天天加多，在資本的權力下成立了大批工人的共同勞動。每個企業裏面的社會組織，逐漸強盛；但私人的佔有假使仍舊保存的話，則資本主義經濟中大

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的增長，同時亦必促進了各個資本家相互間的鬭爭，因之更加強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總之，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各個工廠裏生產組織的生長並進的，則全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也日在增進；這樣，私營資本主義經濟所特有的社會生產性與私人佔有方式間的矛盾，也「明白地暴露而為各個工廠裏生產組織與全社會裏生產無政府間的對立。」（昂格斯語）

往後的研究更可詳盡而充分地證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上邊我們所講的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如何地要尖銳，加深起來。

資本主義這些矛盾的生長與尖銳，表現為社會鬭爭的劇烈化，那社會鬭爭，歸根結底，不可避免地要推翻資本主義，勞工階級取得政權，和建設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第七十四節 社會主義的協作與生產力的發展

在蘇聯經濟中，因實行普羅獨裁制的原故，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社會生產性與私營資本主義佔有方式間的矛盾是沒有的。蘇聯的生產是社會的，是握在普羅獨裁制手中，與這相應的，則是有計劃的分配生產品。

因此，社會主義協作與資本主義協作之間又發生了好多很重要的原則上的差別。譬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生產工具與勞工對立而為一種異己的奴役他們的力量。「僱傭工人的協作，只是資本活動的結果，那資本同

時又是榨取這種工人的，但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工業中，勞動的協作，是以生產手段為整個工人階級所公有為原則的；在蘇聯勞動力量跟生產手段結合的方法和工人對勞動的關係，跟在資本主義下的完全不同。烏利雅諾夫說道：

「在日常工作中給榨取者工作的勞動，在百年來首次纔有了給自己工作的可能，而且這工作是憑藉近代科學和文化的一切成就的。」（註）

（註）見馬氏全集第二十二卷一六一頁。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工廠內部也有生產過程管理機關，也有某種有系統的指導，但這指導是跟工人對立的，「理想上是一種計劃，而實踐上則是資本家的一種威權——使他人意志，他人活動服從自己目的權力。」（註）管理機關的職能，其本身同時也就是資方榨取勞工的職能。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二四八頁。

在蘇聯工業中則不然了，這裏沒有榨取的關係，企業的計劃並不是與工人對立而為制服他人意志的權力，而是工人本身集體意志的表現。

所以蘇聯計劃指導的重要因素是使每個工人都明白計劃，動員羣衆去執行計劃而且超過之，直接使廠中工人大眾編造二重的計劃等。

社會主義的協作，對勞動產生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視「勞動為高尚事業，為光榮事業，為英勇事業，」這

態度的明確的表現便是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

我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的協作，會使「人們精神振作，相互比賽」，但振作和比賽，範圍極狹，因為那是異己而敵視的資本力量奴役工人的結果。

比賽在社會主義協作中所起的作用，原則上完全不同。假使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比賽，比賽具有殘酷競爭和鬭爭的方式而弄成了野蠻的榨取，那末在蘇聯，比賽則是依據於勞動者的相互幫助和團結，這種勞動者利用比賽的方法，以期迅速的達到自己的目的——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勞動的熱忱，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以及社會主義比賽和突擊方法，所以起有特殊的作用者，即係此故。

資本主義的協作，大大地發展了分工，使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完全分離，而剝奪了體力勞動的任何興味。社會主義的協作，更促進了分工的發展與生產的專門化，同時並經過社會主義比賽和突擊方法吸引工人來參加提高勞動生產品總量的鬭爭，參加計劃指導的過程，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與文化水平，各方獎勵和提倡民衆的發明，這樣以來，它便促進了自覺而各方發展的人格的造成，因而亦即造成了在共產主義社會最高階段上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對立的前提。

社會主義協作與資本主義協作相反，它沒有廠內組織嚴密與全社會無政府的矛盾。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中，用烏里雅諾夫的話說，「勞動在廣大的全國範圍內都是有組織的。」

在蘇聯經濟中，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協作的方式，用最簡單的原始協作（構造簡單的農民生產工具）

起，到最複雜的自動機器的協作爲止。

社會主義的勞動協作創造了新的社會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在質量上乃社會主義的生產，有着巨大的生產效果。不論在蘇聯工業的實踐上或在集體農場運動的實踐上，處處都可找出證據來。譬如集體農場跟個人經營比較，即使集體農場所用的是「構造簡單的農具」，但其中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都大大的增加，這便是社會主義協作的巨大優點的明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曾「預料」蘇聯農業的集體化不可避免的要失敗，並主張說，用構造簡單的本犁不能建設大規模的集體生產，猶如不能用打魚的小船不能造成輪船一樣云云。

反之，斯達林曾着重地指出謂單是「構造簡單的農具在集體農場中，已經給了從前未夢想過的效果。」集體農場建設的實踐，曾光輝燦爛地證實了斯氏的這幾句話。

托洛茨基自採取社會民主黨的立場以後，他不懂得那社會生產關係體系本身中，那社會主義協作體系本身中所具有的巨大優點了。

在講資本主義時代技術的發展時，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家只是在新機器比勞動節省，比再生產勞動力所用的數目節省的時候，纔採用它的。蘇聯在技術的發展上並沒有資本主義的限制，榨取剩餘價值並不是蘇聯社會主義企業的目的，在蘇聯，只要機器能減輕勞動，就應用它了。所以，機器應用的範圍大加擴充了。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技術的發展是個矛盾的過程，完全是自發地進行的，但在蘇聯技術的發展是個有系統，在工人階級自覺的指導之下實現的。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機器曾造成延長工作時間和提高勞動強度的趨勢，但在蘇聯，機器的應用，已使一般工作時減至七小時，往後還要大大縮減的。同時，蘇聯又施行了六日一週和五日一週制。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機器的採用以及與此有關的兒童婦女勞動的應用，曾加強了工人間的競爭，惡化了勞工階級的生活，引起了許多對勞工階級有害的結果；但在蘇聯，技術的發展會提高了勞工階級的生活水平。婦女勞動的流行不特沒有降低了男子的工資，而且把婦女的地位提高至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最高點，改善了勞工階級的一般生活水平。至於童工，蘇聯曾禁止應用。童工只是在工廠學校裏合理地應用着而且是半工半讀的。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機器曾使勞動強度巨大的增加，而絞盡了工人的血汗，但在蘇聯條件之下，機器的應用則減輕了勞動，把勞動的重擔大半轉嫁於機器了。

第五篇 工資

第十五章 工資的一般概念 工資的諸形態

第七十五節 工資乃勞動力價值的變態

驟然看起來，工資乃勞動的報酬。事實上，假使一個工人工作十小時，得兩元五角，那麼這兩元五角在那個工人看來，不是別的，就是那他在十小時內所耗費的全部勞動的報酬。

但是這種觀念是否正確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首須嚴格地把勞動與勞動力兩者區別清楚。

勞動力，我們已經說過，是一個人的智力與體力的總合，而勞動則是勞動力動作的過程，是人類的有益活動，去征服自然界以滿足人類的需要。

雖然勞動是創造價值的，但它本身並沒有價值。假定勞動具有價值，則商品的價值便無從說明了。真的，商品的價值是什麼決定的呢？是製造它所費的勞動。而勞動的價值是什麼決定的呢？假使我們答道，勞動的價值也是受勞動決定的，那麼我們無異陷入迷魂陣內，找不到出路了。

然而事實上這種迷魂陣是沒有的。我們知道，資本家在市場上所購買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付給工人的，不是他勞動的價值，而是他勞動力的價值；我們知道，勞動力的價值，是由恢復工人工作能力和扶養他家庭所必

要的勞動所決定的。

顯然，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不是爲它本身，而是爲了那勞動力能夠給他的剩餘勞動。然而他所購買的總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假使資本家把工人在一天工作時間內交給他的全部勞動統統付酬，那麼任何剩餘價值，因而以及資本主義都不能夠存在了。

所以，假定在上述例子中，工人一天工作十小時得二元五角，那麼這二元五角絕不能視作那工人在十小時內交給資本家的全部勞動的報酬。它只應當視作勞動力價值的報酬。假使像我們在前邊所假定的，工人僅費五小時即工作時間的一半，即可造出自己勞動力的價值，那麼，工人在其五小時內所造的價值，便對資本家成了剩餘價值。

所以，資本家以工資方式而付給工人的，不是他勞動的報酬，而是他勞動力價值的報酬。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有好多原因，蒙蔽了此種情形，使人不明真相。

茲拿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來講罷。這裏榨取顯而易見，人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馬克思說道：

「在力役之下，農奴給自己本人工作的勞動和他給地主作工的強制勞動，兩者之間，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在奴隸勞動之下，甚至那奴隸在事實上只是爲了自己而工作的一部分工作時間，也好像是給主人工作的勞動。奴隸的全部勞動是未付報酬的勞動。反之，在僱傭勞動制度之下，甚至剩餘的或未付酬的勞動，看來都好像是付酬的。」（註）

事實上，就資本家說，「他希望以少許的金錢而得很多的勞動。所以事實上，他感興味的，只是勞動力價格與其機能所造的價值間的差數罷了。但他力謀盡可能地很低廉地購得一切商品，常常認爲欺騙方法，低價購入高價售出是他賺利的源泉。因之，他不明白，假使事實上確有勞動價值這個東西，而事實上他的確付出這個價值報酬的話，那麼便無資本了，他的錢也不會變成資本了。」(註)

(註) 資本論第一卷四二三頁。

認爲工資是勞動的報酬，抱這種不正確的觀念的，不只資本家而已，即工人也陷於這種認見。從工人的見地看來，在上引例子中，他交給資本家的那十小時的勞動是什麼呢？無非是取得兩元五角錢的手段，這兩元五角是維持他本人和全家一天生活所必要的。假使依某種原因，工資的數目發生變化，假定從前是兩元，現在則爲三元或一元五角，那麼他驟然看起來，以爲是他十小時勞動的價值或價格發生變化了，而不是他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有所變化。

工人拿到工資，不是在他把自己勞動力剛賣給資本家之後，而是在他於一定時間把自己的勞動交給資本家以後，因此之故，那種關於工資的不正確的觀念，特別在工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工資形態本身滋生了一種錯覺，以爲它是勞動的報酬，而不是勞動力的報酬。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目的是竭力辯護資本主義，隱蔽資本主義榨取的根源，所以他們是竭力支持那種錯覺的。

事實上，工資無非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變態罷了。

工資在外表上既具了勞動報酬的形態，所以，馬克思把工資叫做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不合理的形態。

第七十六節 工資的諸形態 計時工資

在資本主義的實踐上，有着各種各樣的工資形態。這些形態，在本質上，都是資方爲了加強他們的榨取而誘導工人的各種方法，那些方法是資本家依照生產的具體環境而應用的。

工資的基本形態有兩種：一是按時計算的，一是按件計算的。

計時工資是按一定的時期付給的，如以日計算，或以週，以月計算等等。計件工資，是按每件或一定數目的製品付給的。

這兒首先來講計時工資吧。

「勞動力——馬克思說——總是按一定的時期出賣的。所以，「計時工資，」譬如以日計算，以一週計算的，是一種變態，勞動力一天的價值，一週的價值，直接由它表現出來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二三頁。

「但是，很明顯的——馬氏繼續說——隨着工作時間的長短，換言之，隨着每天所供給的勞動的多寡，同以日週計算的工資可代表各種不同的勞動價格，即同一勞動數量的各種不同的貨幣數額。所以，在按時工資額

域內，每日工資每週工資總額與勞動價格之間須有進一步的區別。但是怎樣得到這一價格——若干勞動的貨幣數值呢？假使我們以平均工作時間的時數來除平均每天的勞動力價值，即可得平均的勞動價格。這樣所得的每時工作的價格，即是測量勞動價格的單位。」（註）

（註）同上，四二四頁。要記着，這兒馬氏所使用的「勞動價格」，「勞動的貨幣數值」等術語，只可有條件地理解為勞動力價值與價格的歪曲表現，換一句話說，應以前節所解釋的意義理解之。

要獲得「勞動價格」的觀念，須注意勞動力的每天平均價值與工作時間的時數，而以工作時間的時數去除勞動力的每天價值，即可算出所謂每工作一小時的價格。在上引例子中，每工作一小時的價格，或用馬氏的話說，「測量勞動價格的單位」，即等於以工作時間十小時除勞動力一天價值（即兩元五角）所得之數，用算式示之如下：

$$\frac{\$2.50}{10} = \$0.25$$

我們務須弄清楚這一點，因為「有種種方法，可以減低勞動的價格，而與減少每天或每週的名義工資無關。」（註）譬如每天的工資，依舊為兩元五角，但一日的工作時間可由十小時增至十二小時半，這時一小時的價格或「勞動價格」不是二角五分，而等於二角了，其算式如下：

\$2.50

= \$0.20

12.5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二五頁。

直到現在我們所講的是，每日工資照舊，而工作時間一增加，如何可反映在勞動力的價格上，因而以及反映在工人的地位上。但是工人不但因工作時間過度增加而受痛苦，即因工作時間不足的原故，亦要感受痛苦。在按時付酬辦法之下，往往如此。仍就上述的例子來說吧。在這個例子中，十小時的工作時間中，五小時是必要的工作時間，其餘五小時是剩餘的工作時間。茲假定工資以一小時計算，那麼每小時亦須分為兩部分：在前半點鐘內，工人製造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在後半點鐘內，則給資本來家創造剩餘價值。在這種條件之下，工人只有在他的工作時間不下十小時時，纔可得到與他全天勞動力價值相等的酬金。假使資方縮短工作時間，而僅僅按鐘點給工人開銷作過工的時數，那麼他「便可從工人身上榨去一定數量的剩餘勞動，不須把工作時間弄到維持工人生存所必要的水平。」(註)

(註)同上，四二六頁。

在目前世界經濟危機中，各國巨量的在業工人都是工作不完全的。因之他們所得的報酬，不足以維持半死半活的生活。譬如，美國福特汽車廠的工人，每週工作時間充足時，一週可得工資二十美元以上，但自一九三三年起，每週工作時間不足，等於半失業，因之每週平均只能得五至十元了。

所以，「在一定的勞動價格之下，以日或以週計算的工資，是依所供給的勞動數量以轉移的。此種情形的結果，首先便是：勞動價格越低，則勞動的數量越多，或者是能使工人得一點可憐的平均報酬所需要的工作時間也越長。勞動價格的低下，遂使工作時間爲之延長。反之，工作時間的延長又引起了勞動價格的降低，同時，每日或每週的工資也隨之而減低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二八頁。

在計時工資之下，工人在一定時期內所得的工資總額，與其勞動的緊張程度無關。假使一個工人工作時間爲十小時，假定得工資兩元五角，那麼不論他在一個單位時間內更強烈地工作，因而製造了更多的生產品，或是不大強勁地工作因而製造了很少的生產品，但是那兩元五角是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的。資本家的目的是力謀無限制的增加剩餘價值，從他的觀點看來，計時工資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爲了盡可能的消除這種負擔，資本家會規定有特別的辦法以監督工人的工作，如監工，工頭等，此等人乃資本家的忠實僕役，監視工人的每一動作，不讓他休息。近來各國都設立了專門監督機器，機器動作稍有停頓，即精確地記下來了。

第七十七節 計件工資

計件工資，我們業已說過，不是按一定的時間計算的，而是按製造品的單位計算的。工人製造的商品件數越

多，則他所得的工資也越多；反之製造的件數越少，則他所得的工資也越少。

這樣，在計件工資之下，工資的多寡好像是純由工人的能力和勤奮來決定，而對剛在前邊所考察的依時間計算的方法沒有絲毫關係似的。似乎，工人所花費的時間，這兒完全沒有算上。

事實上，「計件工資，只不過是計時工資的變態，正如計時工資乃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變態一樣。」（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二八頁。

真的，在按件計算的方法下，工人所作每件商品的報酬是受什麼決定的呢？工資（若丟開求供的不適應不談）既是給工人以維持他生存所必要的手段，那麼計件工資應以這種方法來計算，就是一個中等工人為恢復他將來的勞動力需要若干，則他一天可得若干。馬克思說道：

「在計時工資之下，勞動直接由其長久來測量的；在計件工資之下，勞動是由他生產品的數量來測量的，若干長久的勞動會凝結在生產品裏面。工作時間本身的價格，歸根結柢，取決於這個方程式：一日勞動的價值等於一天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計件工資只是計時工資的變態罷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三一頁。

例如縫襪作裏，每個成衣匠平均一天可作五件襯衣，假定他一天的勞動力價值為兩元五角。顯然，在此種條件之下，每個成衣匠每件襯衣應得工錢五角。假定資本家出的就是這個數目。試問每個成衣匠是否只限於一天作五件襯衣呢？在計件工資之下，並無限制。反之，他為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多弄些錢，他一天可作六件襯衣，弄得三

元。這個成衣匠這樣作，那個也效尤，跟着這樣幹，於是相互競爭起來，結果好多人所作的都比六件襯衣還要多，這樣他們的報酬也增加了。這彷彿是說，按件工資雖是吃力，但用此方法仍可提高工人的工資，因之亦可改善他的物質生活似的。起初確是如此。工人於改行按件計算辦法後，力謀多多的工作；資本家也給他以這種可能，直到一般的勞動強度提高時為止，換一句話說，直到返回我們在上邊所說的例子，大多數成衣匠都開始一天製作六件襯衣為止。但是當多數工人的勞動強度一提高時，資本家馬上便提高製造品標準，而減低每件物品的工錢，這樣又把一天的工資加以限制，使其與勞動力的價值相適應了。

假使一天的勞動力量價值，依我們的假定，為二元五角，而一個中等的成衣匠這時可作六件襯衣，那麼資本家給每件襯衣所出的工錢，不是五角，而是六件襯衣，除二元五角，即等於四角二分丁。(註)

(註) 勞動強度提高的時候，勞動力的價值——所必要的生活資料數量，亦略有提高，關於這點，這兒我們撇開不談。不過看到，就是在這種場合之下，資本家並未因他實行按件計算辦法所獲得的那等勞動強度的加深，遭受損失，反之，只有獲益不小了。

因實施按件計算辦法的關係，勞動的極度緊張，很悲慘地反映在勞工階級上面，使工人的身體，經常疲倦，神經衰弱，老早衰敗了。除使工資減低外，按件計算辦法，並引起了工人相互間的競爭與紛爭。此外，工人在按件計算辦法之下，因過於熱心工作的原故，也會陷於失業的，因為每個工人負荷率頗大，少數人即可作同樣的工作。最後，計件工資，無設立監工的必要，而造成了發展家庭定作的優良條件。馬克思說道：

「計件工資易於使寄生者插足於勞資之間，易於使勞動再度賣給中間人……中間人的利潤，全賴資本家

所付出的勞動價格與這一價格中那中間人的的確確留給工人的一部分間的差數。……計件工資可使資本家僅跟一主要工人——在手工工廠中跟工頭，在礦井中跟掘煤工，在工廠裏跟機器工人——訂立合同就夠了。此種合同，按一定價格，規定製品件數，工頭再去募集自己的助手。這兒資本的榨取勞動是經過一種工人榨取別種工人而實現的。」（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三二頁。

然而，計件工資不僅在工人中間產生了一種競爭；同時，並在工人中間發展了一種個人主義，獨立精神，「自我監督的能力。」（註）

（註）馬克思語，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三四頁。

計件工資對工人的意義，便是如此。資本家方面，對計件工資，則另有一種評價。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計件工資的最大優點，便是它可以盡量地提高勞動的強度，裁去專門的監工和巡視員。

不過，除此以外，計件工資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來，也含有若干缺點。在計件工資之下，工人為追求製品數量的多，而不注意質量。為了使工人勞動的強烈程度不要反映在商品的品質上，資本家可規定特別嚴格的接收製品的條件，若發現小小的毛病，即行作廢。

將計時和計件兩種計算工資的方法作一比較，我們可得一結論說：計件工資最適合於資本主義榨取的精神，工人往往反對計件工資的鬭爭，原因就在這裏。

但是因此而作個結論，以為不拘何時，也不論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總是愛按件付酬的辦法，而資本家總是愛按時付酬的辦法，那就錯了。資本家加快機器動作，往往在按時付酬的辦法下，連在按件付酬的辦法之下，亦可提高工人勞動的緊張程度。在此種情形之下，計件工資甚至對資本家也有若干不便之處。這些不便之處如下：

在計時工資之下，企業家可用加快機器動作的方法，提高勞動的緊張程度，加強對工人的榨取，而不明顯的改變工人們的工資；但在計件工資之下，加強榨取，必伴以評價的降低；同時，在計件工資之下，向工人階級進攻，比較公開，因而容易提醒工人，引起他們方面的公憤與反抗。

第七十八節 獎金的付酬方式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除上述兩種基本的工資形態外，還有許多其他駢枝形態，此種駢枝形態的工資，在資本主義的實踐上應用頗廣。在這些五花八門的工資形態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目的都是在遮蔽榨取的事實本身，而用一點莫須有的小惠，來引誘工人，不用外表的強制，去加緊工作。

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要算獎金了。

所謂獎金者，即規定工人原本每天出品一定數量（例如前邊所舉的裁縫，每天縫襯衫五件，）得工資若干（例如二元半，）但是假使該工人在一天內的出品，會超過那標準以上，那麼他每件製品，除固有工資以外，還可

得額外的獎金。

這種辦法其實是最壞的一種按件付酬辦法；資本家把額外出品的工資視為「獎金」，不是視作勞動力的通常報酬，這樣以來，他對額外的出品僅付小小的一點報酬就夠了。譬如某裁縫多縫了兩件襯衫，資方多給他半元，以獎其「努力」，如此，實際上這額外多作的襯衫，每件僅付工錢二角半，但是原來每件是應給工資半元的。

除過普通的獎金辦法外，尚有一種分級辦法。這兩個辦法的區別如下：在單純的獎金辦法之下，假使某工人額外多製了若干件商品，即可得到獎金，並且按標準製出的每件商品的工錢都是同樣的。但是在分級獎金辦法之下，每件出品的評價是依着工人出品的接近標準的程度而轉移的（例如給第二件的工錢，比第一件多些；給第三件的，則比第二件更多些，餘此類推。）

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泰羅的工資分級辦法，十二分的流行。泰羅辦法中的要點，便是工作與獎金的規定。依據該辦法，工作的分量，是依一個最能幹最吃勁工作的工人的出品來決定的。資方使用額外獎金來引誘這個最能幹的工人格外賣力的去工作。並且設有時間登記表，每一動作所費的工夫，都精確的記在表上。資方用這種方法規定一個最高的標準，教全體工人務須執行。

在這種辦法之下，工人若要得獎，只有他完全執行了所規定的高度工作纔行。假使某工人稍一不吃勁，那麼他不但得不到獎金，而且永遠喪失了獲獎的資格，並且減低他原來的按件工資，以作懲罰。顯然，這種辦法，使工人的工作異常的吃力。

烏利雅諾夫關於泰羅辦法說道：

「勞動生產率是如何的增進了呵！但工人的工資，不是增加了四倍，而只增加了一倍半，這算是最多了，而且還只是在開始的時候。當工人剛熟悉了新辦法，工資又減低至以前的水平。資本家獲得了巨量利潤，而工人的勞動要強烈四倍，使他自己的神經和筋肉的動作亦快四倍。」（註）

（註）見馬氏全集第十七卷二四七——二四八頁。

所以，泰羅辦法雖然也是組織勞動，使工人的動作更合理化更經濟化，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所有此種巨大的改進，都是爲了反對工人，使工人更受壓迫罷了。」（註）

（註）同上，二四八頁。

此種辦法，用烏利雅諾夫的話說，「結合了精心結構的兇殘的資產階級的榨取方法和在分析勞動時機動作上好多豐富的科學上的成就，以及革除了多餘而不靈敏的動作，製造了極正確的工作方法，採用了優良的計算監督辦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不論如何，要應用這一領域內技術和科學成就中的最有價值者。」（註）

（註）同上，第二十二卷四五四——四五五頁。

只有在蘇聯，「應用了泰羅辦法中好多最科學和最進步的，規定工資以製成品的總額爲比例，」而排除了「精心結構的兇殘的資產階級的榨取方法，」這纔是爲了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縮短了工作時間，而增加了工人用於文化娛樂的工夫。

第七十九節 工資的其他各種形態

資本家採用額外工作的辦法，並可達到與獎金類似的成果。

在這種辦法之下，工作時間以到一定限度例如十小時為正常時間，而付給一定數目的工資，但實際上，工作時間可超出這個限度以上。那工人額外工作的時數算作額外的，而多付些工資。這樣，資本家便在放工時，即在工人精疲力盡的時候，仍竭力激勵工人，使其更賣力的工作。

驟然視之，似乎工人額外工作所得的報酬，乃勞動力價格超出它價值的餘額。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資本家所付每小時額外工作的工資，並不能補償那工人這樣以來多消耗的精力，此種情形僅造成這種補償的外表罷了。加以，通常資本家雖規定額外工作時間的高度工資，但把正常工作每時的工資卻減低了。在此種情形之下，工人所得工資總額仍與通常計時工資辦法下所得者相等，但作工時間卻增多了，因而所費自己的勞動亦較多。

額外工作，有對於工人的境況極為有害。它是延長工作時間的假面具，採用額外工作，可減少工人數量，因而亦即增加了失業。我們在後邊可看到，失業不但使失業者生活惡化，而且使僥倖在業工人的生活亦大大惡化。所以，工人階級應當處處堅決的來反對採用額外工作的辦法。

茲再將工人分派紅利和依商品售價計算工資辦法（*sliding-scale*）講一下，藉資結束工資的各種形態的問題。

分派紅利，只是一種幻想的誘餌，對於工人除有害而外，別無益處。資本家所分給的數目非常微少，而且因此事先把原有工資都減少了。此外，工人往往長久束縛於該企業中，因為在未滿一定期限，如一年時出廠，資本家是不付「花紅」的。這個辦法，因其特徵之故，往往成了資本家反對罷工的有力武器，不過，工人通常都很明白這個制度的害處，所以，它不大流行。

依商品售價計算工資的辦法，云者，即工資依商品售價而轉移之謂。這辦法的劣點，便是工人的工資全依反覆無常的市場而定。資本家爲了跟自己的敵手鬭爭，可減低自己商品的價格，他把減低物價的損失便轉嫁於工人。至於在這種辦法之下所常見的欺詐詭計等，更不消說了。

第八十節 物品工資和貨幣工資

工資可分物品形式和貨幣形式兩種。在物品形式之下，工資是以生產品支付的；在貨幣形態之下，則用金錢支付。

物品工資盛行於資本主義萌芽時期，那時資本家用本廠的出品或向市場上特爲本廠工人購買消費品，來開銷工人。這種工資是極不利於工人的，資本家可用種種方法竭力壓榨工人，以減少應給他的工資。譬如他以本廠出品開銷工人時，便竭力把市場上賣不出去的一切廢物來蒙混工人；以工廠附設商店的消費品給付工人時，便竭力把劣貨以高價售給工人等等。

一帝俄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時，許多廠主的主要利潤，還不是因開設工廠而獲得，而是因對本廠工人的商業買賣而獲得的，雖然工人是獨立過活的，但一切必需品仍須向廠主購買。工人的一切消費，乃成了廠主的一項收入。從工人身上經常地扣去什麼燈油費啦，洗澡費啦，醫藥費啦等等，雖然事實上工廠是沒有附設醫院的。麥粉、麥皮、油類、鹽等，工人都須向廠主的商店裏去買；該商店便把一切陳腐壞掉的東西，如布匹之類，硬售給工人。若工人未向該店購買時，便犯了滔天大罪，廠主公然說要收回全數給他的工資。或者是爽爽快快的發給工資時，給工人以執據，到工廠附設店裏去買物。」（註）

（註）見斯切查諾夫經濟學大綱下冊。

在革命前的帝俄，物品工資的發展達至什麼程度，可由下表看出來：

工廠附設商店所出賣的商品和食料（註）

年 份	百 分 比	年 份	百 分 比
一九〇一	一一·三	一九〇六	九·一
一九〇二	一一·五	一九〇七	一〇·九
一九〇三	一〇·四	一九〇八	一一·九
一九〇四	一〇·八	一九〇九	一〇·七
一九〇五	一〇·七		

(註)見蘇聯經濟政策的諸階段一書。

那時在帝俄個別工業部門中，物品工資竟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物品工資不但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而且使他們對資本家的鬭爭異常困難。工人要買得秤尺足夠和品質優良的東西，須花費好多小錢。此外，物品工資使工人的消費品，只限於那資本家所強制購買的幾種，使工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花費自己的工資，因而極度地阻礙了工人文化和政治的發展。

這一切都使工人不得不堅決的去反對物品工資。

現在除最落後的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最落後的部門以外，各地大都盛行貨幣的工資了。

第八十一節 名義工資和實在工資

但是貨幣工資，也並不是常常反映着工人工資的實在水準的。

就事實講，我們知道，假定某工人每月工資為二十五元，那麼我們根據這個赤裸裸的數字還不能說，他所得的工資究竟是多還是少。我們還須知道，市場上工人消費品的價格如何，這二十五元能購買多少東西。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纔能決定工資的實際水準。但消費品的價格是隨地而異的。例如，假定某廠是開設在某資本主義國家的農產區域，那麼該地工人的食品（食品佔工人支出的大部分），一定要比在某大工商業中心裏便宜得多。這樣，工人雖同得二十五元一月的工資，但前者用這些錢所購買的食品卻要比後者為多。因之，就貨幣名義言，兩

個工人所得工資相同，但事實上那個在農業區裏作工的，工資卻要多些，因為該區食品價格低廉的原故。

因濫發紙幣的結果，而物價騰漲時，工人所得的貨幣數目和用這個數目在市場上可以買得的物品數量間的差別，更其顯著而巨大了。

所以，把實在工資和名義工資，應加以區別。名義工資云者，係就那工人所得的貨幣總額而言；實際工資云者，係就用這些貨幣在市場上能夠買得的消費品數目而言。

往往把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跟貨幣工資和物品工資混淆在一起，以為名義工資就等於貨幣工資，實際工資就等於物品工資。此種混淆是完全錯誤的。當我們講貨幣工資和物品工資的時候，係就給勞動力付酬的方法（用貨幣還是用物品）而言；當我們講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的時候，那意思是說，貨幣形態的工資是存在着，我們把各地或各時代的工人所得的貨幣工資作一比較，想依消費品的市價而決定這工資的實際多寡。就是說，名義工資和實在工資兩個概念，不是指開銷勞動力的各種形式而言，而是指決定工資實際水準的方法而言的。

第八十二節 工資中的民族上的差別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工資水準有很大的區別。馬克思說道：

「在比較民族工資時，須要注意那決定勞動力價值量變化的一切要素，如物價，以及天然的和歷史上發展而來的生活消費品的價格與容量，與夫工人的教育費，女工和童工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及其擴延和緊張程度等

等」(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三七頁。

這樣，在比較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工資時，我們首先要注意工人的「自然的和歷史上發展而來的日常消費的價格和容量。」換句話說，要注意工人階級的文化水準。我們在上面業已說過，這個差別有很大的意義。要明瞭這個差別的重要，把美國和革命前的帝俄一比較就夠了。在這裏頂重要的是歷史的條件，尤其大衆鬪爭的條件。某一國的資本主義便是在大衆鬪爭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因之勞動階級也是在那一鬪爭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革命以前帝俄的工人階級，是在封建農奴關係大量保存的條件下形成的，這封建農奴關係使工人階級的革命鬪爭格外困難，因此致使俄國在一很長久時期盛行着最落後的榨取工人的方法：如工作時間的過長，工資的低微。凡此一切條件的結果，便是技術的落後，機器生產的不發展，以及俄國工人文化水準的比較低下。

在美國就不同了：那裏封建農奴關係是沒有的，甚至在初期連土地的獨占私有也是沒有的。牠工人階級主要的是由西歐各國僑居美洲的人們而形成的，且時常感覺工人的缺乏。此種條件，一方面遂促進了比較高度的生產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又促進了美國工人比較高度的消費水準。

工資中民族差別的重要因素，爲勞動的強烈性。馬克思說道：

「每個國家，都有一種中等的勞動強度，未達至這個中等強度的勞動，製造同一商品所費的時間，要多於該

國的社會必須時間。因而這勞動就不是正常的勞動。」〔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三七頁。

在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國家裏（如美國、德國等等）勞動的強度比在落後的國家裏高得多。假使在落後國家裏主要地是盛行延長工作時間的方法，那麼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便是特別地提高勞動的強度。我們業已知道，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勞動強度竟達到空前未有的規模，使工人身體過早損壞，過早死亡了。

在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國家裏，工人的工資水準通常也比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裏為高。這只要把世界大戰前例如英、法工人的工資水準跟革命前俄工人或中國工人的工資一比較就夠了，用不着多贅。大家都知道，英、德的工資要比在帝俄或中國高，這高的原因我們在上面業已說過了。這裏主要的解釋，應求之於這些國家工人階級發展的歷史條件，社會鬭爭。

不過須加以注意的，就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比較高度的工資，其必然不可避免的產物便是勞動強度的過度提高，那勞動強度的增長遠超過於工資的提高。

此外，在技術發展的國家裏，名義工資的提高，不一定能使實際工資提高，換一句話說，並不能使工人手中所有的生活資料數量為之增加。工人生活資料的價格，在先進的國家裏，照例是很高的。

「假使在某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高度發展的國家裏，其每日，每週……工資高於他國」的話，那麼「在第二種國家裏，勞動的相對價格，即勞動跟剩餘價值和生產品價值相比較的價格，必高於第一種國家。」〔註〕

(註) 經濟論第一卷四三八頁。

所以，在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國家裏，高度工資的背後，實在隱藏着一種更高度的榨取率，無與倫比的強烈勞動，以及生活資料的昂貴。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以後可以看到，不但相對工資而且絕對工資都經常地暴露了下降的趨勢。

第十六章 評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工資論 蘇聯的工資問題

第八十三節 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工資論

馬克思的工資說，完全是由他的剩餘價值說而來的，這兩者是不能分割的一個整體。所以自然而然的，在工資理論中我們不得不把那在「剩餘價值」一章中討論過的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再提及一下。

馬克思剩餘價值說和工資說的基礎，我們知道他首所確立的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分。連馬氏所說的一樣，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報酬，是工人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勞動，這一點乃是正確地說明剩餘價值的一把鑰匙。有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跟在他們屁股後面走的社會民主黨都起來反對馬克思學說的這一點。我們在剩餘價值一章中業已說過的塞伊的生產服務說，以及生產率說和其他好多理論，實際上都是反對馬克思學說中這一點的。

杜干巴蘭諾夫斯基的社會分配說，也是以反對馬氏學說中的這一點為目的。我們知道，杜氏是帝俄有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任革命後鄧尼金白黨政府的部長。杜氏的這個理論，近來在社會民主黨中間也極其盛行。

杜氏曾首先反對馬克思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說法，他以為勞動力不是商品，也沒有價值，因為勞動力不是在生產過程中由勞動所創造的，而是在生活過程中發生的云云。結果，杜氏便得了個結論說：「不是勞動力的價格由它的生產費來決定的；反之，而是勞動力的生產費則由它的價格來決定。」（註）

（註）見杜氏政治經濟學入門。

杜氏本人以為工資是個分配範疇，而非生產範疇。根據這個理論，工人和資本家在分配社會勞動所創造的生產品上是兩個同等參加者，各得這生產品中自己應得的一份。工人在社會生產品中的份兒，他工資的多寡，依杜干巴蘭諾夫斯基說，是「由兩個因素來決定的：一為社會勞動生產率，它決定應歸社會各階級間所分配的社會生產品的多寡；二為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歸於工人所有的社會生產品的多寡是依這種力量以轉移的。」（註）

（註）見杜氏政治經濟學入門。

社會民主黨在大體上便是重述杜干巴蘭諾夫斯基的這個社會分配說的，因而他們公然否認馬克思的工資說，如納爾丁兄弟直然說道：「關於商品勞動力交換價值的問題是毫無意思的，所有的只是工作（即勞動）價值的問題罷了。」

這樣，老實說，納氏在這兒是說，資本家給工人的報酬不是他勞動力的價值，而是勞動的價值。他們走上了這條路徑，自然便否認了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說，而且完全採取了杜干巴蘭諾夫斯基的立場了。納氏說：

「馬克思是依工人用於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費來計算商品（勞動力）的價值的……現在工資問題只是組織力量的問題，凡規定每年所出商品若干應歸資方，若干應歸勞方的任何鐵則，我們是再不承認的了，但是以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來限制勞動的定律，我們至少應當加以承認。任何自動的構成價格的機構是不能決定的，而主要的只是各階級的鬭爭。」（註）

（註）轉引自克里威茨法蘭社會民主黨的工資說一小冊子。

總之，納爾丁連杜干巴蘭諾夫斯基一樣，為對抗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說起見，曾提出了一種理論，謂工資是由勞動生產率 and 「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來決定的。」

驟然看來，杜干巴蘭諾夫斯基和納爾丁兄弟援引「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似乎給他們的這個理論染了點「革命」色彩，但在它的本質上完全是反革命的替資產階級辯護的理論。

第一，這「勞動生產率」和「社會力量」是本身並未包含資本主義的任何特點的東西。這些概念可應用於任何生產方法。但是剩餘價值乃資本主義特有的榨取形態。以這形態做出發點，我們纔能正確地明白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社會鬭爭。第二，杜干巴蘭諾夫斯基曾把工資問題完全歸結於分配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根源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本身中。把工資問題歸結於分配問題是什麼意思呢？按馬克思的意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對工人階級在他們所生產的生產品中所得的份兒沒有一定的限度。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所獲得的工資最高限度，為勞動力的價值。實際上，工資從未達到勞動力價值的水準。但是杜干巴蘭諾夫斯基以及社會民主黨

都想給工人證明說，他們在資本主義之下，可以無限制地改良自己的生活狀況。據他們的意見，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的必要，只要在資產階級的國會裏有若干席位和信任改良主義的工會就夠了。不過，大家都知道，國會裏席位的鬭爭和改良主義工會的「鬭爭」，都不能根本改良工人的生活狀況。國會和工會在改良主義者手中只是一種煙幕彈，用以蒙蔽工人階級，令其放棄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真正的革命鬭爭罷了。杜干巴蘭諾夫斯基和社會民主黨把工資跟勞動生產率放在一起，因而顯示了他們的理論係替資產階級辯護的用意。他們想藉以說明，工人跟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有着利害關係，因為只有這樣以來纔可提高自己在社會生產中應得的份兒云云。

以爲主張工人生活在資本主義下，可以改善的社會民主黨能夠認眞爲工人謀利益或能爲工人謀局部的利益，那就錯了。不但在謀推翻資本政權的革命的政治鬭爭中，就是在工人反對資本家向他們生活水平進攻的狹隘的經濟鬭爭中，社會民主黨在事實上往往都作了出賣工人階級的叛徒，破壞工人的隊伍。這在被改良派工會所出賣的一九二六年有名的英國礦工大罷工時期，在近幾年來美、法、德、奧等國所發生的好多經濟鬭爭中，都可找出好多明顯的證據來。

第八十四節 蘇聯工資的性質

在研究蘇聯經濟中的剩餘價值問題時，有許多事情已令我們相信，在蘇聯社會主義企業中的勞動，並不是商品。

這遂使蘇聯工資問題的本質完全改變了。蘇聯的勞動力既不是商品，那麼這是說蘇聯的工資，就其性質講，根本與資本主義的不同，工資水準本身不是由商品勞動力的價值來決定，而是由別的因素來決定的了。

馬克思告訴我們，在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階段上，在社會主義階段上，勞動還沒有成爲生活的需要，因而勞動生產品是按照勞動的數量與質量來分配的。

現在蘇聯的工資，就是以這個按照勞動的數量與質量而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爲基礎的。

蘇聯的工資表現着消費基金與社會主義蓄積基金的比例。它無非是蘇聯工人階級爲滿足個人消費而所得的社會生產品的一部分罷了。

工作時間之作爲必需時間和剩餘時間的資本主義的劃分，在蘇聯既不存在，那麼它的全部生產品，在本質上，便是用以供給整個工人階級需用的生產品，而不拘它是如何化費的了：是用於個人的消費還是用於社會主義的蓄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也就在這兒。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劃分爲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的背後藏着兩個階級的存在和鬭爭；而在蘇聯，我們看到工人階級自覺地把自己的生產品分爲兩部分：消費基金和蓄積基金。

那工人拿去滿足自己個人消費的個人消費基金，是由工人階級有計劃地規定的；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工資是依價值律自發地規定的。

蘇聯在分配社會生產品時所持的是什麼方針呢？所持的方針有兩點：第一必須能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必

要速度，於技術經濟關係上，在一個最短期內要能「追上且超過」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必須要有系統的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而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提高，則又賴於勞動生產率的發展。

這兩點配合起來，大體上也決定了蘇聯工資的水準。

社會主義的勞動形態——社會主義的競賽和衝擊隊組織，——乃是蘇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成了改善工人物質生活狀況的因素。

社會主義的勞動付酬原則，其先決條件為獎勵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生產品質的改良，保證主要經濟部門的發展，衝擊隊的物質獎勵等等。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動生產率雖很高，但工資水準則極為低下。在資本主度之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使資本家發財致富，而使工人階級赤貧化；但在消滅了資本家地主政權而工人階級掌握生產工具的蘇聯，工資是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牠勞動生產率的水準越高，則改良工人階級物質生活的可能也越大。一九三二年蘇聯工人的工資水準，比戰前帝俄工人的工資要高百分之一七〇；那時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的工資都很少達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在現今更有急劇下跌之勢。單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一時期內，蘇聯工人和機關服務人員的全年工資總額，由一百三十五萬九千七百萬盧布增至三百四十二萬八千萬盧布；同期，每個工業工人平均的全年工資由九百九十一盧布增至一千五百十九盧布。

在蘇聯除直接交給每個工人的個人工資外，那對工人階級生活水準有莫大意義的公共工資基金（例如

公用專業費、社會保險金等，亦須算上。譬如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蘇聯單社會保險基金一項，會由十八萬萬一千萬盧布增至四十六萬萬一千萬盧布。把社會化的工資基金再算上，那麼蘇聯工人物質福利的改良，要比數字所顯示的要多得多了。

但是，蘇聯社會主義企業中的勞動生產率，還是非常的不夠。牠應當不但要追上並且要超過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獲得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纔行。

但是蘇聯人人均等化的各種因素，阻礙着這種增長。

馬克思、恩格斯烏利雅諾夫，以及斯達林等都屢屢表示反對人人均等的說法。小資產階級的人人均等，決不是馬克思學說的理想。斯達林說道：

「馬克思學說所謂平等云者，不是指私人消費和生活方面的一律均等而言，而是指消滅階級的意思，換一句話說，第一，在推翻和沒收資本家以後，所有勞動羣衆都同等解除權取；第二，在生產手段歸社會公有以後，人人同等廢止生產手段的私有權；第三，人人有各依所能同等勞動的義務和一切勞動者各依他們勞動有獲得同等報酬的權利（社會主義社會）；第四，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共產主義社會）。這兒馬克思學說的出發點，不論在社會主義時代或在共產主義時代，人們的脾胃和需要不會而且不能同樣的，在質量和數量上不會而且也不能同等的。

這便是馬克思學說的所謂平等的見解。」（註）

(註) 見斯氏向聯共第十七次大會的報告。

這樣，蘇聯當局所持最終的目的，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原則。然而，爲了實現這個原則，生產力的發展須要達到最高的水準，勞動須要由謀生手段變爲生活的需要，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差別，務須要根本消滅。這只有在共產主義的最高段上纔能實現；在社會主義時代，我們業已說過，所行的還是按勞動而分配的原則，在這一原則之下，勞動者依他們勞動數量和質量的不同而取得數量各不相同的生產品。

所以，現在蘇聯的工資是分級的：熟練工人的工資多於不熟練者的工資；優秀工人的待遇，優於其餘的工人大眾；重要工人部門內工人的工資多於其餘工業部門內工人的工資。不論在工資方面或在給養方面，都是這樣辦的。

一律均等主義阻止了生產力的發展，因爲它不能激勵工人去提高資格，不能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妨害擔任重要職務的基本工人幹部的鞏固和主要工業部門內重要工人優良待遇的保證。

反對一律均等主義的鬭爭，乃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主要案件。

斯達林關於一律均等主義，評述如下：

「馬克思和烏利雅諾夫都會說：熟練勞動和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將來甚至在社會主義時代，甚至在階級消滅之後，還是存在着；惟在共產主義時代，這個差異纔能消滅；因之「工資」甚至在社會主義時代，應按勞動而付給，而不是按消費而付給。但是，我們職工會和經濟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均等主義者卻不同意此說，而主張這個

差異在現今蘇維埃制度時代就已經消滅了。究竟誰對呢？是馬克思和烏利雅諾夫呢，還是「均等主義」者呢？預料這裏馬克思和烏利雅諾夫是對的。由此可說，誰主張現在蘇聯應以均等「主義」來編造工資體系，而不計及熟練勞動和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那誰就是破壞馬克思和烏利雅諾夫的學說。」（註）

（註）見斯氏列寧主義問題五八九—五九〇頁。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敵人，竭力說，一律均等主義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質，以迎合工人階級當中最落後的份子的情緒。譬如，資產階級的作家曾認為斯達林關於六條問題的演說，是對於社會主義原則的放棄。他們曲解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真正學說，為的去迎合工人階級中不覺悟的落後份子的情緒。托洛斯基派為迎合一部分落後工人的小資產階級的情緒起見，就充作了一律均等主義的擁護者。

譬如托洛斯基和烏利雅諾夫在辯論職工會問題時，他就提出了一個原則：「工作上的努力是消費上的平等。」烏利雅諾夫回答他說，這是「胡說八道。」

以前蘇聯職工會右傾機會主義領導的實踐工作，也與馬克思和烏利雅諾夫的學說沒有絲毫共同之點。該派以職工會保衛作用的主張來反對生產上的任務，事實上也是實行一律均等主義路線的。

在現階段上，蘇聯工資的基本形態是按件付酬辦法。它是根據勞動質量和數量的社會主義付酬形態。它與資本主義按件付酬辦法的根本區別，也就在這兒。我們知道，那資本主義按件付酬辦法是最適合於資本利益的榨取勞動力的形態。

這個原則上的不同，是由於蘇聯澈底地社會主義企業中的生產關係體系本身而來的。因為在此種企業中，工人階級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蘇聯的按件付酬辦法，可激勵勞動生產率 and 強度的提高，但同時並未引起那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採用它所發生的一切缺點。因為蘇聯工人階級是一國的主人翁，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他除要求每個工人提高勞動的生產率 and 強度外，並採取各種方法，以改良工人，尤其是努力份子的生活狀況。譬如，縮短工作時間，增加工資，優待給養，以及用種種保護勞動的方法，都在在使按件付酬辦法除提高勞動的生產率 and 強度外，同時並改良了工人的生活狀況。

在這裏，有巨大意義的是，蘇聯工人對勞動的態度，有着原則上的不同。

自覺的，社會主義的對勞動態度，使工人抖擻精神，努力作工，本身使勞動輕鬆而愉快了。

老實地說，只有孟塞維克，纔拼命地各方責罵蘇聯建設的勝利，而想證明，蘇聯的制度並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因之他們把蘇聯的計件工資制跟資本主義的看作一個東西了。

在托派蒲列奧布拉斯基的著作中，也有這種觀點。

蒲氏以為計件工資辦法，在蘇聯條件之下，也是資產階級的工資方式，與對勞動新刺激物的培養相矛盾，而在「生產手段社會主義化之下，一般說來，它表示落後於新的財產方式有一個整個時代。」

蘇聯的計件工資辦法，乃是實現按照勞動數量與質量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方式；蒲氏完全不懂得蘇聯計件工資跟資本主義計件工資的原則上不同的全部底蘊。

還有一種觀點說，「工資」在蘇聯條件之下，仍保存着那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資所固有的神物主義的不合理的特點云云，我們堅決地反對這種觀點。

同時，蘇聯不是單單只有一種工資的外部形態，如像有些人所想像。蘇聯的工資是一種實現按照勞動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方法，並非是直接按照勞動時數的分配。蘇聯的工資原則上跟資本主義的不同，它的存在是由蘇聯經濟的生產關係本質中發生的。

至於蘇聯的商品和貨幣形態，我們業已說明了，爲什麼在未達至共產主義最高階段以前，不能實行直接的物物交換和直接以工作時間的幾點幾分來計算勞動。

蘇聯的工資是勞工階級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強度，以及嚴肅勞動紀律，反對小資產階級鬆懈緩慢，爭取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態度，與夫反對欺詐趨勢的方式和工具。它是計算勞動和工錢的武器，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的展開。最後，因爲蘇聯的工資基本形態還是貨幣的，因爲牠名義工資和實在工資的劃分還在保存着，所以牠提高實在工資的鬭爭便獲得了巨大的意義。這一鬭爭在蘇聯條件之下，老實地說，便是提高牠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村經濟中的勞動生產率。

蘇聯徹底地社會主義企業中的工資本質，我們業已說明了，現在還需要把牠集體農場中的勞動日的性質，略講幾句。對於勞動日的性質有兩個錯誤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想把勞動日跟工資看做一個東西；第二種觀點，想把勞動日當作直接按照勞動時數的社會主義分配方式。這兩個觀點，我們都是堅決地反對的。說到第一個觀點，

它忽視了那集體農場（低級的社會主義企業形式）和國營農場（徹底的社會主義式的企業）間的原則上的區別。此種差別，我們在「剩餘價值」一篇中業已解釋過了，恕不再贅。把勞動日跟直接按照勞動時數的分配看作一個東西，也是很不對的。直接按照勞動時數的分配，只有在將來最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纔有的，它的必要的先決條件為貨幣，商業等等的廢止。這些先決條件現在在蘇聯經濟中還是沒有的。勞動日是一種假定的計算單位，用以決定集體農場中每個農人——該集體經濟的一員參加勞動和生產品分配中的份兒。勞動日並未廢止集體農場中 useful 貨幣之必要。

第六篇 再生產與資本的積蓄

第十七章 關於再生產和積蓄的一般概念

第八十五節 再生產概念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不斷地更新的。所製造的生產品只能滿足人類的消費以及生產的消費於一時。消費品是用勞動工具製造的，我們知道，這勞動工具在生產過程中是磨壞消損了。顯然，假使勞動工具和一般生產手段生產事業不跟消費品生產事業同時並進地更新的話，那麼生產過程便沒有不斷地重演之可能了。

不論在生產手段生產事業方面，或在消費品生產事業方面，生產過程的這種更新與重演，便叫做再生產。馬克思說道：

「不論生產過程的社會形態如何，但生產過程不論如何總是不斷的，換一句話說，總是定期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走着那同一的路程。社會是不能終止生產的，同樣，它也是不能夠終止消費的。所以，任何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聯繫和其源源不斷更新上來考察，同時，也是再生產的過程。」（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三頁。

再生產過程，不但是物的再生產過程，而且也是那它在其中完成的社會關係的再生產。

譬如封建經濟，不但逐年再生產一定數量的消費品與生產手段，而且它是這樣再生產它們的，就是把農民生產者的勞動生產品中一部分，交給他足夠維持他的生存；把其餘一部分交給地主，這一部分，不但使地主可以奢侈地生活，而且可以養活軍隊，以便往後保持他支配農民的權力。所以，封建主的支配地位與農民的附庸地位，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再生產着。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永恆地總是喪失了自己的生產工具，而出賣勞力的，他的工資至多可以使他養活一個中等家庭，維持他的勞動力，能夠有工作能力。

至於資本家，他在生產過程中支配地位的再生產，則以下述情形為保證，就是在生產過程完結以後，他獲得了製成品，這製成品的價值，不僅可以補償他業已消耗的一部分資本的價值，而且除此以外，還可給他一種剩餘價值。資本家出賣這製成品之後，把所得的錢，留一部分作個人開銷之外，再去購買新的生產手段和新的勞動力。這樣，他又成了生產手段的獨占者，而有了往後仍可購買勞動力以榨取剩餘價值的可能。馬克思說道：

「總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總是週而復始地再生產着勞動力跟勞動條件的分離。因而它再生產了榨取工人的條件，使之永久存在。它經常地強迫工人去出賣他的勞動力以謀生，並經常地給資本家以購買勞動力致富的可能。現在在勞動市場上勞資一為出賣者一為購買者的對立已不是簡簡單單的偶然事情了。鐵般的生產過程本身，經常地使工人回到商品市場上去出賣他的勞動力，並經常地把他自己的生產品變成資本家手中的購買手段。」

「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從一般的聯繫上來考察或視作再生產過程時，它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餘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主義關係的本身——一面爲資本家，一面爲僱傭勞動者。」（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五三——四五四頁。

第八十六節 單純的資本主義再生產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家在出賣製成品的時候，收回了自己資本的價值，此外還實現了剩餘價值。

資本家把變賣自己商品時所得的剩餘價值，可以用以滿足個人的消費，也可以投入生產，加以擴充。

假使資本家把自己的剩餘價值用於滿足他自己的消費時，那麼他只能在以前的範圍以內來更新生產過程。生產在舊範圍內簡單的重演，叫做單純再生產。

就是資本的單純再生產，也已經顯露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好多特徵，此種特徵，若將資本主義的個別行爲分別考察，而不注意他們的重演與更新時，是隱密不見的。

若分別地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每次行爲時，便得一種印象，以爲資本家在市場上出賣工人所製的商品以前，即已將工資付給工人，似乎是掏自己的腰包給工人墊出似的。這一錯覺，是在表面上觀察資本主義的現實時所弄成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多半都是有這種錯覺的，他們根據這點，往往說，資本家是在養活工人，因而所謂榨取是沒有的。

然而，假使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當作再生產過程來考察時，這一錯覺馬上就煙消雲散了。這時便可看出，資本家不是拿自己的錢，而是拿他把工人在以前生產過程中所生產的價值變賣後所得的錢，給工人來付工資的。馬克思說道：

「假使我們不是考察個別的工人和資本家，而來考察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時，那貨幣形態所造成的錯覺馬上就消滅了。資本家階級以貨幣的形態，經常地給工人階級以支單，藉以領取為工人所製造而為資本家所佔有的生產品的若干。工人把此種支單仍經常地交回資本家階級，換取自己生產品中算給他的一部分。生產品的商品形態與商品的貨幣形態掩蔽了這一過程的真正性質。」（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五頁。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不是萬世存在的。因之，這兒發生了一個問題：資本家起頭是從何而弄得錢來買勞動力和生產手段呢？

好多好多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士——都說，最初投於生產的資本，全係該資本家或他的祖先用自己的氣力掙來的。因此便得結論說，這部分資本總是「無可訾議」，而與榨取毫無關係的。事實上，資本主義的萌芽過程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已經考察過了。這一過程，是用非常殘酷的方式，榨取小生產者，使之破產和直接沒收，以及掠奪殖民地人民而來的。

現在就假定，資本家起頭投於生產的資本，確是他用自己的勞動掙來的。並假定一個資本家起初投入生產

十元，其中八元爲不變資本，兩元爲可變資本。再假定，這兩元可變資本乃一年內勞動力的價值，剩餘價值率（榨取率）爲百分之一百，那麼這一筆可變資本便可孳生剩餘價值兩元。我們知道，在單純再生產的條件下，資本家把這兩元完全用於滿足自己的消費了。因此便造成了一種錯覺，彷彿資本家自始至終的的確確都是用他那最初投入生產的十元來經營自己的企業的。

所以發生這個錯覺者，因爲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不僅轉移了原來資本的價值，而且在每次再生產行爲期間還比原來支出時更多生產了兩元。假使工人不生產這筆餘額——這筆剩餘價值，而資本家也照舊一年內以兩元作個人費用，那麼他原來的十元只夠五年用了。就是說，以單純再生產言，那資本家起初投入生產的十元資本當中，每年之內有一部分由他所榨取的工人的勞動置換兩元，經過五年之後，這筆資本中，資本家原來投入的分文也沒有了。甚至假定，原來的十元是該資本家某時在「自己勞動」的結果所蓄積下來的，但現在全部資本純係榨取自工人的成果了。

這樣，我們便看到，甚至假定資本家是以「公平掙來」的資本着手經營事業的（不過我們知道，這假定是跟事實不符合的），但是據此以爲他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所有時間內都是「光明正大」的，那就太妄誕了。我們不要個別地、彼此孤立地來考察生產的各個時期，而要從它們的聯繫、不斷性及重演性上，換一句話說，從再生產的觀點上來考察它們時，那種情形更其一目了然了。馬克思關於這說道：

「任何積蓄丟開不管，單是生產過程的單純的重演或單純的再生產，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個多少長久的

時期內把任何資本都要變成積蓄下來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剩餘價值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四七頁。

最後，我們從單純再生產的研究中，關於勞動力的再生產還可得個結論。

在生產過程本身期間，所進行的是所謂生產的消費。這種消費有兩種：第一、工人在勞動過程中消費了生產手段，如機器工具，原料，補助資料。但同時，在勞動過程中，資本家也消費了勞動力。生產的消費，不是在工人所有而是在資本家所有的工廠裏進行的，所以很明顯的，在這種生產消費過程中工人是給資本家服務的。至於工人本身的個人消費，情形就不同了，所謂工人消費者，是指工人的飲食、衣服、休息、讀報、養活家庭等而言。這是工人個人的消費，此項消費大半是在生產過程以外，因之看來純係工人私人的事情。但在事實上，並非如此。

事實上，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乃勞動力對資本家的再生產。工人休息、吃飯、穿衣、養育兒子。即是再生產了供資本家榨取的勞動力。

第八十七節 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

資本主義單純再生產的特徵，我們已經考察過了。不過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上，單純再生產只是偶然有之，不會是經常的現象。事實上，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是擴大再生產。

資本家的競爭，我們以後便可看到，會迫使各個資本家與他的意志無關，竭力去擴充生產事業。甚至在資本

主義最後階段上，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腐化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一般說來，仍是擴大再生產。（托洛茨基派謂在這一階段上生產力的發展是停止了，那是不對的。）

資本主義的特徵既是擴大再生產，但是爲什麼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的積蓄過程是從考察單純再生產開始的呢？這原因如下：第一，單純再生產乃擴大再生產的要素，並且是包含着資本主義再生產一切基本特點——一方爲資本家一方爲工人階級的再生產——的一種要素；第二，資本再生產過程的本質，起初只有很簡單地用分析單純再生產纔能證明之。

擴大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之下，要有可能，除非資本家不把他所得的剩餘價值全都用於滿足他自己私人的消費（如在單純再生產之下所有者），而留一部分作以後擴充生產之用，即添置機器，原料，補助資料，勞動力，這樣以來，這一部分便變成了附加資本，這附加資本又給他孳生新的剩餘價值了。

這種剩餘價值的變爲資本，叫做資本的積蓄。

但是在什麼條件之下，纔能夠有資本的積蓄呢？

生產過程完結後，從不變資本上轉移來的原來的價值以及新造成的價值都具有了商品的方式，此種商品在市場上變賣後，便由商品形態變成了貨幣形態。

要使資本家能夠以擴大的範圍開始生產過程，他須要在市場上找得那以後生產所必要的一切商品。這兒既是就擴大再生產而言，顯然這些商品在市場上的數量也是增大了的，這不用說了。

這兒要特別指出的，就是擴充生產的可能性，不僅跟資本家手中現有資本的多寡有關係，而且跟他在市場上能否找得那擴充生產所必要的一切東西以及能否依所必要的數量找得此種東西有關係。馬克思說道：

「首先，一年的生產所供給的一切物品（消費價值），須能補償那在一年之內所消耗的構成資本的物質的一部分。除這一部分外，所留下的便是淨生產產品或剩餘生產產品，剩餘價值便是包含在這剩餘生產產品中的。但是這剩餘生產產品是什麼構成的呢？可否說是由用作滿足資本階級消費和怪癖的物品——亦即作為他們消費基金的物品構成的呢？果真如此，則剩餘價值便吃得一乾二盡，而成了單純再生產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五六頁。

這就是說，要有積蓄，則一年的剩餘勞動中須有一部分去用以製造附加的生產手段與消費品。馬克思說：「剩餘價值所以能夠變為資本者，只是因為剩餘生產產品（剩餘價值便是它的價值）已經含有新資本的物質構成部分罷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五六頁。

不過除附加的生產手段與生存資料外，擴充生產還需有附加的勞動力。

「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本身也關心到了這點：它永使工人階級是個以工資為生的階級，工資的通常水平不僅夠維持本人生活之用，而且要夠扶養妻子兒女之用。這些年齡不同的附加勞動力，每年由工人階級本身就交付資本家，所餘者只是把牠們跟附加的生產手段配合起來。（此種生產手段包含在一年中的生產產品中，）並把

剩餘價值變成資本就好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四五七頁。

實現資本主義積蓄的條件，就是這樣。

生產的擴充，這兒是靠剩餘價值而來的；投於擴大再生產的附加資本之「榨取者」的來源是很明瞭的。

「它發生的過程，我們業已完全明白了。這就是資本主義化的剩餘價值。自其萌芽之日起，它（即資本）所含的價值原子中沒有一粒不是他人的無酬的勞動。附加勞動力與之接合的生產工具以及勞動力賴以維持自己生存的生活資料，只不過是剩餘生產品——資本家階級每年榨取自工人階級的貢稅——的構成部份罷了。假使資本家階級用這筆貢稅的一部分，甚至按等價交換的十足價格，去購買附加勞動力，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仍是按照勝利者的老成規來辦的，即用他們自己的掠奪來的錢，去購買失敗者的商品。」(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五八頁。

勞動力的出賣及被資本家的收買，都是依商品流通的法則進行的，商品流通的基礎則為商品所有人相互間的等價交換。但結果，這兩個交換當事人——資本家與工人——的平等只是表面的：工人所得的是勞動力的價值，而出錢償付這價值的資本家使用他所購買的商品——勞動^力，不僅收回了他所墊付的可變資本，而且還得有剩餘價值。

「那原來的基本交易顯示給我們的等價交換，竟遭受了這樣一種變化：就是結果交換只是一種外表之事；

事實上，與勞動力交換的一筆資本，第一，它本身只是沒有等價物而佔有的他人勞動生產品的一部分；第二，它不但由創造它的工人可以補還，而且補還時還可得有新的剩餘生產品……起初私有財產權，在我們看來，是依據於自己勞動的；現在纔弄明白，私有財產對於資本家乃是佔有他人無酬勞動或其生產品的一種權利；對於工人，則佔有自己生產品成爲不可能之事了。但是不論商品生產基本法則與資本主義致富方法間的矛盾有如何之大，而資本主義的發財致富，卻並不是由於這種法則的破壞而來的，反之，正是由於它們的精確應用而來的。」

(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九九頁。

單純商品經濟在其發展行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變成資本主義經濟。商品經濟，只有在勞動力本身成爲商品的時候起，纔成了普遍而支配的形態。勞動力的賣給資本家，是基於價值法則——商品生產的基本法則進行的。但在我們這兒所談的交換行爲中，兩當事人爲工人與資本家，這兩種商品所有人，單純商品經濟是沒有的，他們的出現，表示一個新社會制度——資本主義業已出現了。所以，這一交換的結果爲資本主義的佔有，無酬勞動的佔有，這結果雖是應用商品生產的法則所產生的，但同時在本質上卻是與那在商品生產的第一個階段上——單純商品經濟中所有的關係相對立的。馬克思說：

「商品生產依據自己本身法則的發展，而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同樣，商品生產所固有的私有財產的法則，也轉變爲資本主義佔有的法則了。」(註)

在馬氏的這幾句話照耀之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尤其魯濱的理論的辯護本質，十二分明顯地暴露出來了，這些理論都主張說，勞資間的關係，歸納起來，就是兩個平等的商品所有人的關係。

由上述所講的資本積蓄的特徵看來，萬不能把它跟其他經濟形態下的擴大再生產混為一談，因為在其他資本主義形態之下，是沒有資本主義關係的。

同時，把資本的積蓄，也絕不可跟那箇簡單單單地以儲藏寶物（以自然品方式或以貨幣方式）為目的的積蓄，混為一談。此種積蓄方式，僅係商品關係發展的初期所特有，那時經濟主要的是以自己消費為目的，僅僅把剩餘的使用價值變成貨幣罷了。從資本主義的觀點說來，把貨幣取出流通範圍和以物品形態來積蓄商品，都是毫無意思的。資本家弄錢的方法，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它投入商品流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它投入生產，為的以貨幣來孳生新的貨幣。資本家活動的主要動機，不是在使用價值，也不是以不變的方式保存交換價值，而是在使交換價值不斷的增大起來。

資產階級的辯護士，竭力把資本的積蓄描寫為資本家方面的犧牲，資本家為了擴充生產似乎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消費，把他們所榨得的剩餘價值，省下一部分。他們把利潤視作資本家節省的報酬。這一理論替資本家辯護的性質，十分顯明，不值一駁。

剩餘價值的增殖，不是跟資本家的私人節省成正比例，而是跟他所榨取的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強度成正比

例的。因對工人的榨取逐年加強的原故，剩餘價值量也是以相同的程度激增的，即使資本家過着很奢侈的生活，但他私人支出的增加仍落後於他收入的增加；所以他把自己的利潤用於私人消費的部分也日益減少了。因之，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本身，解除了資本家精神上的矛盾：一面既想過豪華生活，一面又想保存財富，把它增大。

x

x

x

x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要有可能，除非資本家不要把他所弄得的剩餘價值全部用於自己私人的消費，須將一部分投於生產，變成附加資本。

資本積蓄的結果，便是資本的增加與剩餘價值的擴大生產。

資本家感興趣的，不是生產的任何擴充，而只是能保證他增加剩餘價值的這種擴充。此種情形也是資本主義積蓄的一個基本特徵。

從這個觀點說來，假使使用價值的擴大再生產，未使剩餘價值量隨之而增加時，那麼它便不是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了。

第十八章 資本的積蓄與大生產的增長

第八十八節 資本的聚集與集中化

「竭力積蓄」乃是資本家的口號，保證這一積蓄的一切手段，他都應有盡有了。增加剩餘價值量，不僅成了他的獨立的目的，而且成了他以後積蓄的手段了。

即使資本家主觀上對於財富達至某種水平，業已感覺滿足，但是單單爲了保持這個水平也要擴充生產——積蓄。資本主義的競爭，是不能容忍資本的積蓄稍有停止的。終途停止，不擴充生產，即是說落後，而敵手就把落後者擊倒了。

但是積蓄爲什麼可使資本家能在競爭中立住腳跟呢？

這兒基本的原因是：積蓄可使資本家去擴充企業的範圍，而規模較大的企業，照例是更加穩固，利潤又大。而大企業對小企業的優點在什麼地方呢？

在資本家相互間的殘酷競爭中，最主要的一個武器就是價廉物美。大生產爲減低價格起見，應用一切新式技術的可能，比小企業要多得多；它設有實驗室和吸引優秀工程師和發明家的可能，同時，科學技術思想上的最

新成就，都可供它採用。某家工廠技術高明，那麼它製造商品所費的時間，要少於社會必要時間，因之，即使它的商品售價比市價為低，但它仍可獲得差異的超額利潤。

此外，大生產擁有巨大的勞動力，它容易實施專門化和分工，這樣，也可使成本為之減低。

有好多費用，其增加並不跟生產的增長和工廠開工率的增大成正比例，如修理廠屋、取暖、電燈、管理、等等費用。生產範圍越大，開工率越強，則每件製品所需的費用越少。

大生產在市場上，不論出售自己的生產品，或購買原料、補助品等，比小生產也都有很大的優點。大工廠可購買大宗商品，而大宗購買時，商品自然比較低廉；大工廠又可避免中間人，給出售人施以壓力。此外，大生產在商界享有莫大的信用，都願以比較優待的條件和比較長久的期限給它放款。

大生產能獲厚利，事業的發展，要快於小生產，並且凡災害、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各種風波都易於對付。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規模較大的企業在競爭中便擊敗了規模較小的，並且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大企業必然不免地要長大起來，不可免地要發生生產的聚集與集中，以及資本的聚集與集中。

何謂資本主義生產的聚集與集中，資本的聚集與集中呢？

馬克思說道：

「凡個體資本都是生產手段的或多或少的集中和對或多或少的一批工人的支配。凡積蓄都成了重新積蓄的手段。隨着用作資本的財富的增加，積蓄便促進了資本的聚集在個別資本家手中，因而擴大了大生產和特

殊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社會資本的增殖是由許多個別資本的增長而來的……同時，子嗣跟原來資本脫離，而又以新的獨立資本來從事活動。在這一情形之下，資本家家中的析產，起有很大的作用。所以，隨着資本的積蓄，資本家的數目也日漸增多了。

「整個社會資本的這種分散為許多個別資本或其各部分相互的傾軋，跟個別資本的吸引力相互抵消了。這已不是簡單的，與積蓄一樣的生產手段的聚集和對勞動的支配了。這是業已集攏起來的資本的聚集，它們個別獨立的消滅，資本家被資本家的沒收，以及好多小生產的變為少數大資本了。這一過程跟積蓄的區別，就在它僅以現有和業已活動的資本的分配的變更爲前提，因而它活動的舞臺不限於社會財富的絕對增加或積蓄的絕對限度了。這兒，資本巨額的聚集在少數人手中，而好多其他人們手中則一無所有了。這又是一種集中，而與積蓄和聚集不同。」（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九七——四九八頁。

從馬克思的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聚集者乃企業的增大，就是說使剩餘價值變爲附加資本，以擴充事業之謂。以此說來，聚集一概念跟資本積蓄一概念的意思相同，所謂資本積蓄者，即將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變爲附加資本用以擴充生產之謂。這我們在前邊已經說過了。

這種過程的最顯著的一個特徵，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社會資本的增加，是經過好多個別資本的增長而來的。」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裏，與此並進的還可看出一種過程，就是曾經達至某種最高聚集程度的業已集攏起來的資本又分散小了。這個過程，連馬克思所指的一樣，主要的由於「資本家家庭的析產」而來的。

與此種分散趨勢對抗的，則有另一種趨勢，馬克思把這一趨勢叫做資本的集中，以別於資本的聚集。

資本的集中，並非是指個別企業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化而增長之謂，而是指現有資本經過大企業吞併小企業或大企業間相互競爭結果成立協定而聯合起來之謂。資本的集中使大資本日漸增加，而個別資本總數則逐漸減少。

資本的聚集與集中，乃資本主義積蓄的結果，同時又大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積蓄的發展。

開辦新企業和擴充現有企業，都需要有巨額資本投於生產。這只有大資本家纔能辦到，並且資本主義越發展，則開辦企業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資本，也越發增大了。

沒有資本的聚集和集中，那麼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技術的發展便無可能。

資本的集中，零星資本的聯合而為一巨流，便使得資本主義有了舉辦巨大企業的可能，此種巨大企業，個別資本家已無能為力，同時，資本的集中，數倍地增加了資本的力量與威權，而又促進了資本的加緊積蓄。但是，資本的集中對以後的積蓄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行程雖有巨大的影響，然而仍不可過於重視，認為有領導的意義。就像社會民主黨所作者。要記着，剩餘價值資本主義化的某種程度，換言之，資本和生產的聚積過程，始終為資本集中的必要前提，所以，在經過兩種方式——聚集與集中——而實現的資本積蓄的統一過程中，領導作用乃屬

於資本和生產的聚集，而不是集中。

在歷史發展的行程中，小商品生產因其所固有的矛盾之故而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在這一轉變中有主要意義的是生產與資本的聚積過程。這過程使小商品生產者分化，有的做了資本家，有的做了工人。生產與資本的集中更大大地加強了這一過程，因為它使大資本家吞併了小資本家，而使後者跟生產手段相隔離。因此歸根結柢，必使勞動的社會化增長，使小規模的個體生產變成了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同時，我們看到，私有財產的內容也變了。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產，乃讓位於以佔有他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產——資本主義的私有產了。所以，生產的聚積過程，自在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基礎上而發生後，又使這矛盾發展而成了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小商品生產讓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則改變了生產的全部技術，使勞動逐漸社會化，因之更漸漸地促進了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

第八十九節 資本的有機構成及其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提高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資本的聚積與集中，而使個別資本主義企業增長。企業的增长與強大，必使它的技術亦隨之而增長。

不過技術的增長不可免地要反映在企業資本的全部構成上面。在任何資本主義的生產裏，我們都須把活的勞動方與以前勞動的結果——生產工具加以區別。活的勞動方與它所駕御的生產手段數目的比例，是依資

本主義工廠的技術水平以轉移的。

「所應用的生產手段數目與應用它們所必要的勞動數量的比例，」表現着某企業資本的技術構成。

不過凡資本都是若干數目的價值。從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觀點說來，以前（所謂「死」勞動）勞動成果的生產手段，構成了不變資本，而活的勞動則構成了可變資本。假使我們要用該企業資本的各個部分的價值來表現它的技術構成的話，那麼我們就不得不不用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例了。

這個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因為它表現着資本技術構成中所發生的變化，所以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馬克思說：

資本的構成

「資本的構成，可從兩個觀點來考察。從價值方面來考察，資本的構成是由不變資本——生產手段的價值與可變資本——勞動力的價值或工資總額的比例來決定的。從生產過程中所活動的物質方面來考察，凡資本都分為生產工具與活的勞動；以此言之，資本的構成是由所應用的生產手段量和應用牠們所必要的勞動數量來決定的。前者我叫做資本的價值構成，後者我叫做資本的技術構成。兩者之間有着密切的相互關係。為表現這種相互關係起見，我把資本的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因為資本的價值構成是取決於它的技術構成的，而它自身反映着技術構成的變化。」（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八五頁。

所以，馬克思在其資本有機構成的定義中，特着重資本的價值構成與資本的技術構成間的一體性。但是因

此得個結論，以為兩者完全是個同一的東西，而忽視了那馬克思所指出的兩者之間的區別，那就錯了。

此種區別顯露的地方，就在資本價值構成發生變化時，並不限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化，互相符合，因而也不是表現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化。例如，假使某企業在同一技術設備之下，採用比較昂貴的原料，那麼不變資本的價值（因加入原料之故）便增大了，雖然可變資本仍舊未變的。這樣以來，該廠的資本有機構成，便隨之增大，但技術構成仍是照舊的。不過大體說來，資本技術構成上所發生的變化，也反映在價值的構成了。

隨着技術的發展，資本的構成有什麼變化呢？

顯然，在技術上設備優良的工廠裏，應用着比較複雜而最好的機器，因而勞動生產率很高，同一時間內一個工人可加工製作大批原料，可駕御很多生產工具，資本的有機構成照例要比在技術上落後的企業中為高；同時，每個工人所得機器，廠屋，原料等項費用為少，可變資本不論如何要比技術上比較先進的工廠的不變資本為少。所以，隨着資本主義社會裏技術的發展，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可避免地也要增加，可變資本的價值在其增長中總是落後於不變資本的價值的。

這樣，可變資本在社會全部資本中的比例是漸漸地減縮了。馬克思說道：

「隨着技術的進展，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例是這樣變化的，就是假定它原來是 1:1，那麼往後便變為 2:1, 3:1, 4:1, 5:1, 8:1 等等，這樣，隨着資本的增殖，變為勞動力的，不是它總價值的二分之一，而只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二，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八分之一等；變為生產工具的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三，六分之四，八分之七

等等，勞動的需求既不是取決於全部資本的多寡，而是取決於它可變部份的多寡，那麼它定是隨着全部資本的增殖而逐漸減少的了，不是像我們在前邊所說的一樣，是跟這一增殖成正比例地增加的。」（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五〇一頁。

但這並非是說，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的絕對數目總是日益減少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都是絕對地增長的，但不變資本的增長無比地快於可變資本的增長。例如，生產擴充了兩倍，那麼工人的數量因技術增長之故只增加了一倍半。

總之，資本主義越發展，技術以及資本有機構成越增長，則相對日益減少的可變資本越能操縱日益增殖的大批生產工具；技術每向前發展一步，則必解放一部分勞動力。

是的，凡技術的改良，我們知道，都降低了商品的價值與價格，因而擴大了銷路；別方面，一門工業內或一個廠內技術的提高與銷路的擴充又引起了其他部門——給它供給原料，補助品等之部門內生產的擴充。若這一擴充是發生在技術不變的基礎上時，則所應用的勞動力不可避免地也要增加的。但大體上說來，生產中所用的勞動力數量，其增加的比例跟不變資本的增加比較起來是逐漸減少了。

在現今戰後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我們就看到了這種現象，這時技術和資本有機構成的發展，使在好多工業部門中，不僅相對地，而且絕對地排擠了工人；資本家實行生產「合理化」，提高技術，擴充生產，時時謀縮減工人數目。

第十九章 資本的積蓄與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

第九十節 技術不變時積蓄下的工資

現在來研究資本的積蓄怎樣反映在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上，尤其工資上。

前邊講工資時，我們曾假定勞動力是由資本家按它的十足價值付酬的。這種假定那時是必要的，爲的便於說明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並爲的證明凡資本家都是在榨取工人，從工人身上榨取剩餘價值的，即使他是按勞動力價值給工人付酬的。

不過這一假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合於事實的。

我們看到，勞動力的價值，只能用貨幣表現出來，而具着價格形態——工資形態。凡商品的價格，受求供的影響，不是高於它的價值，便是低於它的價值。所以，事實上工人工資在資本積蓄條件之下是怎樣變化的？要具體地答覆這個問題，須得說明在勞動市場上勞動力的求供相互關係是如何形成的。

先來研究這個問題：假使資本的積蓄是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技術也不變，及勞動生產率更不變之下進行時，工資會有什麼變化呢？

在此種條件之下，資本家頭一個要着，是力謀盡量的利用現有機器和廠屋，以便從勞動力上面榨取最高限度的剩餘價值。

他頭一個想達到這個目的方法，就是延長工作時間。不過這兒他會碰着一定的體力限度和工人方面的有組織的抵抗。此種情形要迫使資本家不得不去用生產「合理化」的方法來提高勞動強度。資本家在一天的工作時間內，竭力利用機器和工作時間，不要白費一分鐘，不要工人兩手的動作有一次落空。

在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的工廠裏，此種辦法會達至預點。據福特本人的話，他工廠裏機器的配置，使每個工人和每架機器都各得其宜，「不會有一方吋的空地。」福特對於每個工人的製品，更有嚴密的規定，不要「使工人白費一秒鐘。」此種辦法使工人的工作有多麼吃勁，神經有多麼緊張，就可想而知了。

在此種情形之下，榨取越強烈，則剩餘價值量也越大，它資本主義化（變為資本）的部分也越多；生產擴充的結果，產生了更形巨大的剩餘價值。這樣，剩餘價值量也增長了，積蓄也增加了。

這種生產的過程，若是在技術之下進行時，它定需要新而又新的勞動力幹部。在勞動市場上需求狀況，暫時有益於工人階級。在此種情形之下工資是提高了。

但是勞動力價格的這種增加和無酬勞動的減少，不能夠達至那威脅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限度。資本主義經濟機構本身是會設法阻止工資的增長的。

資本主義積蓄的唯一刺激物，是剩餘價值的增長。隨着勞動力的漲價，剩餘價值量就要減少；剩餘價值量減

少則積蓄的刺激和其速度，就要削弱積蓄速度一削弱則勞動力又要跌價，這樣又要適合於資本主義積蓄的利益了。

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之下，積蓄的條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特有的。(註)我們已經說過，競爭會迫使各個資本家去擴充企業，提高生產技術。因之，資本主義的法則，便是積蓄和基於技術的發展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註)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是先從研究基於有機構成不變的積蓄開始的，此種情形，可由下述兩點說明之：第一，基於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積蓄，係見於資本主義的「幼年」時代——大機器生產發展以前(十七——十八世紀)；第二，資本的積蓄，大再生產，在資本技術構成不變之下乃一個工業週期內積蓄過程中的一要素。

第九十一節 技術的發達與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

義的人口過剩法則

失業後備軍與資本主義

技術的發展是怎樣反映在工人階級生活狀況上呢？

我們業已知道，隨着技術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也增長了，並且可變資本的增加是落後於不變資本的增加的。因此可知，勞動力的需求是相對地低落的了。在技術停滯時期，生產中所感覺勞動力暫時的相對的缺乏，一天天少起來了。生產技術上不斷革新的結果，為要維持廠中現有工人的工作起見，需要的資本越多，生產手段數量越大；因之新的工人要獲得工作一天比一天困難了。

不僅此也。資本主義的發展，除機器排擠工人外，還產生了其他好多原因，這些原因造成了時時可供資本家驅使的失業後備軍。

首先是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不僅伴以勞動力需求的相對減低，並且使婦孺也一天天吸引於生產事業中，跟成年男工來競爭，並使若干勞動力成了相對的過多。

其次是，資本家與資本家間的競爭，生產的聚集與集中，使中小資本家和大批小生產者——如手工業者都破產了，此等破產的小手工業者乃加入失業隊伍中。在農村經濟中，資本的聚集與集中，曾伴以大批基本農民的破產，而在破產的小農，貧農和僱農當中也形成了大批剩餘的在生產中找不到用處的勞動力。

失業乃資本主義發展的經常伴隨物，這的基本原因，便是這樣。

馬克思敘述失業後備軍存在的方式有三個，即暫時的人口過剩、停滯的人口過剩和隱密的人口過剩。

一部分工人暫時的失業，便是所謂暫時的人口過剩。方式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各個部門發展的不平衡而來的。此門或別門生產中技術的進步，必使某些工人暫時成了多餘的。

此種工人的縮減既是技術提高的結果，而技術的提高又使商品價值低廉，那麼這門生產中的銷路定必增加，而使生產擴充，因而需要增添附加的勞動力；這樣，歸根結柢，在臨時失業之後，被裁減的工人當中有好多仍可在那因技術發展的結果，而把他們開除的部門裏找到工作。

不過，此種被解職的工人不一定常常能在那熟悉的舊生產部門內找到工作。技術的提高，在資本主義經濟

各部門中是很不平衡的，它使各門生產中勞動的分配獲得了一種新的比例，在此種情形之下，大部分工人不得不在發展迅速的新部門中去找工作。

除過暫時的人口過剩形態外，還有一種停滯的形態。這一失業形態，主要的是由這種工人構成的，就是他們自被解職後，不論依其從前的技能或在新的生產部門內都找不到工作了。這種失業者尋迫不得已漸漸地喪失了自己的資格，有的僅靠不經常的暫時的工作，如清街，劈木材，船上卸貨裝貨等等，以謀生；有的則流為乞丐，扒手，和竊盜。喪失了工作能力的殘廢者，也多半歸於此途。資本榨盡他們的血汗後，便把他們置諸度外了。

這一部分失業軍，僅在勞動力非常缺乏的時期，僅在工業最興榮的時期，尚可捲入於生產之中。所謂流氓無產階級，主要的就是由此一部分失業軍構成的。凡資本主義榨取的犧牲品，如酒醉漢，刑事犯，娼妓，都集合在流氓無產階級隊伍裏面了。

除過這兩種一目了然的相對的人口過剩形態外，還有第三種所謂隱密的人口過剩方式。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農村經濟比工業的落後。因此之故，農村經濟不能夠吸收那額外的勞動力，此種勞動力是由於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而形成的。這種勞動力在農村中的過剩，遂使農業工人的勞動，非常的低廉。

農村中的過剩人口，有的到工業中去謀生，有的則仍舊留在農村中，自己的活不夠作，又迫於半飢餓的生活，便甘願以很低廉的工錢去作任何工作了。

別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法則，是隨着積蓄的進展，資本的可變部分跟不變部分比較，相對減低，這法則應用於

農村經濟，卻有好多特點。在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使可變資本不僅相對減低，而且絕對減低，並使資本主義農村經濟中所應用的僱傭勞動力數量絕對的縮減。過剩的勞動力，農村經濟既不能吸收，同時因失業後備軍存在的原故，而工業也不能完全地吸收盡淨。

凡此結果，便弄成了隱密的人口過剩方式。形式上，這兒是沒有從生產中趕出來的失業者。加入此羣的半有職業半係破產的農民，雖是小有產者，握有自己小小的簡陋的經濟；但他們的需要作工謀生，實不下於從生產中趕出來的工人。這是半無產階級，資本從此羣人們中也可汲取他們需要的新的出賣勞動力的人，新的無產者。

後備軍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因有它的原故，那工業興榮時期所看見的生產的突飛擴充，纔有可能。假使沒有時時可供資本家驅使的失業後備軍，那麼生產的擴充只有賴於勞工人口的天然增殖。但是要用天然增殖的方法來造就適於榨取的附加勞動力，則所需要的時期，要等於一個後代的壽命。反之，在工業興盛時期，一下子就需要大宗附加勞動力，此項勞動力現時就需要有的。讓新的附加勞動力漫漫地長大起來供資本家使用，那他實在不能等這麼久。在這個期間，不知也要經過幾個起色、繁榮、危機、蕭條的週期了。

資本主義創造了自己特有的人口法則，這法則是跟天性的繁殖沒有關係的。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的積蓄經常地而且跟自己的精力和規模成正比例地製造相對過剩的，換言之，與資本中等需要相比較而多餘的，因而是附加的勞工人口。……」

所以，勞工人口在製造資本積蓄的時候，因而也以增大的範圍自己製造了那使他們成爲相對過剩人口的。

手段。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固有的人口法則，同樣，凡歷史上獨特的生產方法，事實上都有其獨特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人口法則。抽象的人口法則僅在動植物有之，而且只到歷史上人類干預此項領域為止。

「不過過剩的勞工人口，既是積蓄的必然產物或是財富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的必然產物，那麼這種人口過剩又成了資本主義積蓄的槓桿，甚至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存在的條件。此種過剩人口構成了工業後備軍，這後備軍由資本支配，而絕對地屬於它所有，正如它所給養的一樣。」(註)

(註) 資本論第一卷五〇一——五〇三頁。

後備軍的存在，乃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在資本主義之下，一部分勞工階級過度勞動，必使巨大的日益增長的別一部分失卻了活動。後備軍與其他要素的同時存在，便證明資本主義體系不能把生產組織成這樣，就是能擔保每個勞動者都有工可作，有麵包可吃。

所以，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經濟學家，不是力謀證明，馬克思所發現的後備軍法則不合事實，便是說後備軍法則是一種自然法則，這自然法則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毫無關係，因而是萬世永存的。後一理論並不是新的。英國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牧師早已主張此說了。據馬爾薩斯的學說，似乎人口的增加，要快於生產手段與生存資料的增加。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便是這樣來說明後備軍的存在的。他們所主張醫治資本主義這個惡瘡的唯一藥方，就是節制生育。

我們知道，後備軍存在的原因，不應求之於自然界中，而應求之於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中。後備軍是由資本主義積蓄行程本身所造成的，它是發展不平衡的資本主義再生產所必要的。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把失業問題搬到一般自然法則上，實在把有一定的階級的目的，馬克思把這目的揭穿如下：

「上述的理論，有產者最爲喜歡，它安慰他們的良心，令他們以殘酷無情爲道德的義務；把發生自社會制度的成果當作發生自自然界的成果；最後，使他們安然地坐視無產階級的餓死凍死，認爲是天然的現象，而無憐憫之心；另一方面，反把無產階級貧困的責任歸於他們本身，認爲是對他們的懲罰。」

第九十二節 後備軍及其對工資的影響

工業後備軍的存在對於工人工資和工人階級一般生活狀況，有如何的影響，這是很容易弄明白的。

我們在前邊業已說過，在資本主義積蓄過程中，往往有一個時候，勞動力的求供關係，比較利於工人。當資本積蓄是在技術不變的基礎上進行時，便是如此。

這時，彷彿來了一個很順利的機會，工資可提高至勞動力的價值。但是，後備軍的存在，卻打消了這一提高。在經濟衰落和危險的時期，成千成萬的飢寒交迫的人們，都欲在工廠裏找一噸飯的位置；同時後備軍的存在並使那傲倖就業的工人的生活狀況，也大大惡化。工資的削減，實使工人無法恢復自己的勞動力，資本家是不

管這個的。即使某人以錢太少，不願作工，但有好多候補的失業者卻都願獲得他的位置，此種失業者立候着資本家給他們以受資本主義榨取的機會。

此外，資本主義不平衡的發展，引起了勞動力需求的恆久變動，使工人的生活狀況異常的不安定。即使某人今日有工可作，但是誰也不能擔保他明日可以保持着的。

破產的手工業者，尤其文化落後，消費水平低下，在跟資本鬭爭時不堅定的貧農當中，源源不斷地流出新的勞動力，經常地威脅着工人的工資。

巨大的失業者，不限於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去提供自己的勞動。現今交通發達，凡能找到工作的地方，他們都可前去。在一國之內，我們看到，工人不斷地由農業區域遷至工業中心；譬如在革命前的俄國，農民不斷地由鄉下移居莫斯科（及一般中央工業區）和彼得堡。同時，大家都知道，隨巴庫石油工業的發展，俄國中部和窩爾加河流域的各省農民，曾大批的遷居該地。

勞動力的遷徙，還不限於一國的範圍。經濟落後的國家裏，貧苦農民，破產的小有產階級，以及失業者，大批的流入勞動力缺乏或工資較高的工業國。譬如帝俄，波蘭，意大利，老早就給美國日益發展的工業供給勞動力。近幾十年來，對世界資本主義又開闢了個新的勞動力貯藏所，這就是人口衆多的東方各國，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經濟落後的國家裏，此種巨大的後備軍，便流出國外，而充滿了工業高度發展的各國，處處使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惡化。馬克思說道：

「大體說來，工資的廣大變動，全由工業後備軍的增減調劑着，此種增減是跟工業週期的更替相適應的。所以，工資的廣大變動，不是由工人人口絕對數目的運動所決定，而是由工人階級分爲現役軍與後備軍的比例的變動，相對過剩人口的增減，即過剩人口被吸收或被解放的程度來決定的。」（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五〇七—五〇八頁。

第二十章 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 資本主義的積蓄與社會

主義的積蓄

第九十三節 工人階級的赤貧化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也增長了。資本的聚集與集中也增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漸漸地集中在少數大資本家的手中了。在激烈的競爭過程中，小生產者，如農民，手工業者，小有產者，大都破產，而加入於無產階級的隊伍。同時，隨着無產階級數目的增長，隨着他們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後備軍也增長了。工人在社會收入中的比例，日漸跌落了；他們的生活水平，日漸低下了，他們日益相對與絕對地赤貧化了；對工人的榨取，加強了；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了；勞資間的鴻溝一天比一天深刻了。馬克思說道：

「社會財富，活動着的資本，其增殖的範圍與能力越多，因而以及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與其勞動的生產率越大，則相對的過剩人口或工業後備軍也越多。空閑的勞動力，因那些原因之故，正如資本擴充的力量一般，日益加多起來。所以，工業後備軍的相對數量，是跟財富力量的增殖成正比例地增加的。這種後備軍比現役勞動力越多，則經常的人口過剩也越廣，這種過剩人口的貧困是跟他們勞動的苦痛成反比例的。最後，工人階級的貧窮份

子和工業後備軍越多，則正式的貧民羣也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蓄的絕對的一般法則。」(註)

(註)同上，五一四頁。

這樣，勞動民衆相對與絕對的赤貧，便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則。

所謂相對的赤貧化云者，即是資本主義各國社會收入中工人比例跌落之謂。

所謂絕對的赤貧化者，就是指工人生活水平的低下，工資的減低，消費品價格的騰漲，勞動強度的提高，以及工作時間的延長等等而言。烏利雅諾夫說道：

「工人是絕對地貧窮化的，換一句話說，比從前更窮了，衣食住三者，都迫不得已，一天比一天壞起來。

然而，工人相對的貧窮化，即其在社會收入中比例的減少，尤為顯著。在迅速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的比例，一天天少起來，因為百萬富翁的發財要快得多了。」(註)

(註)見烏氏全集十六卷二二二頁。

工人階級的貧窮化是隨着資本主義積蓄的進展而來的，它非常銳利的揭露了資本主義矛盾的全部底蘊。毋怪乎，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羣起反對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絕對貧窮化的理論，他們用一切方法竭力證明，謂與馬克思的見解相反，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有逐漸改良之勢。

社會民主黨隊伍中頭一個出而反對馬克思工人絕對貧窮化說的是修正主義者柏恩斯坦、斯特魯威等。柏氏曾謂，彷彿馬克思生產聚集未曾證實；馬克思所謂絕對赤貧化法則只是根據關於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單方

面的事實，此後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似乎不同了。自那時起，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的勢力會強大了，職工會的影響增大了，因此之故，後備軍的作用似乎麻痺了。柏氏說道：「職工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能夠使勞動的供給跟需求適應起來，」換一句話說，使後備軍無效了。

斯特魯威曾謂：「馬克思主義乃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當它以四十年代的事實前提，即以赤貧化理論為出發點的時候，它需要有烏托邦的形貌。」

當時反對柏恩斯坦和斯特魯威的為考茨基和蒲列漢諾夫。但是考、蒲二人，也是從機會主義修正派的立場來批評柏斯二氏的。考蒲二氏不擁護馬克思工人階級絕對和相對赤貧化的學說，而只說工人階級的赤貧只是相對的，只是比較資本主義財富的增長而言。據他們的說話，在絕對意義上，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提高的。

各色各樣的修正派都說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改善的，他們的根據是揀選統計資料，概括並非表徵資本主義發展基本趨勢的個別事實和要素，而忽視了巨大的實際材料，此項材料鐵般證明了工人階級相對和絕對赤貧化的日益增加。

昂格斯在總括一八四八年後四十年間資本主義的發展時說道：

「甚至大多數生活改善的時期到了。但是因為從失業後備軍當中大批工人源源流出之故，因為新式機器不斷排擠工人以及現在也被機器日漸排出的農村工人流入城市之故，任何改善都歸於烏有了。」（註）

(註)見馬氏「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德文本第二版序言。

這樣可知昂氏也認為，那大多數工人狀況有時所有的短期改善，因失業後備軍而歸於烏有了。

只有少數貴族工人的生活，可相當地改善，此等工人是處於特殊的條件下，所得工資比其他工人的為優；但大衆工人的「貧窮與無保障程度」卻是日益增長的。

烏利雅諾夫根據最近的材料（關於世界大戰前數年的），曾鐵般證明，謂「工人一天天貧窮起來，」生活、飲食都一天天壞起來，工作一天天緊張起來，等等；並謂隨着資本主義積蓄的進展，隨着資本財富的增加，工人階級的生活是絕對地惡化了。

這種工人生活狀況的絕對惡化，工人生活水平的絕對降低，是跟他名義工資的多寡沒有關係的。

我們在決定工人的生活水平時，不僅要注意名義工資，而且要注意工人消費品的實在價格，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上，工人的名義工資雖有提高，但是這一提高普通是隨着消費品的漲價而來的，事實上則是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

譬如烏利雅諾夫在考察三十年間德國工人工資材料時，曾得一結論說，在這期間名義工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五，但「生活的價值至少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在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前數十年內，好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類似的情形。

「從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英國四十七門職業的實在工資，曾跌了百分之十，德國（普魯士）的

工資會跌了百分之二十，據研究美國工人工資的資產階級學者杜拉斯的計算，從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一五年止，美國的實在工資，比之一八九〇——一八九九年的水平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一四。」

（註）見俄文政治經濟學月刊一九三二年第三號，六九頁。

這些材料都鐵般地證明了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跌落。

然而還有一個頂重要的因素，我們尚未講哩。這就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勞動強度的日益暴增，勞動強度的日益暴增，擠盡了工人的血汗，使工人活到壽命的一半就變成了殘廢者。把決定工人生活水平的這個重要因素算上，那麼工人階級的絕對赤貧化是更明顯的了。

在確定工人的生活水平時，不但還要注意就業工人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工人，而且還要注意世界市場和落後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

總之，在確定工人的生活水平時，要丟掉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而須注意各種因素的總和：工資的高低，消費品的價格，勞動的條件，勞動強度在內，工作時間的長度，以及各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失業業者數目與生活狀況。

但是，若以為我們只注意歐美工人的生活狀況，便不能證明工人絕對赤貧化的法則，那就錯了。布哈林氏在批評考茨基時，便犯了這個錯誤。布氏說道：

「馬克思在其理論中，把抽象的資本主義社會加以分析，而斷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法則使工人階級

的生活狀況惡化。但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是怎樣說的呢？考氏所謂工人階級係就歐洲大陸工人而言。無產階級中這些階層的生活雖然漸漸改善，但考氏未計及歐陸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是用屠殺和掠奪殖民地人民的代價購買來的。」

這種對工人階級赤貧化的理解是完全不對的。老實地說，布哈林也滑到那他想批評的考茨基的立場上去了。只是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工人貴族的生活，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略有改善。至於歐陸全體工人，則馬克思所說的絕對赤貧化的法則，對他們仍是有效的。

雖然盧森堡女士的立場，跟考茨基的不同，但她關於絕對貧窮化一問題的見解也是不對的。她與考茨基相反，會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有相對貧窮化的趨勢，也有絕對貧窮化的趨勢。不過同時，她遜於考茨基，以為絕對赤貧化的趨勢，可用加入工會的工人的鬭爭把它克服。

我們在後邊就可看到，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鬭爭，固然重要，但沒有預防也不能夠預防工人階級的絕對赤貧化。工人階級的工會鬭爭，連在理論上馬克思所指示和實踐上工人運動的經驗所證實的一樣，說到最好處，其結果只是有組織的工人的工資局部提高罷了，而且是很不牢固的。再加以改良派工會的機會主義政策，工人的生活更其惡化了。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則無產階級的貧窮更其加深而銳利化了。

在現今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時期，工人的赤貧化，尤其顯著而劇烈。

我們看到，這時頭一個特點，就是失業具了巨大的規模，而成了經常的，甚至在經濟繁榮的時際都不能消散了。

譬如，甚至在戰後資本主義最佳的幾年，美國工人百分之九至十五，就沒有工作；英國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失業工人從未跌至百分之六——七以下；資本主義各國的失業工人總數不下一千三四百萬人。

從一九二九年起，在世界經濟危機期間，各國的失業尤達至極龐大的數目。一九三二年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失業人數曾超出四千萬以上。依資產階級的故意縮小的材料而言，一九三四年，美國的失業人數有一千萬，德國有六百萬，英國有三百萬。那時，工作時間不完全的工人數目，也巨大的增加，現今美國此等工人竟居全體產業工人四分之三。

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不僅使可變資本相對減少，而且在好些工業部門裏，使僱用的勞動力也絕對的減少了。

結果，工資（不論是實在的或是名義的）下跌的趨勢一天天厲害起來。在現今世界經濟危機期間，這種下跌趨勢，尤其加強了。

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在一九二七年，德國工人的工資比戰前低百分之五；在英國，低百分之十；在法國，低百分之二十；在美國，要低百分之二十四；同時，美國勞動強度的增加，要比工資的增加大得多。在世界經濟危機剛爆發的時候，在一九二九年，德國工人和機關僱員的薪資總額，曾為四百四十五萬萬馬克；在一九三三年六個月內，

僅有一百二十五萬萬馬克。美國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工資指數曾減了百分之六二；反之，同期，資本家收入的指數會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同時，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作時間都延長了。美國有每週工作六十至八十四小時之事。法國在好些工業部門內，每天工作時間已達十一至十二時（汽車工業），甚至十二至十五小時（食物業）。殖民地國家裏工作時間之長，尤為厲害。

近年來不僅半殖民地 and 殖民地國家，而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廣大的應用強制勞動。譬如單在德國一國，強迫工人在所謂工人營裏工作的約有一百多萬，其勞動條件與奴隸和苦工沒有甚麼區別。

E·亨利敘述德國此等工人的生活道：

「他們作工時，連奴僕一樣，排成大隊，有監工監視，稍一不慎，即遭鞭撻，無權離開自己的工作位置，須經常的且絕對的服從自己的監工，無異軍隊。他們的生活，連奴隸一樣，跟自己的家庭隔離，住在一個很大的祕密的地方，有時住在以前由苦工因犯服役的屋內（如紐倫堡附近蘇爾茨巴的工人營），睡的是公共宿舍，沒有床鋪，只支起木板在地上鋪以麥草；飯係分發，大半不夠吃。總之他們每日的命運就是工作，操練，操練工作。」（註）

（註）據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伊士威斯吉亞報。

此種工人，每時僅發給兩個左右的「戈比」。此種類似的辦法，不僅在法西斯蒂的德國有之，即在英美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亦莫不有之。

此外，各國失業救濟費，不是大大削減，便是完全取消，以及文化機關和公益事業的經費，也都減少，所以，展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工人階級空前未有的開赤貧化的圖畫，是一幅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空前未有的降低的圖畫，完全證實了下面一段馬昂兩氏的預言：

「工人成了窮光蛋，窮困的增長要快於人口和財富的增加。這很明瞭地告訴說，資產階級再不能夠作社會的支配階級了，再不能夠以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作為調節法則而控制全社會了。資產階級，它所以不能夠統治者，因為它不能夠保證自己的奴隸甚至在奴隸制限度以內的生存了。……社會再不能夠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生活了。」

第九十四節 工會及其在謀增工資鬭爭中的作用

「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趨勢，不是提高工資的中等水平，而是降低了。」（註）

（註）見馬昂兩氏工資、價格與利潤。

工人加入職工會，在對資本家的頑強鬭爭中，於個別時期，可將工資水平略略提高，但絕不能消滅工人階級赤貧化的基本趨勢。烏利雅諾夫說道：

「工人的工資，甚至在最頑強和對工人頂勝利的罷工鬭爭中，其增加都頗慢於勞動力必要耗費的提高。」

（註）

(註) 烏氏全集第十六卷二二二頁。

在經濟繁榮的時期，資本家於工人階級壓迫之下，尚可將工資略略增加，但在經濟衰落時期，資本家不但從工人方面奪回了他們的勝利，而且往往把工資削減到半飢餓生活的水平。

這告訴說，直接的經濟鬥爭，至多只能暫時的而且局部的改善工人的生活罷了。

工人的經濟鬥爭，不限於僅僅是謀增工資的鬥爭。它不可避免地要喚醒一般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確立全國最低生活水平，確立一切工廠同一工作時間，以及減縮工作時間的鬥爭。不過鬥爭的經驗定要使工人相信，這種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謀改善工人生活的經濟鬥爭是不夠的，它不會使工人的生活有真正而牢固的改善。所以，工人的經濟鬥爭不可避免地要轉變為政治的鬥爭，要轉變為謀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鬥爭，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普羅獨裁制的鬥爭。而且在這一鬥爭中，還需要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起來領導的作用。

工人階級的先進份子從未採取否認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的經濟鬥爭的立場。但是他們從未把工人階級的全部鬥爭看作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範圍以內謀改良的鬥爭，如改良派——社會民主黨所說者。烏利雅諾夫尚在他反對經濟主義(註)的鬥爭中，便謂經濟鬥爭須隸屬於政治鬥爭，只有政治鬥爭纔能使經濟鬥爭澈底勝利。

(註) 經濟主義為九十年和九百年代俄國勞工運動中的一派，只把勞工的鬥爭看做謀經濟要求的鬥爭。

革命政黨須「把謀改良的鬥爭視作爭取自由和社會主義的整個革命鬥爭的一部分。」(註)

這是說，職工會的鬭爭不能限於也不應限於爭取經濟要求的鬭爭，而要喚醒加入工會的工人的階級意識，給工人貫輸以政治鬭爭的必要。須以謀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作為經濟鬭爭本身的方針。

所以烏利雅諾夫總是反對機會主義者把職工會變為資本主義範圍以內純粹經濟鬭爭武器的企圖；所以，烏氏他反對機會主義者使職工會在政治鬭爭中成爲「中立」和「獨立」團體的企圖；所以，他竭力主張工會有由工人先進組織指導之必要。

同時，烏利雅諾夫並反對「左傾」的政治家，此等所謂「左傾」的政治家，完全輕視工人階級的經濟鬭爭，瞧不起職工會，以爲職工會只是機會主義者的巢穴，工會使工人撇開了基本的任務——爭取共產主義云云。烏氏會說，這種「左傾」的觀點是非常有害的，因爲它忘記工人只有經過工會所正確施行的經濟鬭爭，纔能注意和學習爭取共產主義的鬭爭。先進份子參加工會乃奪取廣大工人羣衆反對改良派勢力的最重要的一個手段。烏氏並謂，「左傾小兒病」，驟然看起來似乎是很「革命」的，其實是把工人羣衆置在改良派勢力之下，因而在客觀上是幫助了改良派。

總之，俄國的經濟主義和英國的工團主義，(註)都把工人階級的全部鬭爭視作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爭取經濟利益的鬭爭，而「左派」則又否認經濟鬭爭的作用，這兩種主張烏氏都是反對的。這兩條戰線上的鬭爭，在今日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越發重要了。

(註)這一傾向稱為工團主義者，因為是英國改良派工會——工團特有之故。

第九十五節 資本主義積蓄的歷史趨勢

資本主義發生在封建制和小生產崩潰的基礎上面。馬克思說道：

「個體而零散的生產手段之變為社會集中的生產手段，因而以及好多人零小私有產之變為少數人的巨大私有產，與夫廣大民衆的喪失土地，生存資料，和勞動工具等，這一慘酷而困難的沒收民衆財產的過程，便是資本主義歷史的開場白。」(註)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六一二頁。

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基於資本的聚集與集中。資本聚集和集中的結果，中小資本家乃被大資本家所吞併，小手工業生產破產，成千成萬的農民蕩產破家，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之中。同時，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則日益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

「與這一集中過程或少數資本家沒收好多資本家財產的過程同時並進的，便是勞動過程的協作形態，科學之在技術上的自覺應用，土地之有系統的開墾，那只有可協同應用的勞動手段的製造，把生產手段用作聯合起來的社會勞動的生產手段而使生產手段的經濟化，以及各民族的捲入於世界市場，與夫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性等，都一天天更廣大地發達起來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六二頁。

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日益社會化。不過，同時，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亦隨之而尖銳化。巨大巨大的財富日漸集中在少數富翁手中。幾個巨頭握着巨大的經濟力量。巨大的社會生產力則成了少數寄生者——資本巨頭的財產。同時，無產階級的赤貧化及其團結精神和組織性也以迅快的速度日益增長起來了。馬克思說道：

「資本巨頭橫奪和獨占了這一改革過程的一切利益。此種資本巨頭的數目，經常地減少；與這一減少並進的，就是貧困、壓迫、奴役、廢敗、榨取，也日益增長起來；不過同時，工人階級的憤怒也日益增長起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機構本身使工人階級不斷增加，鍛鍊、團結、而組織起來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六一三頁。

一方面生產的聚集與集中，和他方面小生產的破產與無產階級隊伍的日益增加——把大批工人羣衆集合在宏大的工廠裏，遂造成了一種條件，這條件更大大地促進了勞工羣衆的團結和對本階級利益的認識。

資產階級所引起的生產技術上的經常革新，不是使這一羣工人便是使那一羣工人對於生產無用，再加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大批錄用與大批解職，遂使工人的生活極不安定，毫無保障。

資本主義以其經常的變動——繁榮與危機，造成了很大的人口流動性，往往迫使勞工爲了糊口，由此地飄至彼地，由此國飄至彼國。這漸漸地遂使勞工認識了整個勞工階級不拘地域、民族、宗教及其他區別而有攜手團

結之必要。馬克思說道：

「資產階級無意地推進了工業的發展，勞工本是因相互競爭而分散的，現在工業的發展使他們聯合起來而有了革命的團結。隨着大工業的發展，那資產階級據以生產和佔有生產品的基礎自行突破了它的腳跟。首先它製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它的死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那要推翻資本主義榨取體系的力量，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行程本身造成的，它日益增長，漸漸組織起來，而認識了自己的利益和歷史的使命。這力量便是勞工階級。資本主義本身在其發展行程中創造了勞工階級的統治創造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烏利雅諾夫說道：

「自馬克思逝世後半世紀以來，突飛猛進的勞動社會化，從大生產——資本家的加特爾，辛狄加，托辣斯的增加以及金融資本規模與勢力的龐大增長上，特別明瞭地看出來，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必然到來的主要的物質基礎。——這一轉變的精神推動者——體力執行者，便是資本主義本身所訓練的勞工階級。勞工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鬭爭，表現於各種各樣的和內容日漸豐富的形態，這一鬭爭不可避免地要成爲政治的鬭爭，由勞工階級奪取政治的權力（勞工獨裁制）。」（註）

（註）見馬氏全集第十八卷二五頁。

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佔有方式間的矛盾，其極度尖銳化的明瞭的表現，便是勞資鬭爭的劇烈化。馬克思說道：

「資本的獨占制，成了那隨着它並因它而繁榮的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化與勞動的社會化，竟達至與其資本主義的外幕不相容的水平。於是這資本主義的外幕破裂了，資本主義和有財產死亡的錯聲響了，榨取者的財產被沒收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六一三頁。

然而資本主義的死亡是不能聽其自然地、自動地辦到的，非經過勞工階級的鬥爭，非經過先進政黨方面對這一鬪爭的有組織的領導不可。社會民主黨和機會主義者所主張的「資本主義自動滅亡」的理論，事實上是教勞工階級坐受榨取不要動作，因而亦即是幫助延長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壽命。（註）

（註）關於此說，後邊還要詳細講的。

要訓練和組織勞工階級，推翻資本的統治，建立勞工獨裁制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在勞工階級於先進政黨指導下的尖銳鬥爭過程中纔能辦到的。

第九十六節 蘇聯經濟中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社會主義的積蓄）

蘇聯經濟中再生產的過程，跟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根本不同。

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我們知道，乃表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並且週而復始地再生產着使工人爲僱傭奴隸和保證資本家爲榨取者的條件。在擴大再生產之下，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權力與階級長而工人日增則日

趨貧困，小生產者則日益破產了。

蘇聯實行勞工階級專政，在這條件之下，得以進行社會主義的積蓄，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以及排除那產生人榨取人的一切成因，與夫為增進勞動者的幸福和不斷地提高勞動者物質文化生活的水平，而去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首先表現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部分絕對和相對的發展與鞏固。

例如，在工業方面，社會主義部分的生產總額，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為一百一十九萬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為一百五十三萬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為一百八十九萬零三百萬盧布；一九三〇年為二百七十四萬零二百萬盧布；而一九三三年已增至四百一十九萬四千萬盧布。社會主義部分的比重，在一九二六——二七年計佔全體工業產額百分之九七·七；到一九三三年已佔百分之九·九三。由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因第一次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現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在蘇聯工業中已是唯一而獨占的體系了。」（註）

（註）見斯達林對聯共第十七次大會的報告。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僅賴於徹底地社會主義的國營工業（和一部分合作社工業的增長），不僅賴於農村經濟中現有社會主義企業的增长與鞏固，並且還賴於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去改造小商品農民經濟。

近年來蘇聯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已處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農民大半在勞工階級領導之下，已走向整個

集體化的大道。小農經濟，一般都是無力維持擴大再生產，甚至也不能維持單純再生產。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小農經濟跟小手工業經濟一樣，不論擴大再生產或單純再生產，都無能為力。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小農經濟是處在農民破產和沖洗的進程中，是處在農民分化的富農是窮農及僱農的過程中。在蘇聯復興時期，小商品經濟，在其全部經濟中，所佔的地位很大，但農民的分化過程，跟農民經濟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發展完全不同。在勞工階級專政統治之下，在土地國有和經濟領導權操在勞工階級手中之下，在勞工階級和貧農和中農羣衆聯合以反對富農之下，農民的分化不能採取以前的方式了。在那一時期，小部分貧農變為中農；富農經濟停滯未發展；中農的比重日益增加；中農乃農業的中心態。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大批的小農經濟仍沒有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斯達林氏在蘇聯農業家大會上關於農業經濟再生產的這一特徵說道：

「我們的小農經濟，每年不但沒有實現擴大再生產，反之，而且常常沒有甚至實現單純再生產的可能。」

在發展的現階段上，蘇聯農業經濟中的擴大再生產，只有在集體化的基礎上纔有可能，換一句說，只有實現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這個過程是在勞工階級及其政黨積極而有計劃的領導之下進行的，而勞工階級則是憑靠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部力量，利用小生產者跟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有利害關係一點，以反對他們商品資本主義的趨勢。

由於小農經濟大批集體化和國營農場發展之故，蘇聯農村經濟中社會主義部分的耕地，至一九三四年初已佔全部耕地面積百分之八四·五；而農村中的個人經濟已排至「次要的地位了。」（斯達林語）

蘇聯經濟中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不是自動的聽其自然發展的，而須跟資本主義分子作激烈的鬭爭，纔能作到。與社會主義關係的生長而俱來的，便是限制以至消滅資本主義的分子。

所以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定要使蘇聯經濟的結構爲之改變。在目前，蘇聯經濟中自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的部分都已經不存在，小商品部分也業已排至次要地位，而「社會主義的結構在全國國民經濟中，已成了無限統治和唯一的指揮力量了。」（斯達林）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已完成了建築社會主義基礎的工程；現在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所樹立的任務是：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肅清資本主義的殘餘，克服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的遺物。

蘇聯在擴充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上所獲得的成就以及謀實現這領域內以後任務的奮鬥，只有在牠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上，纔能作到。唯有加緊發展工業，尤其製造生產工具的生產事業，纔能保證蘇聯全部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改造，纔能保證牠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

由下述的材料中，就可以看出蘇聯在這方面的成就來。一九一三年，即世界大戰的前夜，前帝俄的全部經濟中工業的比重（小的不算）爲百分之四二·一，而農業的爲百分之五七·九；到一九三三年，蘇聯社會主義工業的比重已增至百分之七〇·四；同時，農業的比重則降至百分之二九·六。換一句話說，蘇聯已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了。

若以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例言，則我們可以看到，一九二九年蘇聯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生產事業的比重

爲百分之四八·五，輕工業的爲百分之五一·五；到一九三三年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的生產事業的比重已增至百分之五八，輕工業則降止百分之四二了。

這樣，我們便可看到，蘇聯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不僅根本上改變了牠各個經濟結構的相互關係，而且改變了經濟的各個部門，牠開辦了好多新的從前資本主義的帝俄所沒有的工業部門，如機器製造業，汽車工業，曳引機製造業，化學工業，發動機製造業，飛機製造業，強大渦輪和發電機製造業，以及精鋼，人造橡皮，硝索，人造絲等之生產事業。

那蘇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巨大發展的速度，資本主義世界裏即使在其最榮盛的時代都是幻想不到的。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國內和國外的環境都需要極快的發展速度，所以那時牠每年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平均爲百分之二二。由於勞動大衆的英勇的奮鬥，第一次五年計劃，竟於四年內完成了。

第一次五年計劃已給牠全部國民經濟置下了新式的技術基礎，同時牠的國防亦大加鞏固；今後牠的主要任務是開辦好多技術全新的新企業和開發新開工廠，因此在第二五年計劃中蘇聯當局所規定的發展速度，比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略爲緩些。第二次五年計劃規定平均每年最低限度的增加速度爲百分之二六·五，然而就是這個增長率，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增長速度，還是望塵莫及的。例如在大戰前最佳的時期，各國生產的增長率平均都未超出百分之六，而且要知道，因爲蘇聯工業巨大增長之故，現在牠在絕對數上增長一分，比前幾年要

大得多，例如，一九二八年時，牠生產品增長一分約等於一萬萬二千六百萬盧布；到一九三三年，增長一分便等於三萬萬二千萬至三萬萬四千萬盧布了。一九二八年牠生產品增加的總額計爲三十二萬萬八千萬盧布；到一九三三年竟約達五十萬萬盧布了。

蘇聯工業所以突飛發展，而超出於資本主義發展速度者，實由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優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積蓄的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積蓄所致。

我們知道，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手段和勞動工具不是以資本形態跟工人對立的，而是組成勞工國家的整個工人階級的財產。這遂使工人對勞動的關係，跟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有原則上的不同。羣衆的勞動熱忱，社會主義競賽，突擊隊，都對社會主義積蓄造成了巨大的新資源，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夢想不到的，因爲在那裏勞動是一種苦痛。

蘇聯的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反之，資本主義的生產則是無政府狀態，盛行競爭，角逐利潤。蘇聯的經濟則是自覺地向着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前進。因普羅獨裁制的存在，遂造成了在資本主義下完全不可能的領導和組織國民經濟的條件。這便是使蘇聯社會主義積蓄得以鞏固的一個莫大優點。

其次，蘇聯跟資本主義經濟比較，還有一個優點，就是牠可利用那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扶養資本家和地主的巨大款項來從事社會主義積蓄，擴充生產，提高勞動羣衆物質和文化的的生活的水準。

我們知道，生產社會性和私人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乃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且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

日益加深，這一矛盾，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是沒有的。因而，蘇聯經濟在生長和發展中也不會有那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常常震撼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使之遭遇極大的破壞。

正確種種優點，遂使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遠超過於資本主義在其最榮盛時代的發展速度。在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已進入總危機時期，把蘇聯的經濟體系跟這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一比較，那蘇聯經濟制度的優點更其顯著了。在一九三四年初，蘇聯的工業生產總額，和大戰前帝俄的水準比較，約增加了四倍（即百分之三九一·九）；但同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不是低於大戰前的水準，便是某些國家超出者亦為數頗微；例如英國工業生產僅當戰前百分之八五·二，德國僅當百分之七五·四，美國僅當百分之一一〇·二，法國僅當百分之一〇七·六。

與資本主義積蓄並進的，一方面是少數資本家財富的增加；別方面是廣大勞動羣衆的赤貧化。但蘇聯社會主義的積蓄，則反是，它使社會主義關係爲之鞏固和發展，並可保證完全消滅階級差別和剝削的成因；同時，它又可保證勞動大衆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的不斷的提高。

失業後備軍的存在，乃資本主義積蓄的法則；但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的突飛發展，曾使失業現象完全消滅，使工人和機關服務人員的數量迅速增加。例如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實施之初，蘇聯曾有失業者一百五十萬，但到一九三〇年，失業業已全數肅清。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工人和機關服務人員的數目，曾由一千一百五十九萬增至二千二百九十萬了。

假使勞工階級絕對和相對的赤貧化是資本主義積蓄法則的話，那末，勞動羣衆物質文化水準的不斷提高便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則。斯達林氏說道：

「社會主義只有在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的基礎上面，在生產品和商品充足的基礎上面，在勞動羣衆生活優裕的基礎上面，在文化水平突飛發展的基礎上面，纔能建設起來的。」

蘇聯勞動羣衆物質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爲農民的分化爲富農和貧農現象的肅清，因而以及鄉村裏赤貧化的消滅。

蘇聯國民收入在一九三〇年爲三百五十萬盧布；到一九三三年已增至五百萬萬盧布；同期，工人和機關服務人員的工資基金，由一百三十五萬九千七百萬盧布，增至三百四十二萬八千萬盧布；每名工業工人平均每年的工資由九百九十一盧布，增至一千五百一十九盧布；社會保險基金則由一十八萬萬一千萬盧布，增至四十六萬萬一千萬盧布。

根據社會主義建設已經獲得的成績，並根據它往後的生長，蘇聯當局又規定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勞動大衆的消費水準還要提高二乃至三倍；國民收入要增加二·二倍；國民收入中人民消費基金要增加二·四倍；工人和機關服務人員的數目要增加百分之二六；實在工資要增加二倍；以及其他種種進一步提高勞動羣衆物質文化生活水準和保證他們生活優裕的設施，更不勝舉述。

第七篇 資本的循環與資本的流轉

第二十一章 資本的循環

第九十七節 關於資本循環的一般概念 循環的三個階段和三個形態

在研究貨幣變爲資本的過程時，我們業已說明了剩餘價值不是在商品和貨幣的流通過程中造成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中造成的。

不過爲了不斷的更新生產過程起見，資本不但要經過生產範圍，而且要經過流通範圍。不賣掉所製造的商品，換一句話說，不經過流通以實現出品中所體現的價值和剩餘價值，不經過流通以購得新的生產手段去代替毀損了的，不僱用勞動力，資本家就不能繼續生產了。

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過程，是一種不斷更新的過程，它本身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一體。

資本流通過程是受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決定的。不過流通雖是在生產基礎上而生長起來的，但對生產有着反影響，使生產的矛盾爲之複雜和加深。

所以，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以後，現在我們還應當把在它基礎上面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流通的特點研究一下，然後再去考察整個兒的資本主義生產——生產與流通的一體。

在其再生產過程中，資本既要經過生產範圍，也要經過流通範圍，並且它要時時變換自己的形態，遭受某種的轉變。

資本家開始經營生產以前，先須握有貨幣形態的資本。他在市場上用錢購得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因此之故，他貨幣形態的資本，便採取了新的形態——生產資本的形態。

當工人跟生產手段結合在一起，而使後者動作的時候，便開始了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而創造剩餘價值了。生產過程的結果，則產生了新的商品，同時，生產資本變為商品資本了。

不過資本的轉變，並沒因此完竣，所製造的商品，既不是為了資本家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以實現剩餘價值，所以，資本家應當以出品出賣者的資格重新到市場上來。於是又來了一個變賣商品的時期；在此種情形之下，商品形態的資本又獲得貨幣形態了。把生產過程更新後，資本家又把自己的貨幣資本變成為生產資本。生產資本又變成了貨幣資本，依此類推。

依據馬克思，這個全部過程可圖示如下：

$$G-W \begin{cases} PM \\ LP \end{cases} \dots P \dots W' - G' \quad (\text{而 } H, G' = G + g)$$

G表示循環過程起點的貨幣形態的資本；這個G變為W，即變為資本家為組織生產而購買的一定數量的

商品——生產手段(PM)和勞動力(LP)此後便是生產過程，這生產過程是用……P……表示的。生產過程的結果，便是製成品W¹，這個W¹，第一，就其價值講，要大於原來的W，因為它之中體現有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之故；第二，它有着跟原來W不同的使用價值。在變賣商品時，W¹便轉變為G¹，即轉變為若干貨幣，這若干貨幣除原來G的價值外，還包含有若干餘額g，即實現了的剩餘價值。

資本轉變的第一個圈子完成後，又開始了第二個圈子，第二個圈子完成後，又來了第三個圈子；這樣，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全部過程，便具了下列方式。

$$G-W \begin{array}{l} \diagup PM \\ \diagdown LP \end{array} \dots\dots P \dots\dots W^1 - G^1; G-W \begin{array}{l} \diagup PM \\ \diagdown LP \end{array} \dots\dots P \dots\dots W^1 - G^1; G-W \begin{array}{l} \diagup PM \\ \diagdown LP \end{array} \dots\dots P \dots\dots W^1 - G^1; G-W \begin{array}{l} \diagup PM \\ \diagdown LP \end{array} \dots\dots P \dots\dots W^1 - G^1; \dots\dots$$

這樣，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便依次具了三個形態：第一，為貨幣資本的形態；第二為生產資本的形態；第三為商品資本的形態。同時，它並依次經過三個階段，第一為貨幣資本轉變為生產資本；第二為生產資本轉變為商品資本；第三為商品資本復轉變為貨幣資本。而且第一和第三兩階段是在流通範圍以內，第二階段是在生產範圍以內。

資本的依次由一種形態轉變為他種形態和資本的經過三個階段，便叫做資本的循環。

直到現在，我們所謂資本的循環，所謂資本的由一種形態變為別種形態，是以貨幣資本作為循環的起點的。但是資本的運動，不僅從貨幣可以開始，而且從生產過程或商品也可以開始。隨着循環起點的不同，資本的

循環有三個形態。在第一種形態之下，循環由貨幣資本開始；在第二種形態之下，循環由生產資本開始；在第三種形態之下，循環由商品資本開始。

這些形態中每種都有其顯著的特徵。貨幣資本循環（ $G-W \begin{array}{l} \diagdown \\ \diagup \end{array} \begin{array}{l} P \\ I.P. \end{array} \dots P \dots W_1-G_1$ ）的特點是，循環以貨幣始，又以貨幣終。循環的目的是增加價值，賺取比原來數目更多的貨幣。這兒循環是從流通過程（ $W-G$ ）開始，而以流通過程（ W_1-G_1 ）告終。這個循環的生產過程乃是兩個流通過程當中的一個中間階段。這遂蒙蔽了資本主義關係的真相，因為循環既以流通始以流通終，則這個流通過程便是資本家的主要目的，而生產過程則不甚重要了。

生產資本的循環，可圖示如下： $P \dots W_1-G_1-W \begin{array}{l} \diagdown \\ \diagup \end{array} \begin{array}{l} P \\ I.P. \end{array} \dots P$ 。假使資本家在第一次生產（ P ）之後，實現了剩餘價值，把它的一部分投入生產，那末下次生產過程（ P_1 ）的規模便是擴大的了。

在這一形態中，循環既是以生產過程始，以生產過程終，那末這兒生產更新的過程（再生產）更其顯著了。資本流通的過程，跟上述所考察的貨幣資本的循環不同，只是兩個生產過程間的一個媒介物罷了。這兒生產既是起點和終點，那末資本的全部運動便是為生產而生產了。生產的更新和擴大，在這裏好像是資本運動的終極目的；因而那在資本主義之下以創造和佔有剩餘價值為再生產目的的情形，便隱蔽起來了。同時，這一循環的形態，很明顯的告訴說，商品貨幣的流通不能成為資本主義收入的來源，因為在商品流通過程（ W_1-G_1-W ）中，這一形態上的價值的任何增加都是看不出來的。

商品資本的循環，可圖示如下： $W^1 \rightarrow G^1 \rightarrow W \rightarrow PM \rightarrow IP \dots P \dots W^2$ 。在這兒循環是一下子由兩個對立的商品貨幣流通的階段（起初為 $W^1 \rightarrow G^1$ ，然後為 $G^1 \rightarrow W$ ）開始的，在這兩個流通的階段以後纔是生產過程。因為這兒資本的運動過程是從 W^1 開始，而這個 W^1 裏面則包含着以前業已創造的剩餘價值（ $W^1 = W + v^1$ ）。所以很明顯的，這一循環須以事前已有的別一循環為前提。這一循環的終點，為新出的商品 W^2 ，這 W^2 裏面則體現有重新創造的剩餘價值。所以，這兒剩餘價值的生產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

這一循環很明白地告訴說，資本家在其資本的循環過程中，是依賴於其他資本家的資本循環的。同時這兒又顯而易見的，是資本家在生產以前，先須把自己的商品出賣於別的資本家，向他們購得別的商品。從這一形態上可以看出，個人的資本在其運動過程中相互錯綜着，而其同構成了一體的社會資本的運動。

資本循環的三個形態的特徵，大致如斯。所謂資本循環中的三個階段和循環的三個形態云者，不是指形態各不相同的三種個別資本而言，而是指同一資本在其循環過程中依次遞進的三個形態而言。這個形態可改變的一體的資本，便是工業資本。（註）

（註）工業資本云者，即不論是在工廠、採礦工業領域內，或在農村經濟領域內，包據以資本主義為原則的一切生產的資本之謂。

以後我們可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所履行的各個機能，都可彼此孤立起來，連馬克思所說的一樣，而由「一種獨立的資本」來履行的。譬如商人資本家所有的商品、商業資本，和銀行家所有的放款資本，便都是這一種「一種獨立的資本」。商人的企業則與工業企業隔離，因而也是與工業資本家隔離的。

這幾「種」資本，我們暫且不談。我們權且假定，工業資本家購買生產手段，僱用工人，以及出賣本廠出品，都不用商人和銀行家的幫助，因為用馬克思的話說，經過商人和銀行家的媒介，便「隱蔽了資本運動的各種要素」，而使它們複雜化。只有把同一工業資本的各種機能 and 各種轉變形態說明之後，我們纔能明白為什麼一體的社會資本的各個機能可以彼此孤立起來。

第九十八節 資本是一種運動

我們知道，剩餘價值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是在資本家榨取僱傭工人的過程中造成的。剩餘價值生產的不斷更新，以及資本孳生剩餘價值的機能，要有可能，非有資本的循環，非有資本的由一形態轉變為別一形態不可。事實上，假定某工業資本家有一筆貨幣資本，因某種原因，不能夠把這一筆資本變為生產資本；那時的貨幣資本便不能給資本家拿進收入，而不成其為資本，僅成了寶物罷了。其次，又假定，資本家曾經購得了生產手段和勞動力，顯然，只有在屬於資本家所有的生產手段跟他所榨取的僱傭工人的勞動力聯合在一起，開始生產，以及開始生產剩餘價值的時候，它們纔能夠履行資本的機能。最後，假使資本家用榨取工人的方法所得的商品，賣不掉時，換一句話說，商品資本不能夠變為貨幣資本時，則剩餘價值的生產也就不能更新了，資本便不能再拿進收入了，換一句話，不成其為資本了。

總之，資本要能以孳生剩餘價值的價值去執行自己的機能，非在一種運動中，非在循環過程中不可。

我們在運動和循環中，在資本的由一形態轉變為別一形態的過程中考察資本時，須要知道，並非是全部資本各部分整個兒地今日是在一個形態中，明日又轉變為一別形態。

「事實上，每一個體的工業資本，不拘何時，都是處在三個循環中。三種資本的三個循環，三個再生產形態，是經常地相互並進的。」（註）

（註）資本論第二卷五七頁。

某資本家資本的一部分，今日可為貨幣形態，而拿去購買新機器、原料，和開銷工人的工資；同時，別一部分已投於機器和原料，這機器和原料的價值今日可全部或局部轉移於製成品；第三部分這時則可為製成品的形態。那製成品的變賣可與別一部分的由生產資本轉變為商品資本和貨幣部分的轉變為生產資本，同時進行不悖。在此種情形之下，同時處在各種階段上的各部分資本，都是彼此密切地相互聯繫着，相互依賴着，因為它們都是一家資本的各部分之故。「個體工業資本的多寡，是依資本家的財力以轉移和受每門工業的某種最低限度所決定的，所以在劃分它時須要注意一定的數目上的比例。」（註）

（註）同上，五九頁。

所以，一部分資本的譬如由商品形態順利地轉變為貨幣形態，是依別一部分資本的循環譬如生產資本的轉變為商品資本是否順利而定。

「此一部分資本的回復此一形態——馬克思關於這說道——是受他一部分資本的回復他另一形態所決

定的。」（譬如某資本家賣不掉製成品時，他資本的別一部分的循環，例如生產資本如機器者的轉變為商品資本，就要受阻礙。他賣不掉以前的一批商品，就沒有了添購原料或僱用工人的款項，那時投於機器的資本，就停止活動了。）

（註）同上，六〇頁。

總之，「只有在三個循環的一體中纔能實現全部過程的不斷性。」（註）資本循環過程中，稍有停止，便使用榨取工人的方法以孳生剩餘價值的活動資本，成了不活動的了。自然，資本家的志趣是在多多賺取利潤，不讓他自己的資本的某一部分，稍受阻礙，停止活動，而總是在設法保證他自己的資本不息運動。

不過事實上，個別資本和其各部分的不息運動，從不會有保證的。

在好多生產帶有季候性的部門中，生產資本，僅在一季之內（例如漁業，農業等）纔能活動，而轉變為商品資本。在季候以外，生產資本則閑放着。凡商品銷路帶着季候性的部門內，也是這種情形。譬如印花布，通常全年都可織造，但在一年的某一時季，纔有銷路；其餘時期，存貨以死資本定定放着。原料也是以這種死資本放着，它往往早已購置存下，慢慢用掉的。

不僅此也。從資本循環的各個階段的許多特點中，以及從資本各部分（利用這筆資本從工人身所榨取的剩餘價值量和剩餘價值率是依資本的這些部分而定的）循環的特點中，亦可發生個體資本的受阻於某一形態和這一全部資本或其個別部分的循環的中斷。現在就來考察這些特點吧。

2)

第二十二章 資本的流轉

第九十九節 關於資本流轉生產時間及流通時間的一般概念 生產時間

資本在循環程中變化了自己的形態，在其運動過程中又週而復始地返回那繞了幾個轉變圈子的原來形態。馬克思說道：

「資本的循環，並不是個別的行爲，而是一種週期的過程，此種資本的循環叫做資本的流轉。」（註）

（註）資本論第二卷九九頁。

這兒一次流轉的時間，取決於一種資本重新返回它原形所需的時期。

在每一流轉期間，資本要經過生產和流通的兩個範圍。資本處在流通範圍內的時期，叫做它流通的時期；資本處生產中的時期，叫做它生產的時期。

爲了說明資本流轉各個階段和其各部分在其總循環中的作用和意義，並爲了揭穿它們對於用這資本所榨取的剩餘價值量有何影響起見，我們須詳細地考察一下，資本生產時間和資本流通時間是依什麼轉移的，並有何種意義。

生產時間包括資本家所得生產資本在其間轉變為貨幣資本的全部時期。勞動過程時期，即在其間生產工具和手段被勞動力結合起來而勞動對象受工人作用的時期，也包括在這個時期以內。不過，生產時間不只限於勞動過程的時期罷了。

首先要記着，不變資本的有些部分——機器和廠屋，不是一下子，而是部分地把自己的價值轉移於製成品的。也許資本的這幾部分所參加的，不止勞動過程的一週，而是數週。這就是說，它們的生產時間包括着幾次復演的勞動過程。

其次，生產資本在其中轉變為商品資本的時期，所包括的，不僅是勞動對象受工人方面作用的時期。譬如勞動過程，在夜間，吃飯，以及發生障礙時期，就要中斷。這些中斷的時間都是構成生產時間的一部分，但在勞動時間以內。另一方面，資本家手中須存儲若干原料和補助品，「爲的生產過程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內照舊進行，可不理睬市場每日商品供給的意外事件。」（註）

（註）資本論第二卷七三頁。

這些存儲原料開放而不受工人作用的時間，也是生產時間的一部分。

此外，生產過程本身，往往比勞動對象受工人方面作用的時期要長得多。在許多生產事業中，尤其在化學與農村經濟中，生產的完全製就，在若干時期內不僅要受人的作用，而且要受自然界天然力的作用。譬如農業中的糧食，在一定時期內纔能成熟；釀酒時用的漿糊，在一定時期內纔能發酵；皮革須經相當時期，纔能製鞋。

總之，我們看到，生產時期所包括的時間，要比完成勞動消耗的時期爲多。

這對資本流轉的全部過程和剩餘價值的生產，有着很大的意義。

在勞動過程中的休息期間，並未創造新的價值。反之，廠屋，機器，和其它生產手段，在此種情形之下，均要消損（如機器生鏽，房屋圯毀等。）存儲的或受自然力作用的資料，在這個時間內，並未加入直接創造剩餘價值的過程，而只是「死」資本吧了。

所以，生產時期內非工作時間所佔的時間愈多，則商品所化費的也越貴，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該資本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也愈少。

所以，資本家都盡可能地力謀減少工作中的休息時間，所以資本家都力謀減少以至取消午飯時間，實行夜工，減少與勞動直接過程沒有關係的過程。

第一百節 流通時間 流通費

現在來考察流通時間對於資本的流轉有什麼意義。

在流通過程中，製就的商品須變賣成貨幣。同時，它之中所體現的剩餘價值也須實現。在那流通過程中須添購繼續生產所必要的新的生產手段。

這樣，業已製就的商品，在資本主義流通過程中須變賣成錢，而錢，然後再變成資本家持續生產所必要的商

品。

我們既然假定商品是依它們的價值買賣的，那末在資本主義流通中，在買賣商品的時候，在商品變成貨幣（ $W-G$ ）和貨幣變成商品（ $G-W$ ）的時候，係就「某種價值的由一種形態變為別種形態，由商品形態變為貨幣形態和再由貨幣形態變為商品形態而言的，換一句話說，係就狀態的轉變而言的。」（註）

（註）資本論第二卷七八頁。

在資本流通過程中所發生的，既只是價值的由一種形態變為別種形態，那末這兒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餘價值了。

但是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家買賣商品的過程，需要特定的有時甚至很長的時間，很長的勞動時期，和很長的消耗資本的時期。購買原料，燃料，機器等，僱用比較便宜的勞動力，甚至在最便宜的條件下，都需要一定的時間。爲了這，資本家不但要化費自己的時間，而且還需費時間特多和遠赴別地時，例如在遠方購買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收買農民的小批生產，往往還要僱用特別代理人去辦理的。此種代理人往往也招募便宜的勞動力等等。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銷售商品，需要的時間和勞動更多。爲了推銷自己的商品，資本家往往要僱用很多的職員。在報紙上登廣告，作電燈廣告等等，資本家都要化巨額款項。大資本家在窮鄉僻壤，都派有代理人，以推銷自己的商品；並僱有大批職員，跟顧客通訊，管理帳項等等。在他的商店裏，通常有大批售貨員，司帳員，會計員，送貨員。

供應商品流通——買賣的職員所化費的時間，也要算在資本的流通時間以內。

服務員既是化費自己的勞動，把商品和錢由一個人手中轉交別人，那末用馬克思的話說，他們的職務，是把「私有產稱銜」由一個人轉交別個人，並未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而只是促進價值的由一個人手中轉交別個人手中罷了。所以他們的勞動，雖為資本的流通所必需，但不是生產勞動。（註）

（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僅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是生產的。但還不能因此就說，僅生產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必要的，也不能因此就說，凡從事非生產勞動的人，是不受資本家榨取的。以後，我們還可看到，例如商業服務人員的勞動雖對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生產的，但卻受着資本家的殘酷榨取。

然而在資本流通過程中，有些職務，須化費若干的時間和勞動，這些職務在本質上乃流通時間內生產過程的繼續。

運輸商品所費的時間和勞動，首先應當歸於此項以內。

轉運商品，在本質上是一種生產動作，因為只有把商品送到消費地方的時候，它使用價值的創造工作纔算完結了。雖然商品的轉運未必使發生任何變化，但問題並未因此而有所改變。至於商品的轉運（只要它不帶投機目的的話），跟價值的由一形態轉變為另一形態的過程有所不同，這可從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情形看出來，那時「私有產稱銜」的由此人轉交彼人的事是不會有的了，但消費品還是要由生產地轉運至消費地的。但是商品的轉運既為生產過程的繼續，那末顯然資本主義社會裏從事轉運工作的勞動，還是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所以，運輸工人的勞動乃是生產勞動，應該算在所轉運的商品的價值以內。

使商品更便利於消費，並保藏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將轉讓「私有稱銜」和資本家投機的過程姑置不論，這就需要包裝商品、保藏商品。這包裝商品和保藏商品的勞動，也是增加商品中所體現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勞動。

這種勞動跟供應狹義的商品貨幣流通的勞動也有區別，我們把資本主義社會跟共產主義社會一比較，就可確信無疑。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勞動的若干生產品，在相當時期內還須當作存貨保藏起來，這一保存是必須化費勞動的（如建造倉庫等）；那時包裝生產品也是要化費勞動的。

包裝商品目的在招徠，或保藏商品目的在投機所費的勞動，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顯然，這種「勞動」跟「私有產稱銜」的轉讓有關係，是算在供應狹義的直接流通而未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勞動以內的。

總之，我們要把流通過程中所費的勞動，分為下列兩種：一是供應狹義的流通本身的勞動，換一句話說，從事把商品變為貨幣又把貨幣變的商品的勞動；它是不生產的，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餘價值；二是供應生產過程的勞動，此種生產過程只是在流通中繼續着，因而它們的生產性被流通形態所掩蔽吧了。

雖然在資本主義的現實生活上，這兩種勞動往往相互錯綜着，同一服務員往往既可從事生產勞動，也可從事非生產勞動，但是我們仍應當把它們嚴格地區別起來。這兩種勞動在創造剩餘價值過程中起着各不相同的作用。第一種勞動是流通所特有的；第二種應歸生產過程以內。

狹義的資本流通過程所引起的資本費用叫做純流通費。純流通費愈多，資本停留在流通範圍內的時間愈

久，則資本家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用自己資本所榨取的剩餘價值也愈少。馬克思說道：

「流通時間和生產時間是相互排斥的。」(註)

(註) 資本論第二卷七五頁。

所以，資本家最關心的是盡可能地縮短流通時間，和與流通有關係的費用。

運輸、報紙、郵政、電報，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的發展和技術上的成就，便促進了這，而縮減了各種通訊，更給了一些新的招徠方法。但同時，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與生長也產生了相反的趨勢，這趨勢又使流通時間爲之延長，流通費用爲之增加。譬如隨着資本主義生產、運輸，及一般交通工具的發展，世界貿易也生長發達起來了，因之生產地與推銷地間的距離，也日漸增加。隨着資本主義的增長，而市場問題也極端尖銳化，商品的銷售也日益困難起來了。這使廣告費、推銷員等項費用，也隨之而增加了。

下邊所引舉的一些材料證明，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流通費用已達至如何巨大的規模了。據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里夫氏的統計，美國於一八五〇年時，流通費用約爲商品價格百分之二十左右；一八七〇年約爲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九〇〇年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二〇年已達百分之五十。德國單在零售商業中的流通費用，於一九二五年曾達六十二萬萬馬克之鉅；一九二九年更達八十三萬萬馬克；在一九二九年一年內，流通費用佔零售商業總額的比例，會由百分之二十三·七增至百分之三十。據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吉希的材料，一九二九年德國的流通費用總額（運輸費不在內）會達一百三十萬萬馬克，而近於德國全部農村經濟總生產的價值。美

國於一九二六年單廣告費一項竟達十二萬萬八十萬美元，以上一九二九年更達十五萬萬美元。

隨着流通費的增漲，在流通中從事非生產勞動的人數也日漸增加。英國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就業於商業的人數，竟增加了四倍。美國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十年間，就業於商業的人數，要比就業於生產的人數多八倍。

在帝國主義時代流通費的巨大增加，乃是資本主義寄生腐化的表現之一。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在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日益尖銳的時期，這一腐化，一天天暴露出來。流通費的暴增，可特別由市場問題的極度尖銳化來說明的。

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流通費，把它跟蘇聯經濟中的流通費一比較，其寄生性尤為顯著。蘇聯的普羅獨裁制和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在原則上已改變了它國內流通費的性質，同時也保證了這一費用在數量上暴減的條件。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那引起巨額廣告費等的資本家的瘋狂競爭是沒有這回事的。蘇聯的全部經濟和其發展的刺激跟資本主義的有着根本的原則上的區別，它勞動大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其求供是在不斷的增長着，因而那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產生巨大流通費的「吸引顧客」的激烈競爭是沒有的。例如蘇聯的流通費，差不多比德國的少三倍；尤其在食物工業中，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廣告費特別巨大，蘇聯此門工業中的流通費差不多要比美國的少四倍。蘇聯流通費的縮減，便是添增了一筆擴充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新款項，也可說在它經濟發展速度上給了一些新的優點。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度，蘇聯縮減流通費而用於生產的數目，約達

二三十萬萬盧布之巨。然而蘇聯在生產費領域內還沒有做得盡如人意，它的流通費跟它經濟體系所有的可能性比較起來，還是很大的。無疑的，進一步的減低流通費還可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給一筆額外的款項。

第一百零一節 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

資本流轉的久暫，不但依各個流轉時期的特徵以轉移，而且是依資本的各種成分的特徵以轉移的。

現在來考察可變資本在資本總循環中是什麼作用。

勞動力只是被資本家購買了一定的時期。「每天它在一定的時間內活動，在這個時間內，它不僅把自己一天的全部價值附加於生產品，而且也把若千的剩餘價值附加於生產品，這剩餘價值，這兒姑置勿論。當勞動力被人購買去例如在一週內活動之後，仍要經常地經過一定的時期來重新購買它的。」（註）

（註）資本論第二卷一〇六頁。

在這個期間內所耗費的勞動力的全部價值，整個兒地賠償在這個時期內所造的商品中，那商品除那以外還體現有剩餘價值。賠償在這件商品裏面的可變資本的價值，在商品出賣時，便整個兒地實現，它採取貨幣形態以後，即可用以開銷勞動力。下次所造的生產品一經變賣，又完完全全地賠償了業已消耗的可變資本。資本家把這生產品一經變賣，又以貨幣形式獲得了他開銷下次勞動力等所必要的價值。

「因之，生產資本的價值中預先開銷工人的一部分，完全轉移於生產品，同時具了歸於流通範圍以內的兩

個變態（即它變成貨幣和貨幣變成它——著者）並且由於這種經常更新之故，它經常地是跟生產過程有關係的。」（註^①）

（註）同上。

可變資本的這個流通方法，使它接近於不變資本的若干部分的流轉。不過兩者在創造剩餘價值上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歸於不變資本的這部分以內的，便是那在生產過程中完全把自己的價值轉移於製成品的一些原素，這製成品的價值，連勞動力的價值一樣，在某一生產時期內所創造的生產品一經出賣時，即可完全取回。

原料，以及補助品，如燃料，瓦斯氣，電力等等，都是歸於不變資本的這些原素以內的。不論原料或燃料，以一定的數量加入於生產過程中，而整個兒地消費了，「因而對於每次新的勞動過程，不得不把它們完全代以新的同種樣品。」勞動生產品出賣以後，它們的價值即可以貨幣方式完全取回，而此項貨幣仍可一下子用以購買新的原料，新的燃料等等。

總之，勞動力，原料，補助資料，在一個生產時期內，把自己的價值完完全全地賠償在製成品中（註一）資本家把製成品一出賣，資本中這些部分的價值，每次即可完全取回，資本家仍可用它來開銷工資，購買新的原料和補助品（註二）資本的這些部分叫做流通資本。

（註一）勞動力此外還創造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連馬克思所作的一樣，這兒「姑置勿論。」

(註二) 誠然，資本家在出賣商品後，不一定可馬上這樣去幹的。有時，他乘便宜的機會購買原料和補助品，而商品出賣的時間並不相緊。合但事之本質，並未因此改變，因為在商品出賣時，勞動力的價值，以及投入生產的原料的價值，都可完完全全地歸還資本家的。

機器和廠屋則不然，它們只是把自己的價值部分部分地轉移於製成品，在生產的一週中並未整個兒地消耗，在它們價值的一部分轉移於製成品和這製成品一經出賣而業已實現以後，它們還繼續存在，還在生產的歷次循環中繼續活動。它們在好多次生產過程中緊縛於生產。當機器和廠屋的價值以貨幣方式整個兒地歸還資本家以前，當這種價值變成新的機器以前，換言之，當投在這些機器裏面的資本，完成一個完全的流轉以前，是要經過好多次的生產的。

因為這一特徵之故，不變資本的這一部分，即機器和廠屋，叫做固定資本，以別於可變資本及構成流通資本的原料和補助品。

總之，我們現在知道了資本的兩種區分：一種是根據資本各部分在創造剩餘價值過程中的作用，而區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一種是根據資本各部分在讓渡勞動工具的價值於製成品——在生產過程時期組織成價值上的作用，而區分為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因之，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的作用，就其流通方法言，亦各不相同。

我們在這兒特別着重指出的，就是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的各不相同的流通方法，是由於它們在讓渡價值和在生產過程時期組成價值過程中的各不相同的作用而發生的，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連社會民主黨包括在內，認為區分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的根源是在流通過程中。他們只限於市場上商品流通的過程，因其本階級

的偏狹性的原故，不能也不願指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此種關係僅表現在流通過程中罷了。

關於這，我們僅指出主要的兩點就夠了：

第一，反對把資本區分為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尤其反對把原料和補助品包括在流通資本以內的主張，驟然看起來似乎是很對的。我們業已說過，固定資本緊縛在生產中要經歷好多次的生產過程，因而只是部分部分地把自己的價值轉移於製成品。同時，資本家的購買原料和補助品，通常也不是爲了一次生產之用，而是一下子爲了數次生產之用。全部原料和補助品存品中，僅僅一部分於每一生產時期內把自己的價值轉移於製成品。因此這不是說，原料和補助品的流轉跟機器和廠屋的流轉沒有區別嗎？事實並非如此。資本家購存的原料和補助品，不是全部加入生產。譬如存煤總額中，今日僅有若干部分投入生產，其餘的則是開放着。那今日投入生產燒掉的一部分煤炭，把自己的價值完完全全地轉移於製成品，其餘的煤則未參加這一過程。原料亦然。機器和廠屋則否，它們的一切部分都是在好多次生產過程中整個兒地緊縛於生產裏面。雖然緊縛於生產，在好多次生產過程中整個兒地參加生產，但它們在每次生產過程中只是把自己的價值的一部分轉移於商品。

第二，我們要注意的是，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的區分，是不用於一切資本，而僅只用於生產資本。所以，假使我們在書上有時碰到，把「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兩術語應用於商品資本，尤其貨幣資本時，那須要記着這一區分，跟這兒我們所引舉的生產資本的區分為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沒有絲毫共同之點，而只是與後邊這一區分有些相似吧了。

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的區分遮掩了資本主義榨取的源泉。

除可變資本外，原料和補助品既然也算在流通資本以內，那末可變資本和流通資本之間的差別就遮掩起來了；因此之故，在勞動過程中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力的特殊作用，也就隱蔽看不見了。

第一百零二節 固定資本流通的特徵 固定資本的撈回

我們看到，某次生產時期終了之後，換一句話說，製造一批商品，其中體現一部分資本價值之後，固定資本仍在繼續活動好多次生產時期。其時，第一批商品已投在市場上變賣了。所以，在舊機器和建築物耗損無用以前，資本家在出賣商品時，以一定數目的貨幣方式，早已撈回這些機器和築物的價值的一部分，這一部分的價值曾經是轉移在製成品上面的。此種款項，可以貨幣存款方式積蓄起來，隨着固定資本的把自己價值漸漸轉移於商品，那存款也日漸增多起來。當固定資本完全耗損而它的價值完全轉移於商品的時候，資本家可拿積蓄下來的款項去添購新的機器，建造新的廠屋。那時固定資本完成自己流轉的一週，而進入於別一週了。

爲了一部分一部分地補償固定資本的價值和保證它的恢復而逐漸積蓄下來的貨幣存款，叫做固定資本的撈回。

怎樣來恢復固定資本和利用貨幣存款呢？

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先要考察固定資本的耗損和它更新的必要是依什麼而轉移的。

固定資本的耗損首先是在生產過程本身中進行的。任何機器在其工作時都要耗損一部分，毀損機構，不過除過機器工作本身所招致的原因外，它的耗損還有種種天然的原因，如機器生鏽，廠屋傾圮，機器和鑄物的木製部分的朽壞。這兩種因素作用的結果，雖然有修理，但機器和廠屋經過相當時期必然耗損，而不適於生產，須要加以更換了。

不過固定資本尚在物質上耗損以前，就有更換的必要。資本家相互競爭，力謀獲得更多的利潤，便採用新的改良的機器，並且用舊機器生產也是不利的了。假使固定資本，因新式機器普遍採用的結果，而不適用時，那末我們說它不是物質上而是「精神上」耗損了。

假使機器在物質上耗損以前，在「精神上」就先已耗損無用，那末這便予資本家以損失；事實上，在物質耗損之下，機器的價值是轉移於商品，而補償給資本家；若機器陳舊，物質上沒有來得及耗損，那末它價值的一部分便成了沒有補償的了。所以資本家最關心的是，機器盡可能地很快地把自己的價值完完全全轉移於商品，不要把它弄得陳舊起來。這也是資本家爲什麼竭力縮短機器工作中休息時間的原因之一。然而不論把物質上尙未耗損的舊機器更換成新的給資本家的損失有多麼大，但是資本家爲了競爭使他需要這樣幹時，他不得不這樣幹的。

資本的各部分，其物質的耗損時間，各不相同。各種機器耗損於各種時期，各種機器物質上耗損的時間，便跟廠屋耗損的時間不同，除此類推。並且要注意的，就是並非一切機器和築物都是同時加入生產的。

由此可知，積蓄下來的撈回的款項，不是定定地放着，直到全部固定資本耗損完了為止。它們有多少，隨時投入生產，以恢復固定資本的各部分。不過這筆款項，是不能恰恰在某資本家出買一批貨品而取回體現在這批商品中的一部分固定資本的價值後就投入生產的。此種款項，在不能利用之前，只有暫時存下閑放着。

所以，因固定資本流通的特徵的結果，各個資本家都暫時有若干的游資存着，此種游資，在他的企業中不能一下子變為生產資本，而只有暫時以貨幣的方式存下。

資本之暫以貨幣方式存下，便是說這時它並未參與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家本人在若干時期內既不能使用自己一部分款項去生產剩餘價值，那末這時他可把這筆款子交給——通常是經過銀行——別的資本家去使用；某些資本家暫時開放的款項，收集在一起，這時便可供別的資本家去生產剩餘價值。這便是資本主義信託事業的來源之一。

我們業已說過，各個資本家在積蓄業已撈回的資本的時候，是一部分一部分使用的，因為他們也是在各種不同的時期，部分部分地更新自己的固定資本的。這種時期，各個資本家各不相同。尤其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中，必然有一個時期，那時固定資本的更新——即是說存儲的撈回的資本之變為生產的固定資本——是採取了大量的性質。

這叫做「生產手段中的經常變革，這一變革的意義，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也日益增加了。」（註）

（註）見《資本論》第二卷一二三頁。

隨着「生產手段中的變革」，舊的固定資本在「精神上」耗損了，資本家不得不一下子大規模的來加以更新。這通常在經濟危機之後，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銷路停滯，迫使資本家大規模地採用新式技術，爲的使商品低廉，便於競爭。

在固定資本大量更新之後，在相當期間內便把撈回的資本積蓄起來，此種撈回的資本不是當時尚不能用以更新固定資本，便是用的規模要少於資本在「精神上」大量耗損的時期所用者。通常繼經濟危機之後而又來一個新的變革，隨着這新的變革而又開始了大量的更新。用馬克思的話說，那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依次定期循環的「衰落，中等活動，急遽震撼，危機等」的「物質基礎」便是在這「生產手段的變革」中。

第一百零三節 流通資本再生產中的中斷與附加資本的必要 剩餘價值

的資本主義化與暫時閑放的款項之積蓄

固定資本流轉的特質怎樣影響於資本的一般流通和再生產，我們已經知道了。不過流通資本流轉的特點，對於資本的一般循環，尤其對於維持資本再生產所必要的貨幣資本的分量和通貨資本的運動，亦有影響。假定資本家在他的廠裏製造了一批商品。機器和廠屋（即定資本）在一個生產週期內既不能耗損，那末以後的生產，對固定資本不加添新的費用，也可以的了。原料，補助品，勞動力，簡言之，流通資本的諸要素，則不然，它們在每一生產週期完結後，即須更新一番。

資本家在着手下一生產週期前，先須重新恢復自己的流通資本，爲了這他須要有相當的一筆款項。(註)

(註) 爲使問題不要複雜起見，準備金暫置不論。

他只有出賣了商品，纔能獲得這筆款子，而出賣商品是需要相當時間的。不過生產的暫時終止，對他是不利的。機器往往因閑放而受損，在生產停頓時期照管機器和廠屋的多餘費用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管這些，而資本家也不許投作固定資本的巨額款項，有一個時期暫告停頓而不攜回收入的。

爲要使自己的工廠不因流通資本的恢復阻滯而有所停頓，資本家在生產週期開始的時候，僅把自己款項的一部分投入本次的原料和勞動力，把別一部分以貨幣方式存下留作附加資本之用。

在第一次生產週期延續的時候，附加資本定定放着，作爲準備金。當第一次生產週期完結而第一批商品未出賣時，資本家便把存儲的附加款項投入事業，爲的重新購買原料和勞動力，以繼續生產，第一批商品出賣之後，投在它裏面的資本，即可解放出來，而重新投入生產。那時又開始出售用附加資本所製造的第二批商品；這批商品出賣後，附加資本又解放出來，以便在必要時又投入事業，餘此類推。由於生產資本和附加資本的這種劃分，工作週期得以連續不斷；事先付出的當作生產資本的大部分資本得以時時有同樣的活動。(註)

(註) 資本論第二卷一八二頁。

總之，在資本循環過程中，某企業的資本總有一部分束縛於貨幣的方式，暫時未曾使用，未參加剩餘價值的生產。顯然，資本家頂關心的是縮少存儲的空閒資本的數量，雖然非有它是不可的。

若捨卻個別的資本不論，而就全部資本主義社會而言，也總有一筆巨額的資本如撈回的款子，暫時開放着，存儲的資本也是資本主義信託事業的源泉之一。

用作資本主義化的一部分剩餘價值，也可算在暫時開放的款項以內。這一部分剩餘價值，在商品出售時即可實現，它不能一下子變為資本的諸要素，只有開放下，直到積蓄起來可以用於生產的數量時為止。

第一百零四節 資本流轉的總速度 資本流轉的速度及其對於用這筆資

本所榨取的剩餘價值量的影響

某一部分資本，在一定的時間單位內（通常在一年之內）可以運行的流轉次數，表現着它流轉的速度。譬如可變資本通常在一年之內要流轉好幾次；原料和補助品亦然。固定資本，照例是數年流轉一次，它一年內流轉的速度表現在一個單位的若干部份上面。

資本各個部分的流轉速度，加在一起，即可得出全部資本流轉的平均的速度來。

假定某廠投於固定資本的數目為十萬元，其中四萬元投於廠屋，六萬元投於機器。又假定機器五年流轉一次，換一句話說，五年收回它的價值，廠屋十年方可收回。顯然，投於機器的這筆款項總額中，每年迴轉的數目，等於以五年去除六萬元，即一萬二千元；投於廠屋的款項中，每年迴轉的數目，等於以十年去除四萬元，即四千元；總計一年之內迴轉的固定資本為一萬二千元加四千元，即一萬六千元。全部固定資本既為十萬元，那末平均起來，它

的流轉時間即等於以一萬六千元除十萬元，即六年又四分之一，它一年之內流轉的平均速度便是 $1\frac{1}{4} \times 6 = 7.5$ 次。不過我們所算出的只是固定資本的平均速度和時間。而全部資本的平均流轉速度，也可用這種方法算出來。

假定某廠固定資本爲八萬元，流通資本爲兩萬元，又假定固定資本的流轉時間爲八年，而流通資本（連可變資本在內）的流轉時間爲一月。這樣，一年之內迴轉的資本，如下所示。

固定資本…… 80000元：8 = 10,000元

流通資本…… 20000元 × 12 = 240000元

總計一年之內迴轉的資本…… 260000元

廠中投下的資本總數既是十萬元（八萬加兩萬），那末一年之內迴轉的資本數目（兩萬五千元）比投下的要大兩次半。換一句話說，該廠全部付出的資本，一年之內可迴轉兩次半。

全部資本的迴轉越快。則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用該資本所生產的價值和剩餘價值也越多，爲了以製成品方式取得同量價值和剩餘價值而投的資本也越少。

假定十萬資本，一年之內迴轉兩次（這兒就總流轉而言，爲簡單起見，流轉中各個部分的差別，姑置不論），這是說用該項資本在一年之內可造這樣一種數量的商品，就是不變資本的價值轉移於此項商品的和可變資本的價值抵償的，合計要達二十萬元，此外還體現有若干剩餘價值（假定兩萬五千元）。

現在又假定資本在一年之內，不能迴轉兩次，而只迴轉一次，那末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資本家要在一年之內製造出同樣數目的商品和從工人身上榨取同樣數目的剩餘價值，除非他事先一下子投下二十萬元不可。

事實上，假定十萬元資本中，一萬二千五百元為可變資本。為簡單起見，我們再假定可變資本以及資本的其它各部分，一年之內迴轉兩次，這是說資方開銷給工人的一萬二千五百元，在同年之內，資本家把商品一出貨，仍可收回，而在同年之內又可用以開銷工人。所以，資本家雖支出可變資本一萬二千五百元，但可付給工人兩萬五千元工資，尚可得剩餘價值兩萬五千元。

假使資本在一年之內不是迴轉兩次，而是迴轉一次，怎樣辦呢？顯然，在同一榨取率之下，要取得從前那樣多的剩餘價值，資本家一下子比從前二萬五千元多拿出一倍，來開銷工人。若同時，固定資本的流轉同樣緩慢起來，那末投於固定資本的數目亦須多一倍。

由此，資本家為什麼那末關心於加速他資本的流轉，我們就不難明白了：這幫助他可用同量的資本，從工人身上榨取很多的剩餘價值。

不過隨着資本主義和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流轉的總速度，照例，呈現了緩慢的趨勢。

原因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固定資本比之流通資本，日漸增多，固定資本的流轉日漸緩慢起來了。事實上，隨着技術的發展，所採用的多是新式的貴重機器，耐久使用；同時，資本流轉的總速度也緩慢起來了。

數字便證實了此種理論上的推論。譬如斯特魯米林氏曾將一九二一——二二年俄國各種股份公司資本流轉的時間，作一調查，其結果如下：

企業規模（以流轉資本言）	一年之內流轉次數
五百萬元者	一·五
三百萬元者	一·五五
一百萬元者	一·九〇
五十萬元者	二·三〇
十萬元者	三·一八
一萬元者	三·五五

雖然，這個表中，企業的技術水平未曾指出，但是可以毫無錯誤的說，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技術也越高。

其次要指出的，就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流轉緩慢的趨勢，受有種種阻礙，此種阻礙是由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如交通工具的發達，資本的「精神」耗損等是。勞動強度的增長，對工人權取的加強，也阻礙了資本流轉的緩慢趨勢。這種抵抗趨勢的影響，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矛盾的一種表現罷了。

第二十三章 唯心派和機械派對馬克思資本流通說的歪曲

第一百零五節 畧論馬克思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中關於流通問題的

研究方法 社會民主黨流通論的批判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整個地觀察起來，乃生產和流通過程的一體。」(註) 生產非流通固不可，而流通在生產以外，亦不可能，不過在這一體中，我們業已說過，主要的還是生產。

(註) 資本論第三卷三頁。

馬克思列寧政治經濟學的這一論點，有着莫大的革命實踐的意義：它告訴勞苦大眾，假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即生產工具和手段跟工人的隔離，資本家對這些生產工具和手段的獨占私有，工人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必要以及在生產中他被資本家的榨取等等神聖不可侵犯的話，則資本主義流通中的任何變化是不能剷除資本主義的諸矛盾的。馬克思列寧的政治經濟學教訓說，勞苦大眾取得政權後，不要放棄對流通過程的革命影響，須以破壞資本主義生產而代以社會主義生產為最重要的任務。

資產階級對馬列流通說的仇視和社會民主黨力謀歪曲它的一切企圖，由此便可明白了。社會民主黨想把

馬列的流通說代以反普羅的，資產階級的理論，叫勞苦大眾不要「干涉」生產過程。

我們屢次說過，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力謀迴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關係，把生產過程跟流通過程分離，把流通作為經濟的基礎，為的掩蔽資本主義榨取的根源，為的把兩個對立的階級的代表者——資本家與工人描寫為兩個平等的自立者——購買者與出賣者，驟然看起來，在流通過程中，他們確是如此。

這種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也是社會民主黨特有的，他們為了欺瞞工人和使工人放棄革命的鬭爭，曾創造了一個特別的「經過流通實行社會主義化」的理論。

這個「理論」的最重要的一個代表者，便是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員林納爾(Karl Renner)，林氏曾任過奧國總理，在革命危機時期拯救過奧地利共和國和資產階級，後來便提出「經過流通實行社會主義化」的理論，以反對工人的革命志向。

「流通過程——林氏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立法者和裁判官，老實地說，它裏面含有社會主義化的問題的本質。正是這個流通過程實現價值和剩餘價值；正是這個流通過程把它們分配於各種經濟經營者之間；正是這個流通過程是決定一切經濟主體的命運的最後手段。」(註)

(註)見林氏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一九〇頁。

在林氏看來，流通乃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之基礎」。尤其值得注意的，林氏如此以來，把參加資本主義生產的人都變成了「經濟經營者」，變成了「經濟的主體」，階級的關係，這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的基礎，

根本沒有了。林氏宣佈流通爲資本主義的「最高裁判官」以後，遂得了一個結論，說用消滅資本主義、生產的方法，不能達至社會主義。林氏妬火中燒地防禦革命的勞苦大眾「侵害」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想信」「社會主義化不能從生產開始，」「奪取工廠，讓渡企業，不是達到目的的路徑。」他忠告「先從流通開始，然後逐步漸近，將資本主義移至「新的路徑上。」據林氏的意見，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需社會主義化，因爲它已是社會主義的。他說：「生產業已社會化。」所以，不把流通過程作爲出發點的「社會主義化，是沒有照準主要的目的，而犯了莫大的錯誤。」

這樣，林氏竭力轉移勞苦大眾對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基本任務的注意。他對勞苦大眾掩蔽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矛盾，而宣佈這一生產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爲的防止勞苦大眾侵害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普羅獨裁來「奪取工廠和讓渡企業。」林納爾的「理論」這是一種反革命的觀念，而以「經過流通實行社會主義化」的美詞爲掩護。

林氏力謀說服革命的勞苦大眾，謂舉凡對經濟過程的干涉，對工人階級都有莫大的災禍。他謳歌資本主義的流通過程，宣佈他爲「精巧的機器，」「人類智力的深思偉構。」他擁護資本主義，而恐怕革命的勞苦大眾「鑽子一動，」「傾刻之間，把「鐘表匠在一個長久時期內所製的表」損壞。林氏說道：

「資本主義的經濟容易破壞，但代以別種體系卻很困難。」

林氏「經過流通實行社會主義化」的理論，目的在反對一般無產階級專政，尤其現在蘇聯業已實現的無

產階級專政。他認為「下令」普遍的剝奪資本家的財產是「輕舉妄動，毫無意思。」他宣稱，蘇聯剝奪資本家的結果，「除紛亂而外，別無所有。」他提出一個問題，問道：「勞苦大眾爲了走上社會主義化的道路，要不要實行獨裁呢？」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冒稱馬克思的信徒，但卻公然反對馬克思，因爲馬氏的偉績，正跟資產階級的理论家不同的，是把社會鬭爭的學說引伸爲無產階級專政。

希非爾丁也是擁護這種觀念的，他把生產和流通分開，而以流通爲基礎。

據希氏的意見，「尋求交換的法則，乃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任務；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只有每家企業在市場上，在交換過程中彼此相遇時，纔會顯露出來。」因之他的結論是：在交換以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跟其他社會形態下的生產，毫無區別。「只有在交換行爲中——希氏說——纔表現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所以，希氏也在生產與流通之間，劃了一條鴻溝，彷彿生產是與社會形態沒有關係的，而流通則是由社會形態來決定的。希氏於一九一〇年即在其金融資本一著中，把重心移至流通問題，力謀用這種辦法來掩蔽資本主義生產在其行將滅亡的階段上的矛盾，希氏說：「我們的道路不是走向資本主義的工場和其技術的奇蹟；我們的注意力須集中於市場上永久相等的各種過程的千篇一律的單調性。」

對資本主義生產矛盾的否定，曾使希氏及其朋輩走向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與地利馬克思派的「經過流通實行社會主義化」的理論，成了公然反對無產階級獨裁的武器。

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的叛徒，考茨基也是竭力擁護流通說的。他給資本論第二卷所寫的緒言中連他本人所

說的一樣，爲了保護資本主義，防禦威脅資本主義的危險，防禦非理智的大資本家（獨占派）以「資本主義現實的名義」號召勞苦大眾來研究流通過程。「在商品流通方面——考氏說——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因爲流通過程的不間斷對兩方同有利害關係。」所以，考茨基號召工人跟資本家和解，爲的使「流通不要間斷」以保護資本主義。考茨基與林納爾在一起公然共同反對蘇聯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並反對意國革命的工人於一九二〇年奪佔生產的英勇企圖。

在蘇聯，主張反革命的流通說的是魯濱。

我們知道，據魯濱的意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生產關係，爲「交換的形態」。他認爲勞資的關係，其基礎爲兩方平等的商品出賣者的交換的，市場的關係。根據魯濱的意見，在市場上相互交換製造品的兩個資本家間的關係，跟勞資間的關係無所區別，因爲在兩者之中魯濱所看見的只是交換。所以，魯濱「脫落」了構成資本主義生產基礎的階級關係。所以，這兒魯濱與林納爾（以及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如桑巴特之流）在一起力謀暗示給勞苦大眾，說革命干涉生產是無益而有害的。魯濱連其他資產階級的搗亂派一樣，力謀說服蘇聯的勞苦大眾，謂蘇聯的生產可聽其自然地發展，可視作純「技術的過程」，不須加以干涉。所以，魯濱在處理流通以及其他問題上，處處都有反對普羅革命和普羅獨裁的詭計在裏面。

第一百零六節 機械派對馬克思流通說的歪曲

機械派對生產和流通的相互關係的理解，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機械派，尤其布哈林觀念的一個頂主要的特徵，便是否認內在的矛盾，而把它們歸納為外部的矛盾。

所以布哈林在講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時，便在這「企業和那一企業間的外部關係中去尋求它們的根源。據布哈林的意見，資本主義的法則，在「生產機械的各部分相互適應」時，換一句話說，當這些部分於交換過程中在市場上相互碰頭時方能成立。所以，布氏雖然也在政治經濟學上說「生產的觀點」，但他認為市場的流通是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的基礎。

布哈林在其議論中是追隨於希非爾丁之後。希氏說，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說明交換的法則，布哈林在寄生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一著中，即是援引希氏這一論點的。在這一問題上，布哈林的觀點也極近於魯濱的觀點，魯濱也認為在資本主義企業的內部是沒有矛盾的，此種矛盾是發生在企業與企業間的關係中。

蘇聯的機械派，以其流通論出發，而發揮了一種機會主義的理論，以為蘇聯農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只是流通的合作而已，換一句話說，只是農民在賣買生產品和信用借款方面團結起來就好了。蘇聯當局認為流通的合作化，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階段上，即已廣大的實現，並把流通的合作化視作訓練勞苦農民加入集體農場而從事生產聯合的道路，但右傾機會主義派（布哈林派）否認生產合作化乃社會主義改造小農經濟的基本道路的作用。「有些人以為——布氏說——走向社會主義的主要道路是集體農場。我認為這一斷言是不正確的。經過普通的合作社——出賣，購買，信用借貸，乃是向前進的康莊大道。」（註）而且布哈林認

爲經過流通的合作社化，不僅勞動農民可以和平地走入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是「富農的合作的巢穴，亦可經過銀行等等而走入這社會主義的體系。」（註二）蘇聯右派反對貧中農集體化，反對向富農進攻，反對根據全盤集體化以肅清富農階級的鬭爭，即由此而來的。

（註一）見布氏現階俄國我們政策的基本一文，一九二五年出版。

（註二）見希氏到社會主義之路與工農聯合，四九頁，一九二五年出版。

所以，在研究流通問題的方法上，唯心派與機械派都是相互攜手來修正馬列主義的。

第八篇 再生產與社會資本的流通

第二十四章 馬克思的再生產與社會資本流通說

第一百零七節 社會資本運動與個人資本運動的區別 資本主義的矛盾

及其在社會資本運動中的顯露

我們在研究資本循環的過程時，迄今所講的只是個人資本的運動。不過這樣以來，我們弄明白了個人資本的運動是不能夠離開其他資本的運動而孤立地行事的；例如，我們曾看到，某一資本家要把商品資本變為貨幣資本，必然要以別一資本家的貨幣資本同時變為商品資本為前提。馬克思說道：

「個人資本的循環是彼此相互錯綜，彼此相互為前提，和彼此相互決定的，正因為這種錯綜的原故，纔構成了全部社會資本的運動。」

雖然，在研究個人資本的運動時，我們業已弄明白，牠們是社會資本總運動的各個環節，但是那時我們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是這些環節怎樣連結起來而成一整個鎖鏈，整個的社會資本是怎樣運動的。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這個問題吧。

整個社會資本的運動表現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好多特徵，這些特徵在研究再生產和個人資本的流通時

就已經有了影跡了。

在研究個人資本的運動時，使我們最感興趣的，並不是某一資本家的商品的命運如何，這商品將怎樣出售，在出售之後將怎樣消費等問題。我們只是說明，在生產的結果而採取了商品形態的資本，以後在流通過程中必然要變為貨幣資本，以後仍在流通過程中更由貨幣資本變為生產資本的諸要素，為的把自己的循環過程繼續下去。這裏我們會假定，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個資本家是可以拿他的商品換取別一資本家的貨幣，再拿這貨幣去購買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在自己資本的範圍以外，從何而取得那以後（經過 $G \rightarrow W \rightarrow P.M. \rightarrow I.P.$ 過程）包括在他循環以內的生產手段；資本家和工人從何而取得生活資料；商品是在何種條件之下出賣的，出賣而退出該資本的循環以後，商品又如何消耗，——這些在研究個人資本的運動時，都是沒有意義的。因之某一資本家所創造的商品的自然形態，也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資本家所生產的是何種使用價值，對他是不關重要的。對他重要的，只是他的商品能有何種使用價值，尤其重要的是他商品的價值和體現，在商品內的剩餘價值。

在整個社會資本的循環中，情形就不同了。個人資本的運動既是包括於整個社會資本運動以內的一環，個人資本的運動既是彼此相互利用的，那末各個生產部門的生產的相互關係，和這些生產品的出售，及其消費的性質，這兒都有極大的意義。事實上，生產過程的更新，需要一定數量的生產手段，以恢復業經耗損的生產手段，並進一步去擴充生產。這些生產手段，須有相當的生產部門的資本家從事製造；此外，還需要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以恢復工人的勞動力和滿足資本家的需要。這些生活資料也須有相當的部門從事製造。

在這種情形之下，很明顯的，不僅生產品的價值，而且它們的物·品·形·態，它們的使用價值，以及那它們可以滿足的需求的性質對社會資本的運動，都有意義。所以，爲了再生產，須要有一定數量而採取物·品·形·態的一定生產手段和採取物·品·形·態的一定消費資料。

因此，在分析全部社會資本的再生產時，可把生產分爲兩大類：一、爲製造生產手段的部門；二、爲製造消費資料的部門。第一類是給資本家供給生產手段（本部門的以及其他部門的）；第二類是給全社會的工人和資本家供給消費資料。

全部資本若不這樣分爲二類，則在社會再生產中，業已損耗的生產手段，是如何抵補的，個人的消費是如何滿足的，便不能明白了；各門的生產品是如何出售的，也無從明白了。

這兩類之中每類的資本，依價值的形態，又可分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而且由這些資本所造出來的全部生產品，依其價值形態，又可分爲三部份：第一部份，爲抵補不變資本者；它經過流通過程換取生產手段，以代替業已損耗的；第二部份爲抵補可變資本者；在流通過程中，它換取消費資料，以滿足在生產過程中消耗了勞動力的工人；第三部份爲體現剩餘價值者；它給資本家換取消費品，而且在擴大再生產之下，還可換取附加的生產手段和新添工人的附加消費資料。

總之，我們看到，在社會資本的再生產中，資本主義生產的各部門（和它們的生產品），不論就其價值形態論，或就其物·品·形·態論，都有一種比例，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很明確地表達了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物·品·形·態和價值。

形態的一體與矛盾。它指出了價值和使用價值間的矛盾的長足發展，這種矛盾本已含在每件商品之內，而是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的表現。

事實上，我們假定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各部門所出的生產品，就它們的使用價值說，可以保證生產手段的更新和滿足消費資料的需要；製造生產手段的工業，所造的各種機器，足夠自己和其他部門之用；製造消費資料的工業，就其生產能力設備等言，所製造的消費資料足夠工人之用。並且假定，各部門的生產品價值是不相適應的。例如，曳引機是由機器製造工業所生產而為農業所需要的，農業只有拿自己的生產品去換取曳引機。現在曳引機產額，既超出於農業自身的商品生產的價值以上，那末顯然的，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之下，曳引機只有堆在貨棧裏，雖然農業還是需要它的；同時，農產品也在腐爛着，雖然工人在餓以待斃；這樣以來，社會生產的不斷地的行程將破壞了。

這樣的假定，並非是純粹隨意的空論，事實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單純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之變為生產社會性和私人佔有方式間的矛盾，正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和消費間的極銳利的矛盾上面。這必然地時時要使社會生產過程，發生破壞和停滯。

把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加以研究，這些矛盾的生長和發展便明確地顯露出來了。在分析社會資本的運動時，資本主義再生產中關於生產手段生產事業和消費資料生產事業間的比例，以及關於生產和消費的比例，與夫關於它們的一體和矛盾諸問題都浮在眼前了。

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其特有的矛盾的原故，本來就有一種無限制的擴充生產的傾向。生產的擴充不可避免地使生產手段生產事業也要爲之擴充，使「生產的消費」（即生產手段的消費）也要爲之增長；但是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告訴說，生產手段的消費常常跟個人的消費（即消費資料的消費）有關係；生產手段生產事業的發展畢竟要使消費資料的生產事業爲之增加。同時，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特徵是廣大羣衆的赤貧化，這不可避免地要使消費限於極狹隘的範圍以內。這種生產生長和消費有限的矛盾（它是生產社會性和私人佔有間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社會裏階級矛盾的發展的表現）存在於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中，且在這一過程中佔居於重要的地位。烏利雅諾夫關於這說道：

「至於消費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這是事實；生產與消費，歸根結柢，仍有關係，也是事實。這兩個事實間的矛盾是依資本主義社會間的消費而轉移的；這一矛盾，不是教理，而是現實的生活。馬克思的實現論（註）所以有巨大的科學的價值者，是因為它證明了這一矛盾是怎樣在存在着；它把這一矛盾看得極爲重要。

（註）烏氏所謂馬克思實現論，係指馬克思關於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學說而言，因為這一學說既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品變質的條件。

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資本主義社會所含的矛盾的生長和發展，不可避免地要定期地走向爆發，要定期地走向社會生產過程的大破壞，要定期地走向危機。

這些矛盾如何發展起來，如何爆發，我們以後就可看到的。

第一百零八節 馬克思以前的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問題

在研究社會資本運動和個人資本運動差異的問題時，我們即已看到，社會資本運動顯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深刻矛盾。只有馬克思和烏里雅諾夫的政治經濟學，纔無情地揭穿了資本主義的現實矛盾，指出了這些矛盾的生長與發展。因而只有兩氏的經濟學說纔能夠說明整個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過程。

是的，在馬克思以前，早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有位克奈者，在其經濟表一書中，運馬克思所批評的一樣，就有了天才的企圖，想說明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但克氏的經濟表仍未能說明這一問題，因為克氏是不明白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現實矛盾的。

克氏曾經是怎樣的處理這個問題呢？他是以重農派的學說爲出發點的，而重農派的學說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早期學派之一，認爲只有從事農村經濟中的勞動是生產勞動。據重農派的意見，除農人以外，任何層級的人民都不生產新的價值；他們只是消費那農業中所創造的東西。克氏以此出發，把全社會分爲三個階級：一、爲生產階級（農民）；二、爲非生產階級（工業家、商人、工人）；三、爲地主階級。而且據克氏的假定，農業是資本主義式的農民租地主的田地來耕種。據克氏的意見，在這樣條件之下，不論就價值言，或就物品形態言，社會生產產品的比例爲何呢？農民階級既是唯一的生產階級，那末全國生產產品，譬如爲數有五十萬萬元，在農產生產年度完結時，便握在這個生產階級手中，而爲消費資料和原料。就價值言，這批全國生產產品可分爲下例幾項：一、爲農業的流通

資本二十萬萬元（農民生活費，種子等等）；二、為恢復一年之內所耗損的一部分固定資本所必需的手段（工具，牲畜等等）；十萬萬元；三、為交給地主的淨收入二十萬萬元。

這批價值五十萬萬元的全國生產品，其實現的方式如下：

租得地主田地的農民付給地主的地租二十萬萬元。

地主得到這筆款項之後，以十萬萬元向農民購買生活資料；以十萬萬元向工業家購買工業品。農民因出賣生活資料而獲得地主的十萬萬元以後，便拿這筆錢去買工業品。這時工業家由地主方面得了十萬萬元，又由農民方面得了十萬萬元，共計二十萬萬元，其用途如下：以十萬萬元購買原料等等，以補償業已消耗的資本；以十萬萬元則向農民購買消費資料。這樣，這筆款項，歸根結柢，復為農民所有了，因之生產過程又可以從頭開始。

克氏始終未能解決他所提出的社會生產品實現的問題，因為他所根據的前提是不正確的。

克氏是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他不明白也不能明白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性和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他認為只有從事農村經濟的勞動是生產的勞動，這個出發點就已經不對了。再則，克氏在其經濟表中完全沒有提及工業中的固定資本，但在現實上它是存在的。由經濟表中可得結論說：工業家是把自已的全部生產品盡數賣給地主和農民，給自已的消費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他們也沒有獲得任何利潤。所以，經濟表未能反映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現實關係。可是馬克思把這經濟表叫做「天才思想的果實」。克氏的天才，就在他把全部社會資本和它的再生產想作一種整體的東西，那時依馬克思的話說，「政治經濟學還是在襁褓時期。」

在克奈以後，亞丹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者，關於生產勞動以及一般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的意見，都比克奈及其他重農主義者要高明得多了，不過在整個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問題上，這些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者，跟克氏比較，反後退一步了。亞丹斯密不但不能解決這一問題，而且不能正確地提出這一問題，因為他把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只歸納為工資、利潤、和地租，而抹殺了固定資本。

但是由此做個結論，以為亞丹斯密沒有看到那有着價值的生產手段存在的明顯事實，那就錯誤了。不過，亞丹斯密以勞動創造價值為出發點，認為不變資本的價值，即生產手段的價值，用馬克思的術語說，又分為 $\Delta + \Gamma$ 。亞丹斯密說道：「這三部份（工資、利潤和地租）直接或總結起來構成了穀物的全部價格。為抵補業已損耗的牲畜和工具，還有添加第四部份的必要。但是應當注意的，任何農產品的價格，仍是由那三部構成的；例如，一匹耕馬的價格，其構成部份如下：一為飼養它的土地的地租；二為照管它所費的勞動；三為交納地租和開銷工資的佃農的利潤。」

據亞丹斯密的意見，全部社會生產品，亦可分作這樣三部分——工資、利潤和地租——或更正確些說，可分為 $\Delta + \Gamma + \Pi$ （勞動力的價值加上剩餘價值）兩部分。亞丹斯密如此提出問題，打斷了自己解決整個社會資本再生產問題的道路。事實上，假使社會生產品只分為 Δ ——勞動力的價值和 Σ ——剩餘價值，那末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總額中就沒有與不變資本 Ω 相適應的部分了，因之，它也就不能夠實現了。亞丹斯密的根本錯誤，就在他不懂得勞動在商品經濟中的二重性，因之他便不能明白：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中不但包含着用於恢復勞動力的

價值和創造剩餘價值的新勞動，而且此外還包含着生產手段所含的一部分死勞動。同時，要把包含在生產手段內的過去的勞動，轉移於新出的商品，也是不需要化費任何附加的勞力的。工人除以自己的勞動創造用於恢復勞動力的價值和創造剩餘價值的新價值以外，同時把業已耗損的一部分生產手段的價值轉移於商品的價值。勞動有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之分，就抽象勞動說，它創造新的價值，就具體勞動說，它把包含在生產手段以內的舊有的價值轉移於新出的商品。

亞丹斯密不瞭解不變資本在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作用，而把社會生產的全部生產品歸納為收入，因之他不明白，生產手段生產專業和消費資料生產專業兩大類的比例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所有的意義。他不懂得勞動的兩重性，經常地把商品的使用價值跟它的價值混淆在一起，因此亞丹斯密不能夠理解生產品的價值形態和物品形態在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一體和矛盾，他不能明白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其原因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者，因其階級性的緣故，不能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殊矛盾。

所以，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能夠解決問題，至多如克宗者只能隔靴搔癢而已。只有馬克思纔正確地提出了問題，並且正確地把它解決了。

第一百零九節 整個社會資本在單純再生產條件下的運動

現在來研究在單純再生產的條件下，就是說當生產以同一規模不息重演，而資本家把他們所獲得的全部剩餘價值完全用於滿足自己消費的時候，社會資本是怎樣運動的，在價值和使用價值上，它的各部分是如何實現和抵補的。

我們業已知道，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品可視作 $O + V + M$ 的總和，生產這些商品所費的不變資本 (C) 的已被轉移的價值，和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附加於它的新價值 $(V + M)$ 都包含在這個總和以內。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裏所生產的無窮的各種各樣的物品，歸納為兩大類：一為生產手段，二為消費資料。在這兩類裏面，我們可依價值把生產品分為 $O + V + M$ 。

假定在製造生產工具的第一類裏面，總共投入資本五十萬萬元，其中四十萬萬元為不變資本 (C) ，十萬元為可變資本 (V) ；而在製造消費品的第二類裏面，總共投入資本二十五萬萬元。這裏為求簡單明瞭起見，假定兩者的資本有機構成都是一樣的，即同為 $C:V$ ，那末這二十五萬萬元中不變資本為二十萬萬元，可變資本則為五萬萬元。

其次又為簡單起見，再假定，兩大類裏面的榨取律都等於百分之一百；又假定資本連流通資本一樣，在一次生產週期之內，把自己的價值完完全全地轉移於新出的生產品。

如此其程式有如下的情形：

第一類——生產手段生產事業：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第二類——消費資料生產事業：

$$2000C + 500V + 300M = 3000$$

第一類生產事業的全部社會生產品，依其價值言，等於六十萬萬元，而且全為生產手段如機器、器機用具，以及各種補助資料。

第二類生產事業的全部生產品，等於三十萬萬元，全係消費資料。

現在先來看看在單純再生產之下，第一類生產事業的生產品是如何實現的。

首先是一部份的生產手段，經過交換，而在第一類生產事業內部各企業之間，就變賣了。因為生產過程一經完結，這類生產事業內部的機器、廠房以及其他不變資本的要素，都會經消損，而需要補充的。在第一類生產事業裏面，所有不變資本既為四十萬萬元，則其六十萬萬元的生產總額中，在第一類生產事業內部便可變賣四十萬萬元的生產手段。

如此留下來還未變賣的生產手段，則為二十萬萬元，其中一半——十萬萬元為生產時業已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可變資本）；別一半則為剩餘價值。這些剩下來生產手段能否在第一類生產事業內使用完呢？第一類生產事業內的工人，計得工資十萬萬元，他們拿這一筆款項所購買的，不是生產手段，而是消費品。資本家也是這樣，在單純再生產之下（我們在這裏所談的正是單純再生產），他們把所得的剩餘價值，完全用於滿足個人

的消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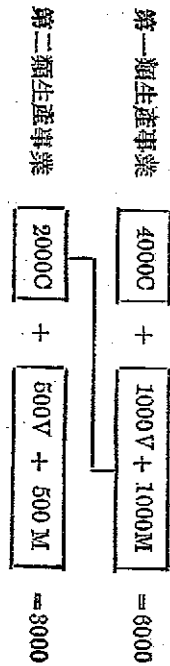
這就是說，剩下來的二十萬萬元的生產工具（相當於第一類生產事業裏面不變資本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在生產它們的第一類生產事業裏面，是不能實現的了。它們必需在第二類生產事業裏面來變賣，換取第一類生產事業裏面工人和資本家所需要的消費品。不過第二類生產事業也需要第一類生產事業的幫助，因為它的不變資本也需要更新的。只有在第一類生產事業裏面，纔能獲得新的機器、原料等等。第二類生產事業的不變資本既為二十萬萬元，則這類裏面的資本家，向第一類生產事業恰須購買二十萬萬元的生產手段。

第一類生產事業剛好，有二十萬萬元的生產手段，在同業內部不能變賣，正可滿足第二類生產事業的這一需求。

這就是說，第一類生產事業裏面的二十萬萬元的生產手段（即可變資本價值和剩餘價值）是與第二類生產事業的消費資料（當第二類生產事業不變資本的價值）相交換的了。這樣第一類生產事業的全部生產品便全部實現了。所留下的，還有第二類生產事業裏面十萬萬元的消費資料，還沒有實現。這些消費資料將在第二類生產事業內部用交換的方法來實現。事實上，第二類生產事業裏面的工人，得工資五萬萬元，資本家也得了相同的剩餘價值。第二類生產事業裏面留下尚未變賣的十萬萬元的消費資料，便作為滿足同業裏面工人和資本家的消費之用了。

這樣，兩類生產事業間的交換，可表示如下：

第一類生產事業（不變資本、剩餘價值）
第二類生產事業（工資、剩餘價值）



第一類生產事業在自己內部所實現的自己生產品適等於自己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第二類生產事業生產品實現於本類的數量，適等於自己的可變資本加上剩餘價值的數目。其餘的生產品則由兩類相互交換了；而且在單純再生產之下，兩類生產事業的商品，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纔能交換，就是第一類生產事業所需求的消費資料，就其價值言，適等於第二類生產事業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同時，第二類生產事業為與這交換而付出的消費品，就其價值言，亦須等於第一類生產事業的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顯然，要如此，必須第一類生產事業的 $V + M$ 須等於第二類生產事業的 C ，即 $C_1(V + M) = C_2C$ 。

這兒我們所講的例子，是引自馬克思的，在這個例子中，兩類生產事業的生產品所以都能夠實現者，是因為恰好相等的原故：第二類生產事業的不變資本等於二十萬萬元，而第一類生產事業的 $(V + M)$ 則等於十萬萬元加十萬萬元，即二十萬萬元。

所以馬克思的設計，是表明社會資本各部分在單純再生產條件下，補償的過程，而假定社會生產品的實現是合於理想的比例的。然而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矛盾卻在這兒一下子顯露出來了，這些矛盾必然地突破

這一平衡，而使社會再生產發生停滯和中斷。

在這些公式裏面，我們明顯地看到，在單純再生產之下，如馬克思所說，「不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間進行着一種不斷的流轉。」事實上，在第一類生產事業裏面，等於第一類生產事業不變資本的一部分生產品，因「本」類內各資本家互相交換生產手段之故，在本類內部就實現了。這種「不變資本和不變資本間的流轉，」並不加入於私人的消費以內。由此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大抵是靠生產手段行事的，並且有時是與私人的消費沒有關係的。不過只是有時罷了。因為一般說來，生產是不能離開消費而存在的；生產手段的生產，不是爲了他的本身而生產，歸根結柢，還是爲了生產消費資料的。馬克思說道：

「不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間的不斷的流通，起初是與個人的消費無關的，其意是說，它從未加入在個人消費以內；不過歸根結柢，這一流通還要受個人的消費所限制，因爲不變資本的生產從不是爲了它的本身而生產，它之所以運行者，只是因爲它是使用於那生產品歸於個人消費的生產部門吧了。」

所以，在這兒我們便暴露了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爲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所特有，而是生產社會性和私人佔有方式間矛盾的表現。因爲這一矛盾尖銳化的結果，遂發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

這種在單純再生產之下，在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轉中即已奠下根基的矛盾，從關於固定資本在這一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的問題上，也可以明瞭地看出來。

我們暫且假定，在單純再生產之下，固定資本每年消損的部份是相同的。但是你若注意到固定資本消損部

分（即需要抵補者）與其現有部分的比例是在不斷改變的，即今年消損的少，明年又消損的多，就可知知道，我們所假定的理想的平衡是必然要破壞的，雖然再生產的規模還是依舊不變的，其他的條件也是仍舊相同的。

這裏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是固定資本消損的，即要求補充的部份是增加了，那時第一類生產事業內所生產的生產手段，必感缺乏；結果，必然要使勞動和資本由這一類轉移到別一類生產事業裏面去，因而使單純再生產的行程也要暫時遭受破壞。

反之，假定在某一年內，固定資本消損的部份是減少了，那末生產手段也許感覺過多，而要走走上生產過剩，「就事之本身說來，這種過多並不是壞事，而且是一種好處，不過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它們成了壞事罷了。」（註）

（註）資本論第二卷三四一——三四二頁。

凡此都是說，馬克思的公式，除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社會資本的各部分是如何在實現和如何在抵補以外，同時並揭露了社會再生產運動的全部矛盾性，這一矛盾性使經濟危機甚至在單純再生產條件之下，都成了不能避免的現象了。馬克思說道：

「在再生產範圍不變之下，關於固定資本的這個例子是極堪注目的。經濟學家們，慣於拿生產^上中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的失卻平衡，來作為說明發生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至於這種失卻平衡可發生於固定資本的單純支持之下，亦可發生於假定的理想的常規生產之下，更可發生於現有的社會資本的單純再生產之下，那他們卻認為是一種從未聽見過的新說了。」（註）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一個主要特色，並不是單純再生產，而是擴大再生產的趨向。可是單純再生產卻不是單純的抽象理論。馬克思說：「甚至在已經從事積蓄的時候，單純再生產總是這積蓄的一部分，因而它可孤立地來加以考察，它是積蓄的一個實在因素。」(註)單純再生產是包括在擴大再生產裏面的一部份，同時，它已經暴露了為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矛盾，在擴大再生產中，這些矛盾更加發展了。

(註)資本論第二卷二八四頁。

第一百一十節 擴大再生產

現在來考查社會資本在擴大再生產之下，是怎樣實現和抵補的。

擴大再生產，須以一部份剩餘價值的資本化為前提，換句話說，須以一部份剩餘價值，不是用於滿足資本家的消費，而用於擴充生產把它變為資本為前提。要使一部份剩餘價值變為資本，必須在市場上要添購機械用具、機器、原料、補助資料以及勞動力。但是為了如此，事實上須有足供擴充生產的生產手段，而且這種生產手段，在數量上須要超出抵補業已消損的生產手段的需要以上。

除過附加的生產手段以外，還須具備附加的勞動力。馬克思說道：「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本身也是關心這的，它使工人階級永為靠工資生活的階級，這工資的水平，不但足夠維持自己的生活，而且須夠養育子女之用。此

種不同年齡的附加勞動力，是由工人階級自己每年供給資本家的，資方只是把他們跟業已包括在每年生產品以內的附加的生產手段結合起來罷了。所以剩餘價值的變為資本是業已準備妥當的了。」（註）

（註）資本論第一卷四七頁。

總之，只有具備必要的附加生產手段和工具，以及必要的附加勞動力的時候，擴大再生產纔有可能的。

在前面我們所引述的單純再生產的公式中，第二類生產事業所創造的消費資料，只夠供應兩大類生產事業工人和資本家對於消費品的需要，在這種條件之下，任何擴大再生產是談不到的。假定有些資本家，譬如是一類生產事業內的吧，他們想把他們所獲得的一部份剩餘價值用於擴充生產，那末在這種條件之下，他們便不能實現自己的這種願望了。因為在市場上，他們找不到爲了這所必要的附加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在上述的公式中，擴大再生產沒有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缺乏附加的生產手段，因爲這兒第一類生產事業所創造的數量，僅夠照從前的範圍更新兩類生產事業的生產而已。

顯然的，在政行擴大再生產的時候，須有若干的變動，茲拿第一類生產事業來作爲我們推論的出發點吧。茲假定資本家在完成生產的一個週期後，現在以擴大的方式來進行第二週期。

第一類生產事業在生產第一週期所出的全部生產品，等於 $CI + VI + MI$ ，即一定數量的生產手段。（註一）這批生產品中有若干即等於 CI 者，係用於恢復本類生產事業的不變資本，規模照舊，不增不減。可是這類生產事業的資本家，卻需要若干附加的不變資本，以擴充生產。顯然的，他們只有從自己的生產品中，換一句話說，從留

下尚未使用的 $(V+M)I$ 總數中，取得這筆款項。不過，第二類生產事業也要從 $(V+M)I$ 這一筆的款中取得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用以恢復本類的 CI 並加以擴充。）這就是說，從前在單純再生產之下，這 $(V+M)I$ 的全部生產品，曾整個兒地用於恢復 CI 的生產品。現在在擴大再生產之下，這一數目中，要包含若干的餘額，這餘額可以滿足兩類生產事業對附加不變資本的需要。

（註）此種原書假定資本的各部分在生產的一個週期內，經過消損，而把自己的價值轉移於製成品中。

由此可知，要打破 CI 與 $(V+M)I$ 間的平衡，而實行擴充生產，必須使 $(V+M)I$ 多於 CI 。為簡單起見，可用公式表現如下： $(V+M)I > CI$ 。

再來作進一步的研究吧。

我們業已說過，第一類生產事業的資本家，不但是給自己，而且是給第二類生產事業，製造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的。

第二類生產事業要能夠購得恢復和擴充自己不變資本所需要的生產手段，須有付出相當款項的能力。要辦到這點，第二類生產事業售給第一類生產事業的消費資料的數目，適等於它自己向它所要購買的生產手段的數目。別一方面，那第一類生產事業須有吞下第二類生產事業給它所供給的消費資料的可能；換句話說，第一類生產事業內工人和資本家對消費品的要求，須等於第二類生產事業方面對這些消費品的供給。兩類生產事業間這種互相交換的商品價值的平衡乃是單純和擴大再生產下社會資本補償的必要條件。

現在我們試用代數的公式，把這一平衡應用於擴大再生產。

假定第一類生產事業的資本家，從自己在第一生產週期內所獲得的全部剩餘價值中提出等於 I_1 的一部份，用於私人消費；又假定第一類生產事業爲了這個擴大生產週期所必須的可變資本等於 I_2 ，顯然的，第一類生產事業爲了滿足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和爲了滿足從事第二生產週期的工人的消費，向第二類生產事業需要購買等於 $I_{V1}+I_2$ 的消費資料。

假使第二類生產事業爲了擴充生產，要向第一類生產事業購得不變資本數目等於 I_{C1} ，那末兩方爲了順利銷售自己的出品，須要遵守下列的平衡：

I_{C1} （即第二類生產事業方面對第二生產週期所需要的不變資本的要求） $= I_{V1}$ （即第一類生產事業用於第二生產週期的可變資本，或第一類的生產事業第二生產週期的工人對消費品的要求） $+ I_2$ （即第一類生產事業用於滿足資本家個人消費的一部份剩餘價值。）簡言之如下：

$$I_{C1} = I_{V1} + I_2$$

爲了讀者更明瞭，擴大再生產下社會資本的抵補條件和由此而作出必要的結論起見，我們仍採用馬克思的公式來說明吧。

馬克思關於第一類生產事業所取的數字是跟單純再生產公式裏面所有的相同的，他並且假定第一類生產事業的資本家，把他們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的一半用於擴充生產，這樣他所擬定的擴大再生產起點的公式如

下。

第一類生產手段生產事業：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第二類消費資料生產事業：

$$1500C + 750V + 750M = 3000$$

第一類生產事業的資本家，在完成第一個起始的生產週期後，把他們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的一半，即五萬元，在下一生產週期中用於擴充自己的生產。他們拿這五萬萬元款項，來購買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即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諸要素。

至於這五萬萬元以怎樣的比率分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那要看第一類生產事業內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如何而定。

第一類生產事業的資本有機構成爲 $4000:1000$ 或 $4:1$ 。假定在生產擴大以後，這一比例還是保存如故，那末那第一類生產事業內資本家投作擴充生產的五萬萬元中，有四萬萬元須用以購買生產手段，一萬萬元用以購買勞動力。市場上可有值四萬萬元的附加生產手段嗎？從我們在前面所引的公式看來，它們是有的。所製造的生產手段，總共有六十萬萬元，其中四十萬萬元用於恢復第一類生產事業的不變資本，十五萬萬元用於恢復第二類生產事業的不變資本，尚餘生產手段五萬萬元。這五萬萬元的剩餘生產手段中，有四萬萬元用於往後擴

充本類的生產，這樣，還留下一萬萬元的生產手段，尚未實現，這一批生產手段，須給第一類生產事業擴充生產所添僱的工人換取消費資料，這些工人的工資適等於一萬萬元。

現在來看第二類生產事業的消費資料是如何實現的？十五萬萬元的消費資料，轉交第一類生產事業，來換取生產手段，以恢復本類（第二類）業已消損的不變資本；七萬萬五千萬元的消費資料，用於滿足本類（第二類）原有工人的消損費。如此，還留下七萬萬五千萬元的消費資料，還沒有實現，這七萬萬五千萬元的消費資料是第二類生產事業的資本家的剩餘價值。這些尚未實現的消費資料中的一萬萬元，用於滿足第一類生產事業附加工人的需要。第二類生產事業拿這一萬萬元的消費資料，可以換得同等數目的附加生產手段。這些附加生產手段的具備，也使第二類生產事業的生產，得以擴充。不過，除了附加的生產手段以外，還須有附加的勞動力。第二類生產事業裏面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例為 $15:1$ ，這就是說，在第二類生產事業裏面，生產手段既增加了一萬萬元，（假定它的資本有機構成也依舊未變），那末新添的工人的消費資料也須增加五千萬元。這些附加的資料，只有從那作為第二類生產事業內資本家的剩餘價值的七萬萬五千萬元中纔可提出來。

總之，七萬萬五千萬元的剩餘價值中，一萬萬元用於購買附加的生產手段，五千萬元用於購買附加的消費資料；六萬萬元用作第二類生產事業內資本家滿足自己欲望的款項。

這樣，在第二擴大生產週期開始的時候，便有如下的情形：

第一類（生產手段生產事業）

第一生產週期

生產品的價值.....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將剩餘價值提出一部份，用於擴充生產而添購

的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 400C + 100V = 500

在第二擴大生產週期 4400C + 1100V 500M

開始時生產品的分配

投入於生產者 資本家所消費者

第二類（消費資料生產事業）

第一生產週期的結果..... 1500C + 750V + 750M = 3000

將剩餘價值提出一部份用於擴充生產而添購

的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 100C + 50V = 150

在第二生產週期開始時..... 1600C + 800V 600

生產品的分配

投入於生產者

資本家自己所消費者

總之，在第二擴大再生產週期開始的時候，第一類生產事業的資本家，已有 4400C 與 1100V，第二類生產事業的資本家也已經有 1600C 加 800V 了（用於滿足資本家個人需要的一部份剩餘價值，在消費以後，已失掉了自己再生產的意義）

假使根據這同一的理由，以後再進一步把生產擴充下去，那未便有如下情形：

第二生產週期：
第一類 $4400C + 1100V + 1100M = 6600$
第二類 $1600C + 800V + 800M = 3200$ } = 9,800

第三生產週期：
第一類 $4840C + 1210V + 1210M = 7280$
第二類 $1760C + 880V + 880M = 3520$ } = 10,790

第四生產週期：
第一類 $7324C + 1331V + 1331M = 7985$
第二類 $1986C + 988V + 988M = 3872$ } = 11,858

第五生產週期：
第一類 $6442C + 1610V + 1610M = 9662$
第二類 $2342C + 1172V + 1172M = 4886$ } = 14,548

這些公式，是根據各生產部門社會生產品分配的理想平衡來表示抽象的變賣圖景的。然而這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生產是分配得宜的，而且是能夠分配得宜的。連資本主義其他的一切法則一樣，「實現法則」只能用不能實現的方法以實現之。」

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指明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社會資本的各部分如何可以抵補和社會生產品如何可以實現，同時並指明了那社會資本再生產中所有的矛盾。

從這些公式可以看出生產手段的生長實超出於消費資料的生長，這也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一個法則。所

以在社會資本基本門類的發展中，平衡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能平衡的。烏里雅諾夫曾因此而作了一個結論，謂甚至在分配得宜的理想而順利的實現之下，資本主義都有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即生產大規模地增加，而人民的消費卻增加的很弱（甚至停滯，以至於惡化）。生產手段的實現，較多於消費品的實現，這是從馬克思的公式中就可以看得出來的；由此又可得個結論說：「生產力愈發展，則它跟那消費關係所藉以建立的狹隘基礎的矛盾也愈厲害。」（馬克思語。）（註）

（註）列寧全集第二卷四二三頁。

所以，再生產的公式告訴我們，「甚至在完全分配得宜的理想而順利的實現之下，」在社會資本的運動中，那些在前面我們考察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基本特點時所指出的矛盾，仍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在前面所考察過的那社會資本在單純和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的運動公式，其目的是在以一般的方式表明我們在前邊所詳述的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特徵，以別於個人資本的再生產。

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上，社會資本再生產的過程要複雜得多；資本的再生產是與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同時並進的；參加社會資本流通過程的還有貨幣；再生產的進行，還有種種困難，如停滯，危機等。

第二十五章 對馬列社會資本再生產說曲解的批判 馬克思公

式應用於蘇聯經濟的問題

第一百十一節 評社會民主黨對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說的曲解

社會民主黨曲解了馬克思關於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學說，他們認謂馬克思想用自己單純和擴大再生產的公式來證明資本主義再生產發展中是盛行着平衡的原則。

對馬克思公式作如此解釋的，最顯著的要算布蘭達爾了。他說道：「馬克思關於不斷擴大的經濟，居然找得了兩類生產間的平衡關係。所以，對兩類生產間交換關係的研究，老實地說，曾使馬克思證實了塞伊關於銷路的理論。」（註）布蘭達爾竟把馬克思看成庸俗的經濟學家塞伊，證明了他深刻的墮落。塞伊，我們知道，是個主張御用的生產服務說的辯護士，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任何生產過剩是沒有的，因為物之互換，買與賣之間是均衡的，單由塞氏的這一觀點，就可看出，布蘭達爾對馬克思的學說是曲解到什麼地步了。

（註）布蘭達爾：現代經濟與其法則，總文版一六二頁。

所以，布蘭達爾是替資本主義制度作辯護的，他想把塞伊資本主義生產協和的觀點，資本主義生產中沒有

矛盾和沒有生產過剩可能的見解，加在馬克思的頭上。（事實上，馬克思對塞氏的見解，曾加以嚴厲的抨擊。）

馬克思對於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過程的見解則反是。他證明，這一過程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深刻矛盾，放在最前列了。事實上這深刻的矛盾不是走向了平衡與和協，而是走向了失卻平衡，是走向了生產過程的遭受種種困難和中斷。馬克思說道，「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方式，這件事實本身便造成了與這個生產方法相適應的正常交換，因而以及單純和擴大再生產正常行程的某種條件，這條件終於變成了再生產非正常行程的種種條件，變成了發生危機的無數可能性，因為在這種生產本身的自發形成的制度之下，均衡只是一種偶然吧了。」（註）

（註）資本論第二卷三六二頁。

高利雅諾夫曾竭力擁護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學說的真正戰鬪的革命的含義，他更發揮了這一學說，而譏笑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西斯蒙第和俄國民粹派，西斯蒙第和俄國民粹派認為無平衡的發展是不可能的。烏利雅諾夫說道：

「親愛的西斯蒙第以為「非平衡」的發展不是一種發展（我國的民粹派也是這樣想的），他以為這種非平衡性不是某一社會經濟結構和運動的法則，而是立法者的「錯誤。」」（註）

（註）列寧全集第二卷二〇頁。

這裏社會民主黨也竭力在塗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不能消除的矛盾，而用馬克思的大名做擁護，來大幹

其擁護資本主義的工作。

布哈林氏也以均衡論的精神來研究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譬如據布哈林的意見，馬克思在他的再生產公式中是想證明「日益生長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易變的均衡是有可能的。」（註一）布氏認為這些公式中含有社會總生產各部分間的均衡的可能性」（註二）

（註一）布哈林帝國主義與資本的蓄積，一九二八年版，五頁。

（註二）布氏全集十一頁。

托洛茨基派關於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問題（其他問題亦然）也是站在均衡論的立場上的。譬如托派的理論家普利奧布拉斯基在其許多著作中都是把馬克思公式當做均衡的公式來研究的。在這個問題及其他問題上，機械派的均衡論竟成了塗抹資本主義矛盾的工具了。

第一百十二節 評杜干巴蘭諾夫斯基的市場說

杜干·巴蘭諾夫斯基利用「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學說，尤其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來，「證明」資本主義是有協和發展的可能。

馬克思在其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學說中，證明謂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消費的增加實快於個人消費的增加，生產工具的生產實超出於消費資料的生產以上云云。

杜干·巴蘭諾夫斯基根據這個正確的原則，很聰明地卻得了個根本不正確而怪誕的結論，謂資本主義的生產，一般是能夠不依存於消費而發展的。杜氏說道：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技術的進步，則有用生產手段的消費來代替人類消費，以損失社會消費的趨勢。

「不過這種生產手段的生產消費對於人類消費的相對的代替，會不會引起在市場上不能容納的多餘生產品呢？自然是沒有的。……用機器來廣大的代替工人，本身並不能使機器成爲多餘而無用的東西。即使所有的工人，都被機器代替了，只留下一個工人，在此種情形之下，這個唯一的工人還要駕御全部巨大的機器，利用它們來製造新的機器和資本主義階級的消費品。工人階級是消滅了，但是這使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品的銷售並未發生困難。資本家自己可獲得大量的消費品。一年內所出的全部生產品由次年資本家的生產所吞盡了，倘若資本家想從事積蓄，而願意節省自己的消費，這也是可以辦得到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家消費品的生產，定要減少，而社會生產品的大部分則成了生產手段，此項生產手段以後便可用以擴充生產。比如，所生產的是鐵和煤吧，它們仍可用於擴充煤鐵開採事業的。下年度煤鐵事業一擴大，便可吞沒上年度所生產的煤鐵，如此不斷地下去，直可到此種天然礦產採掘盡淨爲止。」

這樣，杜氏的全部理論，歸納起來，便是說生產可不依存於消費；資本主義的市場，在各門生產間勞動平均分配的條件下，可單靠生產而無阻礙地發展，而危機的發生，無非是由於均衡的破壞所引起吧了，而均衡的破壞，彷彿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無政府狀態所使然似的。

杜干·巴蘭諾夫斯基的理論，根本上是不對的，就其本質講則是替資本主義辯護的。

自然，生產手段的發展較快於消費資料的發展，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大特點。但是由此而得個結論，以為生產是與消費沒有關係的，那就大錯而特錯了。歸根結柢，凡生產手段的生產定必使消費資料的生產為之擴大。凡機器即使它們是為了製造新的機器而製造的，但是歸根結柢，還是經過這種機器或是這種機器所製造的機器，而使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為之增長的。機器製造的愈多，則勞動生產率 and 所製造的消費資料的總額亦愈多。烏利雅諾夫說道：

「歸根結柢，生產的消費（生產手段的消費）常與個人的消費相聯繫，而且是常依個人的消費以轉移的。但是資本主義的特點，一方面是力謀無窮的擴充生產的消費；無窮的擴充積蓄和生產；另一方面，則是民衆的日趨無產化，使個人消費的擴充受了極狹隘的限制。」（註）

（註）列寧全集，第二卷四〇〇頁。

這個矛盾是從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發展而來的。杜干·巴蘭諾夫斯基想「援引」他所曲解的馬克思的學說，把這個矛盾隱蔽起來。杜氏在馬氏威權掩護之下，力謀替資本主義掩飾和擁護。

第一百十三節 評盧森堡的再生產學說

我們剛說過，杜干·巴蘭諾夫斯基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充，單靠生產手段就可以了，而是跟消費沒有關

係的；但是盧森堡卻說，非吸引非資本主義的份子如農民，手工業者，以及殖民地的人民，則資本主義社會就不能實現以往後擴充生產的資本主義利潤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社會兩大類生產事業裏面，生產品的價值係分爲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及剩餘價值（M）。在單純再生產之下，第一類生產手段生產事業把自己的一部分生產品，在自己內部就實現了，這一部分生產品等於恢復業已消耗的不變資本所必要的數目。另一部份生產手段，即作爲第一類生產事業的可變資本（V）和剩餘價值（M）所包含者，是和第二類生產事業的（C）所包含的消費資料相交換了。至於第二類生產事業的 V+M 所包含的消費資料，是在本類裏面實現了。據盧森堡說，實現在這兒是遇不着任何困難的。

據她的意見，擴大再生產則反是。這裏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之下，那體現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商品是如何實現的呢？資本家們不能把它們買來用以滿足自己個人的消費，因爲「資本家把自己的剩餘價值，不完全盡淨正是積蓄的基礎。」（註）

（註）盧森堡資本的積蓄。

據盧森堡的意思，購買這些商品的，也不是工人，因爲「資本階級付給工人階級的，僅是社會生產品的嚴格決定的一部份，其數適等於可變資本。所以，工人購買生活資料，只是把他們從資本階級方面所得的工資——其付出的數目等於可變資本——抵償給資本家階級罷了。」（註）

（註）盧森堡資本的積蓄。

資本主義社會的其他各階段——譬如官吏、軍人、宗教家、學者、藝術家等——也不能購買這一部份生產品，因為他們都是靠剩餘價值或薪水來養活的，「未具有任何獨立的購買力的來源。」

假定包含利潤而用作積蓄的剩餘生產品，每年由資本家相互交換，而全部作為擴大生產之用，「那末——據盧森堡的意見——這無異於在空地上兜圈子，無異於為了生產而生產商品，而且也許從資本的觀點看來，是荒唐之至的事情。」（註）

（註）盧森堡的積蓄，反批評。

所以，盧森堡由此做了個結論，謂這部份生產品的購買者，只有非資本主義出身的代表者。在「純粹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即只由資本家和工人所構成者）據她的意見，那用作積蓄的一部份利潤是無法實現的，因而蓄積也是沒有可能的。

俄國的民粹派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他們認為俄國的資本主義是沒有根基的，其理由便是說剩餘價值非靠國外市場，似乎就不能實現，但是國外市場已被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所佔據，因之據他們的意見，後進的俄國資本主義是沒有發展的可能。

我們從考察馬克思的學說中曉得，一部分剩餘價值曾體現為附加的生產手段和工人的消費資料。因此，就其物品形態說，這一部分剩餘價值是積蓄起來，作為往後擴充生產之用的。但盧森堡卻認為這一部份剩餘價值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不論工人或資本家都是不需要這些商品的。盧森堡的這種斷言，我們是不能同意的。自然，在

前一生產週期內作工的工人，對於消費資料不能發生附加的需要。但是，下一生產週期中新添的工人卻有這個需求。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附加的勞動力，只有增多，不會減少。資本家要想擴充生產，必然要添僱工人，此種新添的工人，對於消費資料便提出了補充的需求，其數量則等於他們的工資。同時，資本家爲了擴充生產，也須要購添生產手段。所以，用於擴充生產上的一部分剩餘價值，是這樣實現的：其中一部份資本家用以開銷新添工人的工資，那些新添的工人便拿這些錢購買了他們所必需的消費資料；別一部份，則由資本家換取擴充生產所必要的附加生產手段而現實了。

盧森堡反對這樣解決她所提出的問題，唯一的理由，說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結果只是「兜圈子」，「從資本的立場看來，爲生產而生產商品是毫無意義的一回事。」

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最主要的一個特徵，恰恰就是，爲積蓄而積蓄，爲生產而生產，因爲資本家的目的，是在追求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所以纔如此。也正是這推動着資本家去無窮盡地擴充生產。不僅此也，因爲有其他資本家競爭的原故，積蓄對於資本家也是客觀的必要。生產的擴充和剩餘價值的增加，便是表示資本威力和權勢的增加。同時也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佔有的矛盾更銳利化；這個矛盾和其銳利化的表現，便是生產增加和羣衆消費能力有限間矛盾的加深。

盧森堡爲解決她所提出的問題，特注意國外市場，這和民粹派所作的相同。但是把國外市場拉在裏面，在實質上並沒有解決問題。烏里雅諾夫在其反民粹派的關爭中，把這援引國外市場的意見駁得體無完膚。他說道：

「事實上，拿國外市場來解決『實現』問題，是否含有健全意義的原子呢？所謂實現問題者，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品的每一部份，就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和其物品形態（生產手段，消費品，尤其必須品與奢侈品）說，怎樣在市場上能找到別一部分生產品來代替它的意思。顯然這裏須把對外貿易，撇開不管，因為注意它並未使問題的解決向前推進一步，而只是後退，把問題由一個國家轉移到別的國家裏去吧了。」（註）

（註）列寧全集，第三卷二二頁。

我們曾經所得的結論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剩餘價值，不借助於國外市場和非資本主義份子是可以實現的。

這是不是說，資本主義可以沒有國外市場而進行或者可以沒有困難和危機而發展呢？絕不是這種意思。盧森堡和民粹派的錯誤，並不在於他們承認國外市場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必要性，而是在連烏里雅諾夫所說的一樣，「拿國外市場來說明價值的實現，這等於沒有說明。」（註）

（註）列寧全集，第三卷三八頁。

「國外市場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必要，並不是取決於社會生產品（尤其剩餘價值）實現的法則；而是取決於這一點，即資本主義僅是廣大發展的商品流通的結果，而商品的流通業已打破了國家的界限。所以絕不能說資本主義是沒有國外貿易的。」（註）

（註）列寧全集，第三卷二九頁。

盧森堡和民粹派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困難，是在剩餘生產品的實現中，也是不對的。事實上，這些困難在社會生產品各部分實現的時候都是發生的。「不僅那抵補剩餘價值的生產品（或一部份的生產品）就是那抵補可變資本的生產品；不僅那抵補可變資本的生產品，就是那抵補不變資本的生產品；……不僅那以消費資料方式而存在的生產品，就是那以生產手段方式而存在的生產品，同樣都是在種種「困難」中，不斷的動搖中實現的。」（註）

（註）列寧全集二卷三三一—三四頁。

盧森堡的蓄積理論，認為擴大再生產的基礎是資本主義體系和非資本主義成分間的外部關係，因而她隱蔽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內在矛盾。這種內在矛盾在單純再生產之下即已顯露，而在擴大再生產之下更其發展了。

再則，盧森堡的理論，以為積蓄沒有非資本主義的成分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必然要得出，資本主義自動滅亡的結論。她說，隨着非資本主義份子的捲入資本主義體系以內，資本主義便逐漸喪失了積蓄的可能；因之，非資本主義份子的消滅，遂使積蓄成爲完全不可能，結果，資本主義不經社會主義的革命自然而然地就會滅亡了。顯然的，這種理論要使勞苦大衆脫離他們革命的鬭爭，而是極危險的。毋怪乎現在各色各樣的「左傾」社會民主黨（托洛茨基派亦在內）都抓緊了這個自動滅亡的理論，想利用它叫工人放棄革命的鬭爭。（註）

（註）在本書下冊批評反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時，還要述及盧森堡這個理論的。這兒要注意的，盧森堡反馬克思主義的蓄積說，誤她的「

般的機械論的方法論，尤其跟她的交換概念有著密切關係。同時，跟她對於革命戰術和策略的許多重大問題，大半與少數派的錯誤亦有關係。

第一百十四節 馬克思的公式應用於蘇聯經濟的問題

蘇聯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要求各門工業和農村經濟間勞動和生產手段的分配，須有相適應的比列。生產手段生產事業，乃農村經濟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因此，它要求費於生產手段生產事業的勞動和生產手段，須比費於其他各門工業者要多些，以便保證工廠、集體農場，以及國營農場生產工具的供給。它同時要求基於集體化和富農的消滅，農村經濟中生產的合理化，亦須有保證。它要求對勞苦大眾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須造成不斷提高的條件。

我們知道，在蘇聯經濟中，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間的矛盾是沒有存在餘地的。所以，蘇聯的經濟也不知有生產增長與民衆消費有限的矛盾，這矛盾在資本主義之下乃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而且明瞭地表現於社會資本循環的過程中。

因之這兒發生了一個問題：我們在前邊所研究的馬克思的單純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公式能否應用於蘇維埃經濟條件下的再生產呢？

布哈林在其過渡時代的經濟一著中，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末日，也是政治經濟學的末日。」烏利雅諾

夫在該書天頭上面評道：「這是不對的。甚至在純粹的共產主義時代，也有 $IV+M$ 對 IIc 和積蓄的問題。」其意思是說，甚至在純粹的共產主義條件之下，全部社會生產品的分爲兩大類，及分爲消費與積蓄兩大部分的方法，還是有意義的。因此可說，馬克思的公式，可以應用於蘇維埃的條件。但是從此得個結論，謂它們可原模原樣的應用於蘇維埃的經濟，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這在根本上，是同馬列主義者對這些公式的了解背道而馳的。馬克思，昂格斯，以及列寧都把這些公式不是視作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均衡」的公式，而是視作表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社會資本在價值和物品形態上如何抵補的公式。烏利雅諾夫曾再三著重地指出，說這是暗中包含着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全部矛盾的一種公式。

我們知道，蘇聯現在所行的是實行建設社會主義的普羅獨裁制。顯然的，社會生產品的分爲 $O+V+M$ （因爲這是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的）已不適於蘇維埃經濟的條件，不過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兩大類的劃，在蘇維埃經濟的條件下還是有意義的。普羅獨裁制把勞動和生產手段分配於這兩大類，以及分配於這大類裏面各部門間的比例，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是跟資本主義的不同的。事實上，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前提，須將那資本主義制度遺留給蘇聯的生產手段、生產事業與消費資料生產事業間的比例，加以根本的改變；農業的集體化，勞動大衆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的增長，其所需要的比例，也須跟在資本主義之下所形成的不同；在資本主義之下，我們知道，農村與城市間的對立是一天天加劇了，隨着技術的發展而來的則是勞動大衆的絕對與相對的赤貧化。蘇聯生產手段生產事業與消費資料生產事業間的原則上的差別，在原則上，也須以別種實現的方

法爲前提：假使在資本主義之下所盛行的是無政府狀態，而趨於平衡的傾向則表現於它經常破壞的話，那末蘇聯的普羅獨裁制則是以有計劃而積極指導的程序來實現社會主義關係的擴大再生產和對此所必要的比例的。

第九篇

剩餘價值的轉變為利潤

平均利潤及其下降趨勢

第二十六章 生產費與利潤 利潤率

第一百五十五節 緒論

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質以後，我們曾進而討論在其基礎上所滋長起來的資本流通的過程。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在資本主義現實上全部資本運動即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合而為一的具體形態。

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內在法則的時候，曾經揭露了資本主義榨取的根源，而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兩個基本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間的矛盾從何而發生，以及這個矛盾怎樣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增長加深起來。

然而直到現在我們是假定，每個工人只是直接受「自己」的資本家所榨取的，那資本家利用自己對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的獨占地位，購買工人的勞力，完全佔有了工人所創造出來的全部的剩餘價值。

現在我們在考察整個資本運動的具體形態的時候，便可明白，在現實上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我們看到，每個資本家所佔有的，並不是工人所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而在資本運動的過程中剩餘價值是分配於各工業資本家了。其次，我們看到，工業資本在其循環過程中所執行的各個機能，是和工業資本脫離，而成了特殊形態的資本

——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機能。這些資本的代表者，及資本主義企業所佔的地皮的所有者，他們都分得了一部分那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所以，在以後研究整個資本（生產和流通的統一）運動過程時，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社會裏兩個基本階級間的矛盾，已不像從前那樣的單純，而在資本主義具體現實中則採取了更複雜的形態。

首先，我們連以前一樣，仍假定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僅有工業資本家，他們每個所得的剩餘價值，適等於「他的」工人所創造者。只有我們揭穿了工業資本家各個集團間的區別和他們互相重新分配剩餘價值的原因，纔能說明，工人不單是受「自己的」資本家所榨取，並且是受所有工業資本家所剝削的。且只是說明這層以後，我們纔能明白，整體的社會資本的各個機能是彼此分離的，商人、銀行、地主各個集團是孤立的，跟工業資本家在一起同參加對工人的榨取。

第一百十六節 生產費

工業資本家為開始生產和獲取剩餘價值，他必需事先在自己的企業中投下一定數量的資本。這筆資本在生產商品時逐漸地消耗，每件商品化去一定數量的用於購買機器、廠房、原料、副料，等的不變資本和用於開銷工資的可變資本。

譬如資本家所有的機器和廠屋計一萬元，在其可用的期間，計製造了一萬件商品。又假定生產每件商品所

需要的原料和副料爲二元，該資本家所僱用的工人，每週工資總共爲一千元；同一時期內可製出商品五百件；則每件商品的生產費如下：

不變資本中固定部分的費用……………10,000；10,000 卽 1元

不變資本中流通部分的費用…………………………卽 2元

可變資本的費用…………………………1000；500卽 2元

計每件商品所化了5元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每件商品所化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卽爲資本家每件商品的成本費或生產費。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商品的賣價必高於其生產費，因爲它還包括利潤在內，沒有利潤可得，則商品的生產對資本家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了。

商品一經出賣，則資本家便有利潤可得，因爲商品的價格不是由它的成本費來決定的，而是由價值來決定的，這價值就是生產該商品社會所必需的一定數量的抽象勞動。商品的價值高出於它的成本費；生產它所費的勞動，大於資本家所費的資本。事實上，生產商品和它的價值，所需的勞動相等於什麼東西呢？我們知道，每件商品體現着兩種勞動：（一）爲轉移於該商品的一部分不變資本所含的勞動；（二）爲活的勞動，這活的勞動一是償還那業已消耗的可變資本的價值；二是創造額外的新的剩餘價值。所以，商品價值的大小，可用 $O+V+K$ 的總和以表示之；而商品的生產費則，可用 $O+V$ 的總和以表示之。（註）

(註)自然這裏不是就整個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而言，而僅指其化於每件商品的部分而言。

因此，我們看到，勞動的消耗即生產商品所必需的費用，是跟資本的消耗，即資本家的生產費不同的。

在現實上，商品的價格不是取決於資本的消耗，而是取決於它的價值即體現於它的勞動；這裏還包含着那創造剩餘價值的剩餘勞動在內。不過計算資本消耗的方法，或如馬克思所說，計算資本主義生產費的方法，也有着同樣現實的意義。它反映着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上，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是生產資本的若干價值，以後爲了使生產過程繼續下去，這一部分經過流通而又變爲生產資本了。

所以，在資本的循環中，資本主義的生產費是跟勞動的實際消耗分離的。這勞動的實際消耗遠出于資本主義的生產費以上。

因此，資本主義關係的拜物教性，更其加強了。因爲資本主義的生產費掩蔽了商品的實在價值；它們隱蔽着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工人的剩餘勞動，這勞動也是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的一部分。事實上，在計算生產費——資本的消耗時，定會發見資本家出賣商品時所實現的剩餘價值，似乎是生產費以外的附加額，它似乎跟生產中的費用毫無關係，因而它似乎是在流通過程中生產的。而剩餘價值係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它算在真實的生產費——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以內，流通不過是實現那價值過程中所創造者，這些事實都被隱瞞起來了。

同時，資本家計算生產費（註）的方法，並抹殺和隱蔽了資本各個部分在創造剩餘價值中的各種不同的作

用。

(註) 簡單地說，所謂「生產費」我們處處係指資本主義的生產費——資本的化費而言，它是跟實在的費用——勞動消耗不同的。

我們知道，不變資本本身是不能創造價值的；它的價值，只是藉助勞動轉移於製成品上面去罷了。(註) 可變資本即活動過程中的勞動力，不是把自己的價值轉移於製成品，而是創造新的價值，這新的價值不單完完全全地償還了可變資本的價值，而且此外還創造了餘額——剩餘價值。

(註) 它是全部還是部分地轉移，這兒並不重要。

這兩部份資本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費中是煙消雲散了。資本家化費的，有不變資本，也有可變資本。他把這些化費跟他在出賣商品時所實現的剩餘價值分開了，因為這些化費，他仍要收回作恢復生產之用的。他所實現的剩餘價值，便是他除了恢復生產以外的收入。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費，經過流通過程而又和利潤一同返歸資本家了。它的多寡似乎是不關重要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價值上的一切變化，似乎是跟它們沒關係的。可變資本以生產形態所起的特殊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也被抹殺了。

假定在生產某一商品時，所化費的不變資本為三元，可變資本為一元，則榨取率為百分之二〇〇%。顯然的，不變資本的價值轉移於所製造的商品，不多不少適等於三元；以生產形態活動的可變資本，則創造了新的價值，這新的價值，超過其原有價值百分之二〇〇%或二元。我們看到，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不同，而使價值為之增加了。不過，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這種差別在生產費中是隱蔽起來而消失了。假使生產某一商品所化費的不變

資本爲三元，則這三元就絲毫不變地加入生產費裏面。不過那一元的可變資本也以原來的加入於生產費中。至於一元「增殖」爲三元之事，對於生產費沒有任何的意義，因爲剩餘價值不是包括在它們裏面的。如此，生產這件商品總共化去了四元的資本，這四元便是那件商品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費。恢復所損失的資本，所需要的也不過四元。那由可變資本所創造的兩元剩餘價值，似乎是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毫無關係的了。

這裏，可變資本的費用即開銷勞動力價值的款項，係採取了勞動價格的形態。這我們在研究工資時就已經知道，當時我們會弄明白，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特徵的關係，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則採取了支付工錢的形態。資本家從工人方面取得了勞動生產品，認爲這勞動（不是勞動力的價值）他們在化費可變資本時業已完全付酬了，工人並沒有創造新的價值（即補償可變資本的價值，和剩餘價值者）工人只是把自己勞動的價值由可變資本轉移於製成品吧了。這使生產費更加具有了拜物教性，而抹殺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間的一切差別。

總之，生產費一範疇掩蔽了資本主義榨取的根源，剩餘價值的來源。它掩蔽了資本的劃分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掩蔽了資本各種形態的原則上的差別，掩蔽了資本各部分在轉移價值過程中，即在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過程中所起的各種不同的作用。

這裏要注意的，就是唯心派，他們否認商品拜物教的客觀性，而認爲商品拜物教是人們的虛偽的主觀的表象；我們則反是。我們要特別指出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生產費上的神物教化，並不是人們腦海中所玩的花樣。資本主義的生產費與價值的分離，「經常地表現於商品生產的實踐中。」（註）只有基於資本主義生產和

流通的客觀的特徵，人的腦海中纔能發生虛偽的表象，而為它們的反映。資產階級的科學利用這種虛偽的表象來掩蔽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來掩蔽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人的關係。

(註)《資本論》第三卷，第四頁。

第一百十七節 利潤和利潤率

在講生產費時，我們的注意力會集中於商品價值的一部份——轉移於商品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和勞動過程在該商品上所償還的可變資本的價值。現在我們來研究商品價值的另一部份——剩餘價值吧。

剩餘價值是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所以，那在生產形態中的可變資本，便是剩餘價值的唯一來源。不變資本的本身不能創造剩餘價值，不過是創造它的條件吧了。

某一資本家的可變資本愈多，則對工人的榨取率愈高，對工人的榨取率愈高，則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也愈大，其不變資本的多寡是無關係的。

然而，這不是說，資本家在不變資本中投了多少對他沒有關係呢？絕不是的！每個資本家可以支配而投入生產的款項是有一定的數目的。不變資本的數量愈大，則可變資本的就愈少；反之，可變資本愈多，則不變資本也就愈少。

在考察生產費的問題時，我們業已看到，資本家是把一切生產費（不變資本的和可變資本的）和剩餘價

值對分得很清楚，剩餘價值是生產費的附加額。資本家是把工人在一定時期內（例如一年）給他所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跟他所投入於生產的全部資本作比較的。

這一比較，便確定了該企業對資本家的有無利益。

假定有兩個資本家，其資產所孳生的剩餘價值量相等，就假定每年為三萬元吧。

但是其中一個（例如是火柴廠主）投入於自己事業的資本為十五萬元，而另一個（紡織工廠主）則投入三十萬元。

這是否說，這兩個資本家因剩餘價值量相等，便認為他們的企業都是同等地有利呢？顯然不是的。前一資本家所投入的資本，每元可得 $\frac{30000}{150000} = 0.2$ 即二毛進款；而後者，每元只能得 $\frac{30000}{300000} = 0.1$ 即一毛的進款。就是說前者的企業要比後者的有利得多了。

總之，我們爲了決定資本家對工人榨取的程度，是把剩餘價值跟可變資本作比較；而資本家爲了決定自己企業的有無利益，是把剩餘價值跟全部資本作比較；這兩者間的關係就是表示他企業的收入的程度。

剩餘價值既是跟全部資本作比較的，則其結果令人以爲剩餘價值的來源似乎爲資本的一切部分，似乎不
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同是它的來源。剩餘價值係由勞動所創造之事，跟在生產費中一樣，是被隱蔽，被抹殺了。這裏我們又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關係的假面具和拜物教化。

「剩餘價值，被認爲是全部投資的產物，而變成爲利潤的變態了。」

這裏我們驟然看起來，利潤跟剩餘價值是一個東西，不過形式略為模糊吧了，這模糊的形式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所必然發生的。」

(註)資本論，第三卷第十頁。

顯然，剩餘價值的變為利潤，不是人們主觀表象的產物，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徵中所產生出來的，而有着客觀的必要性。問題並不在於資本家願意把他所得的剩餘價值跟他所化費的全部資本作比較。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之下，收入相等的兩企業中，那投資較少的一個較為有利，這是跟資本的家觀念和願望沒有關係的。根據反映在人們腦海中的事實，必然要發生出這樣一種觀念：似乎全部資本都是同樣參加創造剩餘價值的。

所以，跟全部資本相比較的剩餘價值採取了利潤的形態。剩餘價值對全部資本的比例，對資本家可以決定其企業的有無利益，它名曰利潤率（普通是表現於百分比）。

馬克思曾以 P^1 來表示利潤率。假定某一資本家以利潤的方式實現了全部剩餘價值，則利潤率可表示如下：

$$P^1 (\text{利潤率}) = \frac{M (\text{剩餘價值})}{C+V (\text{全部資本})}$$

我們所謂利潤率者，即剩餘價值對全部資本的比例，其意係指在一定時（普通為一年）期內所獲得的剩餘價值。

利潤率係表現剩餘價值跟全部資本的比例，它總是低於表現剩餘價值跟可變資本比例的榨取率。例如，假定某資本家有可變資本十二萬元，可變資本三萬元，從他的工人身上可得剩餘價值三萬元，則由其資本所產生的利潤率，即等於 $\frac{30000 \times 100}{150000}$ 即 20%，而榨取率則為 $\frac{30000 \times 100}{30000}$ 即 100%。

盡可能地獲得最大的榨取率，這便是個資本家所努力祈求的目的。

假定在兩個資本主義的企業裏，作工的人數一樣，其榨取率也相同，又假定其中一個的利潤率較高，一個較低，則可以說，前一企業較後一個企業為有利。把資本投在任何地方——投在製釘廠也好，或投在棺材廠也好，——對資本家都不關重要，而他最關心的是把資本投到利潤率較高的地方去。

第一百十八節 決定利潤率高度的諸因素

利潤率的高度是依據那些條件來決定的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仍假定各個資本家是把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都能完全實現的。

利潤率既是由剩餘價值對全部資本的比例所構成，則在其它條件相等之下，如利潤量愈大，則利潤率也愈高。利潤量是依據可變資本的多寡和榨取率來決定的。

總之，從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剩餘價值量愈大，則榨取愈利害，榨取愈利害，則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則利潤率也愈高。

不過利潤率的增加的百分率，並不跟榨取率的增加是成正比例的。

假定有三十萬元的資本，榨取率為百分之十，其所產生的剩餘價值為三萬元，這裏利潤率則為百分之三。
又假定榨取率還增加了百分之一，那時剩餘價值也隨之增加，而為六萬元，在這種情形之下，利潤率等於

$$\frac{60000 \times 100}{300000} = 20\%$$

如此，利潤率僅增加了百分之一。

不過，我們撇開百分率不講，而以榨取率和利潤率所增加的倍數來說，則兩者都增加了兩倍。

但除利潤量（可變資本的數量和榨取率）外，利潤率也受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流轉速度的影響，而變化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愈高，即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愈多，則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利潤率愈低。

事實上，剩餘價值只是由可變資本產出來的。利潤率既由剩餘價值對全部資本的比例來決定的，顯然，它是依據可變資本的大小，是依據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例以轉移的。資本有機構成愈高，即其中可變資本所佔的比例愈少，則利潤率也愈低。

假定有兩個企業，其資本同為三十萬元，榨取率同為百分之二〇，資本流轉的速度也相等。但是其中有一家企業，其資本有機構成為 80:20，而別一家則為 40:60。那時，第一家企業中可變資本為七萬五千元，而第二家企業則為六萬元。因此，第一家企業工人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即等於七萬五千元，而第二家企業僅有六萬元了。

所以，在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第一家企業中，其利潤率等於 $\frac{75000 \times 100}{300000}$ 即 25%；而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第二家企業，其利潤率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僅等於 $\frac{60000 \times 100}{300000}$ 即 20%。

利潤率對資本有機構成的依存性，及其隨着不變資本相對的增加而降低，此種情形便迫使資本家尋找種種方法，以節省不變資本，其法即是延長工作時間。工作時間的延長，可使原料的消耗增加，但不須額外化去不變資本的主要部份——廠房、機器了。生產的擴大，也可使不變資本為之節省，因為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在同一技術之下），大企業中，對於每個工人所費的不變資本，比在小企業中為少。此外，如機器的低廉，以低廉的代用品去代替高貴的原料，利用廢物等等，也可使不變資本為之節省。所有這些種種方法，都可以提高資本家的利潤率，但是隨之而來的，則是對工人權取的增強，勞動條件的惡化，勞動大眾消費品的質量的惡劣。

資本有機構成對於利潤率高度的意義，便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資本流轉的速度有什麼意義。

我們業已知道（一百零四節），資本流轉的愈快，則在其他條件相等之下，在同一時期內，用同樣資本，可由工人身上榨得的剩餘價值量也愈大。

由此可以明白，資本流轉的愈快，則資本家在相同時期內所得的利潤也愈多，利潤愈多，則利潤率也愈高。

所以，資本家認為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的流轉，稍一遲緩，便是自己的直接損失。在自然經濟條件之下，地主的倉庫裏往往滿堆着好幾年不用的存貨；但是資本家把買來的原料存放好幾年，是很少看見的。棉花存放在紡織廠的棧房裏不用，雖然暫時變為「死」資本，但是卻使全部資本的流轉為之遲緩，使利潤率為之減低了。關於找不到顧主的製品，和長久停止工作的機器，也是同樣的道理。

第二十七章 平均利潤的形成 生產價格

第一百十九節 平均利潤的法則及其意義

直到現在，我們是假定每一工業部門，把本門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是完全實現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每一部門的利潤率是依據該部門內資本的有機構成，資本流轉的速度，以及榨取率而決定的。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各生產部門內資本有機構成和其流轉的速度不是一樣的。例如，機器製造工業所用的機械，複雜而昂貴，其資本的有機構成自然要比在紡織工業或食物工業中為高。因此可說各門工業中的資本，都具有各種不同的利潤率。在資本有機構成高於現社會資本有機構成的部門內，資本所生的利潤率必低於平均利潤率。反之，在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內，資本所生的利潤率必高於平均利潤率。

各生產部門內資本所生的利潤率各不相同，其意是說，在有些部門內投資比較有利，在別一些部門內則比較利少。各門工業內利潤率的差異，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資本家間的競爭，要產生把資本由利益較少的部門移至利益較多的部門中去的傾向。

這種競爭和資本轉移的結果，如何呢？

便是巨額資本紛紛流入資本有機構成低，而資本所得利潤率高於平均的部門。這些部門的生產必然擴大，結果，這些部門所生產的商品價格暴跌，其資本所得的利潤率也降低了。反之，那些資本有機構成高於平均水準，而資本所得利潤率低於平均水準的生產部門裏面，資本又紛紛提出，生產又縮小，因而利潤率又提高了。所以，各部的利潤率，都趨向於平衡，都趨向於若干均等的水平。

這種平均（或一般的）利潤率等於中等有機構成（和中等流轉速率）的資本所產生的利潤率。

試舉例以說明之。假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資本為十二萬萬元，所有企業共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其中以機器製造業為主；第二類是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例如麵包烘製廠、飯館、裁縫店等；第三類是其他部門，其中最典型的首推紡織工業。又假定在這三大部門內，工人的數目都是相等，每門內的可變資本為一萬萬元，其榨取率也都相等（例如百分之百）。但是在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內，不變資本為一萬萬元，在資本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內，不變資本為五萬萬元，而其餘部門內則為三萬萬元，為易於明瞭起見，更假定榨取率以及資本流轉的速度也都是相等的。

為要決定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和平均利潤率，須先要算得各企業內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總額，以及這些企業內工人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總數（請記着，榨取率都是等於百分之百。）這時便可得如下的結果（表中數字單位百萬元）：

	不變資本	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
資本有機構成最高的部門（機器製造業）	五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資本有機構成最低的部門（麵包作飯堂）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其他部門（紡織工業）	三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合計	九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社會的全部不變資本，計為九萬萬元，而全部可變資本則為三萬萬元。

這樣，全部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可以 $900,000,000:300,000,000$ 或 $3:1$ 來表示。這「比例適等於紡織工業和其他企業的（不變資本三萬萬元，可變資本一萬萬元）資本有機構成。在這些企業裏面，我們便可求得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

社會的資本總數 $(O+V)$ 既為十二萬萬元，而剩餘價值 (M) 為三萬萬元，則平均利潤率 $\left(\frac{M}{O+V}\right)$ 便等於 $\frac{300 \times 100}{1200} = 25\%$ 。

現社會一切企業的利潤都趨向於這個平均利潤率了。

這並不是說，利潤率趨於平衡的結果，所有資本家獲得的利潤都是完全相等的，都是恰恰跟那資本平均有機構成的企業的利潤相符合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因無政府生產的原故，資本經常地自發地由這一部門退出而流入那一部門，各部門的利潤不斷地有增減，有的提高至平均利潤率以上，有的則降至平均利潤率以下。但是

這些變動都環繞在一定界限——與資本平均有機構成相適應的平均利潤的週圍。馬克思說道：

「共同利潤率，只是一種趨勢，只是各種利潤率趨於平衡的運動。」只是「經常發生的不平等之經常趨於平衡。」

假使我們拿一個相當長久時期內的資本主義的生產來說，那就可以看出，各家企業內利潤率環繞於平均利潤率周圍的增減於一定時期內就趨於平衡了。

所以，我們在研究平均利潤率的法則時，可以撇開增減不管，而假定各門工業的利潤率恰恰是跟資本平均有機構成的部門的平均利潤率相適應的。

不過各部門利潤的趨於平衡，也有一種阻礙在，就是資本的轉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資本家不能一下子取消了他的不利的企業，因其所投入的固定資本，須經多年，纔能完成它的流轉。

然而這個情形，卻不能消滅各種利潤的趨於平均利潤率，而僅能略略加以阻礙吧了。

因為對於一切工業部門形成了共同的利潤率，所以資本家所獲得的剩餘價值，並不等於其工人恰恰所創造者；各個部門的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是分配於各資本家之間了。而且那資本有機構成高於平均水平的工業部門的資本家，其所得的利潤要多於他的工人所創造的；因為這些部門內的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量，雖只能給他們的主人保證以低於平均水平的利潤率，但這些部門的資本家跟其他部門的資本家一樣，所得的則為平均利潤。

反之，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的資本家，他們所得的剩餘價值，卻要比他們的工人所創造的爲少。只有在資本平均有機構成的部門裏面，資本家所得的利潤，適等於他們的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例如，我們在上邊所述的一個例子中，那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的工人，創造了一萬萬元剩餘價值；而這些部門內的廠主，化了六萬萬元的資本，應得的平均利潤爲百分之二五，即一萬五千萬元。其利潤比那些企業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多出五千萬元。在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企業內，工人也創造了一萬萬元的剩餘價值，但這些部門的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僅五千萬元（即二萬萬元的百分之二五），也就是說，比他們的工人所創造的要少五千萬元。只有在資本平均有機構成的企業裏面，資本家們所得的利潤，適等於他們的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即四萬萬元的百分之二五，即一萬萬元。）

所以，因共同利潤率形成的結果，各個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不是他們的工人所創造的數目，而只是平均起來他的資本應得的全社會的剩餘價值的一部份吧了。如馬克思所說的，所有資本家都好像作了一個大企業

的股東，其中每人按照他資本的多寡，而從全部利潤量中獲得他應得的一部份。

從各門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重新分配於各資本家一事上，可以看出，工人不單是受他的直接主人——個別資本家所榨取的，而且是受着全體資本家階級所榨取的。平均利潤率告訴我們，不是個別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相對立，而是整個工人階級和整個資產階級相對立的。

這個結論，有着莫大的實踐的革命的意義。它很明白地告訴工人說，爭取個別工人或一羣工人利益的鬭爭，

反對個別資本家的鬭爭，不能真正的從根本上改變工人的地位。它告訴說，工人的鬭爭要能夠成功，只有去擁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整個資本家階級，反對整個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纔行。

平均利潤率表顯着整個資本家階級和整個工人階級間的矛盾，不過同時也掩蔽了這一矛盾。

假使利潤率的形式（和剩餘價值的轉變為利潤）曾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利潤是由全部資本所孳生的，那末，隨着平均利潤率的形成，這一錯覺更其加強了。不論各個資本的內部結構如何，不論它們所運用的勞力有多少，也不論對工人的榨取如何，只要總額相同的任何兩種資本，它們都可以孳生同等平均的利潤。只有全部資本數量的改變，纔能使它們所孳生的利潤量也隨之而改變。這時資本有機構成和其所孳生的利潤率的相互依存性，似乎是不存在了。其實資本孳生利潤的特性，比以前為一般資本的神祕性更來得大了。

第一百二十節 生產價格的一般概念

我們剛剛看到，隨着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各個生產部門所得的利潤，不是他們的工人所創造的數目，而是有多有少的。各生產部門的資本家，在利潤率趨於平衡之下，有的喪失了自己工人所創造剩餘價值的一部份；反之，有的，則得有若千的餘額；那末顯然的，他們是按照高於或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來實現他們的商品的。

在利潤率均等之下，各資本主義生產部門的商品價格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

每個資本家出售其企業中所出的商品，首先須撈回化費在該商品上的一部份資本，換一句話說，須撈回生

產費。除了撈回這些生產費以外，資本家在出賣商品時，還須實現若干利潤。這利潤雖有增有減，但其趨勢的傾向於該社會的平均利潤率。

所以，資本主義生產各部門所創造的商品，其價格的不斷的變動暴露了一種趨勢，就是商品依它們的生產費加上平均利潤而出賣的。

這樣形成的價格，叫做生產價格。馬克思說道：

「生產價格即是商品價格，這商品價格等於生產費加上依該商品流通條件而加於它的生產該商品所用全部資本一年所得平均利潤的一部分。」（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〇二頁。

不過，資本主義生產各部門的商品價格雖趨向於生產價格，然而這不是說，這種商品價格在實際上是和生產價格完全相符合的。馬克思說道：

「一般的說，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凡一般的法則，只能看作一種主要的趨勢，它是用一種紊亂而近似的方
法來實現的，好像不斷變動的若干平均數，這平均數從來是沒法正確規定的。」（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第一〇五頁。

生產價格亦是這樣。資本家在出賣商品時，從來不會以撈回生產費和平均利潤為滿足。他總是設法盡可能地取得更多的利潤。假使他成功出賣自己的商品高於生產價格，因而能獲得高於平均的利潤率，那末這一定要

引起資本源源流入於他的一部門，直到利潤降低於平均水平以下，商品價格低於生產價格以下爲止。

總之，各門生產出品的市場價格，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總是圍繞生產價格而不斷地在變動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生產價格經過市場價格的不斷變動，來調節資本的運動，「全社會資本的分配於各種生產範圍。」（註）

（註）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第二卷，上册，四九頁。

在市場價格於某一時期高於生產價格的生產部門內，資本便紛紛流入那裏，反之，在市場價格於某一時期低於生產價格的生產部門內，資本便不可避免地要退出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向那裏流，勞動也就向那裏流，所以資本經常的從這一部門到那一部門去，「遊歷」，必然要引起勞動也自發的由這一生產部門流入那一部門。

所以，生產價格調節着資本主義生產各部門的資本的自發運動，同時也調節着這些部門內的勞動的自發運動。

第一百二十一節 生產價格和價值

平均利潤率通常既不能和各部門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相符合，那末這些部門所出商品的生產價格（即生產費和平均利潤）也是和價值不相符合的，不是高於它，便是低於它。

然而這並不是說，在商品生產之下，商品價格所環繞變動的價值，是不會調節物價的運動的，生產價格在實際上並沒有廢止價值法則的作用，而只是商品價值的變態罷了（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第一〇六頁。

假使各部門內的生產價格與價值分歧，那末這種分歧祇不過是對價值的差異，那價值就是價值法則的張本。

各門工業的生產價格，綜合起來，是跟它們價值的總和相符合的。

我們知道，各部門生產價格和價值分歧的原因，是由於隨着利潤率的均等，各門工業所得的都不是自己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而只是全體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若干部份，這一部份剩餘價值的多寡是跟該部門的資本成正比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某部門資本家的「損失」便是別一部門資本家的「盈餘」。假使一切部門資本家所得的是全體工人所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那末它門商品生產價格的總和也等於它們價值的總和了。

這種生產價格和價值的符合我們在資本平均有機構成（和流轉平均速度的）的部門裏面也可以看到的。

這些都可用上面所舉的例子來說明的。那裏，我們會假定全社會資本共為十二萬萬元，其生產部門按照資本有機構成，分為三類。爲了使這個例子不要混淆起見，假定各生產部門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在一年內流

轉一次。而各個部門內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數量以及榨取率，都跟前面的一樣。同時平均利潤率為百分之二五。根據這些材料，不難計算出各門商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是等於什麼的。就是說價值等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的總和；而生產價格則等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平均利潤的費用。知道了各部門的價值和生產價格，就不難算出它們全社會的牠們的總和了。其結果如下（表中數字均以百萬元為單位）：

資本有機構成 最高的部門（機器製 造業等）	資本有機構成 中等的部門（紡織等業）	資本有機構成 最低的部門（烘麵包 店等）	全社會的
500	300	100	900
100	100	100	300
100	100	100	300
700	500	300	1500
750 其中六〇〇 為生產費一 五〇為利潤	500 其中四〇〇 為生產費一 〇〇為利潤	250 其中二〇〇 為生產費五 〇為利潤	1500
加五〇	相 等	減五〇	相 等

我們看到，在第一類的部門內，生產價格比價值多五千萬元，因為這些部門的平均利潤（一萬萬五千萬元）比它們工人所創造的少五千萬元，所以這裏的生產價格比價值少五千萬元。在資本平均有機構成的部門

內，剩餘價值是跟利潤相符合的，而生產價格是跟價值相符合的。

若以整個的社會來說，那末，生產價格仍與價值（十五萬萬元）相符合，因為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對於剩餘價值的「損失」，正可由資本有機構成較高部門的「盈餘」來抵補的。

全社會（以在中等部門內）內生產價格和價值的相符合，證實了價值乃是生產價格的基礎一事。

我們知道，生產價格是由生產費和平均利潤組合而成的。但是平均利潤本身是什麼東西呢？它是由某一社會內全部剩餘價值對全社會資本的價值的比例所組成的。沒有價值，便不能明瞭剩餘價值，也不能決定它的數量；沒有價值，便不能決定資本的價值，因而就不能決定平均利潤率了。

凡是社會資本的價值或資本各部分的價值關係（它的有機構成）在數量上一有變更，凡工人所創造的剩餘生產品的價值一有變更，都會影響於平均利潤率和生產價格的。

生產價格的別一要素——生產費——也是依價值而轉移的，而且是由它來決定的。社會勞動的生產率一有變更，製造每件商品所化的勞動數量一有增減，則這件商品的價值也隨之而改變了。但同時，用於該商品的生產費利潤也要改變了。

總之，「大多數商品的生產價格，雖跟價值相分歧，因而它們的「生產費」亦與它們內所含的一切勞動總量相分歧，但是這些生產費和生產價格，不僅依價值的法則受商品的價值所決定，而且只有基於價值和它的法則，纔能明瞭生產費和生產價格本質的存在；沒有這個前提，那它們也就沒有絲毫的意思了。」（註）

(註) 資本論，第三卷，第一一八頁。

第一百二十二節 價值的轉變爲生產價格乃是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歷史發展的產物

價值的轉變爲更複雜的生產價格形態乃是商品生產長期的歷史發展的結果。

在商品生產發展的最初一階段，這一生產還是簡單的，商品只是由小生產者，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小農，小手工業者）所製造的，那時還沒有剩餘價值的生產，還沒有利潤和平均利潤；價值還沒有採取生產價格的形態。只是隨着商品生產的發展，隨着各勞動者和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的隔離，隨着勞動力的變爲商品，商品生產也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在榨取過程中遂發生了剩餘價值。

但是資本主義關係和剩餘價值的出現，還沒有一下子就形成了平均利潤率。利潤的趨於均等和價值的轉變爲生產價格，只是在資本主義關係發展時，只是在這一關係成爲主要的關係時，纔發生的。

在資本主義的最初一階段上，各個企業和各個生產部門，彼此很少有聯繫。那時資本和勞動力由這一部門自由移入別一部門的前提還是沒有的，各資本家把自己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大概都能實現了。那時各部門的利潤率也是參差不等的。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各生產部門的聯繫和資本的由這一部門移入別一部門，纔加強了。

「資本由利潤率較低的部門退出，而轉投於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因為各種生產範圍內資本如此不斷退出和投入的關係，遂造成了同一的利潤，因之，價值也轉變為生產價格了。某國的資本主義愈發展，就是說，某國的組織愈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則這一均等化愈加厲害。它的條件也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而更發展了……」

(一) 資本的運動愈快，即資本由這一範圍或這一地方移入別一部門愈容易，(二) 勞動力由這一範圍移入別一範圍，由這一生產中心轉入別一生產中心愈迅速，則經常發生的不平等的趨於均等愈快。」(註)

(註) 資本論，第三卷，第一三一頁。

如馬克思所說，「爲要實現這些條件，必須設法使國內商業自由；資本主義關係須征服各種不同的生產範圍」(要完全辦到是從來沒有的事，因為有許多部門，尤其是農業部門，還存在小生產者)信用體系須很發展；工人由這一部門轉入別一部門，由這地轉至別地的障礙物，須完全剷除；工人本身須從「一切職業的偏見下解散出來。」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條件愈能實現，則利潤率均等的趨勢和價值的轉變為生產價格，也愈來愈充分。總之，價值的轉變為生產價格，是基於單純商品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發展而來的，是基於資本主義關係和其它特有的級階矛盾的發展而來的。

商品生產的生長和發展及其矛盾的尖銳化，都是基於價值的法則——商品生產運行的主要法則而來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價值所表現的商品生產的一切特徵，都隨着它的變為生產價格而採取了更複雜更發展的形態。

在單純商品經濟時代，價值表現着各商品生產者間的社會關係，他們相互一個給一個工作，彼此相互依存，同時彼此也都是私產者而相互對立着。商品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和這一勞動的社會性間的矛盾，則表現於價值當中。價值表現着人與人間的關係，這關係被「物的」外幕所掩蔽，因而帶着拜物教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價值變成了生產價格，人們不是箇簡單單地只是生產者和一切商品所有者，而是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方所有者了。這裏，商品生產的矛盾，已大加發展，而採取了生產社會性和私人佔有間的矛盾形式。這個矛盾表現而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兩個主要階級間的矛盾，其中一個榨取另一個的勞動。這裏，人們關係的拜物教性，還採取了更複雜的形態，因為「物的外幕」在這兒不但掩蔽了單純商品生產者的關係，而且掩蔽了階級間的關係。這裏，物不僅具了交換的「神祕」性；變為資本，而且它們獲得了似乎新的特性——給它們的主人孳生收入。

所有這些，都表現於生產價格。生產價格發生於各生產部門利潤均等化的基礎之上，它表現着現社會內人與人的關係，現社會是生產剩餘價值的社會，這剩餘價值，係工人所創造，而按照各資本家的資本的多寡，分配於他們之間。因為各資本家的利潤率在生產價格上趨於均等，所以，生產價格表現着全體工人階級和全體資本家階級間的關係。再則，生產價格還表現着資本主義生產各部門的社會聯繫和它們的相互關等。

而且商品經濟社會關係的「物化」其拜物教化，在生產價格上還採取了比在價值上更複雜的形態。生產價格是榨取工人的結果，同時它卻隱蔽了這個事實。生產價格既包括平均利潤在內，則結果似乎商品價格是跟生產該商品所費的勞動量沒有關係的；平均利潤似乎不是榨取工人的結果，而是一切資本的本質。其次除利潤外，因為生產價格是由生產費形成的，所以人們看來，好像資本的各部分在價格的形成上起着同等的作用，好像它們（所化去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同樣都包括在生產費用裏面似的。

如此，生產價格不僅使榨取工人的事實，模糊起來，而且商品價格歸根結底，取決於勞動的一事也模糊起來了。「隨着價值的轉變為生產價格，確定價值的基礎本身也看不見了。」（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第一〇頁。

在生產價格上所表現的人與人的關係，要比單純商品經濟的價值關係複雜得多。不過，生產價格，以更發展、更複雜的形態，表現在價值中已胚胎的東西。

我們對於商品生產法則的研究，是從最簡單形態的價值着手的。在證明了怎樣基於價值的法則而發生剩餘價值和利潤後，即進而研究最發展的價值，即生產價格。這種由價值進而研究生產價格，並不是研究者腦海中所幻想出來的純邏輯的動作，而反映着實在的歷史的過程。馬克思說道：

「把商品的價值不僅視作對生產價格的理論前例，而且視作歷史的前例，這是跟事實相符合的。」（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六——一七頁。

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時，我們總是首先考察最簡單的抽象範疇，撇開好多複雜的原素；後來再漸漸地進而研究比較複雜比較具體的範疇。而且爲要說明資本主義現實的複雜現象的內在聯繫起見，我們有時在個別地方的邏輯闡發上避開現實發展的歷史順序；然而即使有這種避免，但是整個研究的邏輯的次序，還是取決於現實本身的歷史發展的。這種研究在價值法則和它的發展形態——生產價格上，尤爲明顯；這裏，理論研究開始的地方，也就是歷史研究開始的地方。恩格斯說：

「歷史開始的地方，也就是思想行程開始的地方；思想行程以後的運動，無非是歷史過程的鏡子般的反映，這反映採取了抽象的和在理論上循序漸進的形態；這反映是改正過了的，但這一改正跟現實的歷史過程所給予的法則相適應的。」（註）

（註）恩格斯，評經濟學批判一文。

第一百二十三節 個別價值的趨於社會價值 額外利潤

在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工業部門中，爲什麼產生了各不相同的利潤率，以及因爲各部門的競爭和資本的由這一部門轉入那一部門，而如何形成了各部門共同的利潤率，這些原因我們在研究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的時候，業已說明了。

可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提及商品生產中所有的區別，及每一部門內部各企業間的利潤率。

但是，同一生產部門內各企業，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之下，（如不同時機器、技術的應用、工人的習慣等等）生產着同樣的商品。所以，各企業生產同一商品，則化費着各種不同的個別的勞動時間，因之，同一商品的個別的價值（即其中所體現的個別的勞動）也是不同的。但是每件同類的商品，在商品經濟之下，祇是該生產部門所創造的商品總數的代表，也是該部門全部社會勞動一定部份的代表。所以，商品的價格不是取決於個別的價值，而是取決於社會（或市場的）的價值。這社會的價值則取決於該商品中所體現的社會必需的抽象勞動量。在單純商品經濟轉向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社會（市場）價值的定義，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我們知道，社會必需勞動取決於「現社會正常生產條件下和現社會中等勞動、技術和強度水平下」（註）製造某一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註）資本論，一卷四頁。

在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單純商品經濟條件下，各企業技術設備和勞動生產率上的差別是很小的；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技術設備和勞動生產率在決定「社會」正常時「生產條件上」，在決定社會必需的時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假定在某生產部門內，依據資本的有機構成，依據勞動的生產率，以及依據生產商品所費的個別價值，把所有企業分為三類：一為勞動生產率最高的企業；二為勞動生產率最低的企業；三為勞動生產率中等的企業。怎樣的生產條件算是「社會」正常的條件」而可以決定該部門商品的社會價值呢？同一生產部門內各企業的商

品，既只是該部門商品總數的代表，那末社會價值是依各企業生產品在該部門商品總數中的比重來轉移的了。假定主要的商品是由中等生產率的企業所生產出來的，那末，上等或劣等企業的生產品就彼此抵消而趨於均等了。那時社會價值便和中等企業的相等。

假使大部份的商品是由上等或劣等企業所生產出來的，那末，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和社會價值定必都接近於上等或劣等企業的個別勞動和個別價值。某一部門生產品總數中，上等和劣等企業生產品的比重愈大，則該部門商品的社會價值照例愈接近於該類的個別價值。社會價值不接近於上等企業的個別價值，也不接近於劣等社會的個別價值，而完全與它們相吻合一致的例外情形，也有可能。這種情形，例如在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中就是有的。在農村經濟中，因地皮有限的原故，會造成了各式各樣的土地獨占辦法，因此，社會的價值是由劣等耕地的生產條件來決定的，雖然，農產品的若部干份還是由上等和中等的田地所生產的。(註)

(註)關於這個問題，在地租一章內有詳細的解釋，同時該章對於社會價值學說的強固，立有扼要的批評。

決定某一生產部門內商品社會價值的條件，就是如此。

雖然，社會必需時間以及社會價值，在商品生產中就已經有了。但是它們只有在交換過程中，經過這一商品生產者和那一商品生產者間的殘酷競爭，纔能實現出來。

在殘酷競爭的結果，凡生產條件低於社會正常條件的企業主，迫不得已，只有根據社會價值來出售他的商品。但是商品的社會價值既比該企業的個別價值為低，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企業的資本家所得的利潤，也

只有低於該生產部門的平均利潤了。

反之，凡在某一時期生產條件高於社會正常條件的企業，其出售商品時所獲得的利潤，也高於該部門的平均利潤以上而有多餘了。

各企業的利潤率的不一，使劣等和中等企業為提高自己的利潤率，而努力改良技術。但是隨着這些新式技術的普及，各門生產的社會必需時間，一律減少，因而社會價值也降低了。同時，該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其所創造的利潤率，以及該部門在其他工業部門中的比重都改變了。而且劣等和中等企業中新式技術的採用，奪取了上等企業的額外利潤——即在他們的個別價值高於社會價值時所獲得者。這種情形迫使各資本家更大規模地改用新式技術，以獲得額外利潤，直到新式技術到各家普遍應用為止，餘此類推。

所以，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每一部門內部歷次所發生的利潤率的不均等，經常地趨於平衡；各企業的個別價值也趨於平衡而成爲統一的社會價值了。

每一部門內個別價值的趨於平衡而成爲社會價值，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要比各部門間利潤的趨於平衡爲早，換一句話說，要比價值的轉變爲生產價格爲早。

個別價值的趨於平衡而成爲社會價值，只需要「同類商品的生產者間的競爭，及他們共同出賣商品的市場就夠了。」但是我們知道，各部門利潤的趨於平衡，則需要很多條件，以保證資本由這一部門自由轉入別一部門。這些條件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到較高的階段上纔有可能。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個別價值的趨於平衡而為社會價值，要比各部門內利潤的趨於平衡而成為統一的共同的利潤率為早，所以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裏，這兩個過程是同時進行，彼此一個決定一個的。

第一百二十四節 關於馬列平均利潤率和生產價格學說歪曲的評判

我們曾經看到，平均利潤的形成和價值的轉變為生產價格，是商品生產長時期的歷史發展的結果。

少數派魯平是否認這個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形成的歷史過程的。據魯平的意見，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過程，不是歷史的，而是純粹邏輯的思想的過程。魯氏以為，馬克思所謂價值的轉變為生產價格——「乃是理論上的抽象，而不是單純商品經濟轉入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表現。」（註一）他以為「在價值學說中把理論問題和歷史問題混淆起來，不僅是無目的的，而且是有害的。」（註二）

（註一）魯平，馬克思價值說概要，第三版二七七頁。

（註二）同書 二七八——二七九頁。

魯平認為馬克思是在單純商品經濟還未存在的時候，纔從價值來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的。他說：「即使歷史問題在消極的意義上業已解決，但是同時證明勞動價值論在理論的考慮……資本主義經濟的現象上仍是有必要的，且它在理論的經濟學上，仍保存着光榮的地位。」

總之，魯平把「理論」問題與歷史問題分開了。恩格斯曾說：「歷史從什麼地方開始，思維的邏輯行程也就

是從什麼地方開始的。魯平則與此相反，他認為由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不是由於現實本身的發展所致，而純由於研究的便利，我們理智的想像所使然。

而且，馬克思和昂格思都說：在商品生產發展的第一階段上，價值法則的作用是簡單的，還沒有被利潤趨於均等的過程，弄複雜，魯平是公然反對這一指示的。

魯平否認了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現實的歷史過程，因而他也否認了簡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實在區別。因此他把中產的小商品生產和富者的資本主義生產視作一體了。魯平的這種立場跟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的立場是一鼻孔出氣的，其目的完全是在反對勞苦大眾的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

魯平否認了簡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間的實在區別，把價值與生產價格變為純粹邏輯的範疇，同時他又否認了平均利潤形成過程和資本家間重新分配剩餘價值過程的物質性。魯氏說：

「假使各種不同的生產部門內有二種資本，其利潤的比例，跟它們所用的活的動勞數量的比例不相適應，那末，這還不是說，一部份剩餘價值由這一範圍『讓與』或『流入』別一部門去了。這種觀念是以對馬克思若干術語的直解為根據……認為價值乃是具有流動性的某種物體。然而，如果價值不是物體，而是『表現』於物的社會關係，那末，剛所說的價值理論，甚至根本上是與馬克思認為價值是社會現象的學說相矛盾的。」（註）

（註）魯平，馬克思價值論大綱，第三版第一五九頁。

同時，魯平也否認平均利潤率與生產價格的階級內容。照魯平的意思，「平均利潤和生產價值所表現的不

是資本與工人的關係，而只是各生產部門內工業資本家間的生產關係吧了。」(註)

(註)魯平：馬克思價值論大綱，第二四一頁。

魯平否認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係反映着整個資產階級與整個工人階級間的矛盾，因之，他要叫工人大衆放棄力謀本階級的根本利益，推翻資本主義的爭鬪。

魯平研究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的方法是承襲他的「老友」考茨基而來的。考茨基在他的舊著馬克思經濟學說一書中，就想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跟平均利潤學說分離開來。據考茨基的意見，剩餘價值學說是表示資本家和工人間的關係；而平均利潤學說則與資本家和工人間的關係無關，而只是表示資本家間互相競爭的關係。考茨基說。

「我們不是由利潤的法則，而是由剩餘價值的法則來認識各階級的對立和階級的鬪爭的。」(註)

(註)考茨基：馬克思經濟學說，第三版，第二四一頁。

這樣，考茨基閹割了平均利潤法則（以及生產價格）的階級內容，而把階級的對立弄成個別資本家與個別工人間的對立了，把社會鬪爭弄成個別工人爲微小利益而反對個別資本家的鬪爭了。考茨基也希望工人，放棄爭取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鬪爭，放棄反對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鬪爭。

魯平爲了達到他反對馬列主義的反革命的目的，更發揮了考茨基的這些見解。

爲要剝去生產價格的階級內容，爲要玩忽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魯平直接從價值中推論出生產價格，

對剩餘價值並沒有特別加以重視，剩餘價值，正如烏里雅諾夫所說，乃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柱石」。說到價值與生產價格間的聯繫，魯平立了這樣一種公式，說：「勞動生產率——抽象勞動——價值——生產價格——資本的分配」(註)等等魯平在這公式中，完全遺掉了剩餘價值，資本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榨取。

(註)魯平：馬克思價值論大綱，第八六頁—九二五年版。

魯平認為生產價格以及價值，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平衡法則，這是他全部反革命的觀念中所特有的一點。他說：

「假使勞動價值與各生產部門內勞動的均衡相適應，那末生產的價格便是跟資本的均衡相適應的。」它是「資本主義經濟各部門均衡的條件。」(註)

(註)魯平：馬克思價值論大綱，二〇七—二〇八頁。

這種唯心論的觀念又與機械論的觀念一鼻孔出氣，機械論的觀念則拿資本主義均衡的法則代替了資本主義矛盾運動的法則。

機械論派研究生產價格的方法，也是應用這個「均衡原則」的。布哈林在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中說：

「生產價格的法則乃是變形的商品體系，資本主義體系的均衡法則。」(註)

(註)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二一九頁—一九二〇年出版。

機械論派與唯心論派都說，生產價格創造了資本主義經濟各部門均衡的條件，他們想用這種說法來粉飾

資本主義，隱蔽它的矛盾。事實上，生產價格的法則，證明了資本的由這一部門不斷地自發地轉入那一部門，各部門經濟平衡的不斷的破壞，是不可避免的。平衡的傾向祇有在它的不斷的破壞中表演出來。生產價格中所表顯的深刻的階級的矛盾，不是使資本主義經濟走向均衡，而是走向滅亡了。

但是均衡論則否認這一點，「自然，它沒有與馬克思主義共同的地方。」（史達林語）魯平，格羅曼，康特拉基也夫等等搗亂派都用均衡論作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普羅專政的武器。

第一百二十五節 關於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的歧異說

有些反對馬列主義的敵人，如魯平之流，竭力用曲解和偽造的方法，閹割這一學說的革命的實質，但是他們開口閉口還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有些人卻用非難馬克思前後不相聯貫，極端矛盾的方法來「反駁」革命的勞苦大眾的學說。

有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當中，風行一種解釋，謂馬克思價值學說和他生產價格學說之間，彷彿有一種不可解決的矛盾在。馬克思的價值論，大體上在他生時所出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已有扼要的發揮。資本論第三卷中他所講的是價值的變為生產價格，該書他自己沒有完成，而是在他死後由恩格斯出版的。

當資本論第三卷出版的時候，以前曾經拼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者散佈了一種奇談，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提出的生產價格學說，並謂生產價格與價值的不相吻合，是跟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說

商品價格由價值決定的見解根本矛盾的。

關於馬克思這個「前後不相聯繫的」問題，資產階級的學者（尤其是「奧大利派」）曾寫了很多「釋義」，想「證明」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說是推翻了他的價值論，因而也推翻了他的剩餘價值論。這些「釋義」的目的，是要消滅馬克思學說的基礎本身——剩餘價值的理論。因為這剩餘價值說暴露了階級榨取的根源，並指出了它消滅的道路。

事實上，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間，價值說和生產價格說之間，沒有任何的矛盾可言。

有些人以為資本主義的關係「歪曲了」單純商品生產的法則，尤其是價值的法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這些人即加以批評。馬克思說道：

「說僱傭勞動的出現是否曲了商品生產的真實意義，那末這就等於說，為要使商品生產的真實性質不要歪曲起見，它不應該發展了。」（註一）他在資本論第一卷別處又說道：「價值法則，恰恰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達到了自由的發展。」（註二）

（註一）資本論，第一卷，四六二頁。

（註二）同書，四一八頁。

顯然的，「生產價格」恰是價值法則以「資本主義的生產為基礎」而「自由發展」的結果。

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價值的法則支配着物價的運動」，並謂生

產價格的基礎就是價值。在資本論第三卷和剩餘價值論中，馬克思把這個見解更詳加發揮，證明生產價格的總和等於一切商品價值的總和，要了解生產價格的諸構成要素（生產費用和利潤），只有以價值為基礎纔行；且謂生產價格是隨着勞動生產率和商品價值的變化而變化的。

列寧也側重地指示謂，價值學說和生產價格學說之間並沒有歧異，他說道：

「價格與價值的不相符合和利潤的均等，人所共知，不容爭論，馬克思根據價值的法則，已解釋得非常詳細因為……把價值（社會的）歸結納為價格（個別的）的方法，不是簡單的，不是直接的，而是非常複雜的：不用說，在零散的僅由市場聯繫起來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裏，規律無非表現為平均的，社會的，羣衆的規律性，而個別的差異則相互消滅了。」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吹毛求疵，有意「抓緊」馬克思所承認的各工業部門內商品生產價格跟它們價值不相符合的一事，而把馬克思根據價值對於這不相符合業已詳加說明的事實，隱蔽不提。此等庸俗的經濟學家，只是看到了個別的分歧，而不願意看到那如烏利雅諾夫所說，在個別分歧「互相消滅」時所表現的一般的規律性。

他們所謂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間分歧的謬論，就是這樣來的。他們的目的是在「推翻」馬克思的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資本主義社會裏階級榨取和階級矛盾的理論。

可是這些謬論，終被馬克思的科學不費力地駁倒了。

近年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在其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鬭爭中，又想恢復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互相矛盾的謬說。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社會派的代表（別特利）及其社會民主黨出身的承繼者，都在幹着這樣的勾當。

例如社會民主主義者布蘭達爾說道：「價格（生產的）和價值的不相符合，是用不着來反對的問題。只是在這末以來，勞動價值論究竟還有保存的餘地沒有。」（註）

（註）布蘭達爾：現代經濟學與其法則，第三二頁。

由此可知，布蘭達爾連其他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一樣，正在努力設法駁覆「在嚴格意義上的勞動價值論」，從勞苦大眾的手中奪去他們的革命工具——馬列的理論。

第一百二十六節 蘇聯經濟中的利潤和價值問題

我們業已知道，剩餘價值一範疇，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的蘇維埃經濟。勞動時間的劃分爲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在蘇聯條件之下，已經沒有了。同時，我們曾着重他指出，把社會生產品分爲消費基金和擴大再生產的基金——社會主義的積蓄，在蘇聯仍有很大的意義。

從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所樹立的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和對國民經濟各部門建立新式技術基礎的任務說來，社會主義積蓄的問題，這一蓄積的來源的問題，也有着特殊的意義。

爲實現這些任務起見，蘇聯須要使每一經濟部門，每一企業所生產的，要多於該企業的維持費。自然這在某一階段上，某一時期，蘇聯各企業，各工業部門，彼此間需要相互的幫助。史達林說道：

「萬萬不可以商人的立場，以雲那的觀點，只注意有無盈餘，而應該以某幾年內國民經濟的立場去注意之。」（註）

（註）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九版，附錄，第二六頁。

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全般利益，根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政策，蘇聯當局曾以大量的資金投入於生產工具的生產事業。雖然，以「雲那立場」看來，許多重工業的企業，在其發展的某一階段上，是沒有盈餘可圖的。

從前蘇聯的主要任務，是賴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積蓄來復興和發展重工業；但是現在蘇聯最迫切的任務，則是設法使重工業成爲社會主義積蓄的泉源，使它能造出若干多餘的生產品，和能有若干的盈餘，作爲社會主義積蓄的基金，作爲社會主義關係擴大再生產的基金。

史達林曾以紡織工業爲例，證明以「雲那的立場」來看待蘇聯企業的有無收入，那是不能允許的。史氏於一九三三年一月間說道：「大多數紡織工廠，在幾年前是沒有收入可言的。那時有一部份同志，就向我提議，主張關閉這些工廠。假使我們聽從了他們的提議，結果怎樣？結果我們對國家，對工人階級，都犯了極大的罪惡，因爲我們這樣一來摧毀了這些新興工業。那時，我們的行動怎樣呢？我們就靜候了一年多，所有的紡織工廠都開始有利可圖了。」（註）

(註) 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六頁。(附錄)

須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全般利益的眼光上去研究某一企業的有無收入，這不但是對於工業應如此，而且是對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尤應如此。

一九三三年一月間，史達林發表了一篇演說，大意謂在某一時際，一切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不一定都是有利的，因為「牠們還在建設的組織時期，大概像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我們工廠作坊所處的時期一樣。但是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在二三年之後，即有盈餘可得，正如我們的工廠作坊在一九二一年之後有盈餘可得一樣，這是不容置疑的。藉口它們在一霎那間沒有盈餘可圖，便拒絕予以幫助，那是說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犯了莫大的錯誤。」(註)

(註) 史達林列寧主義第二七頁。

史達林氏的預言，說集體農場因受蘇聯政府的支持，在二三年之後，便有盈餘可獲云云，我們親眼看到，這個預言現在業已實現了。

由上面所述的可以明顯地看出，反對商人式的研究盈餘的方法和資助暫時無利可圖的個別企業，和國民經濟的各某部門，並不是說取消了蘇聯企業應獲盈餘的問題。資助沒有盈餘可得的企業，這便能造成一種條件，以保證這些企業的獲取盈餘。其他的企業收入愈好，則對劣等企業的幫助愈有保證。

總之，爲了擴大社會主義的再生產，蘇聯的經濟，除恢復業已消耗的款項所必須的以外，還須創造額外基金，

還需創造「利潤」。

我們在應用利潤這個名詞的時候，要時時記着，它是嚴格地有條件的。要知道，蘇聯的生產關係，跟資本主義的關係在原則上完全不同。蘇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資本主義社會裏所謂的利潤，因為在蘇聯是沒有剩餘價值和榨取的。

蘇聯各生產部門間生產工具和勞動的分配，是有計劃的，並不受利潤和物價變動的影響，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所有者。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某一時期利潤率較高的生產部門，其發展很快，因而資本便向那裏流去；但在蘇聯，各生產部門間資金的分配，並不是基於某一部門的有無利潤可得，而是以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利益做出發點的。我們業已知道，蘇聯以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政策做出發點，曾把大批的資金投入於當時利潤較少或甚至沒有利潤可得的企業中。

顯然，所謂資本自發的由這一部門流入那一部門，所謂各生產部門間「利潤」的趨於均等，所謂平均利潤率 and 生產價格的形成等，在蘇聯都是談不到的。

至於蘇聯的物價，就其性質講，也跟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物價不同。蘇聯的價格不是價值法則和其變態——生產價格的表現，而是有計劃的，自覺的領導的工具。蘇聯的物價，則由政府規定，它不僅要估計到生產品的成本，社會主義積蓄的必需，而且要估計到勞動羣衆生活水準的提高。

蘇聯每年國民經濟計劃中都規定減低生產品的成本若干。史達林說道：

「蘇聯市場上沒有隨意更動物價的把戲，如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所有者。麵包的價格是我們決定的，工業品的價格也是我們決定的。我們努力實行減低成本和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而力謀使農業生產品的價格安定起來。這種市場上特殊的情形，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沒有的，難道這還不明顯嗎？」（註）

（註）史氏列寧主義第四〇五頁。

蘇聯政府在其關於集體農場會員和個別農民勞動者買賣手續的決議中，曾主張集體農場、集體農場會員、和個別農民，依市場上所形成的價格進行交易。

然而這並不是說，蘇聯政府想從此袖手旁觀，放棄統制物價的政策。牠雖放棄了行政上的統制，但是它的手中仍有着經濟統制的有力槓桿。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段上，社會主義的結構已是「蘇聯全部國民經濟中唯一的和無限佔着優勢的指揮者」（斯達林語）。蘇聯政府手中握有經濟上調節物價的特殊可能。國家向集體農場和用購買的方法向集體農場會員及個別農民購得大量的農產品，它在市場上運用這大宗農產品，便可操縱物價。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發展，屯積和收買糧食的優良組織，對於調節物價尤有極大的意義。這裏政治的領導和集體農場在經濟上組織上的鞏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較先進的集體農場，把價廉質良的農產品，售於國家，在物價的調節上，尤為重要。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少數派，以及各色各樣的搗亂派，對於蘇聯的物價政策，完全擁護絲毫不受限制的商業自由，贊成市場關係的自發的展開，他們以他們反革命的立場做出發點，認為蘇維埃經濟體系乃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體系的一種。

例如康特拉基也夫說道：「我們所實行的是沒有客觀前提的調濟市場的政策，因為市場和其自發的價格形成的法則，在蘇聯是沒有的，我們可以任意支配價格。」

這樣，搗亂派康特拉基也夫便把蘇聯的市場看作與自發的法則所支配的資本主義市場一樣了。他極端仇視蘇聯政府對物價的統制，而爲了新興資產階級和富農的利益，極力主張貿易的完全自由。

蘇聯右派的綱領，老實說也是這種資本主義復辟派的立場的反映。他們在小資產階級勢力影響之下，主張商業的完全自由和物價的提高。比如布哈林當時就主張「市場的正常化」和提高麵包的價格。

這種見解，是根本上不瞭解蘇聯新興資產階級的本質，不懂得這新興資產階級不單要求商業的自由，並且要求無產階級政府要起調劑的作用。史達林說道：

「布哈林『操縱』物價的辦法，其結果不能不完全取消了蘇聯的物價政策，不能不取消了國家在市場上的調劑作用。不能不使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完全展開起來。」

托洛茨基派以其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做出發點，以其農民大眾根本反動而不能加以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做出發點，想把物價政策變爲榨取和破壞農民大眾的工具。在理論方面，這在蒲列奧布拉托斯基所

說的「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法則上」很明顯的暴露出來了。蒲氏雖然說，榨取社會主義以前的經濟形式（主要係指農村經濟而言）乃是蘇聯積蓄的主要來源。所以，托洛茨基派以此爲出發點，主張採取提高物價的政策，這政策定要破壞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而使資本主義復辟。蘇聯的共產黨，對於右派機會主義者破壞國家調劑物價政策的企圖，以及對於托洛茨基派利用物價政策來榨取農民工具的企圖，都給了致命的打擊。

第二十八章 平均利潤率下降的法則及其意義

第一百二十七節 利潤率下降的法則 使下降遲緩的反趨勢

我們業已知道，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違犯個別資本家的願望與意志，而形成了各工業部門共同的（平均的）利潤率，這利潤率的高度，除榨取率外，是依該社會裏資本的一般的有機構成和一般的流轉速度而轉移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生產力的增加，而社會資本的技術水準也提高了。

但同時，因全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日益增高，而其一般的流轉速度則一天天遲緩了。因為資本的有機構成愈提高，它的流轉愈緩慢，則利潤率也愈低；所以，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力的增加，不可避免地要使平均利潤率下降的。

資本主義社會裏所發生的這種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傾向，是違反各個資本家的主觀的願望的。

每個資本家改良技術的目的，是在提高自己的利潤，獲得特殊的額外的（等差的）利潤。當新技術只是他獨用的時候，全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和一般的利潤率尚未變更，所以，他的利潤較高；但是當新式技術普遍應用的時候，它便違反資本家的願望，不但消滅了他的額外利潤，而且使全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爲之提高（及使流

轉爲之遲緩，使社會一般利潤率爲之下降了。假使此後某個資本家又採用新式的技術，獲取了額外利潤，那末這在新式技術普遍應用之後，又使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更其提高，平均利潤率更其下降了。

的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趨向，會碰到若干的阻礙。這些阻礙的發生正與利潤率的下降，係同一的原因。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隨着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和資本流轉的遲緩，同時使榨取率也爲之增長，這遂影響於利潤率爲之提高。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資的低於勞動力價值以下，對於利潤率也有同樣的影響。

此外，機械，廠屋，原料等等，即不變資本諸要素的低廉，對於平均利潤率的下降，也是一種阻礙。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隨着勞動生產率的增加和生產不變資本各要素所必要的勞動的相對減少，而不變資本的各要素，一定要日益低廉的。

「例如，現代歐洲紗廠內，一個紡紗工人所加工的棉花數量，要比以前用紡花車時代一個工人所加工的不增加若干倍，不過，加工製造的棉花，其價值的增加，並不是跟它棉花數量的增加成正比例的。關於機器以及其他固定資本，亦莫不如此。」（註）

（註）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一六一頁。

不變資本諸要素的日益相對低廉，使不變資本的全部價值的增加，爲之遲緩，同時使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也遲緩了。(因爲不變資本一減少,則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例亦隨之減少;因而利潤率的下降也遲緩了。)

馬克思認爲人口的相對過剩,也是使利潤率下降遲緩的一個原因。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既造成了多餘的工人,那末這些在大工業裏找不到出賣自己勞力機會的人,他們便只有到最落後的生產部門裏去工作。這些最落後的生產部門,若不野蠻的剝削工人,若不施行最低的工資,便不能生存。這些落後生產部門,可變資本多,不變資本小,牠們降低了社會資本有機構成的一般水準,因而阻止了利潤率的下降。

因對外貿易的結果,利潤率也可以略略提高,那時資本家可由國外買得低廉的不變資本的用品和生活資料,而把自己的製造品,可以高價出賣於國外。

使平均利潤率下降遲緩,而可使它提高的主要原因,便是如此。但是不論這些原因怎樣阻礙平均利潤下降的趨勢,然而它們卻不能完全阻止住利潤率的下降。

「正是使一般利潤率下降的原因,引起了相反的果,這些果障礙着利潤率的下降,使下降爲之遲緩,甚至部分地麻痺起來了。這些果並沒有消滅該法則,只是減弱了該法則的作用吧了……所以這法則的作用只是一種傾向,其影響只有在一定的環境下和在一個長久的時期,纔能看出來。」(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六三頁。

茲拿利潤率提高的第一個主要的原因——對工人階級榨取的增加——來說吧。不論對工人的榨取怎樣加強,但從工人身上所榨得的剩餘價值總額的增加,整個說來,總追不上不變資本的增加速度,因而也追不上全

部資本的增加速度，這剩餘價值就是以該全部資本為比例的。

事實上，剩餘價值總量的增加，一方面是依對個別工人的榨取程度為轉移的，別一方面，是依該資本所榨取的工人的數量以轉移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論對個別工人的榨取程度如何的增長，但是這一榨取程度却不能備被機器所排擠的工人數目和該資本所用的工人總數的減少。馬克思關於這點說道：

「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既減少了所應用的勞動的付酬的一部分，則這一發展便提高了剩餘價值和剩餘價值率；另一方面，因為這一發展既減少了該資本所應用的勞動的總數，則它便用以乘剩餘價值率的工人數目也為之減少了。例如有兩個工人，他們每日工作十二小時，即使他們完全吃風拉屁，給自己連一點兒都不工作，但是他們兩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量，還沒有二十四個工人每月工作二小時所生產的那樣的多。所以，在這一關係上，用提高榨取程度的辦法，來補償縮少的工人數目，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這個限度是不能越過的；所以，這一補償只能阻止利潤率的下降，但是不能消除利潤的下降的。」（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六三頁。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阻止剩餘價值量增加速度的原因，（註）便如上所述；因為有這些原因的關係，一般利潤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的，雖然剝削是加強了。

（註）這裏所講的是指增加速度而言，因為不管一般的利潤率是下降的，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利潤總量並不是減少，而是增加的。

同時，這些原因說明了工資的低於勞力的價值為什麼不能消滅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據馬克思的意見，工人

的數目一經減少，即使工人「飲露餐風」，但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利潤率還是要下降的。

至於不變資本諸要素的日益低廉，並不能完全消除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利潤率的下降。資本主義的現實情形告訴我們，不變資本諸要素價值的跌落，總趕不上每個工人所用的機器、廠屋、原料等總量的增長。假定現在每斤棉花，因其價值跌落的結果，比「歐洲紡織工人」用「紡花車」工作時代便宜得多，那末，現在每個工人所製作的棉花數量，大大地增加，而超過每斤棉花價值的跌落了。

人口相對過剩所引起的反趨勢，也不能消滅平均利潤率的下降。人口的相對過剩，這只是工人被機器所排擠的表現，這一排擠恰恰產生了利潤率下降的本身。顯然，這種附帶的現象並不能消滅主要的事實。（利潤率的下降。）

至於利潤率因「對外貿易」而有增加，也不能使主要的趨勢完全消滅，因為「對外貿易」發展了國內（即輸出商品的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因而使可變資本比不變資本相對減少；同時，造成了外國（即輸入商品的國家）的生產過剩；如此，以後又發生了相反的影響。（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六三頁。

這樣，我們看到，阻止利潤率下降的種種原因，只是那些產生一般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力量的「反面」。所以它們不能消滅這些趨勢，而只能削弱它們的作用吧了。

第一百二十八節 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矛盾的發展

假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使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話，那末這是說，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同一資本所獲得的利潤量是日益減少了。例如，資本總額為一萬元，一般利潤率為百分之一五，其所得利潤即為一千五百元；但是一般利潤率下降為百分之二時，該資本所得的利潤，不是一千五百元，而是二千二百元了。

但是，這是不是說，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個個資本家因利潤日薄，都要相對地「貧窮化」起來呢？^(註)

(註)這裏顯額外(等差)利潤，被撇開不提，因為它的實現是暫時的現象，在它消滅的結果，一般利潤率遲早還要下降的。

這只有在各個資本家所有的資本數量，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依舊同等時，纔有可能。在事實上，並不是這末一回事。大家知道，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逐漸集積與集中，就是說個別資本的數量日益增加，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了。結果，各個資本家，每元資本所得的利潤雖然減少，但是全部資本所得的利潤卻比從前增加了許多，因為他的資本數目因一般資本集積和集中的結果，而大增而特增了。例如有一個資本家，他有資本一萬元，在百分之一五的平均利潤率下，可得利潤一千五百元；但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利潤率的下降為百分之二，該資本家的資本也增至一萬五千元，這時利潤率雖然下降，但他所得的利潤總量達一千八百元，即比較從前要多三百元了。

我們看到，不但是擴充資本的個別企業的利潤總量，就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總量都是日益增加的，

因為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機器雖然相對的排擠了工人，但是工人的總數仍是絕對增加的，他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總量，因榨取的加強，而增加得更多了。

所以，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來的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可由全社會資本以及個別資本家日益增加的資本所得的剩餘價值總量——利潤量的增加來填補若干。

不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點，是盡可能地求得大量的利潤。

資本主義愈發展，則利潤率愈下降；利潤率愈下降，則個別資本家爲了獲得較多的利潤量，以填補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對於他資本的增加也愈多。

所以，利潤率的下降，迫使資本家不得不盡可能地擴大他的資本數量，換句話說，不得不加緊資本積蓄的速度。

是的，資本家無限謀利的傾向，迫使他竭力設法更多更快的積蓄；但是我們知道，積蓄的本身卻是以技術與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爲基礎的。所以，這樣以來，利潤率愈弄愈下降了，剩餘價值量增加的速度，跟資本增加的速度比較，愈弄愈落後了。

同時，資本的積蓄，全賴新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轉移的。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隨着資本積蓄的增加，剩餘價值量的增殖既要相對地遲緩起來，則以後資本積蓄的速度也不得不遲緩起來了。

所以，利潤率的下降，迫使資本家不得不加緊資本積蓄的速度，但是利潤率的下降同時也阻礙了資本積蓄

的速度。這是利潤率下降法則中所含的最重要的矛盾之一。

資本的集積與集中，使小企業紛紛破產，更把這個矛盾加強了。我們知道，小資本家的破產，加強了資本積蓄的可能性，同時也保證了技術的往前發展，而使利潤率更往下降，因而使積蓄的速度更遲緩了。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說道：

「利潤率的下降和積蓄的加速，只是同一過程的不同的表現，因為這二者都是生產力發展的表現。積蓄又加速了利潤率的下降，因為它（蓄積）使工作大規模地集中起來，同時也使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提高了。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用剝奪小資本家用剝奪直接生產者最後殘餘的方法，又加速了資本的集積與集中；但是在另一方面，這樣以來，就總量上看去，又加速了資本的積蓄，不過積蓄率隨着利潤率的下降而跌落吧了。」（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六五頁。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隨着利潤率的下降，不僅是現成資本的積蓄速度要遲緩起來，就是新資本的形成也日益感覺困難了。

實際上，資本要能夠生產地運用，非達到一定的數量不可。但是隨着技術的發展和利潤率的下降，而資本的最低限度的數目也提高了，在這個最低限度的數目以下，資本就不能生產地運用，就不能給它的主人以充足的利潤。所以，不夠這個最低限度的數目的資本，只好作為「剩餘」了。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除了無處應用的資本以外，還發生了人口的剩餘，其原因跟產生「剩餘資本」的原因適相同，換一句話說，即是由於資本的集積與

集中，以及機器排擠工人的原故，這又表明了利潤率下降法則所表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深刻的矛盾。

這些矛盾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了這樣一種事實，就是資本家竭力追求利潤的企圖和違犯他意志而發生的利潤率的下降，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引起了生產力飛躍的發展，但是這盲目追求利潤的傾向和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卻給生產力的發展，設立了一種障礙。這些矛盾的本質，歸根結柢，仍歸納於生產社會性和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

利潤率的下降，迫使資本家採用新而又新的技術，為的可用增加資本和取得等差利潤的方法，以填補利潤率的下降。因為採用新機器的結果，還沒有損壞的舊機器，未到時期就變為陳舊，而沒有用了。這減低了現有資本的價值，阻止了利潤率的下降，同時促進了資本的積蓄。但是我們知道，新式機器的採用，遲早要使全社會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使利潤率下降，使積蓄的速度從新又遲緩起來。這又使資本家採用新的技術，使資本從新貶值了。餘此類推。

生產力的如斯增加，同時使使用價值，即用以滿足人類需求的物品數量，也要巨大的增長。使用價值的增加創造了人口繁殖的前提，創造了人類需求更充分滿足的前提。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只是增殖價值，獲取利潤的工具。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雖然創造了人口繁殖和人類需求更充分滿足的前提，但同時卻剝奪了廣大羣衆的生活資料，使他們變為失業的後備軍。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的生產，一面生產了大量的商品，而同時，卻加緊了對工人的榨取，限制了工人階級拿工資可以買得的商品數量。

使用價值的數量雖然日益增加，但是使用它的可能性的有限，卻對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新的障礙。馬克思說道：

「資本的目的，不是在滿足人們的需求，而是在生產利潤；同時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只有是生產品的總量取決於生產的大小，而不是生產的大小取決於生產品的總量。所以，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有限的消費與經常突破這一段度的生產之間，經常地要發生差異。」（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七六——一七七頁。

「與錫力增加勞動人口同時並進的，是造成人口相對過剩的影響也在起着作用。

「與利潤率下降同時並進的，是資本的總量也在增加着，同時，現有的資本也發生貶值，這一貶值又阻礙了利潤率的下降，促進了積蓄的加速。

「與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並進的，是資本的有機構成更加提高了，可變資本跟不變資本比較更加減少了。」

（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七一頁。

這些在利潤率下降法則中所表現的矛盾，不一定是在同一時候和在同一程度上出現的。這些矛盾，日積月累，便要定期地走向爆發，走向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危機隨時可動搖整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似乎是資本主義矛盾強力解決的嘗試，然而它使這些矛盾重新尖銳化了。顯然的，要真正剷除這些矛盾，只有在消滅資本主義生

產方法之後，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纔行。

所以馬克思說道，利潤率下降的法則「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狹隘性和歷史的暫時性；它證明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不是生產財富的絕對的生產方法，反之，在某種程度上，它（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跟它以後的發展相衝突了。」（註）

（註）資本論，第三卷，一六五頁。

這些在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上所表現的矛盾，在蘇聯經濟中是後有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取消了蘇聯生產社會性跟私人佔有性間的矛盾。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動機不是追求利潤。蘇聯既沒有平均利潤，那末也說不上利潤率的下降。因此，蘇聯也沒有生產力增加和利潤率下降間的矛盾。因為社會主義體系優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原故，所以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遠超過了資本主義經濟甚至在其繁榮時期的發展速度。蘇聯生產力的發展，以社會主義的關係為基礎，它的結果，不是使人民的消費能力受到限制，使人民亦貧化，而是使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使人民的消費增加了。



該書店
 廿六年三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中山政治經濟學教程

(31328-1A)

上册實價國幣貳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I. Lapidus
 K. Ostrovtchanov

譯述者 張仲 英崑

編輯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 顧伯朱 袁榮美 陳敬衡)

陸

六三九〇上

